

## 目 錄

辛亥革命史料序·····	一
例言·····	一
辛亥革命史料 第一篇·····	一
武昌首義·····	一
武昌首義以前革命之秘密機關·····	一
武昌革命總動員計劃·····	六一
武漢革命機關破壞，彭、劉、楊三烈士就義·····	六三
武昌所駐新軍·····	六六
武昌新軍舉義，瑞澂逃走·····	七〇
新軍佔領武昌·····	八一
黎元洪出任都督·····	八一
民軍佔領漢口·····	八八
民軍佔領漢陽·····	八九

軍政府之組織·····	九〇
軍政府軍隊之擴充·····	九四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文告·····	九九
駐漢各國領事團嚴守中立·····	一〇一
清政府派蔭昌進兵武漢·····	一〇四
清政府編配赴鄂之陸軍·····	一〇五
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欽差大臣·····	一〇六
袁世凱內閣·····	一一一
軍政府對於武漢軍事之佈置·····	一一五
漢口之戰·····	一一七
蔭昌軍未到漢口以前，瑞澂、張彪在漢口指揮殘部·····	一二七
清軍開到漢口·····	一二八
何錫蕃在漢口作戰·····	一一九
張景良在漢口作戰·····	一三〇
清軍攻入漢口玉帶門街市·····	一四〇
黃興來武昌爲總司令、到漢口作戰·····	一四二
清軍攻入漢口全市·····	一四五

清軍焚燒漢口街市·····	一四六
民軍退守漢陽·····	一四七
黃興自漢口返武昌·····	一四九
漢陽之戰·····	一五〇
黃興爲戰時總司令、登壇拜將·····	一五〇
黃興到漢陽接防備戰·····	一五二
黃興自漢陽反攻漢口·····	一五九
清軍攻入漢陽·····	一六六
黃興自漢陽返武昌去上海·····	一八四
海軍歸附·····	一八六
海軍在上海者·····	一九〇
海軍在鎮江者·····	一九一
派定海軍總司令、部長、艦長·····	一九四
辛亥革命史料 第二篇·····	一九五
各省響應武昌·····	一九五
張紹曾頓兵潯州·····	一九七

吳祿貞在石家莊被戕……二〇二

湖南 以下據獨立月日先後爲次

陝西

江西 九江

南昌

山西

雲南

貴州

江蘇 上海

蘇州

常州

松江、清江

鎮江

揚州

清宣統三年九月初一日……二〇八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一〇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三年九月初三日……二一二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三年九月初十日……二一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三年九月初八日……二一五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三年九月初九日……二一九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二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二六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二八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三〇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三〇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三〇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三年九月十一日……二三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京	浙江	廣西	安徽	福建	廣東	山東	四川	重慶	萬縣	溫州	資州	成都	直隸	灤州	新疆	伊犁
----	----	----	----	----	----	----	----	----	----	----	----	----	----	----	----	----

目錄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三一
三年九月十四日	二三八
三年九月十七日	二四〇
三年九月十八日	二四二
三年九月十九日	二四五
三年九月十九日	二四七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四九
三年十月初二日	二五一
三年十月初十日	二五二
三年十月初五日	二五二
三年十月初六日	二五三
三年十月初七日	二五五
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三日	二五七
元年一月九日	二五九

未獨立各省附……………二六一

奉天……………二六一

吉林……………二六六

黑龍江……………二六六

甘肅寧夏蘭州……………二六六

河南……………二六七

辛亥革命史料 第三篇……………二六九

南北議和……………二六九

清政府停戰議和之動機……………二六九

各方面之呼籲……………二七一

袁世凱督師派員至鄂……………二七八

南北協議由英使介紹……………二八二

南北協議停戰……………二八三

協議中載灃監國攝政王退位……………二八七

南北派代表議和……………二八七

南北代表開議……………二九〇

召集臨時國會解決國體·····	二九三
唐代表辭職袁伍直接電商·····	二九六
由國民會議進入清帝自行退位·····	二九七
以軍用脅迫親貴王公等·····	二九八
以各處電奏退位 脅迫清帝·····	二九九
以內閣合詞密奏 恫挾皇太后·····	二九九
以優待條件誘餌清室及滿、蒙、回、藏·····	三〇〇
袁世凱被炸不中請假不入朝·····	三〇二
退位中形式上討論國會問題·····	三〇三
段祺瑞等自前敵電請退位·····	三〇四
良弼被炸死·····	三〇七
<b>辛亥革命史料 第四篇</b> ·····	三〇九
清帝退位·····	三〇九
召開御前會議自行頒布共和·····	三〇九
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商酌退位條件·····	三一十一
清帝退位·····	三一五

辛亥革命大事表·····	三三三
--------------	-----

# 辛亥革命史料 第一篇

## 武昌首義

### 武昌首義以前革命之秘密機關

自革命黨人，決定在長江組織中部同盟會，以武漢爲根據地，於是有日知會、共進會、文學社之秘密機關，爲之策動。今欲知武昌起義之原委，當先究首義以前此種秘密機關，武漢黨人之結合，與其進行，於以成辛亥革命創造民國歷史。茲就其可據者紀之。

### 科學補習所

光緒三十年五月（一九〇四·六·），湖北革命黨人呂大森等成立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前身）。

湖北革命團體，導源於武昌日知會，日知會前身，即科學補習所，當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起，中國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益甚，孫中山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越六年，爲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留日學生唐才常、傅慈祥、吳祿貞、戢翼翬等回國，在漢口創立自立軍，前軍吳祿

貞等在大通起事。失敗後，唐才常、傅慈祥等被難，祿貞走日本。二十七年（一九〇一），祿貞畢業日本士官歸國，湖廣總督張之洞委爲訓練新軍教官，嘗假武昌花園山孫森茂花園李廉方寓與耿伯釗、萬聲揚、時功璧、時功玖、劉道仁、徐祝平、陳問淦等，倡談革命，隱然以領導自任。未幾耿、時諸人，先後出國留學，吳亦以調任騎兵監督赴北京。自是革命同志，常聚會多寶寺時象晉（功璧功玖父）寓，其時呂大森、朱和中等，組織一活版印刷公司，專翻印猛回頭、警世鐘一類書籍。而劉成禺、李書城、藍天蔚、周維楨、但壽等，刊行湖北學生界雜誌於日本，輸入內地，湖北軍學界，多受其影響。但是策動革命，不能居主動地位，同志聚議，都認爲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加入隊伍不可，於是胡瑛、張難先、劉靜菴、朱子龍（元成）等，投入第八鎮工程營馬隊營爲兵，運動同伍，秘密宣傳革命。乃於三十年（一九〇四）四月，呂大森、曹亞伯、胡瑛、張難先、朱子龍、陳從新、雷天壯、李勝美、毛復旦、陳教懋等，發起組織機關，以思想灌輸於各學堂及各軍隊。是年六月成立科學補習所，以多寶寺爲所址，推呂大森爲所長，胡瑛爲總幹事，時功璧任財政，宋教仁任文書，曹亞伯任宣傳，康建唐任庶務。其在武昌負責推動者，劉靜菴爲馬隊前鋒營代表，張難先、朱子龍、李勝美爲工程營代表，劉度成爲武高等代表，宋教仁、歐陽瑞驊、劉復爲文普通代表，陳應甲爲武普通代表，朱子陶、易本義駐所辦事。同時黃興在湖南組織華興會，互相策應。是年秋，兩省同志合謀，乘十一月十日西太后誕辰，湘鄂大吏集長沙武昌皇殿慶祝時，同時發難。距期前，湘省會黨何少卿、郭鶴卿在湘潭謀洩被逮，湘撫電告武昌科學補習所

實爲同謀。九月二十日，張之洞急派警圍搜，則其室已空，一無所獲，蓋長沙破案時，黃興密電科學補習所同志先期逃走也。後執房主，訊知其室爲文普通學生歐陽瑞驊等所租，知府梁鼎芬以涉及其監督下之學堂學生，不敢與大獄，僅開除歐陽瑞驊、宋教仁學籍寢事，而科學補習所則遭封閉。胡瑛、王漢避於漢陽鸚鵡洲；劉靜菴則避於武昌高家巷美教堂聖公會。其後戶部侍郎鐵良搜括江南財富由鄂回京，胡瑛、王漢尾追於彰德，王漢轟擊未中，投井死，胡瑛走日本。

#### 科學補習所所員，略如左：

王漢 竹庵，後名潮，號怒濤，湖北蘄水（今浠水）。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在彰德擊鐵良未中，自投井死。

方伯年 安徽，運動軍隊。

毛復旦 善如，一字汝際，浙江黃巖。工程營，本所發起人。

田桐 梓琴，別號玄玄居士，湖北蘄州（今蘄春），奔走革命，民元，臨時參議院議員，民六，參加廣州護法，十二年，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議。

朱子龍 松坪，原名家挺，在軍名元成，湖北江陵。投入工程營，本所發起人，工程營代表，光緒三十年，與劉靜菴等九人同入獄，次年在獄瘐死。

朱子洵 貴州，在所辦事努力。

何自新 季達，一字季俠，湖北黃岡，聯絡會黨。

余誠 簡齋，原名仲勉，湖北麻城。日知會案亡走滬，文華大學教授。

呂大森 槐庭，湖北建始，武高等學堂學生，本所發起人，推爲所長，三次入獄。

宋教仁 遼初，湖南桃源，文普通學堂代表，民元任農林部長，次年，國會選舉入京，在上海車站被害。

李勝美 遼五，湖北襄陽，工程營代表，本所發起人，後任團長。

李慶芳 湖北黃陂。

汪翔 湖北黃岡。

季雨霖 良軒，湖北荊門，第三十一標八營督隊官，與劉靜菴等倡謀革命，首義，安襄鄖荊招討使，第八師師長，旋參加討袁，六年護法，爲黎天才在鍾祥捕殺。

易本義 在所辦事努力。

邱啓發 湖北黃陂。

胡瑛 經武，原名宗琬，湖南桃源，投入工程營，本所發起人，總幹事，與劉靜菴等同入獄，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出獄，軍政府外交部長，民元山東大都督（烟台）。

唐碧 湖南永州。

孫武 堯卿，原名葆仁，湖北夏口，奔走革命，共進會主持者，與文學社合併爲參謀長，政治籌備員，首義，軍務部部長。

徐竹坪 湖北荊門，運動會黨。

徐炳龍 湖北蘄水。

徐于

時功璧 伯弼，湖北枝江，運動學界。

張難先 義癡，湖北沔陽，本所發起人，工程營代表，與劉靜菴等同入獄，國民政府銓叙部長，浙江省主席，著



湖北革命知之錄。

張榮楣 朗村，湖北恩施，工權謀，後以半身不遂爲幕友。

張漢 佩紳，湖北荊門，民國國會議員。

張品珊 湖北沔陽。

曹亞伯 湖北興國（今陽新），本所發起人，湘鄂聯絡員，與呂大森等努力革命，著湖北革命真史。

許遠香 湖北沔陽。

許崇灝 公武，廣東番禺，宣統三年，佐林述慶收復鎮江。

陳教懋 桂仙，湖北黃陂，工程營，本所發起人。

陳從新 安徽，工程營，本所發起人。

陳琨 湖北漢川。

陳應甲 武普通學堂代表。

康建唐 湖北恩施，本所發起人，運動會黨。

傅人傑 楚材，湖北沔陽。

曾唯 湖南，金陵大學教授

辜天保 運動會黨。

馮特民 名一，湖北江夏（今武昌），在高家巷（詳日知會）任評議員，宣統三年，與李輔等策動伊犁舉義，次年，爲楊增新誘殺。

雷天壯 月軒，湖北黃陂，工程營，本所發起人，運動軍隊。

趙光華 幹庭，湖北沔陽，首義佐季雨霖收復荊襄。

劉靜菴 一字敬庵，名大雄，一稱貞一，湖北潛江，投入工程營，馬隊前鋒營代表，策動革命最有力，光緒三十二年誣指爲劉家運，與張難先等同入獄，五年餘瘐死。

劉度成 熙卿，湖北江夏，武高學堂代表。

劉復 菊坡，湖北武昌（今鄂城），文普通學堂代表。

劉彥 式南，湖南，民國國會議員。

盧啓賢 湖北襄陽。

歐陽瑞麟 季香，湖北沔陽，本所發起人，文高等學堂代表。

歐陽振聲 篤初，號俊民，湖南，民國國會議員。

龔國煌 村溶，湖北崇陽。

### 日知會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一九〇六·二·），湖北黨人劉靜菴等成立日知會。

科學補習所封閉後，光緒三十一年冬，劉靜菴、曹亞伯、何自新等亟思結集黨團，乃謀之武昌高家巷聖公會牧師胡蘭亭，組織日知會爲革命運動之機關。其書報社即附設於聖公會內，藉以避軍警耳目。胡蘭亭爲會長，劉靜菴副之，先後參加者，大半爲科學補習所所員。三十二年正月，開成立會，到會者百餘人，何自新、朱元成、馮特民、孫武等皆有沉痛演說，其主要任務，在貫徹知

識，喚起革命，至發動革命，尙無大規模計劃。先是孫中山自歐洲返日本東京，集中國留學生，於八月二十日，成立中國同盟會，推余誠爲湖北分會會長，余誠於三十二年春，即約日知會同志加入同盟會，對外仍稱日知會如故。五月，孫中山因法國陸軍當局贊助中國革命密令其駐華武官布加卑，遣天津武官歐吉羅巡遊長江口岸，調查中國革命黨實力，派喬義生與之同行。八月，劉靜菴等在武昌高家巷日知會開盛大歡迎會，歐氏演說激昂，昌言革命，喬義生任翻譯，聽者極爲興奮，座中軍界同志尤爲感動，鄂軍警機關派有密探與會，事遂全洩。其時湖南黨人劉道一、蔡紹南等，自日本歸國，於十月十九日舉義於瀏陽萍鄉等處，東京總部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三人來鄂響應，比抵鄂，而萍醴失敗，鄂督據報懸賞通緝十三人，其中有朱子龍，無胡瑛、梁鍾漢等。有沔陽郭堯階者，偵知會中底細，向巡警道馮承鈞告密，鄂當局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派軍警包圍日知會，由郭堯階作引線，捕獲劉靜菴（誣指爲劉家運）、朱子龍、梁鍾漢、季雨霖、張難先、胡瑛、李亞東、殷子衡、吳貢三等九人。張難先、季雨霖旋被保釋；朱子龍於次年三月病死獄中，其餘分別判罪。吳貢三、殷子衡、胡瑛、李亞東、梁鍾漢等五人到武昌首義後始出獄；劉靜菴於首義前三月在獄瘐死；是役馮特民以事赴新疆得免；吳岷急避黃岡原籍，派艦追捕未獲；自是日知會遂被摧殘殆盡。

日知會會員，略如左：

丁立中 原名笏堂，江西南昌，首義軍務部秘書，興業銀行總辦。

王憲章

貴州興義，第三十標正目，將校研究團團長，文學社共進會合併副指揮，民元任第二師師長，二年爲南京偵探高華亭誑至寧遇害。

王愚忱

湖北武昌。

方伯年

見上科學補習所。

方劍侯

一稱簡侯，湖北武昌，運動軍隊，討袁在浙江遇害。

石志泉

友儒，湖北孝感，運動學界。

任重遠

湖北潛江，第四十一標三營前隊，組織軍隊同盟會。

朱子龍

見上科學補習所。

朱作梅

任通譯宣傳。

朱義胃

心佛，湖北潛江，努力國學，任大學教授。

朱履中

江樹芝

成邦傑

興亞，湖南，聯絡會黨。

吳祿貞

綬卿，湖北雲夢，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宣統二年任第六鎮統制，武昌首義，在石家莊謀大舉，授山西巡撫，九月十七日夜被害。

吳兆麟

畏三，湖北武昌，工程營隊官，首義據楚望台指揮軍隊，後任都督府參謀長。

吳崑

壽田，號吼生，湖北黃岡，劉靜菴九人案中未捕獲者，民國國會議員。

吳貢三

保春，名之銓，湖北黃岡，因劉靜菴九人案捕入獄，首義出獄，主動黃州八屬反正。

吳肖韓 小韓，共進會初組織時，武昌分機關設於其家。

李勝美 見上科學補習所。

李長齡 筱香，湖北天門，劉靜菴九人案中未捕獲者，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任都督府秘書。

李亞東 名斌，河南信陽，湖北將弁學堂畢業，第二十九標一營左隊隊官，在高家巷任評議員，光緒三十二年整

獄，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漢陽收復出獄，攝府事，民二討袁，馮國璋在滬購得，檻致京師，袁死始出獄。

李興漢 湖北漢川。

李實栗 湖北孝感，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主幹。

李濟川 河南，與劉靜菴同進行革命。

李楚翹 湖北荊門，劉靜菴九人案中未捕獲者。

李九香

李誠 子明，湖北漢川，爲督軍王占元所殺。

何自新 見上科學補習所。

何亞新 湖北蘄水，與詹大悲等組織文學社，首義後任黃興總司令部會計。

何子植 湖北黃岡，劉靜菴九人案中未捕獲者。

宋錫全 質夫，湖南，首義後第一協統領。

宋開先 懷香，初名鎮東，湖北天門，與其師李長齡等組日知會，宣統元年謀舉義，爲天門縣偵知，嚇人狙殺。

宋鎮華 湖北京山，首義前擬定爲第一鎮統制，後佐劉英起兵荊鄂。

宋衡 湖北京山。

余誠 見上科學補習所。

余德元 明卿，湖北房縣，運動學界。

邱介甫 名可珍，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運動軍隊。

季雨霖 見上科學補習所。

金華祝 封三，湖北黃陂，運動學界。

周定原 瑞庭，湖北沔陽，首義任都督府參議。

易介三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宛思演 湖北黃梅，出資創辦商務、大江報鼓吹革命。

胡瑛 見上科學補習所。

胡蘭亭 名齊勳，湖北武昌，武昌高家巷聖公會牧師，繼黃吉亭爲會長，本會革命秘密機關，即附設其內。

胡維世 湖北武昌，宣傳最努力。

胡贊

胡仰三

胡廷翼

查光佛 競生，湖北蘄州，第四十一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任教育司長。

姚金鏞 小圃，首義任參謀團長，參謀次長。

范騰霄 銀槎，湖北利川，本會發起人，運動軍學會界最努力。

范煥文 文華大學教授。

范鴻勳 尙立，湖北武昌，宣傳最努力。

祝制六 原名夢熊，湖北荊門，第四十二標代表，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首義收復漢陽，據兵工廠，民元被奸人聳黎元洪殺之，一曰討袁時遇害。

郝可權 大衡，湖北蘄州，與馮特民等收復伊犁，任新疆軍務部部長。

孫武 見上科學補習所。

徐竹坪 見上科學補習所。

徐繼廬 湖北潛江，首義共同收復漢陽。

徐叔淵 湖北武昌，在新疆伊犁間傳播革命。

涂浩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時功璧 見上科學補習所。

殷子衡 一作子恒，湖北黃岡，與劉靜菴等九人同入獄。

殷盤 雲霄，湖北黃岡，日本鐵道工程學生，參加陽夏之戰。

夏占奎 玉泉，湖北黃岡，日本士官學校學生，參加陽夏之戰。

陳雨蒼 少峯，湖北荊門，運動軍學界，首義任都督府參議。

陸費逵 伯鴻，浙江桐鄉，在高家巷任評議員，後創辦中華書局。

郭撫宸 湖北安陸，第三十一標營代表，與任重遠等組織軍隊會，羣治學社發起人，運動軍隊最努力。

曹亞伯 見上科學補習所。

張難先 見上科學補習所。

張漢 見上科學補習所。

張統 潤三，湖北黃岡，首義稽察部軍務司長，民二討袁，被奸人聳黎元洪捕殺於江岸。

張純一 仲如，湖北漢陽，文華大學教授，爲本會徵求同志作宣言，白話軍歌，宣傳革命，後努力哲學，任各大學教授。

張星漢 芙青，湖北天門。

張漢傑 任宣傳，因鼓吹革命，下武昌府獄。

張笙陔 湖北應城，與梁瀛洲辦理明新公學。

張其亞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張潤生

張海濤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許兆龍 云章，湖北天門，第二標督隊官，後任師長。

梁瀛洲 名耀漢，避難更名棟，湖北漢川，在四川策動革命甚力，反正後返鄂，行至夔門，被駐軍誤害。

梁鍾漢 瑞堂，耀漢弟，日知會入獄。

畢振業 一作振英，湖北蘄水，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主幹。

黃申薌 一作紳薌，原名紹香，湖北大冶，第四十一標，與任重遠等組織軍隊會，首義第十四標統帶。

黃吉亭 名瑞祥，湖北武昌，長沙聖公會會長，維護黨人最力。

黃家麟 篤前，湖北漢川，參加高家巷運動，收復漢陽，後被王占元所殺。



黃金門

湖北漢川，負訓練之責。

黃可徵

以資財接濟黨人革命。

黃麗堂

馮特民

見上科學補習所。

馮大樹

湖北崇陽，與馮特民等收復伊犁，任新疆平政院院長。

馮羣先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彭楚藩

青雲，原名潭藩，湖北武昌，憲兵營代表（文學社），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

彭養元

臨九，湖北鍾祥，民國衆議院議員。

彭漢一

辜天保

見上科學補習所。

賀公俠

劍川，湖北天門，參加羣治學社。

覃炳堃

童愚

子統，湖北黃岡，測繪學堂學生。

童澍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喻祿

湯行健

舜欽，湖北沔陽，以文字宣傳最力，討袁爲鄂督王占元所殺。

鄒特夫

湖北武昌。

雷超

湖北江陵。

董傑

趙完華

見上科學補習所。

趙鵬飛

雄羣，湖北鍾祥，首義後任都督府顧問，民二十五慘死於京。

廖匯川

宗伯，湖北荊門，劉靜菴九人案中未捕獲者，民國國會議員。

熊秉坤

載乾，原名炳昆，湖北江夏，工程第八營總代表，八月十九日夜首義發動者，後任第五協統領。

熊子貞

十力，湖北黃岡，光緒三十二年，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首義任都督府參議，精研佛典，著作爲學者所推重。

熊子香

名劍飛，湖北黃岡，運動軍隊。

熊持中

海春，湖北黃岡，運動軍隊，辛亥光復黃州。

熊興亞

熊飛宇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熊麗堂

湖北黃梅，袁稱帝時被逮，瘐死武昌獄中。

賈士禮

首義任都督府參謀。

鄭雄飛

心田，湖北鍾祥，首義在漢口陣亡。

鄭子瑜

湖南，在南京遇害。

劉靜菴

見上科學補習所。

劉度成

見上科學補習所。

劉堯激

名復基，在軍名汝襲，湖南常德，第四十一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

劉藩侯 名應宗，湖北咸寧，代胡蘭亭爲聖公會會長。

劉通 子通，湖北黃岡，運動學界。

劉襄廷 湖北建始，聯絡警界，事洩下獄。

劉斌 玉堂，一名權，湖北咸寧，開新大方棧。

劉漢卿

蔡濟民 幼襄，原名國楨，湖北黃陂，第二十九標班長，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八月十九日夜率本標兵士攻督署，與高尚志等尋得黎元洪所在，推爲都督，屢渡江作戰，民八滇川黔聯運在重慶會議，往與會，爲川軍旅長方化南所殺。

蔡匯東 達生，湖北漢口，運動學界。（有以匯東、達生作二人，誤。）

潘善伯 公復，湖北襄陽，參加高家巷運動，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收復襄陽最努力。

潘善美

蔣蘭圃

錢葆青 選青，湖北黃安，馬隊第八標三營隊官，首義管帶水師。

錢支松 湖北武昌，首義各部總稽查。

錢守範 首義總稽查。

盧保三 參加高家巷運動。

鍾大璧 湖北黃岡，與熊子貞等創辦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鍾劍林 江西，運動軍隊。

鍾遐齡 湖南。

濮以正 安徽，在高家巷任評議員。

藍天蔚 秀豪，湖北黃陂，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奉天第二混成協統領，宣統三年謀大舉，爲總督趙爾巽所扼，在

烟台稱關東大都督，民八在川遇害。

羅子清 湖北武昌，工程營隊官。

日知會失敗後之湖北秘密革命團體：

種族研究會 林兆棟 黃申薌 覃秉鈞 戴洪炳

文學研究社 丁人傑 江炳靈 黃元吉 梁維亞 曾省三 賀公俠 湯壽煊

自治團 高尙志 陳孝芬 曾尙武

蘭友社 余鶴翔 胡祖舜 徐邦俊 袁濟安 張振翮 楊毓林 趙振民 趙士龍 熊人俊

劉國偵 蕭鴻飛 羅一安

益智社 王纘承 邱文彬 胡玉珍 黃振中 趙承武 鄭兆蘭

武德自治社 李嶽嵩 李鏡明 李健中 何見龍 宋 韜 高世傑 秦茂梅 張步雲 張 羽

董天人 戴宗毅

將校研究團 王憲章 吳醒漢 張廷輔 蔡濟民



忠漢團 陳國楨

以上革命團體，先後秘密組織，名稱雖殊，潛謀革命則一，或一人而入數團體，更或數團體而合爲一團，文學社共進會，大率以此等團員爲基幹也。

### 軍隊同盟會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一九〇八·七·），湖北黨人任重遠等成立軍隊同盟會（羣治學社前身）。

文學社前身，爲羣治振武兩學社，羣治實蛻化於軍隊同盟會，振武則又爲羣治之嬗變。在日知會封閉後，團體組織，停頓一年有餘。到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前日知會會員任重遠，經李長齡介紹，投入四十一標三營前隊，鑑於廣東黃花岡諸役，屢起屢蹶，乃謀在武漢腹地着手，集日知會舊同志，重結新社，定名爲軍隊同盟會，遂於六月二十八日，開成立大會於武昌洪山羅公祠。李亞東在漢陽獄復辦通俗白話報，鼓吹甚力，後漢陽令嚴禁亞東不與外間往來，通俗報停刊，任重遠旋赴四川，會務遂無形停頓。至十一月，改組爲羣治學社，始有具體之組織。

軍隊同盟會會員，略如左：

王子英 端夫，湖北嘉魚，與任重遠等組織本社，首義，各部總稽查副部長。

王守愚 玄一，湖北北京山，第四十一標，文學社幹部。

任重遠 見上日知會。

李長齡 見上日知會。

李亞東 見上日知會。

李抱良 六如，湖南平江，第四十一標一營左隊，主持會務最努力。

李慕堯 砲隊第八標代表。

林兆棟 湖北黃岡，羣治社派赴川鄂邊境聯絡，在川努力舉義，首義回鄂，在萬縣爲匪所害。

姚鈞 江西撫州，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力。

祝制六 見上日知會。

唐懺支 以祀，湖南慈利，第四十一標一營，羣治社發起人，收復荆宜。

秦秉鈞 本會成立時任主席。

孫長福 一作昌福，又作昌復，復生，湖南岳州，第三十二標，攻督署最力。

張文選 湖南慈利，第四十一標，羣治社發起人。

曹振武 士杰，湖北北京山，第四十一標三營，討袁入獄，後赴粵，武漢行營總務處長。

章裕昆 德藩，湖南寧鄉，第四十一標，與任重遠等組織本會，羣治社發起人，文學社組織最努力者。

莫定國 湖北黃陂，羣治社發起人。

陳紹武 湖北沔陽，辦通俗白話報。

陸國琪 第四十一標，努力會務。

郭撫宸 見上日知會。

單道康 刺夷，湖南平江，羣治社發起人，第三十二標代表。

彭新振 一作新宸，第四十一標，與任重遠等組織本會。

黃申麟 見上日知會。

黃家麟 見上日知會。

黃鵠白 平分，湖南平江，砲隊第八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首義帶砲隊進城攻督署。

黃元吉 鑑宇，湖北應城，第三十一標一營。

黃依僧 原名景賢，湖南平江，第四十二標二營代表。

覃炳堃 見上日知會。

楊王鵬 子豐，複姓楊王，湖南湘鄉，第四十一標三營，羣治社發起人，首義任軍令部人事局長，討袁敗走日本，袁稱帝在湘組護國軍，爲湘督湯薌銘慘殺。

楊王巽 楊王鵬兄，羣治社派往上海。

楊選青 湖北襄陽，攻督署最力，首義第十一標統帶。

萬奇 午橋，後更名耀煌，湖北黃岡，羣治社發起人。

詹大悲 質存，原名瀚，湖北蘄水，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以報館聲援最有力。

鄒潤猷 午橋，湖北黃岡，羣治社發起人，羣治社派往安徽。

鄒潤琳 秉初，羣治社發起人。

廖湘芸 湖南湘鄉，第四十一標代表，首義攻督署最力。

劉堯激 見上日知會。

劉星激 劉堯激兄，與詹大悲辦商務報。



潘康時 翼如，湖北黃陂，第四十一標左隊隊官，隊官入社自康時始。

蔣翊武 一名伯夔，湖南澧縣，第四十一標三營左隊，文學社共進會合併革命軍總指揮。

蔡大輔 雲舫，一曰芸舫，湖北京山，第四十一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政治籌備員，民四討袁，在襄陽爲黎天才捕解武昌被殺。

鄧剛 羣治社派往奉天。

鄭士杰 第四十一標二營，與施化龍告密者。

鍾畸 勗莊，湖南湘鄉，與任重遠等組織本會，羣治社發起人。

關龍 雲波，湖北沔陽，第四十一標三營代表，首義猛攻督署。

譚霞初 一作俠初，湖南澧縣，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八月十八日同三烈士被逮，首義出獄，辦震旦報。

## 羣治學社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一九〇八·一二·），湖北黨人楊王鵬、黃申薌等成立羣治學社（振武學社前身）。

軍隊同盟會停頓後，適十月太湖秋操，武昌陸軍回鄂，楊王鵬即與唐幟支、郭撫宸、鄒毓琳、鍾畸、章裕昆等討論繼續進行，於是楊王鵬、鍾畸、郭撫宸、鄒毓琳、唐幟支、鄒潤猷、張文選、莫定國、萬奇、章裕昆等十人，發起組織羣治學社。十一月二十日，在武昌小東門外金台茶館開成立大會，是爲湖北新軍革命有具體組織之集團。同時，上海中國公學學生蔣伯夔（翊武）至鄂，投

入四十一標，結識查光佛、蔡大輔、唐犧支、李抱良、鍾畸、劉堯激（復基）諸人，力贊其成，宛思演出資，由詹大悲、何海鳴、查光佛、劉堯激等，在漢口發刊商務報，以從事鼓吹，宣統元年十一月出版。宣統二年三月，湘省鬧米案發生，鄂督派步隊第二十九標及砲隊一營入湘，協助彈壓，黃申薌、劉堯激、查光佛等，議於三月十五夜，在四十一標發難。一面由郭撫宸至京山劉英處，約同派人至武勝關拆毀鐵道，扼守要隘；一面由黃金龍、胡得勝至田家鎮運動奪取砲台，並商由潘祝一、涂壽卿担任漢口聯絡，保護商教。適湘事即平，武昌機關因陸軍學生孫昌復自漢口潛運炸彈進城事洩，統制張彪恐激成大變不深究。於是黃申薌走滬，林兆棟、黃孝霖走川；黃元吉等亦紛紛離營；商務報被封，查光佛旋亦去皖；而羣治學社遂爲之頓挫。

羣治學社會員，略如左：

王守愚 見上軍隊會。

何海鳴 原名時俊，湖南衡陽，第四十一標一營，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與詹大悲辦商務報。

李慕堯 見上軍隊會。

李抱良 見上軍隊會。

李濟臣 湖北恩施，第二十九標，首義與張鵬程守藩庫，軍部命赴京，被匪所害。

李鑫 湖南湘鄉，第三十一標，漢口軍政分府糧台經理。

杜邦俊 首義第七協統帶。

宛思 見上日知會。

林兆棟 見上軍隊會。

林翼支 湖北隨州，漢口標統兼指揮，第三協統領。

姚鈞 見上軍隊會。

查光佛 見上日知會。

祝制六 見上日知會。

胡得勝

唐懺支 見上軍隊會。

孫長福 見上軍隊會。

容景芳 武昌工程營。

涂壽卿 担任漢口聯絡。

張文選 見上軍隊會。

曹振武 見上軍隊會。

章裕昆 見上軍隊會。

莫定國 見上軍隊會。

陳滔 洪度，河南南陽。

陸國琪 見上軍隊會。

梁維亞 民希，湖北麻城。

曾省三 楚香，湖北應城。成立本社頗有力。

郭撫宸 見上日知會、軍隊會。

單道康 見上軍隊會。

賀公俠 見上日知會。

彭新振 見上軍隊會。

馮中興 第三十標，共同首義者。

黃申薌 見上日知會、軍隊會。

黃貞元 介紹蔣翊武入伍。

黃依僧 見上軍隊會。

黃駕白 見上軍隊會。

黃孝霖 黃駕白弟，秘密時運動最努力，戊申<sub>十</sub>發動極力者。

黃金龍

覃炳堃 見上日知會、軍隊會。

楊王鵬 見上軍隊會。

楊王巽 見上軍隊會。

萬奇 見上軍隊會。

葉正中 隨端方入川，與唐幟支聯絡發難者。

詹大悲 見上軍隊會。

鄒潤猷 見上軍隊會。

鄒毓琳 見上軍隊會。

廖湘芸 見上軍隊會。

劉堯激 見上日知會、軍隊會。

劉星激 見上軍隊會。

潘康時 見上軍隊會。

潘祝一 担任漢口聯絡。

蔣翊武 見上軍隊會。

蔡大輔 見上軍隊會。

鄧玉麟 品三，湖北巴東，首義任第七協統領。

鄧剛 見上軍隊會。

鄭士杰 見上軍隊會。

謝鵠臣 第三十一標。

蕭驥 德稱，湖北漢陽，首義任黃興總司令部秘書。

鍾畸 見上軍隊會。

關龍 見上軍隊會。

龔俠初 見上軍隊會。

### 振武學社

宣統二年八月（一九一〇・九・），黨人楊王鵬等成立振武學社（文學社前身）。

第四十一標舉事失敗後，是年六月，劉堯激投四十一標爲兵士，與蔣翊武、楊王鵬、唐幟支、李抱良、蔡大輔、王守愚等議更名爲振武學社，廣續進行。查光佛更聯絡各標營同志，以蛇山斬春學社爲機關，八月十五日在黃土坡開一天酒館舉行成立大會，楊王鵬爲社長，李抱良爲文書兼庶務。振武學社成立後一月，蔣翊武乃利用星期假日，約集各標營代表二十餘人在蛇山抱冰堂開秘密會，制定標營隊各代表負責公約規程。未幾楊王鵬介紹潘康時入社，事爲協統黎元洪所聞，潘撤職出洋；施化龍爲隊官；楊王鵬撤差；李抱良、鍾倬賓革出離營；其稍涉黨籍嫌疑者，多托故避去，而振武社復散。

振武學社會員，略如左：

丁人傑 景梁，湖北房縣，首義有戰績。

王憲章 見上日知會。

王守愚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

王文錦 第三十標，成立本社努力。

王華國 第四十一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

方興 原名繩修，湖北長陽，工兵營，首義率隊防禦中和門及通湘門。

甘績熙 穆卿，湖北利川，第二十九標，陽夏之役戰功甚偉，首義，參謀、參議各部總稽核。

朱黃強 第三十二標。

江國光 第三十一標代表，民二爲改進團案被殺。

江炳靈 慶林，湖北沔陽，馬隊。

向海潛 第三十二標。

何海鳴 見上羣治社。

吳醒漢 原名基培，湖北黃陂，第三十標，攻督署及劉家廟皆受傷。

李長齡 見上日知會。

李抱良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

李慕堯 見上軍隊會。

李建中 湖北孝感，第三十一標。

李鑫 見上羣治社。

李乃斌 工兵營。

李成牧 第三十二標。

李翊東 西屏，湖北黃岡，陸軍測繪學堂代表，首義任參謀、參議等職。

杜武庫 字廉卿，湖北黃岡，第二十九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首義任第九標統帶。

孟發成 河南南陽，砲隊第八標副代表，攻督署最力，九月在漢口作戰陣亡。

宛思演 見上日知會。

邱文彬 質如，第四十二標副總代表，恢復漢陽，砲擊瑞激兵艦。

金光龍 湖北黃岡，工程營首先發難者，敢死隊隊長。

侯原英 湖南，陸軍中學。

查光佛 見上日知會。

祝制六 見上日知會。

胡瑛 見上日知會。

胡祖舜 玉齋，原名恢漢，湖北嘉魚，輜重營，主持胭脂巷十一號分機關，首義任都督府參議，民國國會議員。

胡玉珍 聘三，河南鄧縣，第四十二標一營副代表，收復漢陽，民四討袁，在上海爲袁偵探捕下西獄，病死。

唐幟支 見上軍隊會。

夏一鳴 攻督署頗力。

孫長福 見上軍隊會。

席正銘 陸軍中學代表。

徐萬年 砲隊第八標，首義率砲隊入城。

徐達明 第八標，馬隊，首義率隊攻督署。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

馬驥雲 第二十九標，首先響應者。

高尚志 固羣，湖北巴東，第二十九標。

張喆夫 湖北江陵，第二十九標代表，督管帶何錫蕃舉義。



張廷輔 清臣，直隸，第三十標排長，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首義第二師師長，民元遇害。

張文選 見上軍隊會。

曹振武 見上軍隊會。

曹華丞

章裕昆 見上軍隊會。

莫定國 見上軍隊會。

陳滔 見上羣治社。

陳國楨 湖北武昌，砲隊第八標。

陳孝芬 鐵侯，湖北黃安，馬隊第八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

陳子龍 湖北襄陽，砲隊第八標。

陳元吉

陳復元 第三十標。

陸國琪 見上軍隊會。

梁維亞 見上羣治社。

曾漢成 第四十二標。

郭撫宸 見上日知會。

郭楚屏 華封，工程營。

單道康 見上軍隊會。

馮中興 見上羣治社。

馮扶青 第三十二標。

黃家麟 見上日知會。

黃駕白 見上軍隊會。

黃元吉 見上軍隊會。

黃依僧 見上軍隊會。

黃鎮中 一作振中，湖北通城，第四十二標，收復漢陽。

楊王鵬 見上軍隊會。

楊選青 湖北襄陽，第二十九標，攻督署最力，首義任第十一標統帶。

萬奇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

詹大悲 見上羣治社。

鄒潤猷 見上軍隊會。

鄒毓琳 見上軍隊會。

鄒樹藩 湖北天門，第四十二標二營代表，首義後爲巡防統領劉蘊玉所殺。

雷洪 湖南，陸軍中學代表。

廖湘芸 見上軍隊會。

劉堯激 見上日知會。

劉化歐 第四十二標三營正代表。

劉義 第四十二標。

潘康時 見上軍隊會。

蔣翊武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

蔡濟民 見上日知會。

蔡大輔 見上軍隊會。

鄭士杰 見上軍隊會。

蕭國寶 品三，湖北監利，首義後第十三旅旅長。

謝榮 陸軍中學。

謝榮

饒升甫 馬隊。

鍾倬賓 第四十一標營代表。

羅良駿 第三十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員。

闕龍 見上羣治社。

## 文學社

宣統三年正月（一九一·二·），湖北黨人蔣翊武等成立文學社（振武學社改組）。

光緒三十四年冬間，蔣翊武等鑒於屢年失敗，由於機事不密，乃改組文學社，蓋繼振武社之

後，而重振旗鼓，以研究文學爲名，藉掩飾官方耳目也。宣統元年正月元旦，蔣翊武、詹大悲、劉堯激、章裕昆等開成立大會於黃鶴樓之風度樓，推蔣翊武爲正社長，詹大悲爲文書部長，張廷輔爲總務部長，劉堯激爲評議部長，王華國、楊載雄爲評議員，王守愚、李警甫任聯絡，饒俠初、陳磊任調查，唐犧支、羅良駿任庶務，胡培才、蔡子勝任糾察，鄒毓林任會計，蔡大輔任文書，唐鼎甲任偵探，胡玉珍任懲罰，同時詹大悲、何海鳴、宛思演、查光佛等主辦漢口大江報，胡瑛在獄，亦參預機要。二月十五日，開代表會議，推王憲章爲副社長，設機關於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寓樓上，劉堯激住社辦公。旋於漢口漢陽成立支部，以胡玉珍爲支部長，假范明山處爲漢口集會之所；陳德元處爲漢陽集會之所。其後派楊王巽赴上海；鍾崎、曹振武赴江蘇；鄒潤猷赴安徽；楊王鵬赴湖南；李抱良赴兩廣；劉九穗赴冀魯；鄧韜赴東三省；以謀聯絡。

文學社會員，略如左：

王憲章 見上日知會、振武社。

王守愚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王文錦 見上振武社。

王華國 見上振武社。

王纘承 連三，湖北漢川，第四十二標秘密時書記。

王紹斌 第三十一標二營前隊代表。

王世龍 湖北麻城，第四十一標，首義時縱火燒督署鐘鼓樓，中敵彈死。

王殿一 湖北襄陽，宋錫全部統帶。

王家麟 湖北安陸，第四十二標宋錫全部副營長。

王瑞蘭 馬隊第八標。

方興 見上振武社。

文東明 湖北天門，馬隊第八標。

戈承元 湖北襄陽，第四十二標一營代表，宋錫全部營長。

尹奎元 一作達元，民四討袁爲黎天才逮捕，解省被殺。

尤洪勝 劉英部，爲錢明漢誘殺。

仇國華 漢陽舉義率隊迎李亞東出獄。

石占奎 第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在漢口劉家廟陣亡。

任質存 首義，軍政分府派往湖南響應者。

朱璧珍 湖北穀城，第一營代表，首義前傳達命令。

朱澄寰 湖北孝感，第四十二標二營代表。

朱澄宇 旭東，湖北孝感，第四十二標參謀。

朱思武 湖北天門，工程營正目。

朱旭東 宋錫全部營副。

江國光 見上振武社。

江采章 一作采萍，原名有紀，湖北漢川，第三十一標二營左隊代表。

成炳榮 湖北荊門，首義第三協統領（繼林翼支）。

何海鳴 見上羣治社、振武社。

李長齡 見上日知會、軍隊會、振武社。

李濟臣 見上羣治社。

李 鑫 見上羣治社、振武社。

李抱良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李肇甫 首義前派往岳州，召蔣翊武回鄂者。

李文元 首義前送信各標營者。

李忠義 湖北咸寧，第三十一標二營代表，民二遇害。

李金山 湖北襄陽，二十日帶隊佔領漢口者。

李慕堯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李德山 湖北襄陽，攻督署最力，民四討袁，在襄陽河上奔走。

李必勝 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力。

李文燦 攻督署最力。

李達五 一作達武，湖南澧縣，第四十一標首義鋼鐵廠總辦，靖國之役，在施南遇害。

李嶽松 一名若松，湖南湘鄉，第三十一標首義兵站支部長。

李 誠 見上日知會。

李青蓮 劉英部，爲錢明漢誘殺。

李鳳鳴 劉英部營長，爲錢明漢誘殺。

宋錫全 見上日知會。

宋玉廷 宋錫全部營副。

余鳳齋 湖北襄陽，第二十一混成協砲工輜總代表兼輜重第十一營代表，掩護第十一營占鳳凰山，攻督署。

沈翼世 湖北天門，馬隊第八標。

沈嶽 嵩生，湖南寧鄉。

邱文彬 見上振武社。

邱庸坤 湖北襄陽，第四十二標，漢陽舉義爲營副。

邱瑞超 湖北天門，馬隊第八標。

宛思演 見上日知會、羣治社、振武社。

金兆龍 見上振武社。

金壽芳 民四討袁，在襄陽與蔡大輔被捕，解省遇害。

周拓疆 第四十二標，恢復漢陽參謀。

林翼支 見上羣治社。

胡瑛 見上日知會、振武社。

胡玉珍 見上振武社。

胡培才 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力。

胡玉山 隸季雨霖部。

胡冠六 湖南衡陽，第三十一標，隨端方入川與唐犧支聯絡發難者。

胡冠南 與唐犧支恢復宜昌舉義。

姚斌 義卿，湖北沔陽，八月二十二日在劉家廟陣亡。

姚鈞 見上羣治社、軍隊會。

柳滌凡 一作迪凡，湖南衡陽，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勇。

范明山 首義前聯絡本社支部，其寓爲漢口集會處。

范天印 馬隊第八標。

查光佛 見上日知會、羣治社。

祝制六 見上日知會。

馬榮 第八鎮工程第八營代表。

馬驥雲 見上振武社。

馬雲卿 河南南陽，第二十九標攻督署受傷。

唐犧支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孫長福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孫業章 湖北孝感，第四十二標。

徐繼庶 見上日知會。

徐萬年 見上振武社。



徐紹儒 攻督署敢死隊前鋒。

徐鶴松 湖北江陵。

晏柏青 第二十一混成協砲隊第十一營代表。

晏國斌 湖北應山，馬隊第八標。

袁金聲 第四十二標，首義在漢口槍斃排長瞿煥明舉義者。

席正銘 見上振武社。

秦洛民 首義前預定爲總司令參謀。

陸國琪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陳復元 見上振武社。

陳德元 首義前聯絡本社支部，其寓爲漢陽集會處，首義宋錫全部營副。

陳偉 第二十九標。

陳朗如 與張鵬程攻督署守藩庫，又赴天門佐劉英者。

陳建章 河南息縣，第四十二標一營代表，恢復漢陽爲宋錫全營長。

陳振亞 第二營代表。

陳勵志 馬隊第八標。

莫定國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曹振武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曹珩 第四十一標。

曹子清 隨端方入川，與唐繼堯支聯絡發難。

梁棟 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力。

梁彥昌 一作炎昌，湖北孝感，恢復漢陽，宋錫全部副參謀長。

梁謀義 一作謀如，民四討袁，與尹、華、楊三人在武昌被殺。

符玉龍 第二十一混成協砲隊第十一營，舉火起義。

張詰夫 見上振武社。

張廷輔 見上振武社。

張鵬程 翼洲，湖北恩施，第三十標代表，攻督署最力，民八護法殘廢。

張步瀛 湖北荆門，第四十二標，恢復漢口帶隊迎詹大悲出獄。

張文選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張大鵬 湖北荆門，第一營代表，恢復漢陽，率隊迎李亞東出獄。

張文彬 仲緘，首義宋錫全部副官長。

張明陽 湖北漢川。

張威 奇烈，湖北天門，馬隊第八標。

章裕昆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

馮中興 見上羣治社、振武社。

彭楚藩 見上日知會、振武社。

彭學俊 湖北黃陂，第四十二標三營代表。

彭紀麟 攻督署敢死隊前鋒。

華裕隆 一作裕龍，民四討袁，爲黎天才逮捕，解省被殺。

華斌愷 湖北應城，馬隊第八標。

湯啓發 工程營首義者，在漢陽包抄敵軍。

黃家麟 見上日知會、振武社。

黃駕白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黃依僧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黃元吉 見上軍隊會。

黃孝霖 見上羣治社。

黃鎮中 見上振武社。

黃冠羣 馬隊第八標，首先響應者。

黃維漢 馬隊第八標代表。

黃柱國 第四十二標排長，宋錫全部統帶。

黃競 劉英部，在天門爲錢明漢誘殺。

單道康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鄒潤猷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鄒毓琳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鄒棟 碧痕，湖北潛江，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力。

溫楚珩 山西洪洞，漢口軍政分府處長。

葉正中 見上羣治社。

雷洪 見上羣治社、振武社。

楊宏勝 湖北穀城，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

楊王鵬 見上軍隊會。

楊選青 見上振武社。

楊載雄 一作再雄，璘軒，湖南澧縣，第四十一標，文學社共進會合併軍事籌備委員，首義第六協統領。

楊洪濤 第四十二標，秘密時會計。

楊振英 一作振華，第四十二標二營代表。

楊國勳 馬隊第八標。

楊梓俠 民四討袁，爲黎天才逮捕，解省被殺。

楊梓青 民七護憲，爲王占元所殺。

詹大悲 見上羣治社、振武社。

萬迪庥 在軍名鴻標，湖北黃岡，第八鎮三十一標一營前隊。

萬奇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萬逢霖 湖北黃岡，收復漢陽，宋錫全部統帶。

萬洪階 第三十一標。

鄒樹藩 見上振武社。

廖湘芸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廖化東 馬隊第八標。

趙承武 第四十標二營代表，首義管帶，在劉家廟陣亡。

熊楚斌 湖北潛江，馬隊與張廷輔被逮者，首義出獄。

熊偉 小香，湖北麻城，討袁在仙桃鎮被駐軍團長朱兆熊所殺。

蒲志成 宋錫全部營長。

鄭兆南 湖北鍾祥，其寓爲漢口本社支部交通處，首義兵工廠長有曰鄭兆蘭者未知孰是。

鄭繼周 攻督署最出力。

鄭桂芳 劉英部營長，在天門爲錢明漢誘殺。

鄧飛鵬 鐵漢，湖北京山，第四十一標，參加攻督署。

鄧漢卿 湖北京山，首義時倡義四縣起兵，以援武漢。

劉堯激 見上日知會、羣治社、振武社。

劉化歐 見上振武社。

劉振東 高青，湖北天門，第四十一標三營。

劉建一 湖北黃陂，馬隊第八標。

劉治一 湖北黃陂，馬隊第八標。

劉九德 湖北應城，二次革命被馮國璋殺於南京。

蔡濟民 見上日知會、振武社，亦隸共進會。

蔡大輔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蔣翊武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黎瀛洲 湖北天門，馬隊第八標。

滕亞剛 一作亞光，湖北漢川，第三十一標，民元爲人聳黎元洪殺之。

鍾仲衡 第三十標，首義攻督署，後劉英部營長。

鍾倬賓 見上振武社。

蕭尙志 湖北漢川，轉戰陽夏最勇。

蕭國斌 第四十一標。

蕭志和 馬隊第八標。

韓超驥 馬隊第八標。

闕龍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振武社。

羅良駿 見上振武社。

羅羣英 湖南，第四十二標二營副代表。

顧鴻 湖北沔陽，第四十一標，攻督署最力，後爲季雨霖參謀。

顧忠偉 湖北沔陽，馬隊第八標。

龔俠初 見上軍隊會、羣治社。

## 共進會

宣統二年三月（一九一〇・四・），湖北黨人孫武等自日本回國，成立湖北共進會。

湖北共進會胚胎於東京，自日本有取締中國留學生之舉，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孫文受迫離日，同盟會會務由黃興主持。其時同盟會庶務幹事劉揆一等，擬將東京本部改組，聯合各省實行同志組織聯合部，集中人材，分途進行。三月，由劉約定各省同志談話，決定以呂志伊爲部長，常駐東京，張伯祥副之，期以五日再會，及期呂竟爽約，與會者咸憤而去。就中張伯祥尤不平，與彭漢遺等商定另行結合，於某日會於神田區川人舒祖勳寓，焦達峯、陳作新、鄧文輝、方潛等一致贊成組織共進會，旋於清風亭開成立大會，公舉張伯祥爲總理部總理，假居正羅杰寓處爲臨時會所，旋遷於青山區華羣學會。其初目的在運動國內如三合、哥老、洪江、孝義等，徐謀聯絡軍學各界，張伯祥原爲四川孝義會首領，三十四年由日本返國，謀大舉，長江下游沿岸各會黨，各守碼頭，各名山堂，至是乃將各會山水堂名，均改爲中華山興漢水光復堂，統一於共進會內，黨勢由是日振。張伯祥回國後，改選鄧文輝繼任總理，未幾鄧去，以劉公繼之，居正任參謀，彭素民任文牘，何慶雲任交通，潘鼎新任黨務，時孫武逃遁到日加盟，任軍務部長，聶荊任內務部長，彭漢遺任外務部長，焦達峯任參議部長，袁麟閣任理財部長，陳兆民任調查部長，溫爾烈任糾察部長，復移會所於大森體育會首和田屋。並擬派負責人員，前赴各省組織實行機關，遂推定聶荊爲廣東大都督，劉玉山爲

廣西大都督，鄧文輝爲江西大都督，何起義爲四川大都督，孫竹丹爲安徽大都督，傅亦僧爲江蘇大都督，羅潔爲河南大都督，劉公爲湖北大都督，於是孫武偕焦達峯回漢，爲湖北共進會之活動。

東京共進會會員，略如左：

王正雅	王炳楚	王軍	王武	方潛	方漢城	文羣	尹侗	朱子龍	向壽蔭	何其義	何慶雲
何樞垣	余竟成	吳永樾	吳永叔	宋鎮華	李策安	李肇甫	李香山	李壽泉	李國驥	李基鴻	杜恒甫
周滔蓀	居正	金鼎	俞培倫	胡香白	袁麟閣	唐敖	夏重民	孫武	孫作舟	孫光庭	晏祥五
秦遂生	張治祥	張伯祥	張知競	張次青	張恭	張公道	張大義	許漢武	陶成章	陳宗常	陳兆民
陳作新	傅亦增	喬宜齋	曾小巖	彭素民	彭惠羣	彭漢遺	彭漢一	湯增璧	焦達峯	馮振驥	馮亞佛
黃毓英	黃曉輝	黃小山	黃鏞	黃霄九	黃格鵬	溫爾烈	單振	楊時傑	楊鴻昌	楊晉康	董祖椿
鄒懷淵	雷桂臣	熊子襄	熊越珊	熊克武	趙聲	瞿蓬仙	劉公	劉英	劉鐵	劉錫華	劉玉山
潘鼎新	鄧鵬聲	鄧文輝	鄭江瀨	鄭襄臣	盧式楷	薛晉賢	鍾劍秋	聶荆	羅潔	羅杰	譚毅公
譚嗣黃	蘇理成	龔味蕪									

孫武等到漢，以共進會爲號召，黃申薌、鄧玉麟、查光佛等相與結納，時黃申薌在興國（今陽新）大冶，劉英、宋鎮華在安陸、德安，彭漢一在黃州，袁菊山在襄樊，均有所活動。劉玉堂爲長江會黨頭目，任水師探長，頗具勢力，因擬編爲五鎮，以黃申薌爲第一鎮統制，宋鎮華爲二鎮統制，其餘三鎮，以彭漢一、袁菊山、劉玉堂分統之，仍推劉公爲大都督，劉英爲副都督，設總機關



於漢口鴻順里三十四號，卒以餉械兩缺，進行匪易，而會黨人物，尤不受約束，因之全功盡棄。孫武以義荆之召，由粵赴梧州，參加廣西混德臣劉玉山發難事，事洩至香港，是時乃加入同盟會，至冬鄧玉麟投入江督衛隊。

宣統二年秋，劉公、楊時傑由東京返國，劉公因病回襄陽，時傑與雄風報楊玉如居武昌沱泥灣，亦以共進會相號召。宣統二年春，孫武自香港返，居正自南洋歸，鄧玉麟亦由孫武電召回鄂，時黃興謀粵甚急，擬結湘鄂以爲聲援，由譚人鳳攜款八百元來漢，密與居、孫謀，比鑒會黨之不足恃，且不可用，乃積極謀軍隊之運動。初設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五號，及漢興里三十三號，繼設總機關於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一面由鄧玉麟在武昌與軍隊接近之黃土坡二十號開設同興酒樓，專事軍隊聯絡，孫武則賃居於武昌分水嶺三十三號，積極活動，其時湖南同志如閻鴻飛、鄒永成、楊晉康等，亦參加奔走。越三月，鄧玉麟同興酒樓以資竭遷於巡道嶺九號，開設同興學社，仍爲革命運動重要機關，一面特設機關於武昌胭脂巷十一號，由楊時傑、楊玉如、李春萱、胡祖舜等主持，其時劉公來省，與楊玉如賃居於武昌雄楚樓十號，爲入黨主盟，蔡濟民、吳醒漢之分水嶺七號，馬驥雲之疊華林奇英學社，楊洪勝之中和門正街雜貨店，李春萱之數學館，吳肖韓之磨石街，錢芸生之下新河，陳之龍之巡司河，徐萬年之義莊前街等住宅，以及漢口劉玉堂之新大方棧，劉燮卿、鍾雨亭之漢昌里七十二號住宅，李伯申之新馬路榮昌照像館，丁立中之鴻順里大成印字館，胡石庵之大漢報等，皆爲交通接洽之所。其時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軍學各界，相繼加盟者益衆，經

費日感竭蹶，譚人鳳款早經告罄，居正、焦達峯等，乃有計取蘄州（今蘄春）西北鄉洗馬坂達成廟金佛之舉，卒無所得。未幾劉公來省，以五千元濟黨，始準備一切，乃推居正、楊玉如赴滬，與宋教仁等商購械彈。武漢事急，楊玉如先返，居正留以待，其時共進會與文學社商洽合作，已有成議。

共進會會員，略如左：

丁立中 見上日知會。

丁敬敏 在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丁人傑 見上振武社。

丁洪升

于郁文 工程營與章盛愷竊取排長方定國子彈五排發難。

王鶴年 河南南陽，砲隊營代表，帶隊進城，在楚望台攻督署。

王殿甲 保護藩庫與郝翔宸所領旗兵大戰者。

王子華 營代表。

王天佑 陸軍中學代表，首義時手刃滿籍學生二人起事。

王繼武 陸軍測繪學堂學生，參加首義者。

王繩武 陸軍測繪學堂學生，共同起義者。

王子英 見上軍隊會。

王鴻猷 湖北恩施，陸軍特別學生，第四十一標一營司務長，辛亥八月在施南舉義。

王壽卿

方興 見上羣治社。

方維 第三十標共同起義者，民元與張振武在京爲袁世凱所殺。

方殿甲 第三十標副代表。

方旭明 鐵路學堂代表。

方孝正 湖北廣濟，與熊海春光復黃州。

方定國 工程營排長，首義都督府司令官，因事槍斃。

牛廷臣 鐵路學堂代表。

尹奎元 見上文學社。

尤洪勝 見上文學社。

史定邦 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甘續熙 見上振武社。

任振綱 工程營，十九日爲排長曹飛龍看管，首義始復自由。

田智亮 辛亥在資州殺端方反正者。

朱樹烈 舜欽，湖北沔陽，十月初六與甘續熙等奪回磨子山，後任參議、審計廳廳長。

朱次璋 伯平，湖北宣恩，測量局局長。

朱炳南

江亞蘭 恕之，湖北江夏，第三十一標正代表。

江炳靈 見上振武社。

艾良臣 營代表，攻督署最勇，討袁在武昌遇害。

牟鴻勳 猷宣，湖北利川，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十八日同三烈士被捕，首義任實業部副部長。

向炯 明齋，湖北恩施，方言學堂學生，首義後任內務部參事。

向炳焜 子南，湖北來鳳，文普通學生。

向海潛 見上羣治社、振武社。

向壽蔭 少倩，後名巖，湖北漢川，辛亥在四川與黎瀛洲效力，民元回鄂任第八師參謀長。

向訐謨 原名夷清，湖北棗陽，長會計爲孫武所殺。

邢伯謙 兩湖師範學堂代表，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

阮藩儕

呂功超 工程營，覓其兄家子彈發難。

呂中秋 工程營，以槍擊代營長阮榮發難。

杜長林 湖北沔陽，輜重隊，十九日由城中傳令於塘角輜重隊總代表李鵬昇等縱火起義。

杜武庫 見上振武社。

吳肖韓 見上日知會。

吳醒漢 見上羣治社。

李作棟 春宣，湖北沔陽，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任財政部長。

李鵬昇 選舉，湖北黃陂，輜重營總代表，十九夜舉火攻督署最力，後輜重營管帶。

李澤乾 十九日與熊秉坤至二十九、三十標商同發難者。

李樹芬 在輜重營舉火起義。

李翊東 西屏，湖北黃岡，測繪學堂代表，首義任參謀參議等職，見上振武社。

李達 馬隊共同起義者。

李華謨 儀甫，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李繼廣 湖北沔陽，特別學校畢業，首義在漢口陣亡。

李南星 原名蔭寰，湖北襄陽，首義在黑山陣亡。

李國樑 運動漢口清軍，爲輜重營管帶蕭安國所殺。

李建中 見上羣治社。

李基鴻 子寬，湖北應城，首義後辦報辦財政有聲。

李子林 湖北應城，討袁爲朱兆熊所害。

李青蓮 見上文學社。

李鳳鳴 見上文學社。

李紹白

李鏡明

何謙 亞新，湖北蘄水，首義在總司令部糧台任職。

何見龍

宋鎮華 見上日知會。

## 第一篇 武昌首義

宋珍珊 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余鴻勳 芳園，湖北孝感，首義任戰時總司令部參謀。

余鶴翔 鳳池，湖北襄陽。

余萬卿 湖北麻城。

余顯堂 湖北雲夢，討袁在鄂遇害。

余奇化

沙金梅 馬隊第八標代表。

冷映奎 劉英部營長，爲錢明漢誘殺。

汪性堂 湖北漢陽，孫武被炸與陳光楚密侍就醫。

汪秉乾 湖北竹谿，陸軍中學代表。

汪錫九 河南，砲隊。

沈平均 首義後，湖北講武堂分隊長，民六荆沙獨立，同胡廷佐攻宜昌陣亡。

祁占元 豫人，第三十一標二營後隊隊代表。

居正 覺生，湖北廣濟，中部同盟會湖北方面主持人，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奔走港滬間，於武昌首

義有最大努力，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

金兆龍 見上羣治社。

金明山 湖北竹山，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金華衣 湖北崇陽，民十驅王之役湘鄂挺進司令遇害。

周榮發 第三十一標，十九夜傳令於二十一混成協，踰牆入被殺。

周楚材 第三十標副代表。

周之瀚 鵬程，湖北宜恩，首義任內務部副部長。

周定原 瑞庭，湖北沔陽，首義任都督府參謀。

林楚翹 第十五協，竊張彪司令部機關槍撞針棄去者。

林振邦 工程營首義者。

孟發成 見上振武社。

胡祖舜 見上振武社。

胡祖寅 祖舜弟，運送漢口炸彈於武昌胭脂巷分機關。

胡維世 見上日知會。

胡干城 劍侯，湖北武昌，參加首義。

胡效騫 攻督署最力，首義任第二協第四標統帶。

胡聯衢 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胡培德 與黃興在漢督戰極勇。

胡志民 名宗佐，首義任都督府參謀。

胡捷三 首義掌漢陽糧台。

胡宗良

查光佛 見上日知會。

紀鴻鈞 十九夜同馬榮金兆龍組織敢死隊攻督署，縱火時爲機關槍集射死。

范鴻江 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范義俠 漢民，湖北沔陽，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馬榮 見上文學社。

馬明熙 攻督署及砲隊進城。

馬驥雲 見上文學社。

祝秉奎 湖北應城，首義後旅長，討袁遇害。

孫武 見上科學補習所。

孫長福 見上軍隊會。

孫繩 華甫，亦曰華佛，湖北黃岡。

孫斌 湖北漢川。

孫鏡 鐵人，湖北京山。

徐少斌 或曰紹斌，曰兆賓，工程營代表，十九夜，槍殺代營長阮榮發者。攻漢口爲前衛，在三道橋陣亡。

徐萬年 見上羣治社。

徐國鈞 馬隊首先起義者。

徐國楨 馬隊共同起義者。

徐邦俊 楚珩，湖北沔陽，參加首義者。

徐朝桐 鳳梧，湖北黃陂，軍醫，爲孫武療治炸傷。



徐達明 見上振武社。

殷占魁 步兵第三十一標副代表。

夏洪勝 砲隊進城攻督署者。

夏一鳴 見上羣治社。

耿仲釗 名丹，湖北安陸，陸軍中學代表。

耿毓英 然容，湖北棗陽，首義後參議。

晏伯青 見上文學社。

容景芳 見上振武社。

袁國紀 漢南，湖北恩施，兩湖師範學生。

袁濟安 巨驤，湖北沔陽。

徐耀樞 滌清，湖南寧鄉，協助劉英起兵京山。

席正銘 見上羣治社。

高建瓴 醒吾，湖北監利，陸軍中學代表，首義任戰時總司令部參謀，民十二在長沙被殺。

高振霄 首義總稽查。

高尚志 見上羣治社。

高仲和 重源，湖北棗陽，首義後，任安襄鄖荊招討使秘書長。

陳磊 樹三，湖北黃岡，文學社共進會兩社聯合最努力。

陳光楚 首義前在寶善里製造炸彈，孫武受傷，扶之就醫。

陳獻斌 湖北孝感，管第三十一標軍械彈藥，首義前，私給子彈予同志。

陳孝芬 見上羣治社。

陳隨福 營代表。

陳子龍 見上羣治社。

陳國楨 湖北武昌，帶砲隊進城攻督署。

陳天寅 南湖砲隊共同起義者。

陳連魁 工程營首義者。

陳偉 第三十標共同起義者。

陳洪元 省方，湖北黃岡，法官養成所代表。

陳宏誥 達武，首義謀略處謀略，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

陳子惠 湖北荆門，與季雨霖共事。

陳滔 見上振武社。

陳開基

陳龍

郭撫宸 見上日知會。

郭楚屏 見上振武社。

章盛愷 安徽廬江，工程營，與于郁文竊排長方定國子彈發難。

張振武 春山，湖北房縣，首義任軍務部副部長，民元爲袁世凱所殺。

張 統 見上日知會。

張 節 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

張國富 河南，砲隊營代表，攻督署最力。

張若舟 首義在南湖拖砲進城攻督署。

張篤倫 伯常，湖北安陸，陸軍中學生共同舉義者。

張達棻 第二十九標，挾何營長舉義。

張宗海 陸軍中學代表。

張育萬 方言學堂代表。

張濟安 原鄉，湖北黃岡，黃州舉義任旅長。

張 英 湖北襄陽，首義都督府參議，後隨季雨霖赴襄，爲先鋒隊。

張 斌

梁維亞 見上振武社。

符玉龍 見上文學社。

梅寶璣 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任總機關重要文告。

黃申薌 見上日知會。

黃冠羣 見上文學社。

黃允斌 禮堂，湖北荊門，營代表，首義任都督府秘書。

黃元吉 見上軍隊會。

黃繼超 湖北武昌，首義時漢口軍政分府團長，民六荊州獨立任營長。

黃世傑

閔少斌 南湖砲隊共同首義者。

閔燮卿 測繪學生共同起義者。

馮昌言 禹弼，湖北興國，首義後長文書。

彭楚藩 見上日知會。

彭漢遺 述先，湖北廣濟，民國國會議員。

焦達峯 鞠孫，初名大鵬，湖南瀏陽，武昌起義，湖南首先響應稱都督，爲梅馨所殺。

程鳳林 湖北黃岡，工程營黨員，起義時程正瀛槍擊陶啓勝誤傷鳳林臂，越數日死於醫院。

程定國 正瀛，湖北江夏，工程營首義以槍擊排長陶啓勝。

曾省三

曾國章 湖北黃岡，首義在軍務部任職。

曾尙武 子敦，湖北江陵，後任標統。

費 渠 孟騫，湖北巴東。

湯行健 見上日知會。

湯仁三 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

湯啓發 工程營首義者。

鄒玉溪 第四十一標士兵，十九夜首義，營門嚴局，奪門出，被殺。

鄒國勛 在南湖砲隊參加首義者。

雷振聲 湖北宜昌，工程營代表，以介紹潘定祥等六人加盟事洩，開除軍籍。

雷 洪 見上羣治社。

楊宏勝 見上文學社。

楊玉如 原名寶珊，湖北沔陽，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任都督府秘書長。

楊時傑 舒武，湖北沔陽，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任內務部長，民國國會議員。

楊毓林 傑承，湖北沔陽，辛亥在資州殺端方舉義。

趙師梅 名學魁，湖北巴東，工業學堂代表，十九日被捕，首義得釋。

趙學梅 幻生，師梅弟，幫辦同興社，首義時，製星旗，十九日同兄被逮，首義得釋。

趙昌蕃 錫侯，湖北利川，首義，都督府書記。

趙士龍 賡雲，一名又雲，湖北漢川，首義任學生軍第二營管帶、都督府參議，討袁積勞病死。

趙振民 俊卿，湖北沔陽，辛亥在資州殺端方舉義，癸丑討袁爲陸建章捕殺。

熊秉坤 見上日知會。

熊楚斌 見上文學社。

熊世藩 輜重第八營蕭安國率所部逃漢口，渡江說其營士兵舉義，事洩被殺。

熊持中 海春，首義收復黃州。

鄧玉麟 炳三，湖北巴東，努力會務，首義後第四師師長。

鄭桂芳 劉英部營長，在天門爲錢明漢誘殺。

劉公仲文，湖北襄陽，策動革命最力，文學社共進會合併政治籌備員，首義任軍政府總監察。

劉同登泉，劉公弟，十八日在寶善里被捕，首義得釋。

劉燮卿與孫武最初組織機關，十八日被逮。

劉天元南湖砲隊共同起義者。

劉鄂生鐵路學堂代表。

劉英昉述，湖北京山，辛亥起兵荊郢，稱副都督，後爲王占元所殺。

劉鐵璧如，劉英弟，在京山鍾祥與其兄英起義，後在上海被殺。

劉杰楚翹，湖北京山，與劉英舉義京山。

劉斌見上日知會。

劉國楨南軒，湖北沔陽，首義時學生軍排長，後航空隊長，機損墜地斃命。

蔡濟民見上日知會。

蔡漢卿希聖，湖北沔陽，首義攻督署最力，後任師長。

蔡鵬東仰之，湖北鍾祥，混成協砲隊總代表，民元任人事局局長。

潘善伯見上日知會。

潘錫九用九，湖北石首，運動沙防營舉義，護法之役，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所殺。

蔣秉忠蘭譜，湖北江夏，首義集賢館館長。

錢守範見上日知會。

錢芸生露仙，河南，砲隊發動者。

盧雅卿 迎砲隊攻督署，與張鵬程攻邵翔宸，保護藩庫。

霍殿臣 山西，砲隊共同起義者，攻督署最力。

鍾仲衡 見上文學社。

謝湧泉 第三十標三營，十九日首義者。

謝荻南 砲隊第八標共同起義者。

謝復 陸軍中學代表。

謝流芳 湖北沔陽，首義後任標統。

謝石欽 辦理總機關文告，首義任謀略處謀略。

謝遠達 首義前赴宜襄鄖運動軍隊。

謝超武 楚珩，湖北棗陽，首義任安襄鄖荆招討使參謀長。

蕭鴻飛 理齋，湖北孝感。

蕭良寶

蕭國寶 見上羣治社。

鄭漢卿 參加工程營首義者。

聶某 陸軍中學起義者。

聶豫 晴暉，湖北當陽，首義任軍務部參議。

魏安晉 仙洲，湖北黃陂。

羅一菴 卓如，號煥章，一名萬象，湖北嘉魚，輜重營代表，十九夜舉火起義攻督署最勇。

羅炳順 首義守軍械局響應。

羅人俊 士希，湖北沔陽。

羅定維 谷生，湖南平江。

蘇成章 斐然，號恢元，湖北利川，首義後任軍政府政事部長、教育部長，後在鷄公山爲匪所害。

### 文學社共進會之合併

宣統三年七月（一九一一年八月），文學社共進會合併，策進武昌革命總動員。

文學社與共進會兩團體，原有分途並進之精神，文學社幹部劉堯激、王守愚等建議與共進會聯絡，共策進行，遂於四月十三日，與共進會代表楊玉如、楊時傑、李作棟等在龔霞初寓謀聯合，經劉堯激、陳孝芬、梅寶璣數月之奔走斡旋，而兩社遂聯合一致。七月，文學社共進會開聯合會於雄楚樓十號劉公宅，討論良久，其關於軍事者，公推蔣翊武爲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王憲章副指揮，孫武爲參謀長，張廷輔、蔡濟民、劉復基、祝制六、彭楚藩、蔡大輔、徐達明、羅良駿、杜武庫、黃鵬白、陳孝芬、楊再雄、王華國等爲軍事籌備員，總指揮部設於武昌小廟街八十五號文學社總機關部內。其關於政治者，設政治籌備處於漢口，推劉公爲總理，孫武、潘善伯、李作棟爲常駐政治籌備員，居正、胡瑛、李亞東、李長齡、邢伯謙、牟鴻勛、張節、湯仁三、查光佛、梅寶璣、龔霞初、蔡大輔、劉復基、陳洪誥、楊時傑、楊玉如、詹大悲、何海鳴爲政治籌備員。又推居正、楊玉



如赴滬迎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大計。會議既定，即賃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宅籌備政治，自此兩團體即統一指揮，籌備大舉。

### 武昌革命總動員計劃

七月（一九一一·八·），湖北黨人決定在武昌革命總動員計劃，八月十五日首義。

當文學社共進會接洽合併之頃，適川路風潮劇烈，清政府派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湖北陸軍步隊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之兩隊，入川查辦。混成協第四十一標三營左隊出防岳州，蔣翊武原隸其營，隨赴岳防。其時八月初三日，劉復基、孫武等假胭脂巷機關部胡祖舜處爲會場，召集聯合大會，商決首義總動員計劃。是日軍中代表到會者：

第八鎮步隊第二十九標第三十標蔡濟民、杜武庫、方維等。（共進會）。

第三十一標趙士龍，第三十二標孫昌復、單道康等。（文學社）。

砲隊第八標徐萬年、蔡漢卿等。

工程隊第八營熊秉坤、馬榮等。

馬隊 陳孝芬、祁國鈞等。（以上共進會）。

混成協步隊第四十一標闕龍、李忠義等。

第四十二標林翼支、胡玉珍。（以上文學社）。

砲隊 蔡鵬來等。

工程隊 張斌、黃士傑等。

輜重隊 李鵬昇、李樹芬、羅一安等。

憲兵隊 彭楚藩。

陸軍測繪學堂 方興。

陸軍第三中學堂 雷洪、席正銘等。（以上共進會）。

兩團體代表到會者。

孫武、鄧玉麟、黃元吉、馬驥雲、楊宏勝、閻鴻飛、錢芸生、胡祖舜等。（共進會）。

劉復基、張廷輔、蔡大輔、王憲章、張喆夫、李濟臣、趙士龍等。（文學社）。

是日到會者總計六十餘人，時蔣翊武留岳未返，公推孫武爲臨時主席，報告兩團體合作之必要及經過，隨即商討首義日期，經一致決定八月十五日。孫武復提議臨時總司令一職，公推文學社蔣翊武擔任，自願居參謀長以示合作誠意，衆贊成，自午前十時起至午後一時止，安全散會。迨至午後二時許，南湖八標砲隊三營左隊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錫玖請假離營，孟華臣、張富國、趙楚屏、霍殿臣等設宴餞別，猜拳鬥酒，其排長劉步雲忽來干涉，因激生變，由霍殿臣、趙楚屏爲首，號召同隊蜂擁至子彈庫，撞開庫門，拖出大砲，意欲率砲攻城，而各砲彈無引線，未能施發，旋即覓水渡巡司河而散。張彪得報，以電話令毗連之馬隊統帶喻化龍派隊彈壓，並追捕在逃者，所派馬兵，

有同志參加，故縱之，未獲一人。張彪亦恐事態擴大，不易收拾，未加深究，事乃得寢。自此次事變後，清吏知爲革命黨所策動，加嚴戒備，明察暗訪，而八月十五日首義之消息，竟致暴露。

### 武漢革命機關破壞，彭、劉、楊三烈士就義

八月十八日（一九一一·一〇·九），武漢黨人謀舉義，事覺，捕三十二人，十九日，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烈士就義。

自八月十五日首義消息暴露後，形勢日緊，劉公、孫武常川駐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總機關部督率一切，正分途準備中。十八日上午十時許，孫武在總機關部配製炸藥，劉公弟劉同吸紙烟不慎，烟火觸藥爆炸，孫手面受傷，丁立中等因以衣蒙孫首，扶由後門出，昇至同仁醫院，潘公復、邢伯謙、謝石欽、梅寶璣等皆走避。迨俄捕跡至，聞其無人，將所有名冊、旗幟、徽章、印信、文告、彈藥及新製中華銀行鈔票等概行搜去，時劉公於本里一號別置住宅，俄捕當往劉宅，捕去劉同、劉一（沔陽監學）、王炳楚、謝坤山、陳文山等，旋即移送至江漢關署候訊。是日鄧玉麟外出得免，即渡江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一號機關部報告，時蔣翊武已自岳歸，劉復基、陳磊、彭楚藩、楊宏勝等均主速動，決定十八日夜十二時，以南湖砲八標鳴砲爲號，各營同時並舉。鄧玉麟等擬由文昌門至南湖砲隊八標以發難，至則城門戒嚴，十二時始抵南湖，營門已閉，乃徒涉該標外濠攀籬而入，維時十二時已過，未聞砲聲，因之是晚舉事不果。

是日楊宏勝運輸炸彈於工程八營，適該營值日司令官黃坤榮呵宏勝止，嚴詰宏勝，宏勝急奔走，衛兵追蹙，宏勝且逃且擲彈抵禦，彈片反射，宏勝負傷，馳歸工程第八營附近本寓，衛兵跡至，搜出炸彈，宏勝遂被捕。小朝街機關部蔣翊武、彭楚藩、劉復基、牟鴻勛、陳宏誥、陳磊、方興、龔俠初等方在守候發難，而大隊兵警奪門入，劉復基擲以炸彈，誤中樓梯，彈反射受傷，劉復基、彭楚藩、牟鴻勛、方興、陳宏誥、蔣翊武及張廷輔妻賀氏等二十餘人皆被捕。初解巡警總局，方興中途逸去，陳宏誥被釋，蔣翊武乘黑夜縱牆越屋逃脫，走京山，劉復基等解至督署大堂下東西官廳候訊。

十九日（十八日夜十二時以後），瑞澂派軍事參議官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武昌府知府雙壽、漢陽府知府陳樹屏審訊，以彭楚藩爲憲兵，先提問。彭昂然不屈，鐵忠問曰：「你爲何不跪？」彭曰：「你好大狗臉，我豈肯跪你！」戈什推坐地，鐵忠又問：「你叫甚麼？」彭曰：「我是彭楚藩。」鐵忠曰：「你是革命黨麼？」彭曰：「是！」鐵忠曰：「你爲何要革命？」彭曰：「我且問你，我們漢族江山，被你們滿奴蹂躪這些年代，爲何不要革命？」鐵忠問至此，因憲兵管帶爲其戚果清阿，如彭坐罪，恐不利清阿，意爲之開脫。又問曰：「我看你是憲兵，只恐不是革命黨？」彭曰：「我只知以排滿流血爲宗旨，也不知道是革命黨，不是革命黨，」鐵忠怒曰：「你們有多少黨羽？」彭亦厲聲曰：「有同胞四萬萬，你還不知乎？」鐵忠又問曰：「你們幾時起事？」彭曰：「就是今晚。可惜我沒有殺着你們！」鐵忠曰：「你這種東西，只有殺而已，」彭曰：「要殺就

殺，何必多問。唉，只是你們這些滿奴啊！」以鐵忠之殘暴兇橫，卒無詞可對，提筆書：「謀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梟首示衆。」彭至此，仍罵賊不絕口，從容就義矣。次提劉復基到庭，鐵忠問曰：「你是劉汝夔（從軍化名）否？」答曰：「是！」鐵忠又問：「擲炸彈拒捕是你否？」答：「是！」鐵忠顧陳樹屏曰：「這也不是好東西，結果了他。」復基便問：「滿鬼呀！你們殺我倒也爽快，不得再受你們壓制矣。」語未畢，鐵忠已書就：「謀反叛逆一名劉汝夔，梟首示衆。」復基見之一笑。戈什推劉出外，至大廳，見多人圍看，劉大呼曰：「同胞們！大家努力！可憐我這些遭虐的同胞呵！」一路呼出大門。復次提楊宏勝到庭，鐵忠既問姓名，見宏勝面上血跡模糊，鐵忠曰：「你這樣子也要革命麼？哼！我今日只怕要革你們的命呢？你們炸彈還有沒有呢？」楊曰：「用了又做，做了又用，那裏沒有？」雙壽問曰：「你們黨羽是學堂多？是軍隊多？」楊曰：「你說學堂多就是學堂多，你說軍隊多就是軍隊多，我一時難得查明。」鐵忠至此已書就：「施放炸彈革命黨一名楊宏勝，梟首示衆。」宏勝斥曰：「好，只管殺我，只怕你們也有那一日呢！」於是彭楊劉三烈士乃於八月十九日早八時以前，均從容就義於督署門外矣。（此段供詞，各書所載不同，茲據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

三烈士就義後，旋即提訊劉同、牟鴻勛、龔俠初及張廷輔妻賀氏等，復提訊其餘諸人，分別取供，至午後三時始畢，俱發交監候。瑞澂張彪得供，乃悉革命黨大舉計劃，列名黨籍者，幾全爲陸軍官兵，一面分派軍警圍抄雄楚樓第十號劉公楊玉如處，巡道嶺第九號同興學社鄧玉麟處，胭脂巷

第十一號胡祖舜處，李春萱三道街數學館，巡司河陳子龍等處。同時逮捕張廷輔於右旗軍營，一面調馬隊八標一部及水師巡防各隊駐督署保護。

清政府官報 是月十九日瑞澂電奏云：「竊瑞澂於本月初旬，即探聞有革命黨匪多人，潛匿武昌漢口地方，意圖乘隙起事，當即嚴飭軍警密爲防緝，雖時傳有撲攻督署之謠，瑞澂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所轄地方，則密派偵探，不敢一刻稍懈。昨夜七點鐘，據偵探報稱，本夜十二鐘，該匪准定在武昌爲變，並探知該匪潛匿各地方，正飭防拿，復據江漢關道齊耀珊電稱，於漢口俄租界寶興里查獲匪巢，並拿獲要匪劉耀璋（即劉公之弟劉同）一名，起獲偽印、偽示、偽照會等件及銀行支簿、偽用鈔票，並查有製造炸藥形迹。當派荆襄水師巡防隊往提來署審訊，遂與統制張彪、軍事參議官鐵忠、巡警道王履康、督派弁勇警兵，前往城內大朝街、小朝街、保安門等查明該匪潛匿之地，先後拿獲匪目匪黨計共三十二名，並起獲軍火炸彈多件。內有劉汝夔（即劉復基）一名，開槍拒捕，拋擲炸彈，楊宏勝私藏軍械，並有演試炸彈，面部受傷確據，當即派員提訊，內有彭楚藩一名，語尤狂悖，直供不諱。查彭楚藩係已革憲兵，楊宏勝會充砲隊及三十標兵目，甘心從逆，與劉汝夔之狂悖，均屬法無可貸，當將該三犯訊供確鑿，即行正法。其餘已獲在訊之匪，一俟研鞫得實，當分別重輕定罪，果情節重大，應請即行立正典刑。在逃各匪，仍飭軍警及各屬地方文武一體嚴密查拿，務獲究辦，一面剴切出示曉諭，如有被脅勉從者，准其首悔，予以自新。」

### 武昌所駐新軍

自來革命條件甚多，其主要必以實力爲根據。前清末季革命策動，在光緒三十二年十月萍瀏之役，三十三年四五月潮州黃岡之役，十月廣西鎮南關之役，三十四年三月雲南之役，以及宣統三年

三月廣州（黃花岡）之役，皆失敗。八月武昌革命成功，原因在廣州以前以黨人爲中心，運用軍隊，雖合實分，其力量未能成熟，故失敗。武昌則以軍隊爲中心，軍人即黨人，雖分實合，其力量倍極堅強，故成功。湖北新軍，有一鎮一混成協，在辛亥時期，幾成爲革命之集團。其新軍實數，表如左。（其官長與革命有關者並錄）

第八鎮統制張彪 司令部設城內大都司巷		右旗步兵隊，第十五協，統領王得勝。		第二十九標，統帶張景良。		第一營管帶何錫蕃，第二營管帶戴鈞南，第三營管帶張楚材。	第一、二營駐中和門內右旗營房，第三營駐 <u>襄陽</u> 、 <u>鄂陽</u> 。
左旗步兵隊，第十六協，統領鄧承拔。		第三十標，統帶楊開甲。	第一營管帶郝翔宸，第二營管帶任光耀，第三營管帶杜錫鈞。	第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	第一營管帶陳榮鍾，第二營管帶李錦標，第三營管帶蕭國斌。	第一營管帶黃鸞鳴，第二營管帶楊正坤，第三營管帶李汝魁。	第一、三營駐中和門內右旗營房，第二營駐 <u>漢口</u> 。
騎兵隊		第八標，統帶喻化龍。	第一營管帶馬德才，第二營管帶吳連慶，第三營管帶孫長齡。	第三十二標，統帶孫國安。	第一營管帶黃鸞鳴，第二營管帶楊正坤，第三營管帶李汝魁。	第一營管帶黃鸞鳴，第二營管帶楊正坤，第三營管帶李汝魁。	駐大東門左旗營房，端方調赴 <u>四川</u> ，留者二百人左右。
砲兵隊		第八標，統帶龔光明。	第一營管帶卓占標，第二營管帶姜明經，第三營管帶楊起鳳。				第一營端方調赴 <u>四川</u> ，第二營駐 <u>宜昌</u> 。第三營駐 <u>施南</u> 。
							第一營駐 <u>襄陽樊城</u> 。
							駐中和門外 <u>南湖</u> 。

工程兵營		輜重兵營	
第八營管帶王永泉，代理管帶督隊官阮榮發，前隊隊官李占魁，左隊隊官吳兆麟，右隊隊官黃坤榮，後隊隊官羅子清。		第八營管帶蕭安國。	
駐中和門內楚望台軍械所附近與右旗步兵十五協毗連。		駐平湖門外江岸。	
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官黎元洪。		步兵隊	
第四十一標，統領易甲鵬。		第四十二標，統領張永漢。	
第一營管帶戴壽山，第二營管帶羅洪陞，第三營管帶謝國超。		第一營管帶汪炳南，第二營管帶陳鍾麟，第三營管帶樊毓英。	
第三營駐城內大東門內左營旗房，第一營駐沙市，第二營左隊出防岳州。		第一營駐漢陽兵工廠，第二營駐漢口居仁門，第三營駐漢口礮口，防守鐵路。	
騎兵隊		第二十一營管帶王祥發。	
駐中和門外南湖，有一部分防在外。		砲兵隊	
第二十一營管帶張正基。		駐武勝門外塘角。	
工程兵營		第二十一隊隊官劉佐龍。	
駐武勝門外舊凱字營。		輜重兵營	
第二十一隊隊官張子襄。		駐同上。	

司令部設賓陽門內。



湖北新軍駐省城內外者：第八鎮有步兵兩協四標，約六千人；馬砲各一標，約三千人；工輜各一營，約一千人；各部官佐約五百人，共計一萬人以上。其第十五協第二十九標第三營，分防襄陽一帶，留者第一、二兩營約一千人，第三十標三營約五百人，皆旗籍，在武昌首義時，十五協在城內者不過一千五百人左右。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爲端方調川，留者約二百人。第三十二標第一營，端方調川充當衛隊，第二營分防宜昌，第三營分防施南，留者第二營左右兩隊約三百人，第十六協在城內外者，不過五百人左右。騎兵第八標第一營分防襄陽，第二、三營約一千人，砲兵第八標約一千五百人，工程第八營約五百人，輜重第八營約五百人，共計第八鎮當日駐武昌城內外者，約五千五百人。

第二十一混成協有步兵兩標，約三千人。第四十一標第二營分防宜昌，第三營分防岳州，留者第一營約五百人。第四十二標第一營駐漢陽兵工廠，第二營駐漢口，第三營分防京漢鐵路南段（自劉家廟至信陽），馬砲各一營，約一千人，馬隊有一部份分防在外，工輜各一隊，約二百餘人，共計混成協當日駐武昌城內外者，約一千五百人左右。以上鎮協兩部除開駐各處不計外，在武昌城內外者，約七千人左右。

湖北舊軍有巡防營水師營如左：

巡防營分五路，每路五營，每營三百餘人，每路設統領一人，歸湖北提督管轄，提督張彪（兼陸軍第八鎮統制）。各路統領待查。

第一路，駐武漢。

第二路，駐黃州府。

第三路，駐襄陽府。

第四路，駐宜昌府。

第五路，駐德安府。

水師亦分五路，設水師統領一人，每路設幫統一人，歸長江水師提督管轄。水師提督程允和，統領陳得龍。

第一路，駐漢陽。

第二路，駐黃州。

第三路，駐宜昌。

第四路，駐襄陽。

第五路，駐安陸。

### 武昌新軍舉義，瑞澂逃走

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舉義，總督瑞澂逃走。

自八月十九日午前八時，彭、劉、楊三烈士就義後，各軍即於十九日夜七時許發難，工程營首

先佔據楚望台軍械所，砲營進城，其餘各軍紛紛響應，佔領總督署及武昌全城。茲據當時在事者所云分敘之。（諸書紀錄甚多，只舉大概。）

工程隊第八營總代表熊秉坤，就各隊編爲革命軍一大隊，熊爲大隊長，徐兆賓副之。十九日夜七時許，工程營後隊排長陶啓勝，查有該排兵士程正瀛，槍內裝有子彈，又查有該排副目金兆龍，亦擦槍裝彈。遂傳問：「金兆龍爲何如此。」金兆龍云：「準備不測。」陶啓勝大怒，謂：「爾輩豈有此理，預備謀反，這還了得，立命左右綁之，」金兆龍云：「今日之事，乃我爲政，今日之人，俱我同胞，誰也不能綁我。」程正瀛在後，即用槍柄向陶啓勝頭腦猛力一擊，腦即擊破，立時倒地。同時，該營左隊兵士方興，潛在營外向營房擲一炸彈，響聲大震，營房玻窗多爲之碎。後隊正目熊秉坤，借此一轟，羣起譁變。該營督隊官阮榮發，及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拔刀阻止，均爲兵士所殺，是爲工程營發難之始。

陶啓勝等被殺後，一般軍官見此情形，不敢攔阻，紛紛逃避。衆兵士即將營內子彈搬取一空，但均不敢出營。時有左隊司書生周定原，謂：「爾輩既已發難，即不應仍守營內，當速到楚望台集合。」衆兵士聞之，齊喝一聲，響如雷應，一哄而出，向楚王台而去。少頃即至，楚望台有軍械所，爲湖北儲藏槍械彈藥總匯，是夜駐守者爲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舊日知會幹事）。大衆到楚望台，而他營尙無動靜，恐無響應，工程營共計不到三百人，又慮瑞澂來攻，且無長官指揮，皇皇無主，於是公推吳兆麟爲總指揮，吳兆麟不肯就，大衆涕泣哀求，均願服從命令。吳兆麟乃令

各隊重整隊伍，到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先說明當時處置情形如左：

一、目下我工程營舉動，約一時許，各處尚未響應，其危險萬狀。北有三十標，西有憲兵營，均是旗人，近在咫尺，我須先發制人，以猛烈火力擊散之。

二、本軍械局乃我根據地，須竭力保守之。

三、砲隊內同志極多，現在城外，夜間如無步隊掩護，行動危險，我應派隊促其響應，掩護入城，以壯聲威。

四、所有附近電線，一律割斷。

五、今夜口號「興漢」。

六、各營同志，均派二人，分途遞信，促其響應。

七、一俟砲隊入城，及各營同志響應後，然後一齊進攻督署。

吳兆麟將以上處置說畢，衆兵士均極贊成。當下口演命令如左：

命令八月十九日午後八時三十分

一、步隊三十標旗人，及憲兵營旗人，與本軍相距咫尺，據報目下尚未舉動。

二、本軍擬固守軍械局，以先撲滅憲兵營之旗人，並以猛烈火力擊散三十標之旗人。

三、派馬榮、金兆龍二人，各帶兵一排，由本地即時出發，馬榮向憲兵營東面前進，金兆龍向憲兵營西南面前進，即撲滅之。

四、曹飛龍帶兵一排，防禦本軍械局西北端，黃楚楠帶兵一排，防禦本軍械局東北端，均向三十標猛烈射擊。

五、熊秉坤率楊金龍、徐兆斌、汪長林帶兵一隊，即時出發，出中和門，促砲隊響應，並掩護進城，先到本軍械局集合。

六、程正瀛、楊雲開、孫元勝、羅炳順各帶兵六名，將附近所有電線，一律割斷。

七、陳有耀帶兵三名，到通湘門附近偵探情形，唐榮斌帶兵三名，到中和門街附近偵探情形。

八、其餘一隊，爲預備隊，在本軍械局西端集合待命。

九、本總指揮在軍械局南端。

總指揮吳兆麟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照命令出發。約半小時，馬榮來報告：「已同金兆龍將憲兵營內旗兵十餘名斬決，當佔領該營。」吳兆麟又命馬榮出中和門，接濟砲隊之掩護隊，又命金兆龍防禦中和門。

混成協砲隊代表爲蔡鵬來，工程隊代表爲黃恢亞、張斌，輜重營代表爲李樹芬，以李鵬昇爲總代表，王允中副之。十九日夜，工輜兩隊首先發難，由李鵬昇等集合，向武勝門進發，城閉不得入，復沿城外經小東門賓陽門到通湘門進城，共約七十餘人，至楚望台。

砲隊第八標總代表爲徐萬年，營隊代表爲蔡漢卿、王鶴年等。十九日夜九時許，塘角火起，城內亦有槍聲，蔡漢卿、孟華臣等約集大衆，齊到操場整隊，將大砲拖出，城內工程營已派熊秉坤等出中和門來迎，鄧玉麟、蔡漢卿、徐萬年、孟華臣等因即整隊入城，先到附近集合。

同時測繪學校學生八十餘人，皆十四五歲青年，工程營發動，李翊東偕方興、甘績熙率領到楚望台。

第十五協第二十九標，留駐者爲一、二兩營，其總代表爲張喆夫，代表爲蔡濟民、張廷輔等。第三十標總代表爲王文錦，代表爲馬明熙。十九日夜，工程營發動，張喆夫、蔡濟民、馬明熙等立即響應，各奪取軍裝房子彈，紛向將弁集會所協標部及三十標旗兵射擊（三十標兵士多旗籍），統領王得勝、統帶張景良等走避，蔡濟民即率隊二十餘人往楚望台。

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隨端方調赴四川，留駐者祇二百人左右，爲其三營排長何少雄所阻，唯趙士龍等三五人參加。

混成協第四十一標，與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同駐大東門內左旗營房，統領黎元洪協司令部在焉。留駐者第三營，是夜，砲標進城，蛇山砲彈直向四十一標射擊，黎偕參謀劉文吉等走避於參謀劉文吉家，再移至管帶謝國超家（詳後），其第三營隊官胡廷佐等集合各隊，率至楚望台。

各隊代表等齊集軍械局門外，彼此接洽，即由程國貞、蔡濟民等向大衆宣布，公舉吳兆麟爲革命軍總指揮，吳兆麟辭不獲，於是向大衆演說，共守約章如下：

- 一、各隊受命後，彼此嚴密監視，不准有一人擅離隊伍。
- 一、各隊受命後，必須照命令實行，如有不照命令而自由行動者，共處死刑。
- 一、不准侵犯中外人民。
- 一、各財政機關，不准破壞。
- 一、與我表同情之軍隊即歡迎之，否則奮力擊滅之。

「以上所約各條，諸君如表贊同，兄弟即下命令施行，共同殺賊。如將瑞澂等拿獲，佔領督署，我輩大事成矣，」云云。大眾聞之，僉表同意。於是吳兆麟當下命令，如左：

革命軍總指揮命令 八月十九日午後十時三十分

一、據蔡君濟民報稱，步隊三十標旗兵，均已逃避，憲兵營已爲我同志撲滅。又據第八鎮參謀官吳兆祺來軍械局通知，督署並未出兵，仍以教練隊一營、及馬隊一隊、巡防一營防禦之，但督署有機關槍六桿，由李襄林指揮，因內部機件損壞，已不能施放。

二、本軍擬進攻督署，以佔領該署及武昌城爲目的。

三、鄺杰爲第一路隊長，率工兵一隊，即時出發，經王府口向督署進攻。

四、馬榮爲第二路隊長，率工兵一隊，即時出發，經水陸街向督署進攻。

五、熊秉坤爲第三路隊長，率工兵一隊，即時出發，經保安門正街向督署進攻。

六、砲隊第八標，歸程國貞指揮，即時在中和門城樓及蛇山兩處，佈置放列，向督署開始射擊。

七、蔡濟民率步隊二十九標已響應之一隊，掩護砲隊在蛇山放列後，即將電報電話兩局路線判斷之。

八、方興、任正亮率測繪學生一隊，防禦中和門正街及通湘門。

九、其餘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及工程隊爲預備隊，歸李鵬升指揮，在楚望台兩端空地待命。

十、總指揮在楚望台。

總指揮吳兆麟

當各軍攻擊督署，督署原調有水師統領陳得龍所部一營，督練隊二營，第八標馬隊一隊及機關

槍一隊，武裝消防隊一隊，水機關槍四挺，以前二十九標撤職統帶李襄鄰，及曾充統帶之白壽銘爲兩路指揮，分防各要道。是夜自十時至十二時以後，北風漸起，天又微雨，而電線割斷，密雲籠罩，全城無光，砲隊程國貞已派一營在中和門城樓安放砲位，以迷於督署方向，礙難瞄準，因有主張火攻者，遂令兵士購取煤油及引火物，經王府口到督署後側放火，俄頃，火光燭天，有如白晝，砲隊目標明顯，於是砲隊即在中和門城樓開砲，轟擊督署。當工程營起事之初，瑞澂猶與陳得龍、鐵忠、連甲等在督署指揮防禦，以電話傳達命令於八鎮統制張彪、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及至火起砲攻之時，電話不通，少頃有砲彈落在督署，瑞澂心驚胆落，連言：「往那裏去」，陳得龍言：「請大帥往城外兵船上去。」遂命陳得龍與巡防營守督署，自與鐵忠連甲等帶衛兵一排，穿督署後圍牆穴洞潛逃，經文昌門到楚豫兵艦。

是夜，張彪在文昌門住宅內，初聞城外混成協輜重工程兩隊兵變，尙以爲於己無關。繼聞城內工程第八營發難，乃於電話中倉皇傳諭各營，竭力維持。終聞砲隊全體響應，不知所措。其時守督署之騎兵隊長朱明超帶馬隊二十騎，逃至文昌門內張彪處，報告督署已被革命軍佔領。又有平湖門外輜重第八營督隊官安祿華謂：「奉蕭管帶安國之命，護迎統制到輜重營後再籌退路。」張彪遂命朱安二人帶馬隊暨全體衛兵，護送出城，到輜重營。張彪、蕭安國會商結果，令輜重全營渡江，到劉家廟集合。

在十九日夜，未響應各軍隊。在城內者，第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何錫蕃既不響應，又不敢與革



命軍爲敵，帶隊至賓陽門內菜園。

在城外者，馬隊第八標統帶喻化龍，徵得步隊三十二標統帶孫國安同意，將馬步各隊，自南湖帶至李家橋（距中和門外三十里），以待張彪之命。至二十日深夜，杳無音信，又給養不便，各回本營，二十一日天明入城響應。軍政府派張福麟照料馬隊，胡效騫照料步隊。

混成協砲隊，因工輜兩隊向塘角進攻，走避青山附近，二十一日，亦各回本營，入城響應。軍政府派段天一照料，管帶張正基走。

第四十二標第三營駐漢口礄口，二十日，統帶張永漢到劉家廟張彪處。其第二營駐漢陽兵工廠，二十日，軍政府派王憲章等渡江至兵工廠勸其響應，隊官宋錫全即集合隊伍，說明歸順軍政府，衆兵士一致贊同，當舉宋錫全爲全營代表，仍保守兵工廠，該營管帶汪炳山走。第一營駐漢口居仁門（保護京漢鐵路），亦於是日歸順，軍政府以排長吳元勝爲代表，仍在漢口防禦，管帶陳鍾麟走。

是役首義、響應、未響應各軍隊，再表以詳之。

武昌首義駐軍在城內者：

第八鎮步兵第二十九標第一營

第二營

第一營走避賓陽門內菜園，未響應，第三營蔡濟民一排響應。

步兵第三十標第一營 第三營	皆旗兵，未響應，其排長吳醒漢響應，未響應者後在東湖一帶擊散。
工程第八營	十九日夜八時，首先發難。
第二十一協步兵第四十一標第三營	十九日夜十二時後，響應。
憲兵第八營	是營皆旗兵，擊散。
督署內衛隊 教練隊一營 巡防隊一營 馬隊一隊 機關槍一隊	與革命軍對敵。
測繪學校學生八十人	十九日夜約十二時，響應。
武昌首義駐軍在城外者	
第八鎮步兵第三十二標第二營	十九日夜，與馬隊八標走避李家橋，二十一日晨，響應。
馬隊第八標第二營第三營	十九日夜，與步兵三十二標走避李家橋，二十一日晨，響應。
砲隊第八標	十九日夜九時，響應。

輜重第八營	十九日夜，隨張彪渡江到劉家廟，未響應。
第二十一協馬隊第二十一營	二十一日晨響應。
砲隊第二十一營	十九日夜，走避青山附近，二十一日響應。
工程第二十一隊	十九日夜七八時，首先發難。
輜重第二十一隊	十九日夜七八時，與工程同時首先發難。
陸軍中學校學生約一千人	二十日九時進城，響應。

清政府官報 是月十九日夜，瑞澂由軍艦電奏云：「革匪創亂，拿獲各匪，正在提訊核辦。革匪餘黨勾結工程營輜重營，突於十九夜八鐘響應，工程營則猛撲楚望台軍械局，輜重營則就營縱火，斬關而入。瑞澂督同張彪、鐵忠、王履康分派軍隊警察，隨時佈置，並親率警察隊抵禦，無如匪分路來攻，其黨極衆，其勢極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輪，移往漢口。已電調湘豫巡防隊來鄂會剿，並請派大員多帶勁旅，赴鄂剿辦。」

又二十一日諭：「瑞澂電奏……等語，覽奏殊深駭異。此次兵匪勾通，蓄謀已久，乃瑞澂毫無防範，豫爲佈置，竟至禍機猝發，省城失陷。實屬辜恩溺職，罪無可逭。湖廣總督瑞澂，著即行革職，帶罪圖功。仍著暫署湖廣總督，以觀後效。即責成該署督迅即將省城剋期克復，毋稍延緩。儻日久無功，定將該署督從重治罪。並著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陸續開拔，赴鄂剿辦。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並著瑞澂會同妥速籌辦，務須及早撲滅，毋令匪勢蔓延。」

二十二日諭：「瑞澂兩次電奏，兵匪構變始末情形各等語。張彪督練鄂軍，已歷多年，竟至兵匪勾結，省城不守，可見其平日訓練無方，而事前既毫無防範，臨時復漫無節制，不能固結軍心，竟敢倉皇棄營逃出，實屬大干軍紀，罪無可逭，統制官提督張彪，着即行革職。並着瑞澂責令迅速痛剿逆匪，克復省城。所有被脅兵士，如非甘心從逆，即行設法收撫，儻再畏葸觀望，定當加等治罪。現在廬昌所帶兵隊，已於今日專車陸續進發，到鄂後，即着瑞澂會同籌劃，迅赴事機。」

其後，瑞澂潛赴九江到上海，並錄如左：

九月初二日諭：「電寄袁世凱，昨據瑞澂電奏，楚豫兵輪開往九江，並聞瑞澂亦有潛赴九江之說，著袁世凱迅速查明具奏，如果屬實，即著派兵員迅速往取印信，即由該督接收任事。」

初八日諭：「電寄袁世凱，湖北省城亂事初起，瑞澂身任總督，棄城逃走，避登兵輪，當將該督革職，諭令帶罪圖功，並諭令袁世凱查其當日棄城情形，再行辦理。茲忽接據瑞澂電奏：『因兵艦煤盡而至九江，因九江兵變而至上海』等語。該革督竟不遵旨帶罪圖功，乃敢潛逃出省，辜負朕恩，偷生喪恥，實堪痛恨，何能再予姑容。著張人駿迅即派員將瑞澂解來京，交法部嚴訊治罪。其帶出之湖廣總督印信，並著張人駿派員收取，齎送袁世凱軍營。」

據華世奎到憲政編查館言：「武昌兵變，瑞澂逃走電到，慶邸意在從嚴究辦，即令查以前疆臣棄城處分成案，擬旨瑞澂交法部治罪，澤公堅執，改爲革職戴罪圖功，澤與瑞兒女親家，素來遇事袒護，慶邸無如之何」云云。（華，內閣閣丞，前軍機處達拉密。）

## 新軍佔領武昌

二十日新軍佔領武昌全城。

是日天將曙，各路奮勇進攻，將督署佔領，督署防守隊伍，皆棄槍越牆逃走。計自十九日下午七時許，工程營發難，各軍協力，至二十日早七時止，革命軍於此十二小時，即佔領督署以及武昌全城。

午前九時，中和門外陸軍中學堂學生約一千名，整隊荷槍入城，到楚望台集合。城內外各協標營留守兵，亦齊集楚望台，步隊第二十九標一、二兩營亦至。所到隊伍，均無官長，由目兵帶領，集合楚望台，聽總指揮編制。

其步隊三十標之旗兵，雖於十九夜被革命軍擊散，殘部尙潛在賓陽門內附近，及蛇山東部各處。於是派革命軍圍擊，旗兵死亡四百餘名，其餘逃出賓陽門外，又俘虜旗籍人員約三百餘名，均收押於武昌模範監獄。是役也，革命軍死傷二十餘名，督署守兵死四十餘名，傷三十餘名，旗兵共死五百名，俘虜三百餘名。

## 黎元洪出任都督

宣統三年八月二十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二二），武昌軍民在諮議局開會，公舉黎元洪爲都督。

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八月十九日夜十時接督署電話，知二十一協輜重工程兩隊兵變，當令砲隊往攻，砲隊亦不穩。其時第二十一混成協之兵均出調在外，駐武昌者，城內僅有四十一標第三營，在城外者，亦僅駐南湖之馬隊營，駐武勝門外塘角之砲隊營，以及駐武勝門外凱字營之工程輜重兩隊。黎駐四十一標第三營內，與第三十一標留守兵同一營房。黎恐四十一標第三營附和，親鎮營內，約當夜半十二時，第八鎮砲隊猛攻督署，砲聲震天，而電話不通，蛇山槍彈，又直向四十一標射擊。參謀劉文吉，管帶謝國超，執事官王安瀾等因勸黎暫移他處，黎遂偕劉文吉、謝國超、王安瀾等避至黃土坡劉文吉家，在劉文吉家易便衣，轉避謝國超家，是時約二十日上午三時矣。

革命在秘密時代，曾推舉劉公爲都督，劉英副之，亦有議及黎元洪者（詳後）。及倡義時，劉公在漢口，避匿未出，衆望所推之黃興未到鄂，各軍將校，又以資望淺，且均不能相下。八月二十日天將曙，衆紛紛圍集楚望台坡下，吳兆麟因與蔡濟民等籌商，以爲應派人分途邀請各革命同志，及城中資高望重之耆紳父老，於本日上午十時集諮議局會商辦法。於是派人四出邀請，迨上午九時許，工程營目兵馬榮、程正瀛二人來告，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現在黃土坡謝國超家，已派兵士多人將謝宅看守。吳兆麟、蔡濟民暨諸將領士兵等，以黎在湖北負人望，且甚得軍心，此時出任都督，最爲適當。當即派各軍代表，偕同馬榮、程正瀛率兵一排，前往謝宅迎黎，黎初拒不來，強之始行，黎抵楚望台時，兆麟指揮部隊舉槍吹號爲禮，有一砲兵高呼：「請統領下令作戰」，黎執事官王安瀾阻黎勿應，砲兵拔刀擬殺安瀾，黎以身翼之，李翊東言：「統領不便在此下令，請至諮

議局，「時已上午十時四十分。衆擁黎到諮議局，其時吳所派人邀請之同志及耆老等，有湯化龍、胡瑞霖、張振武、李作棟、陳磊、陳宏誥、邢伯謙、李翊東、趙學魁、楊玉如、蘇成章、畢鐘、向鈞謨、劉公、蔡濟民、徐達明、王文錦、吳醒漢、鄧玉麟、高尙志、周定原、高振霄、方定國、李國榮等數十人，已至諮議局，即到會議廳會議，公推湯化龍主席。

湯化龍發言：「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但是此時武昌發難，各省均不曉得，須先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以助大功告成。況瑞澂自遁走後，必有電報到京，清廷聞信，必派兵來鄂，與我們爲難，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云云。吳兆麟發言：「湯濟武先生所說極是，武昌既已首義，瑞澂棄城而逃，必圖報復，此必然之勢。然武昌業已光復，軍政學商各界均表同情，即以軍事而言，湖北兵力雖不甚大，而在中國已爲先進，聲威所至，清廷必聞而破胆，只要能持久時日，天下必聞風興起，我們財政充裕，武器甚足，從速擴充兵力，以武漢軍資豐足之地，努力整備，即清廷派兵來與我爲難，比較上我勝算亦多，請諸君不要畏懼。此次革命，非從前之無根據地可比，我們既據武昌形勝，爲天下中心，具有獨立資格，不患不能達到目的。但起義後，軍民兩政實繁，兄弟擬請在座諸位同志先生，公舉黎元洪統領爲湖北都督，湯化龍先生爲湖北民政總長，兩公係湖北人望，如出來主持大計，號召天下，則各省必易響應」云云。衆皆贊成，拍掌之聲，洋溢滿座。黎元洪答謂：「此事體太大，務要慎重，我不能勝都督之任，請你們另舉賢能」云云。經蔡濟民、湯化龍等合辭婉勸，黎始不言辭。

是日、大衆在諮議局商議進行各事宜。如左：

- 一、以諮議局爲軍政府。
- 二、稱中國爲中華民國。
- 三、政體爲五族共和。
- 四、規定國旗爲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爲一家。
- 五、稱「中華」年號，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 六、當以黎元洪爲都督，佈告地方。
- 七、移檄各省，並照會各國領事，宣佈滿清罪狀。
- 八、佈告全國國民，並軍民長官。
- 九、佈告湖北各府州縣。
- 十、軍政府主要諭令。
- 十一、致書滿清政府。
- 十二、佈告漢族同胞之爲滿洲將士者，促其覺悟。
- 十三、軍政府暫設機關四部：

甲、參謀部。

乙、軍務部。

丙、政務部。

丁、外交部。



#### 十四、設立招賢館。

是夜九時許，第三十標第一營管帶邵翔震率兵約二百人，潛繞蛇山襲攻都督府，黎元洪同李作棟等避於蛇山後麓，當時都督府守衛者有陸軍測量學生數十人，李翊東（有作張振武、馬榮）指揮擊却之，及黎返都督府，已夜深十時半矣。邵部敗走小東門外，竄至東湖一帶，卒被鄉團擊散。

黎元洪舉出，是晚仍以革命軍總指揮吳兆麟名義，命令各軍隊防禦武昌城。二十一日即用黎元洪爲湖北軍政府都督名義，直接命令。（詳軍政府對於武漢軍事之佈置。）

據居正辛亥劄記：「黎元洪出任都督，有謂劉慶藻引導蔡濟民率兵至黎寓，自其室中挾出者，有謂自其牀下挾出者，又有謂自其參謀家挾出者，倉卒間傳說不一。云云」。辛亥武昌革命，言人人殊，民國二年，黎到京，曾親告余云：「是年八月十八日，在工兵營附近捕楊宏勝，又在小朝街張廷輔家捕彭楚藩、劉堯激多人，並黨人名冊，總督瑞澂在督署親訊，武昌府知府陳樹屏主張止辦三人，焚燒名冊，督練公所總辦鐵忠反對，並舉辦第二十九標排長張廷輔，於是軍心動搖。是日督署開軍事會議，第八鎮統制張彪言：『最可靠者工兵，最不可靠者輜重。』結果適得其反。十九日下午七時，工程第八營目兵程正瀛、金兆龍、熊秉坤、方興等殺排長陶啓勝、督隊官阮榮發、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發難，砲兵響應進城，咸集中楚望台軍械局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處，舉兆麟爲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其時張彪第八鎮之工程第八營、步兵第二十九標、第三十標、第三十一標駐城裏，砲隊第八標、馬隊第八標駐中和門外南湖，輜重第八營駐平湖門外江岸，余（黎自謂）第二十一混成協之步兵第四十一標駐城裏，第四十二標駐京漢鐵路沿綫（漢口至黃河南岸），馬隊駐南湖，砲隊駐武勝門外塘角，工程輜重兩隊駐武勝門外凱字營。十九日夜九時，余在黃土坡司令部，得督署電話，第二十一混成協之工程第二十

一隊、輜重第二十一隊兵變，即派砲營往打，不十分鐘，言砲營亦變，又不到半時，聽說第八鎮砲標進城，在楚望台架砲攻督署，城中大亂。約十時，瑞澂逃至楚豫兵艦，十一時，督署電話不通。又十一時半，有一人攀營牆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護兵將此人擒至司令部手刃之，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護兵亂刃齊下，移屍溝中，事後各方面查詢，始知爲革命軍臨時總指揮所派聯絡各營周榮棠也。此時已十二時後矣，革命軍遍佈司令部對面之蛇山，向司令部射擊，參謀副官等見大勢已去，力勸暫避，乃往黃土坡參謀劉文吉家，易便衣，再由劉家至黃土坡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家。天明，工程營目兵馬榮、程正瀛、偕同各軍代表，率兵一排，尋得余在謝家，羣趨而前，爲彼等擁至諮議局，推余爲都督，余初不允，此時諮議局湯化龍、劉慶藻、胡瑞霖等亦游說，繼以不殺旗人、不搶擄爲條件，始允就職。次日以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名義，出示安民，用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號」云云。此爲黎本人所自言，自是當時事實。

又黎致薩鎮冰書云：「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今視師八日，乃誓師宣言」云云。據此是黎在營，黨軍搜索，換便衣避匿室後，我會舉以詢黎，黎言：「在此時致薩書，不便說到謝國超家，又對薩只好說避匿、索執，秘書如此措詞，我閱後即照發也。」

在宣統三年三月間，黨人推舉黎元洪爲都督，據熊子貞與丁寶存書云：「萬迪麻書論推舉黎元洪爲都督，自係實錄，黎公被推，說者皆謂偶然，此乃大誤，試思如是大事，可以偶然爲之否？黎之被推，亦自有故」云云。茲錄萬迪麻與曾省三書如左：

「辛亥年春三月，洪山寶通寺召開各標營隊代表大會，蔣翊武囑劉九穗約迪麻一同赴會，走至長春觀門時，

蔣翊武細語曰：『今日之首腦會，爲推舉黎元洪爲臨時都督。』我當答：『黎非同志。』劉笑曰：『早知老弟反對，開會時必有爭辯，所以先爲告知，可尋一空坪休息，詳爲解釋。』在休息間，劉告迪庠云：『革命黨人，均係士兵或正副目，下級官不多，中級無人，前藍天蔚任三十二標時，曾推渠爲都督，現藍遠隔奉天，黨人知識，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號召天下，誠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響應困難，且黎平日待兵較厚，愛惜當兵文人，又屬鄂籍將領，只要推翻滿清、革命成功，似無不可。再湖北舉義期間，決定派人往說吳祿貞，屆時吳必設法領兵南下，與之合作，推舉吳爲都督，最爲適當。將來推你爲大東門司令，必多注意黎之行動。』言畢，行至洪山廟內，見士兵數人（約六人，佚名），一時均上寶塔，我三人亦步後塵（蔣翊武、蔡國楨即濟民及迪庠），塔內先有著便衣者三人（張振武、孫武、一人佚名）。知爲聯席會議。蔣翊武推黎元洪爲都督，間或有代表反對，或詢問黎元洪是否同志？劉九穗一如前說，各代表輕輕拍手，點頭贊成，開會毫無儀式，亦不簽名，並無會議紀錄。迪庠回營後，仍抱不安，以爲推一不革命之人爲革命領袖，將來作事，必難得心應手，越日，各同志在操場集合，迪庠將劉九穗、蔣翊武扯至一旁，提出疑問：『蔣爲文學社首領，本社人數又多，何以不推爲都督？』蔣先答云：『湖北舉義，以湖北人爲領袖，最爲適宜。』『然則如此說法，蔡國楨亦可爲之』，蔣鄭重告迪庠曰：『革命團體，前有日知會、共進會以及羣治學社等，孫武、劉公、季雨霖均可推爲都督，革命黨人之不爭權奪利，以免將來發生裂痕也，我始恍然大悟。』迪庠在陪都晤許靜菴先生，據云：『辛亥年廬昌率兵南下，路過項城，語袁世凱曰：『武昌係烏合之衆，無人主持，不難撲滅，』袁世凱答曰：『湖北以黎元洪爲將，何謂無人，』足徵我黨人當年預定計劃之不謬』云云。

### 黎元洪略歷

黎元洪，號宋卿，湖北黃陂人，父朝相，遊擊，仁字營哨官。（通永鎮總兵唐仁廉，兼仁字八營統領，駐天

津北塘。黎進北洋水師學堂肄業，學管輪，其監督爲薩鎮冰，畢業後，保守備，任廣甲砲艦大車（大管輪），甲午之役，爲定遠艦駕駛，在大東溝憤而投海，得救。旋經魯撫咨送南洋候差，張文襄署兩江總督，派充自強軍翻譯，兼修獅子山幕府山砲台，文襄返鄂，調充護軍馬隊營幫帶，往日本見習，回國升管帶，又往日本，回國升前鋒四營督帶，後湖北擴軍，升常備軍第三協協統，兼護第十一鎮統制，因餉絀，將第十一鎮改第二十一混成協，任協統。至辛亥革命止。（以上黎秘書劉鍾秀云）

## 民軍佔領漢口

八月二十日，漢口新軍響應武昌，佔領漢口。

漢口新軍，爲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第二營，駐漢口居仁門營房，前右兩隊之一部分，防大智門一帶。在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漢口已張貼大都督黎安民布告，蓋用鄂軍政府大都督印，漢口駐軍，得悉武昌已爲民軍佔領，第二營代表趙承武，因密令其副代表石占奎潛赴漢陽，要約第一營同時動作，一面公推林翼支任臨時指揮，並密發同志子彈，以佔領劉家廟火車站爲目標，決定是晚十時，正式宣佈。迨午後六時，第二營管帶陳鍾麟，忽通傳各隊，令各派步哨，以防敵襲，並云河南陸軍一營，事前被瑞澂電調赴援，即將抵漢，各隊預備茶水接待等語。同志聞之，相集講堂，籌議應付之策，趙承武義憤勃勃，不可遏抑，即持槍向天連放數響，飛奔出營，大呼曰：「敵至矣！敵至矣！」於是全營爲之震動，左隊先出響應，後隊亦漸次集合於操場，時統帶張永漢、偕管

帶陳鍾麟，聞警先逃，趙承武率同志追捕，林翼支因整備隊伍，擬與出防大智門一帶之前右隊會合，依照原定計劃，進佔劉家廟，令丁振凱率一部先發，既至大智門，則前右防兵已散，留守寥寥無幾，適胡光瑞收合江漢關衛隊及漢防警士兵約百人至，相率向劉家廟火車站進發，約距半里許，忽見趙承武回報曰：「河南陸軍，確已抵漢，本隊不能輕進。」蓋趙於營中覓捕張永漢不得，已先本隊達劉家廟矣。胡光瑞以衆寡不敵，主張暫退大智門，時已午夜一時，迫行甫半途，接奉林翼支命令，調隊赴漢陽，協助第一營掩護龜山砲台，直至翌日四時，始奉命復返漢口，改編隊伍，準備作戰。

同時，軍政府以漢口地域重要，議設駐漢軍政分府。先是詹大悲、何海鳴因大江報被封拘押，至是出獄，二十二日，都督委詹大悲主其事，何海鳴爲分府參謀長，以漢口舊江漢關道署爲辦公處，分設司令、參謀、軍需、軍政、軍械、軍法、交涉、稽查八處，其職員約八十人。漢口失陷後，軍政分府取消。

### 民軍佔領漢陽

八月二十一日，漢陽新軍響應武昌，佔領漢陽。

漢陽新軍，爲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第一營，前隊分防赫山及鋼藥廠上碼頭，左隊駐兵工廠，右隊分駐龍燈堤及鋼藥廠下碼頭。在八月十八日漢口機關破壞後，武漢風聲，極爲緊張，時駐

漢陽陽夏支部副代表邱文彬，即與正代表胡玉珍籌商舉事，一面派袁金聲渡省城偵察，此二十日上午以前事也。午後二時許，袁金聲自省城回營，得悉民軍已佔領武昌，胡玉珍即與同（右）隊之王續承、祝制六、黃家麟等，後隊陳建章、鄭兆蘭、袁金聲等，決定即晚十時舉義。一面通知駐赫山之前隊梁炎昌、張大鵬、邱堤壩，及駐兵工廠之左隊邱文彬、戈承元、張步瀛等。屆時胡玉珍在龍燈堤營房發令站隊，集合營衆，宣佈革命宗旨，分給子彈，當舉右隊隊官宋錫全爲指揮官。其時漢口已先二小時反正矣，梁炎昌、張大鵬、邱堤壩等佔領鋼鐵廠，戈承元、邱文彬、張步瀛等佔領兵工廠，胡玉珍等即會同林翼支所部，登龜山，設砲位，懸旗幟，時已二十一日午前八時。漢陽知府李亞東出獄，軍政府任爲漢陽府知事。

### 軍政府之組織

自黎元洪舉出後，以諮議局爲都督府。其時蔡濟民、鄧玉麟、謝石欽、蔡大輔、吳醒漢、張廷輔、高尚志、徐達明、王憲章、陳宏誥等組織謀略處，籌劃並處理一切軍政事宜。二十一日，劉公入府主持機要，二十三日居正自上海來，蔣翊武自京山還，參預其間，湯化龍長民政，兼領秘書事。以黎湯故，舊日軍官佐及政學界附從者日多，都督以下文武職官，多由推舉，但因新舊之關係，故組織時常變動。

二十四日，謀略處改爲參謀部，以楊開甲爲部長，楊璽章、吳兆麟副之，孫武爲軍務部長，張

振武、蔡紹忠副之，（孫因傷未能任事，張振武兼）九月十一日，又成立軍令部，以杜錫鈞爲部長。首義幹部潘公復、李春萱、馬驥雲、蔡漢卿、熊秉坤、黃元吉、方興、錢芸生、趙士龍、李翊東、徐萬年、邢伯謙、陳磊、胡祖舜等以一人而兼辦數事者有之，以數人而合辦一事者有之。

都督府倉卒成立，而各種組織，殊不完備，行政上尤漫無秩序。居正密商之湯化龍等，草定各種條例，謂爲同盟會本部所擬者，以免各同志懷疑。二十五日晚，集教育會開會，到會者數百人，由居正提出軍政府暫行條例，計六章二十四條，分爲軍政、民政兩大部分，由都督統轄之。軍政部內設軍令、參謀、軍務三部。民政部更爲政治部，內設外交、內務、財政、法制、交通、文書、編制七局，全體通過。二十六日，條例由都督公布。即按條例重舉職員，軍令、參謀、軍務三部仍舊，政治部長湯化龍，外交黃中鎧，內務舒禮鑑，財政胡瑞霖，法制湯化龍自兼，交通馬中驥，文書阮毓崧，編制□□□，首義幹部，少有參加焉。

劉公初在謀略處，此時衆議設總監察，推劉公出爲總監察。

九月四日，復開會議，廢政治部，文書局隸軍政府秘書處，其餘各局一律正名爲部，並與軍令、參謀、軍務三部直隸軍政府都督之下。其改訂條例，計四章十五條，如次：

### 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公約推倒滿政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暫組織軍政府，統轄政務。

第二條 軍政府由起義時，公推都督一人，執行軍政一切事宜。

第三條 軍政府都督，代表軍政府人民，施行職務，除關於戰事外，所有發佈命令，關係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決施行。

第四條 軍政府恢復土地，所有建設各事宜，暫由都督諮詢參議會議決施行。

##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 軍政府都督置僚屬如左。

一、秘書員。

二、顧問員。

三、稽查員。

第六條 軍政府設置左列各部，直隸於都督，各擔責任，執行主管事務。

一、軍令部。

二、參謀部。

三、軍務部。

四、內務部。

五、外交部。

六、理財部。

七、交通部。

八、司法部。



## 九、編制部。

第七條 都督所屬秘書顧問各員，由都督自行任用。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但各部部长，得兼充參議員。

第八條 各部部长，暫由都督委任，部長副部长以下，由各部長副部长分別請用或委用。

第九條 關於行軍重要地點，由都督酌設鎮守部，其組織法臨時酌定。

## 第三章 權限（省略）

## 第四章 附則（省略）

是日，公推馮濬爲內務部長，周之瀚副之。停戰後，馮辭，楊時傑繼，楊去，部改爲司，周汝翼爲司長，胡瑛出獄，推爲外交部長，楊霆垣副之，胡任烟台都督，王正廷繼，王去滬參與和議，夏維崧繼，江恆源副之。胡瑞霖爲財政部長，陶德崐副之，胡、陶去，李春萱、潘祖裕繼。湯化龍爲編制部長，張國溶副之，湯、張去，徐聲金、李逢年繼。旋又成立交通、司法兩部，熊繼貞爲交通部長，傅立相副之。張知本爲司法部長，彭漢遺副之，彭去，夏道南繼。後又設教育、實業兩部，以蘇成章爲教育部長，查光佛副之。李四光爲實業部長，牟鴻勛副之。秘書事務，初未置長，陳壽熙（宏誥父）、李廉方、馮亞佛、李基鴻、蔣文漢、陳重民、金振聲、蕭日昌、饒漢祥、宋康復、王世杰、段樹滋、楊霆垣、胡朝宗、歐陽葆真、方作舟、瞿瀛、胡吉陔、范熙仁、梁柏年、周龍驤、阮毓崧、范叔衡、戴祥雲、劉鐘秀等爲秘書。覃振隨援軍自長沙來，郭泰祺自外洋還，亦先

後任秘書。停戰後，軍政府自洪山遷曇花林，公推楊玉如爲秘書長。未幾，楊因公赴京，陳壽熙繼，陳調職，饒漢祥繼。彭養光、趙鵬飛、萬聲揚、李國鏞、夏壽康、張昉、黎澍、熊瑞棻、魯魚、張大昕、余大鴻、孫發緒等爲顧問。

蔣蘭圃、黃元吉、朱樹烈、胡祖舜等爲軍事參議官。錢芸生、馮中興、黃禎祥、耿毓英、沈尙元、鍾振聲、李振鐸、周拓疆等爲參議。鄧玉麟、李翊東、聶豫、劉度成爲軍務部參議，鄧升統領，夏道南繼。杜邦俊自東京還任總參議。（此外省略）

### 軍政府軍隊之擴充

八月二十三日，黎都督出示招募新兵。

武昌佔領以後，原第八鎮及混成第二十一協留駐武昌者，合計官佐士兵七千餘人，舉義之時，第八鎮步隊張永漢，馬隊朱名超，輜重隊蕭安國等，各帶殘部至漢口，又有殺者、傷者、逃走者，所存老兵不過二三千人，盡充下級幹部，尙感缺乏，除臨時招募新兵外，別無他法。

八月二十三日，黎都督出示云：「本都督議定暫編步兵四協，馬隊一標，砲隊二標，工輜各一營，軍樂隊、憲兵隊各一隊，爲與滿政府對敵施行之準備。將來節次擴充，本都督自應隨時規劃進行，凡我同胞，皆宜本尙武精神，抱漢人立國思想，踴躍應募，凡往日具有軍事閱歷，軍人資格，或留學東西各國者，均可即時親來編練處報名，聽候依次查驗，以便編列入伍，按給軍餉。一切優

待，自與滿政府刻待漢族軍民大異。爲此剴切曉諭，俾我同胞聞衆週知，切切特示。」

二十日，蔣翊武自京山來，（八月十八日，被捕逃脫，潛往京山劉英家。）主張擴充軍隊，

吳兆麟不以爲然，蔣持之甚力，於是再增加一協（第五協）以熊秉坤爲統領。

吳兆麟、蔡濟民，將工程第八營及步隊二十九標老兵，組織敢死隊四大隊，令方興、馬榮、徐少斌、程正瀟四人爲隊長、副隊長。

九月初五日，因武昌防務，又增加步兵一協（第六協），以楊載雄爲統領。

十一日，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等，因黃興既來，而湘軍又來援，以爲大事指日成功，各欲擴充實力，於是又增加步兵兩協（第七、八協），及先鋒隊一協，以鄧玉麟、羅洪升爲統領。

步隊			
第一協統領 <u>吳兆麟</u>		第一標統帶 <u>黃振中</u> 第二標統帶 <u>林翼支</u>	九月二十四日， <u>吳</u> 任參謀部副部長， <u>宋錫全</u> 繼， <u>夏口</u> 失陷， <u>宋逃岳州</u> ， <u>蔣肇鑑</u> 繼。
第二協統領 <u>何錫蕃</u>		第三標統帶 <u>姚金鏞</u> 第四標統帶 <u>謝元愷</u>	林任第三協統領， <u>梁邦福</u> 繼。 十月十三日 <u>何</u> 調職， <u>劉炳福</u> 繼。 <u>謝夏口</u> 陣亡， <u>胡光瑞</u> 繼。

第三協統領林翼支	第五標統帶劉廷璧 第六標統帶胡廷翼	夏口失陷，林出走，成炳榮繼，漢陽失陷後，寶秉鈞繼。
第四協統領張廷輔	第七標統帶胡廷佐 第八標統帶王文錦	胡漢陽受傷，張詰夫代。 王文錦未到差，王華國繼，停戰後，華國任統領，周承勳繼。
第五協統領熊秉坤	第九標統帶杜武庫 第十標統帶楊載雄	九月初一日，載雄任第六協統領，楊傳連繼，漢陽失陷後，伍正林繼。
第六協統領楊載雄	第十一標統帶楊選青 第十二標統帶單道康	漢陽之役，楊以違令處死，後繼未詳，一說尹奎元繼。
第七協統領鄧玉麟	第十三標統帶朱振漢 第十四標統帶黃申薌	九月初六日，馮國賢代，十一月十一日，祁國鈞繼。

					第八協統領羅洪陞
馬隊				統領姜明經	第十五標統帶劉佐龍 第十六標統帶李樹芝
砲隊					第一標統帶劉國佐 第二標統帶周福堂
工程隊					第一標統帶蔡德懋 第二標統帶尙安邦 第三標統帶柳伯勳
輜重隊					第一營管帶李汝魁 第二營管帶杜世鑫
機關槍隊					第一營管帶孫鴻斌 第二營管帶胡恢漢
					(胡祖舜原名)停戰後，胡回軍政府，李鵬昇繼，改編爲步兵第五協十標一營。
					隊長沙金海
					蔡夏口陣亡，董占元繼。

敢死隊		第一隊長方興 副長徐兆賓 第二隊長馬榮 副長程正瀛	九月二十八日，方辭，金兆龍繼。 八月二十七日，徐夏口陣亡，金兆龍繼，金任隊長，陳新龍繼，陳辭，蔣楚傑繼。 馬夏口陣亡，程正瀛繼。 程任隊長，後繼未詳。
獨立將校 決死團		團長金鴻鈞 副長李汝奎	
學生軍		統帶劉繩武 第一營管帶田化龍 第二營管帶趙士龍 第三營管帶余子祥	
荆襄水師	統領趙均騰		
長江水師	統領陳孝芬		陳去，何錫蕃繼。
憲兵隊		隊官鄧賢才	後擴兩營，鄧爲司令。
軍樂隊		隊官未詳	

##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文告

依據八月二十日在諮議局商議進行事宜（七月十二日），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先後發出佈告檄文如左：（照會各國領事，詳後。）

佈告全國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佈告海內人士

佈告多士

檄告各府州縣

致滿清政府

佈告漢族同胞之爲滿洲將士者

宣布滿清罪狀檄

以上舉其要者，當時先後登滬漢各報，因文字過長，只錄佈告全國一文，其餘省錄。

鄂軍都督黎元洪佈告全國電云：

「粵維我祖軒轅，肇開疆土，奄有中夏，經歷代聖哲賢豪之締造，成茲文明古國。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被服之禮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頸血之所遺留。故觀城邑宮室，則思古人開土殖民之惠；觀干戈戎馬，則思古人保種敵愾之勤；觀典章法制，則思古人貽謀教誡之殷。駿譽華聲，世世相承，如一家然，

父傳之子，祖衍之孫，斷不容他族干其職姓。何物滿奴，敢亂天紀，挽弓介馬，竟履神皋。夫滿奴者非他，黑水之舊部，女真之遺孽，犬種獸性，罔通人理。始則寇邊抄擄，盜我財物，繼則羨我膏腴，耽我文繡，利我國土，遂窺神器。惟野蠻之不能統文明，夷狄之不能統華夏，少數之不能統多數。故入關之初，極肆凶威，以爲恐嚇之計。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殺，靡有孑遺。若揚州，若江陰，若嘉定，屠戮之慘，紀載可稽。又復變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傳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乃又焚毀書籍，改竄典冊，與文字獄，羅致無辜，穢詞妖言，尊曰「聖諭」，戴仇養賊，謬曰「正經」，務使人人數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於人心風俗，不但誅殺已也。嗚呼同胞，誰無心肝，即不能憶父老之遺聞，且請觀夫各省駐防之誰屬，重要職權之誰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好淫苛忍之術，言之已不勝言，至今日則發之愈遲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陸交通，外侮日急，亦有家室，誰不圖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開知識則爲破其法律，尙武技則爲擾其治安。於是百術欺愚，一意壓制。假立憲之美名，行中央集權之勢，借舉行新政之虛說，以爲搜括聚斂之端。而乃日修園陵，治宮寢，資嬖佞，賞民賊，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饑民遍野，呼籲弗靈，哀鴻嗷嗷，是誰奪其生產而置之死地。又日矜其「甯送友邦，弗與華族」之謬見，今日獻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賣礦，明日賣路。吾民或爭持，則曰干預政權，曰格殺勿論。甚且舉吾民自辦之路，自集之款，一網而歸之官。嗚呼！誰無生命，誰無財產，而日託諸危疑之地，其誰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則奚用此政府爲！況乃淫德醜類，有玷聲華者耶？本軍政府用是首舉義旗，萬衆一心，天人同憤，白鷹所指，瓦裂山頽。故一二日間，湘鄂贛粵，同時並舉，皖寧豫陝，亦一律響應。而西則巴蜀，已先克復，東南半壁，指顧告成。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永久建立「共和」政體，與世界列強並峙於太平洋之上，而共享萬國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漢京而已。將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爲我同胞之所必憐



而救之者。嗚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想我神明貴族，不乏英傑挺生之士，曷勿執竿起義，共建洪勳，期於直抵黃龍，叙助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當武昌首義之日，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致各省諮議局通電云：

「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化龍知禍至之無日，曾連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民意，籲請「立憲」，乃僞爲九年之約，實無改革之誠。溥儀豎子黃口，攝政愚膠昏庸，兵財大權，存亡所繫，而竟摒棄漢人，悉投親貴，溥倫載濤，童騃兒戲，分掌海陸軍部，載澤貪狠，管領度支，意在鉗制漢人，強持專制，維新絕望，大陸將沈。吾皇神明之裔，豈能與之偕亡，楚雖三戶，誓必亡秦，非曰復仇，實求自救。武漢義旗一舉，軍民振臂一呼，滿酋瑞澂，倉皇宵遁，長江重鎮，日月重光。立乾坤締造之丕基，待舉國同心之響應，特此通電告慰，望即不俟劍屢，奮起揮戈，還我神州，可不血刃。諸公久立懸崖之下，同懷伐罪之忱，必當見義勇爲，當仁不讓，立舉義旗，爭先恐後，友邦領館，來問宗旨，告以政治革命，極表同情，中外騰歡，大勢已定，一髮千鈞，時機不再，竚候佳音，無任激切。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暨全體同人叩。」

### 駐漢各國領事團嚴守中立

八月二十一日，黎都督照會駐漢各國領事。

武昌首義之次日（二十一日），軍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義，照會駐漢各國領事，宣示革命宗旨，其文云：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省都督爲照會事，我軍政府，自廣東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

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於是乎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奴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滿，推倒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民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致誤會。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造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賠款外債，照舊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律沒收。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即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各國領事接此照會後，即以電告各本國駐北京公使，奉令，除保護租界利益及僑民生命財產，必不得已之事可與間接商辦外，不得與革命軍政府公文往來。嗣因民軍佔有武漢重鎮，舉動文明，對於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保護周至，各國領事認爲滿意，於是電告駐京各公使，適值二十五日民軍在漢口作戰勝利，是夜各國領事特開會議討論，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各國領事公派英人盤恩持公函送至武昌軍政府，面晤黎都督，說明：「各國甚歡迎中國民軍之勇武文明，在武漢之外僑，又承軍政

府之保護，極爲感激，故特承認民軍爲交戰團，各國嚴守中立」云云。黎都督答云：「此次武昌首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出於萬不得已，庚子之役，滿清政府太無知識，很對各國不起，近來對於國內人民，甚爲猜忌，今年又派瑞澂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爲感激，請閣下回漢口代爲致謝」云云。盤恩去後，軍政府即備答文五份，派胡瑛夏維崧等送至漢口，交各國領事，於是各國領事會銜，於次日發出佈告，如左：

二十七日，駐漢英、俄、法、德、日各國領事佈告嚴守中立。

「爲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該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等自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友誼上應盡之天職，爲此剴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號。」

同日，黎都督照會漢口各國領事。

「爲照會事，頃准貴國各領事佈告嚴守中立，一遵照國際公法辦理，具見貴領事深明法理，篤愛友邦，本軍政府不勝感戴。本軍政府此次起義之由，全係民族奮興，改革立憲假面，建立中華共和國，維持世界和平。凡

有限制本軍政府之意思，不能獨立自由者，本軍政府縱用如何損害之手段，亦是我民族應有之權利。貴各領事既經嚴守中立，本軍政府必力盡義務，以表敬愛友邦之微忱，除另派專員致謝外，相應備文照會，爲此照會貴領事，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 清政府派蔭昌進兵武漢

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督師赴鄂，湖北軍及援軍悉聽節制，薩鎮冰率兵艦，程九和率水師，並援之。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著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陸續開拔，赴鄂剿辦，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九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詳前八月二十一日武昌省城失陷諭）

二十二日諭：「現在蔭昌所帶兵隊，已於今日專車陸續進發。」（詳前八月二十一日張彪革職諭）

據華世奎言：「武昌失陷，內閣集議，一致主剿，由陸軍部派陸軍兩鎮，陸軍大臣蔭昌督率赴鄂剿辦，當擬議時，協理那桐謂武昌一隅蠢動，奚必以陸軍大臣親臨前綫，乃一再審度，在京又無適當統帥全軍之人選，故暫派蔭昌，蔭旗人，其實漢人中並非無人，余（華自謂）提議以江北提督段祺瑞率清江浦混成協乘軍艦到鄂，爲時甚快，彼等不納，乃滿漢之界甚深也。馮國璋在軍諮府與蔭、（載）濤相處有年，又當別論」云云。

## 清政府編配赴鄂之陸軍

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編配第一、二、三軍，以第一、二軍赴鄂，第三軍駐守京畿。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現在派兵赴鄂，亟應編配成軍。著將陸軍第四鎮、暨混成第三協、混成第十一協，編爲第一軍，已派蔭昌督率赴鄂。其陸軍第五鎮、暨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著編爲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迅速籌備，聽候調遣。至京師地方重要，亟應認真彈壓。著將禁衛軍、暨陸軍第一鎮，編爲第三軍，派貝勒載濤督率，駐守近畿，專司巡護。該貝勒務當妥慎籌備，加意防維，毋稍疏虞。」

其時北方得力軍隊，推北洋六鎮，自宣統二年八月、依軍諮府奏，近畿陸軍第一、二、三、四、五、六鎮，歸陸軍直接管轄。此次赴鄂軍，即以四、五兩鎮爲主力，皆袁世凱直接舊部。

其編配第一、二、三軍，表如左（並錄至宣統三年十二月）

第一軍 <u>蔭昌</u> 督率赴鄂。	第四鎮統制 <u>吳鳳嶺</u> 第二鎮混成第三協統領 <u>王占元</u> 第六鎮混成第十一協統領 <u>李純</u>	十月二十四日， <u>吳鳳嶺</u> 解職， <u>陳光遠</u> 充第四鎮統制。 十月初九日， <u>馬龍標</u> 解職， <u>王占元</u> 充第二鎮統制。 九月十六日， <u>吳祿貞</u> 被害， <u>李純</u> 充第六鎮統制。
第二軍 <u>馮國璋</u> 督率籌備，聽候調遣。	第五鎮統制 <u>張永成</u> 第三鎮混成第五協統領 <u>盧永祥</u> 第二十鎮混成第三十九協統領 <u>伍祥楨</u>	<u>張永成</u> 駐山東省城。

第三軍

載濤督率駐守近畿

禁衛軍第一步兵協統領良弼、

載

第二步兵協統領應龍翔。

第一鎮統制何宗蓮

步隊第一標調撥移駐各處，第二標調撥兩營，守衛禁門，第三標移駐內城。

步隊二營開往河南，保衛黃河鐵橋，一營駐三家店，保衛陸軍軍裝庫，其餘步馬砲工輜各隊，仍駐原鎮。

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欽差大臣

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剿撫事宜，著迅速赴任，毋庸來京陛見。」

又同日諭：「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廕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著袁世凱會同調遣，迅赴事機，以期早日戡定。」

又二十八日諭：「袁世凱現已補授湖廣總督，所有長江一帶水陸各軍。均著暫歸該督節制調遣，會同沿江各該督撫，妥籌辦理。」

又三十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請在直隸山東河南等省，招募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照武衛左軍現行營制編集二十五營，作爲湖北巡防軍等語，著照所請。」（十月十六日，袁世凱奏請將湖北巡防軍，改名爲武衛右軍。）

又同日諭：「電寄袁世凱，電奏悉，籌劃一切，均甚妥協，副都統王士珍著襄辦湖北軍務，所有增募新軍，

佈置後路各事，責成經理。軍諮府正使副都統馮國璋著迅赴彰德籌商一切，如必須第二軍往助，再令迅回帶往，或令各該統制帶往戰地，相機辦理，並著第四鎮統制官吳鳳嶺，馳赴前敵。現在軍情緊急，該督務一面招集巡防軍隊，一面趕即料理，先行起程，以便就近妥籌調度，早靖匪氛。」

又九月初二日諭：「電寄段祺瑞，據袁世凱電奏：『請飭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帶得力將弁，毋庸多帶隊伍，刻日由海道北上，徑赴鄂境』等語，段祺瑞著迅赴前敵，與袁世凱協商佈置。」

初四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現在宜昌、黃州、長沙先後不保，軍情益緊，亟宜厚集兵力，擬請先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迅赴前敵，商承蔭昌先布守局，俟籌備完善，再圖進攻。並請飭下軍諮府陸軍部，即調第二軍陸續開拔，在信陽一帶，擇地結合，俟段祺瑞北來，即派充是軍總統，會合第一軍，早圖規復等語。著即照所擬辦理，迅籌佈置，以圖進取。」

初五日諭：「寄第二軍總統段祺瑞，據電奏起程日期，並酌帶礮七標標統吳光新等徑赴鄂境等語，著即趕速北上，迅赴事機，毋稍延緩。」

九月初六日，召蔭昌還。授袁世凱欽差大臣，督辦湖北剿撫事宜，節制諸軍。

同日諭：「陸軍大臣蔭昌，部務繁重，勢難在外久留，著即將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俟袁世凱到後，蔭昌再行回京供職。」

同日諭：「湖廣總督袁世凱，著授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其應會同鄰省督撫者，隨時會同籌辦。凡關於該省剿撫事宜，由袁世凱相機因應，妥速辦理，軍情瞬息萬變，此次湖北軍務，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以一事權，而期迅奏成功。」

同日諭：「現在湖北軍務重要，各處赴援軍隊日多，亟應因時制宜，未便過拘文法，袁世凱現已授為欽差大

臣，著即激勵將士，相機因應，有不得力將弁，准其隨時撤換，統制以下，如有煽惑觀望及不遵命令退縮不前者，即按軍法從事，不得優容遷就，以肅軍紀而勵戎行。」

同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起程日期，著即妥籌佈置，迅赴事機。」

十一日諭：「袁世凱現授爲內閣總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仍歸袁世凱節制調遣。」

二十三日諭：「現在軍事未定，所有近畿各鎮，及各路軍隊，並姜桂題所部軍隊，均歸袁世凱節制調遣，隨時會商軍諮大臣辦理。」

據華世奎告余：「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起事，二十一日，命蔭昌督師赴鄂剿辦，二十三日，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相距僅二日，蔭昌督師，在當時已有點勉強，蔭雖是德國陸軍學生，未曾經過戰役，受命後編調軍隊，頗覺運掉爲難。其實此項軍隊，均是北洋舊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們袁宮保」，慶、那、徐等素黨袁，武昌事起，舉朝皇皇，慶等連日已私電致袁，並派員至彰德秘密商議大計，信使絡繹，他們本無應變之才，都認爲非袁不能平定，且是袁出山一絕好機會。乃於二十三日，由慶提議起用袁，那、徐附和之，攝政不語片刻，慶言：『此種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絕對不能承當，袁有氣魄，北洋軍隊，都是他一手編練，若令其赴鄂剿辦，必操勝算，否則畏葸遷延，不堪設想，且東交民巷亦盛傳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張。』澤公等初頗反對，鑑於大勢如此，後亦不甚堅持。攝政言：『你能担保沒有別的問題嗎？』慶言：『這個不消說的，』攝政蹙眉言：『你們既這樣主張，姑且照你們的辦，』又對慶等說：『但是你們不能卸責。』於是發表袁湖廣總督。在慶、袁秘密接洽時，袁曾言非純全用兵力所能裁定，當一面主剿，一面主撫，故二十三日有督辦剿撫事宜之諭，二十八日有宣佈德意妥爲撫輯之諭，九月初八日，召蔭昌還，授袁欽差大臣節制諸軍。同日，袁電奏起程日期，到漢五日，十一日即授袁內閣總理大臣，自此軍政大權，全操諸袁一人之手矣」云云。



### 袁世凱以後繼任湖廣總督 附

九月十一日，命前兩江總督魏光燾爲湖廣總督，迅即赴任，毋庸來京陛見。

十二日，命袁世凱迅速來京，湖廣總督魏光燾未到任前，以前署江北提督王士珍署理。

十九日諭：「電寄王士珍，電奏悉，現在鄂事緊要，袁世凱已奏報啓程入都，與該署督路遇交接，王士珍著立即起程赴鄂，毋稍延緩。當此事機危迫，務宜力任其難，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毋庸議。」

二十四日王士珍因病解職，賞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副都統銜，暫護湖廣總督。

二十七日，以第二軍總統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

自起用袁世凱後，編配軍隊，如左：

九月初四日諭：「電寄袁世凱，擬請先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迅赴前敵。並請飭下軍諮府、陸軍部，即調第二軍陸續開拔，在信陽一帶，擇地結合侯段祺瑞北來，即派充是軍總統，會合第一軍早圖規復等語。」（詳袁世凱爲湖廣總督。）

初六日，命軍諮府軍諮使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江北提督段祺瑞總統第二軍，均歸袁世凱節制調遣。

十月十八日，以第一軍總統馮國璋爲察哈爾都統。

十九日諭：「內閣請更調軍統，現在第三軍業經撤銷（詳後），第二軍分駐各省，未能集合，應一併撤銷，著軍諮府、陸軍部另行編配第二軍，籌備畿輔及海防一帶，著馮國璋兼充第二軍總統，署湖廣總督段祺瑞著兼第一軍總統。」

二十一日諭：「電寄段祺瑞，電奏悉，現因京畿地方重要，改派馮國璋總統第二軍，兼統禁衛軍，以資拱衛。第一軍駐紮湖北，飭令該署督就近兼統，庶足內外並顧，各專責成。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不准行。」

以上第一、二軍。

八月十六日諭：「電寄孫寶琦，據電奏，五鎮分調京鄒，東省爲京畿門戶，必賴重兵鎮壓，請酌留一半等語，著軍諮府、陸軍部酌覈辦理。」

十七日諭：「電寄孫寶琦，據電奏，頃接軍諮府電，五鎮不能酌留，如東省兵力不敷，仍可再行添練。」

九月初九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頃接廕昌電稱攻入漢口，兵力已疲，請飭陸軍部，東三省總督，山東巡撫，迅令第五第二（案似是第十二，脫十字，）兩混成協及第五全鎮，趕緊開赴信陽，以資調遣」等語。（詳清軍攻佔漢口）

十二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山東第五鎮，業經開赴信陽，其餘軍隊，仍著軍諮府、陸軍部酌覈調撥。」

十五日諭：「電寄袁世凱，……其第五鎮混成協，已開往矣。」

十六日諭：「電寄孫寶琦，所請停調五鎮一節，著暫緩開拔。」

同日諭：「電寄吳祿貞，所請六鎮十二混成協暫留山西之處，著軍諮府、陸軍部酌覈辦理。」  
以上第四、五鎮，第三、十一混成協。

十月初七日，貝勒載瀾奏：「第三軍內之第一鎮營隊，除步隊四營馬隊一營駐紮外城，未便抽調外。其餘各營，請改由袁世凱任便調遣，並請將第三軍名目撤銷，從之。」

以上第三軍。

十月十九日諭：「內閣請簡員充禁衛軍總統，禁衛軍兩協，業經成立，亟應編製成軍，以爲模範，著派馮國璋充禁衛軍總統官，所有原設之訓練處著即改爲軍司令處，貝勒載瀾等，務須妥爲交代，再行離任。」

以上禁衛軍。

## 袁世凱內閣

九月十一日，奕劻辭職，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慶親王奕劻等奏：『奉職無狀，請立予罷斥，』載澤等奏：『國務重要，請另簡賢能，以符憲政而資治理』，鄒嘉來等奏：『時局艱危，政務重要，請准辭職，以定國是而正人心』各一摺。所奏甚是，均著照所請，慶親王奕劻開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開去協理大臣，鎮國公載澤、鄒嘉來等，均各開去國務大臣。袁世凱著授爲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前赴湖北督師，著將應辦各事，略爲佈置，即行來京，組織完全內閣，迅即籌劃改良政治一切事宜。袁世凱未到京以前，此數日間，仍著慶親王奕劻等照舊任事，內閣組織未成以前，並著載澤、鄒嘉來等照常辦事，均不得少有諉卸。」

十九日諭：「資政院奏，遵照憲法信條，公舉內閣總理大臣一摺，朕依憲法信條第八條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同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一二日立即起程等語，覽奏甚慰，著即兼程北上，已電諭王士珍剋日前往矣。」

二十四日，袁世凱到京召見。

是日諭：「前據袁世凱電奏，再辭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到京，本日召見，復經面奏懇辭，情詞肫切，經朕曉以大義，並勉其力任艱難，該大臣公忠體國，時局至此，當亦不忍再辭，著即到閣辦事，悉心籌劃，保全

大局，用副朝野之望。」

二十五日，袁世凱組織內閣，推舉國務大臣。

國務大臣

外務大臣梁敦彥	胡維德暫署
民政大臣趙秉鈞	紹英暫署
度支大臣嚴修	紹英暫署
學務大臣唐景崇	壽勳暫署
陸軍大臣王士珍	譚學衡暫署
海軍大臣薩鎮冰	
司法大臣沈家本	
農工商大臣張謇	熙彥暫署
郵傳大臣楊士琦	梁士詒署
理藩大臣達壽	

各部次官

外務部副大臣胡惟德	曹汝霖暫署
民政部副大臣烏珍	
度支部副大臣陳錦濤辭	
學務部副大臣楊度辭	
陸軍部副大臣田文烈	
司法部副大臣梁啟超辭	定成暫署
農工商部副大臣	祝瀛元暫署
郵傳部副大臣梁如浩	梁士詒暫署
理藩部副大臣榮勳	

以上國務大臣，外務梁敦彥、度支嚴修、海軍薩鎮冰、農工商張謇、迄未來京，郵傳楊士琦解職。故清帝退位詔，係以署大臣胡惟德、紹英、譚學衡、熙彥、梁士詒副署。

據徐世昌言：「郵傳本擬唐紹怡，因唐別有策劃，故以楊士琦署，其後楊別有任務，故解職。王士珍雖辭，以與袁關係，不能不來。薩鎮冰在武漢作戰，張謇有電主共和，自不管北政府任命。其中趙秉鈞第一，梁士詒亦有能力，胡惟德頗能奉命而行，其餘則隨同畫諾而已。至楊度以爲副大臣作用少，不如其他活動，（最初即辦國

事維持會，故准其開缺。梁啟超則在日本，以黨魁自負，又與革命黨派不合，亦不輕於回國也。陳錦濤解職，隨同唐紹怡赴滬，以廣東人關係，任南京政府財政總長，但尙不及熊希齡活動之力」云云。

### 關於內閣事項

九月二十八日，內閣成立，國務大臣隨同總理大臣署名。

是日諭：「袁世凱面奏，內閣現在業已成立，嗣後所降諭旨，凡關於某部事項，即著該國務大臣隨同總理大臣署名。」

十月初二日，准內閣奏，停止入對奏事。

是日，內閣總理大臣面奏，關於入對奏事暫行停止事項，開單呈覽，從之。

關於入對奏事暫行停止事項。

謹案現在完全內閣業經組織，各項制度，尙未規定，除各衙門辦事仍暫照舊外，所有與立憲制度抵觸事項，擬請暫行一律停止。

一、除照內閣官制召見國務大臣外，其餘召見官員，均暫停止，俟定有章制，再徐照章辦理。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遇有事件奉召入對，並得隨時自請入對。

一、除照內閣官制得由內閣國務大臣具奏外，其餘各衙門應奏事件，均暫停止。所有從前應行請旨事件，均咨行內閣核辦，其必應具奏者，暫由內閣代遞，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

其關於皇室事務，如宗人府、內務府、鑾輿衛、欽天監等衙門，暫仍照向章具奏，統由內務府大臣承旨署名具奏後仍即時知照內閣，但所奏以不涉及國務爲限。

一、各部例件及屬於大臣專行事件，毋須上奏。其值日辦法，應暫停止。

一、向由奏事處傳旨事件，均暫停止。內外摺照題本舊例，均遞至內閣，由內閣擬旨進呈，再請鈐章。其謝恩請安摺件，及進呈貢物，仍暫由奏事處照舊呈遞。

同日諭：「內閣立憲政體，於奏事限制頗嚴，所以定政治之方針，保持行政之統一，前經內閣奏准停止入對奏事清單，即本此意。所有嗣後例應奏事人員，於奏事章程未定以前，關於國務有所陳述者，均暫呈由內閣核辦，毋庸再遞封奏，以明責任而符憲政。」

據法制局顧鼐言：「慶內閣將瓦解，汪袁甫（榮寶）憤憤出京，向大清門三揖，聲言決不再進大清門。袁就總理大臣職，名曰責任內閣，然格於舊例，苦於無從下手，本人認為是一機會，都中諒可言者，遂去津約汪來京共想辦法，籌思數日，草擬此項停止入對奏事說帖，以為減消君權加重閣權之初步，大為袁所激賞，據以呈遞邀准，自此一切政令集中內閣。我等第二步擬做到攝政辭退，袁以總理大臣監國，曾以此意微露於袁，而大勢所趨，不意從共和途中解決也。（關於內閣事項止）

是時我在京，賃居東城九條胡同，魏宸組、胡秉柯（革命黨人）住在我處，武昌事起，同移住北京飯店，又有黨人四五人各住一房。夜十二時後，大家集合一起，商討革命進行，日間故作不會相識者，即在飯廳不同棹而食，路遇亦不交談。此處黨人係擔任籌畫工作，其實行一部份，在東北城角，所有軍器炸藥，由女黨員自津輸送，在東北城角某處、秘密裝製，攜至西直門外遠處試驗，其炸彈大半以香烟筒為之，此等技藝本龔，而勇敢精神，則誠不可及，東北城角之外，尚有數處。袁內閣住東華門外錫拉胡同，其辦公室前約三丈許有樓，各部分日派部員到袁宅值班，每部人數不等，魏在外務部與焉，五日輪一次，袁每日自辦公室坐顯轎至宅門前上馬車，入東華門進大內（此袁初到京情形），坐顯轎一段，經過樓左，在樓上人下看極分明，某夜魏倉皇告余，黨人秘密

集議，令彼值班日懷兩炸彈上樓，伺袁乘轎到宅門經過時，投下炸袁，以去革命障礙，當時不能拂大眾意，但本人不會擲放炸彈，就令勉強投下，決難命中，於事無濟，而生命斷送矣，言下頗淒楚。胡秉柯言此事當審量，不可孟浪，可與精衛謀之，又兩日，魏言此事經大眾討論，先以去袁留袁究竟於革命何者有利，結果袁有實力，在彰德時亦與民黨有往來，如利用袁未始不可促成革命，若去袁則北方實力無統率者，更不易征服，精衛主持尤力，遂決定利用袁，取消上次炸袁之議，余所見黨人，對於此事有多數反對者。

袁到京，主張擁護君主，絕口不言共和，繼於外間盛傳共和時，偶爾談及，尙無表示，至各處通電到京，則言：「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對不能贊同共和，不過世界既有共和學說，亦不妨研究。」此時汪兆銘已開釋，乃約汪到錫拉胡同談論，汪每晚飯後七八時謁袁，十一、二時辭出，初只言共和學理，談至三夜，漸及事實，汪言：「如須繼續談去，請求再約一人。」袁問何人，汪以魏宸組對，袁許可。次夜汪、魏同謁袁，於是討論中國於君主共和何者適宜，魏善於詞令，每以甘言餌之，袁初尙搭君主官話，連談數夜，袁漸漸不堅持君主，最後不言君主，但言中國辦到共和頗不易，汪、魏言：「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袁初謙讓，後亦半推半就矣。（以上係汪、魏當日告我者。）汪、魏並常到六國飯店，與唐紹怡接洽，（我亦偶往，）至唐謁袁如何談論，即汪、魏亦不得而知，袁本意在拉攏民黨，自與汪、魏接談後，已得進一步之瞭解，故唐往南議和，汪、魏二人同行。

### 軍政府對於武漢軍事之佈置

武漢民軍，除瑞澂、張彪帶去輜重第八營、馬隊第八標三十餘人及原駐漢口步隊第四十二標步隊兩營外，（據瑞澂電）均爲軍政府所有。吳兆麟即於八月二十一日，用黎元洪湖北軍政府都督名

義，通知武漢各軍隊，自行解除總指揮之職，以後命令各軍隊，俱用都督名義，直接命令之。是日發下命令如左：

湖北軍政府都督命令 八月二十一日午後二時於諮議局發

一、據各方面偵探報告，瑞澂在楚豫兵輪，率楚材、江清二兵輪，在日本租界下面停泊。張彪率輜重第八營在劉家廟，似欲圖襲武昌之勢。

二、本軍政府自本日起，擬防禦武昌省城漢口及漢陽兵工廠，一俟軍隊組織就緒，即向京漢鐵路前進，佔領武勝關。

三、胡效鵠率步隊二十九標第二營，即赴漢口防禦大智門一帶。

四、吳勝元率步隊四十二標第一營，防禦漢口各街市，但派一隊沿街游擊。

五、宋錫全率步隊四十二標第三營，固守漢陽兵工廠。

六、姚金鏞率步隊二十九標第一營，砲六門，仍防禦通湘門、賓陽門、小東門一帶。

七、胡廷佐率步隊四十一標第二營，砲六門，防禦漢陽門、平湖門、文昌門一帶。

八、李鵬升率混成協工輜二隊，砲二門，防禦武勝門一帶。

九、謝元愷率步隊三十標第三營，砲四門，防禦望山門、中和門一帶。

十、程國貞率砲隊續行前任務。

十一、段天一率混成協砲隊一營，防禦鳳凰山。

十二、李占魁率工程第八營，防禦楚望台軍械局。



十三、張福麟率馬隊第八標，在混成協營房內待命。

十四、王祥發率混成協馬隊一營，在諮議局待命。

十五、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軍政府所擴充之四協軍隊（詳前軍隊之擴充），其幹部均已組織就緒，一面在武漢就近招募兵士，軍政府即劃定四區，各任防禦責任如左：

一、步隊第一協統領吳兆麟爲第一區，防禦漢陽。

二、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蕃爲第二區，防禦漢口。

三、步隊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爲第三區，防禦武勝門外兩望至青山附近。

四、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爲第四區，防禦武昌省城。

以上四區劃定外，又擴充砲隊爲兩標，以蔡德懋、尙安邦爲標統。更擴充馬隊爲兩標，以劉國佐、周福堂，爲標統。

## 漢口之戰

廬昌軍未到漢口以前，瑞澂、張彪在漢口指揮殘部

八月二十二日，瑞澂張彪在漢口指揮殘部並湘豫援軍。

瑞澂逃至楚豫兵艦，僅帶衛隊一排，即開泊劉家廟，旋復泊德租界碼頭。張彪逃至漢口，帶有輜重第八營蕭安國所部，馬隊第八標朱名超數十騎，在劉家廟集合。其應援各軍隊，湖南駐岳州巡防營管帶王鼎華、夏占魁所部，十九日，奉瑞澂電調援鄂，二十日，乘輪東下，午後抵劉家廟，過武昌時，民軍以其懸有白旗，未之疑也。河南混成協統帶張錫元所部兩營及崇歡巡防步隊一營，亦於二十二日到達劉家廟。

同日，接報告，謂清廷已派河南軍隊三營，到漢口劉家廟與張彪會合。河南巡撫寶芬，因有巡防保護，已將協統應龍翔看守，特派標統張錫元帶新軍二營、巡防一營，於本日早八時抵漢口下車。

張錫元到漢後，見張彪殘部，兵力薄弱，不足有爲，但廕昌尙未南下，援軍又未至。軍政府據報謂其有歸順意，因派員說降，應之，給犒賞洋若干元，嗣清軍陸續南下，復叛。（並詳後。）

### 清軍開到漢口

二十三日，清軍廕昌督師南下，軍政府在漢口增加軍隊。

是日，軍政府接報告，清政府已下諭命陸軍大臣廕昌帶兵南下，其前敵總指揮是馮國璋，率北洋陸軍第二鎮（案是第四鎮。）擬先到信陽集合，今信陽城內設有糧台，其司令部擬設彭家灣，第二鎮統制是馬龍標（案是第四鎮吳鳳嶺），協統即王占元、鮑貴卿（案第四鎮協統是王遇甲、陳光

遠）云云。

同日，又接報告，王遇甲已先來鄂，軍隊未至。又聞河南軍（張錫元）決不歸降，殆欲掩護後方軍隊開來，同時向民軍攻擊。

同日，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

### 何錫蕃在漢口作戰

二十四日，清軍馬繼增開抵漢口江岸。

張錫元到漢多日，探得軍政府準備對彼軍攻擊，急電馮國璋，請其速派隊伍到漢援助，馮國璋即令第十一協第二十二標標統馬繼增，率所部開抵漢口江岸。

其時軍政府正募編新軍，漢口防務，僅駐有新編步隊第一協第二標林翼支所部。

軍政府綜合情報，即令第二協統領何錫蕃爲漢口指揮官，率黃冠羣馬隊一營、蔡德懋砲隊一標之兩營、李忠孝工程一隊、方興、馬榮敢死隊兩大隊，渡江準備進攻。何錫蕃設司令部於漢口鐵路外劉家花園。

是日，軍政府第二協發下宿營命令如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四日午後四時於漢口劉家花園發

一、在大智門劉家廟一帶之敵，約共一標兵力，着灰色服裝，似有在該處佔領鐵路，掩護清軍南下之勢。

二、本協今晚擬在漢口新停車場附近宿營。

三、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在劉家花園附近宿營，派前哨警戒右翼至法國租界車場，左翼至劉氏堤防西端一帶，但須派一部佔領漢水故道。

四、其餘各隊之宿營地如左：

協司令部

在劉家花園。

步隊第四標

歌生路西北端。

馬隊一營

支那競馬廠。

砲隊第一標（欠一營）

支那競馬廠東端附近。

工程一隊

新停車場南端。

敢死隊二隊

支那競馬廠南端。

宿營司令官，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警戒集合場各宿營地前端。

五、今晚糧食，由各部隊派員在漢口市街補充。

六、本協統在劉家花園，今晚九時，各隊須派員來領命令。

統領何錫蕃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四夜十二時四十分於劉家花園發

一、軍政府綜合各方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步隊約一標，今日抵武勝關附近，但在漢口之敵情，同前宿營命令。

二、本協明二十五日，擬先攻擊在漢口之敵。

三、黃冠羣率馬隊一營，明早九時以前由宿營地出發，搜索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一帶之敵情。

四、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該標明早九時以前在新停車場附近集合，且向北警戒。

五、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欠一營）明早九時以前在農務試驗場集合，且向北警戒。

六、砲隊第一標統帶蔡德懋，率該標明早九時以前在跑馬廠東端森林附近選擇陣地，以能射擊劉家廟大智門附近爲要。

七、李忠孝率工程一隊附屬砲隊。

八、其餘諸隊爲預備隊，明早九時以前在跑馬廠集合。

九、本協統明早九時在跑馬廠東端。

協統何錫蕃

同日，又接各方報告，廕昌確已南下，近畿第六鎮（案是第六鎮一協。）與第二鎮（案是第二鎮一協。），先鋒已抵武勝關，有一標之衆，標統馬繼貞。有一標已抵信陽，標統賈德耀。又得報告：「統制吳祿貞（案此誤，即第六鎮李純混成協）、王遇甲及協統李純、鮑貴卿、王占元、陳光遠陸續由京漢鐵路南下，以馮國璋爲軍統，自彭家灣以下各站均貼有布告及司令部紙條，信陽城內爲總糧台，所存糧秣極多」云云。

黎都督以爲北洋軍隊，久經訓練，若都不知種族大義，骨肉相殘，爲異族効力，則大軍雲集，湖北新軍非其敵也，恐慌殊甚。而軍政府中又少知兵之人，每接報告，皆多束手。時新編第一協統領吳兆麟，防禦漢陽，於是派吳兆麟回軍政府爲參謀部副部長，以第一標統帶宋錫全爲第一協統。

領。

是晚，黎都督召集會議，討論對於清兵作戰之一切準備及計劃。經衆決定，擬明日先驅逐在漢口之敵，逐次向北策動，以阻敵兵南下，一面向漢口方面增加軍隊。發下命令如左：

湖北軍政府都督命令 八月二十四日午後八時於諮議局發

一、綜合各方面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部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部隊約一標，今日約抵武勝關附近。張彪所率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仍在漢口劉家廟附近。但河南軍之兩營，自到漢口佔領大智門附近，對於軍政府非誠意歸順，似欲掩護蔭昌之軍隊南下。

二、本軍政府擬先擊攘漢口之敵，逐次向北進攻，以阻止清軍南下。

三、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蕃，率該協馬隊一營、砲隊第一標（欠一營）、工程一隊、敢死隊兩大隊，於明二十五日在漢準備擊攘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之敵，逐次向北進攻。

四、步隊第一協統領宋錫全，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砲隊第一標之一營，明日防禦漢陽兵工廠及漢陽各要地，並派一部保護漢口市面；且須接濟漢口戰鬥部隊之彈藥。

五、步隊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砲隊第二標之一營、工程一隊，明日防禦青山至兩望一帶；但須廣遠搜索武昌省城下游一帶之敵情，以防敵兵渡江。

六、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及馬隊之一營（欠一隊）、砲隊一營，明日防禦武昌省城。

七、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迅速整頓該協爲預備隊，準備赴漢口增援。

八、其餘防禦武昌各機關之部隊，明日仍續行前任務。

九、各部隊糧秣給養，均由各部自招輸送隊辦理。

十、本都督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二十五日，軍政府進攻在劉家廟之清軍，清軍敗退至滸口附近。

何錫蕃帶來漢口作戰軍隊，多係新募，既未訓練，又不足額，以此項軍隊，驅赴戰場，必生危險，不敢冒昧向敵攻擊。如不進攻，又恐軍政府責備，於是呈請辭職，黎都督及一般人俱執不可，於是公推吳兆麟、徐達明、蔡濟民、吳醒漢、甘績熙、陳偉、耿丹、高尚志携黎都督公函到漢口，挽留何錫蕃，一面與何協商進攻在漢之敵。二十四日夜，發下命令如左：

至二十五日午前九時，軍政府第二協所有隊伍，各到命令所指定地點集合，向北警戒；一面派偵探詳細搜索，午前十一時命令各部隊前進，如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五日午前十一時於法界西端停車場發。

一、前面之敵步隊共約一標，在劉家廟以南鐵路佔領陣地，其後方之敵，尚未見到。

二、我馬隊一營，經漢水故道前進，搜索劉家廟之敵情，本協擬即時進攻前面劉家廟以南之敵。

三、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該標即時出發，沿京漢鐵路向劉家廟以南之敵，前進攻擊。

四、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欠一營）即時出發，與步隊第四標左翼聯絡，前進攻擊劉家廟以南之敵。

五、砲隊統帶蔡德懋，率該標及工程隊，即時在跑馬廠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劉家廟附近爲要，援助我步

隊進攻。

六、其餘諸隊爲預備隊，歸胡孝憲指揮，隨步隊第四標後行進。

七、本統領在法界西端車場。

統領何錫蕃

上午逾十一時，民軍各部隊受命令後，即令隊伍先在原地展開，按照指定進攻地段指揮前進。第一次行至跑馬廠以北，清軍在劉家廟步兵即開始射擊，民軍步砲隊齊向敵還擊。

同日正午，清軍步兵，由丹水池向劉家廟右翼增加，民軍命敢死隊二大隊，一在步隊第四標後面展開；一在第三標後面展開，督同步隊前進。午後一時餘，民軍第一綫漸次前進，佔領農務試驗場以北一帶，彼此猛烈射擊。至午後三時許，民軍復前進約五六百米達，兩軍相距漸近，射擊亦猛。清軍利用散兵壕不退，民軍敢死隊兵士均增加火綫，砲隊一部前進佔領陣地，向敵左側施行猛烈射擊。

是日，天氣陰暗，彼此對峙射擊，戰至午後四時餘，清軍派火車一列，步兵約一標，砲隊一營南下，向劉家廟前綫增加。正行至劉家廟附近，預備停車時，民軍砲隊對火車瞄準，各砲齊發，即將清軍一列車擊翻，轟然一聲，俱倒於車軌之外。時民軍與附近參觀羣衆，見火車擊倒，齊聲喊殺，而火車內清兵向窗外逃命。預備隊又向前增加，一面號兵吹衝鋒前進號音。民軍復齊聲喊殺敵，聲如雷震。清軍自火車逃命之兵，即將向後潰逃，而清軍之在散兵壕者，見後面潰逃，



亦向後退却。民軍追殺益猛，附近參觀羣衆，各持扁担器具，同來助戰。於是清軍大敗，民軍節節追躡，直至京漢鐵路三道橋方止。清軍退至灤口附近，時天已黑，兩軍各在三道橋之兩端對峙宿營。

是晚，軍政府第二協發下宿營命令如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五日午後八時於造紙廠發

一、據偵探報告，清軍敗退於三道橋以北灤口附近。

二、本協今晚在造紙廠附近宿營。

三、步隊第四標謝統帶，率該標在第一道鐵橋以戰鬥隊形徹夜，但派一部於第二道鐵橋爲前進哨。

四、其餘各隊之宿營地如左：

協司令部

在造紙廠西南端。

步隊第三標

在造紙廠北端。

馬隊一營

在造紙廠南端。

砲隊第一標及工程一隊

在造紙廠西端隄防附近。

敢死隊兩大隊

在造紙廠南端附近。

五、宿營司令官步第三標統帶姚金鏞。

六、各部隊給養，以漢口商會與軍政分府所辦之糧秣，在劉家廟車站領取。

七、本協統在造紙廠西南端房屋內，今晚十時以前，各隊派員來領命令。

協統何錫蕃

軍政府命何錫蕃明日在三道橋附近整頓隊伍，準備進攻。又令步隊第三協派一部由青山附近渡江，攻擊清軍左側。第一協派一部攻擊清軍右側，以收三面合攻之效。

二十六日，清軍王占元開抵瀟口附近，廬昌駐信陽行營。

是日據報告，三道橋北端，清軍設有機關槍，其左右翼已挖有堡壘，均有散兵防禦。

又接報告，清軍自敗退後，對於黃陂、孝感及瀟口等處，連夜陸續增加隊伍。

又據由陽邏報告，該處停泊兵船五隻，何錫蕃遂命各隊暫在造紙廠防禦，一面報告黎都督，即開軍事會議，決定令該協在三道橋南端一帶作防禦準備，再圖攻擊。

在一般不知兵者，謂不應取守勢防禦，於是同至漢口造紙廠參觀，一面要何錫蕃下令向敵攻擊，又一面在部隊鼓吹，大說何錫蕃無用。時有敢死隊隊長徐少斌，願告奮勇，旋挑選各部隊隨同敢死隊進攻瀟口之敵，計：（一）敢死隊二大隊，（二）步隊一營，（三）砲隊一營。以謝元愷爲司令，徐少斌爲前衛司令，其餘第二協所轄各部，均在造紙廠準備，如進攻瀟口之隊伍得手，即跟隨前進。

是日午後一時，謝元愷命徐少斌帶第一敢死隊爲前衛，馬榮帶第二敢死隊爲援隊，步隊一營爲預備隊，砲隊一營在第二道鐵橋沿隄附近布置放列，以援助敢死隊前進，少頃，徐少斌帶隊前進，至第三橋中間，清軍用機關槍堵塞隘路口，向敢死隊猛烈射擊，徐少斌陣亡，至午後四時，各隊仍

退回造紙廠。

是日，軍政府接得各處情報如左：

- 一、安陸府、宜昌府均已來電反正。
- 二、劉英已率同志數千人由京山出發，不日可到武昌。
- 三、唐犧支率步隊四十一標第一營，在沙市獨立，響應武昌。
- 四、清廷已令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師南下，陸海軍統歸節制。
- 五、海軍仍在陽邏停泊。
- 六、清軍由京漢路南下，陸續向祁家灣、灤口附近集中，但黃、孝均派有重兵防守。
- 七、清軍總糧台仍設在信陽，該處城內儲糧秣極多，亦派有重兵防守。
- 八、馮國璋司令部在彭家灣。

清政府官報 二十六日，廬昌自信陽致內閣電云：「廬昌督率軍隊南下，於二十六日夜，行抵信陽。步隊第二十二標，已由統帶馬繼增於二十四日率抵漢口江岸。據報遇匪徒兩次來犯，軍隊擊退，拿獲三名，並奪獲馬匹服裝等件。混成第三協，受掩護大軍令，由統領王占元於本日統率抵灤口附近，距漢口約四十里。前由廬昌派員密赴武漢偵探，刻據回營報告：『逆匪仍占踞武漢，正事防禦工作，惟尙無大股外竄情狀。』武昌城內叛兵，潰散頗多，前擬分佈告示，令其繳械免罪，以期解散脅從。廬昌行營現駐信陽，一俟混成第四鎮經過，即督率剋日前進，早蕩匪氛，上紓宸廑。乞代奏。」

二十七日，民軍佔領劉家廟，復爲清軍占領。

是日午後六時，清軍第二次援軍坐火車到劉家廟站。民軍砲隊加入作戰，集中轟擊，於是進展至劉家廟鐵路西北端。張彪率湘、豫、鄂各軍隊助戰，而薩鎮冰督率兵艦，防護江岸。瑞澂在楚豫兵艦，游弋江岸策應。其時武昌砲隊，由武昌江岸轟擊楚豫兵艦，楚豫開砲還擊。午後三時，何錫蕃探悉清軍在劉家廟者約步兵一標，即令步兵第二標統帶黃振中、第三標統帶姚金榮進攻劉家廟以東之敵；第四標統帶謝元愷沿鐵路進攻劉家廟以南之敵；砲隊統帶蔡德懋、工程隊管帶孫鴻斌於跑馬場東端森林附近，佔領陣地；馬隊管帶黃冠羣則經漢水故道搜索前進。預備隊由第三標第二營管帶胡效騫指揮。各部隊進至跑馬場，與清軍遇，奮勇作戰，清軍敗走向灤口方面退却，民軍遂佔領劉家廟車站。其時薩鎮冰兵艦，轉向後湖，開砲射擊民軍後路，七時後，張彪復率湘、豫、鄂各軍隊來攻，民軍以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兵兩營砲兵一營爲前衛，在鐵路附近，散開攻擊，相持約二小時，清軍砲火猛烈，民軍不支，至是劉家廟復爲清軍佔領。民軍退至二道橋，佔領橋北高地，是役民軍管帶趙永武、排長劉國璋、雷世愷等陣亡，黃雲龍、王師等受傷。因軍政府派第四協援兵到漢，清軍在三道橋以北灤口附近，我軍在造紙廠設防。

清政府官報 是日薩鎮冰、瑞澂致軍諮府電云：「竊二十七日六點鐘，津兵第二起坐火車到站，尙未下車，突革命黨二三千人巡撲劉家廟車站，希圖抄襲津兵，張彪立率湘、豫、鄂各軍迎剿，擊斃悍賊二三百人，而逃者居其大半，奪獲大砲六尊，槍械無算，革黨敗走，我軍傷亡二十餘人。時薩鎮冰督率兵艦雷艇，防護江岸，以杜

省匪接應。瑞澂在楚豫兵輪遊弋江岸接應，突有匪徒砲隊，由武昌江岸開砲轟擊楚豫兵艦，竟欲制瑞澂死命，楚豫開砲還擊，連中兩砲，匪隊始退。惟因我軍兵力甚單，不能痛追，仍飭照舊嚴密防守。不料三點鐘後，革黨大股擁至，內有快砲二三十尊，彈子如雨，北洋砲隊未到，步隊全軍，遽向漢口退去，我軍因之奪氣，亦各退卻。鎮冰兵艦，因恐誤擊我軍，轉向後湖，用砲擊匪後路，共放三十餘出，傷斃革黨不少。七點鐘後，張彪探得劉家廟駐革黨無多，復率湘、豫、鄂各軍等進攻，擊敗革黨，復將劉家廟佔住，惟津兵不奉命令，不肯前進。此我軍擊敗革黨並劉家廟失而復得之情形也。伏查此次革黨，先乘津兵初到，往撲車站，其謀極爲狡悍，幸得當時擊退，津兵毫無損傷。午後復起大股砲隊來攻，勢極兇猛。津兵砲隊未到，步隊竟行先退，以致各軍奪氣，幸張彪奮不顧身，復率湘、豫、鄂諸軍，乘夜回擊，仍將劉家廟佔住。惟本日傷亡甚多，兵力愈單，津兵撤回，別無援應，瑞澂等惟有督率將士，竭盡血誠，能守一日劉家廟，即盡一日之責。惟陸軍既單，兵輪又乏煤，瑞澂之艦，更無米無油，勢成坐困，危在旦夕。仰懇天恩，迅催蔭昌立即前來，或促砲隊先至，救此危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同日，瑞澂復軍銜致軍諮府電云：「二十七日，革軍攻撲車站，官兵迎擊獲勝，津兵退回，不肯援應，劉家廟失而復得各情形，業經電奏在案。據聞城中以諮議局、自治會爲機關，以報館報紙爲煽惑，各處響應。瑞澂自二十日、二十一日兩日，率兵艦進攻武漢，不克，遂與張彪督飭豫省張錫元所帶陸軍二營，湘省王鼎華、夏占魁所帶巡防兩隊及蕭安國輜重八營、張永漢步隊兩營、崇歡巡防隊一營、朱名超馬隊三十餘人、特別警察隊一百餘人駐守劉家廟車站，再三開導撫慰，並發給各弁日記升獎札，許以先支薪水，苦守七日，以待津兵之至。不期津兵既到，叛衆來攻，反向漢口退去，當時津軍如果協力助剿，漢陽縱難遽復，漢口必可奪回，失此機會，良可深惜。現在豫、湘、鄂戰後餘兵，爲數不過二千，雖經瑞澂督同張彪勉勵將士死守劉家廟，晝夜不懈，而力竭精疲，子藥垂罄，蔭昌至今未到，津軍不遵瑞澂命令，若由漢口進兵，形勢利便，敵多砲隊，我盡步騎，強弱懸殊，斷難

支持，張彪等雖存必死之心，劉家廟終無保全之理。現在各處電報，久已不通，所有電奏，去電先猶可託鐵路南局轉發，前日又復斷絕，故改送九江電局拍發。瑞澂孤身率同幕僚數人，在艦游弋接應，切望大兵迅集，恢復城池。不料清軍遲遲不到，到者只有馬步而無砲兵，且不遵瑞澂命令，無兵無餉，呼應不靈，智力俱窮，徒深焦憤。薩鎮冰所統兵艦雷艇，子藥無多，米煤垂盡。瑞澂所乘之楚豫兵艦，機器油已用罄，煤亦祇敷半日，武漢皆無可購辦。前派委員四處採辦米糧，或因路途阻隔，或竟消息毫無，如此情形，將至坐以待斃。瑞澂死不足惜，特念兵艦爲水師利器，若爲匪得，爲害滋深，不得已，與薩鎮冰商明，擬將楚豫兵艦開赴九江，趕緊購辦米煤等物，運往接濟。惟黃州、武昌縣、大冶縣、田家鎮，處處有匪，上下隔絕，轉運甚難。仰懇天恩飭下提督張勳，迅將浦口巡防隊派撥一半，迅往武穴等處，節節掃蕩，以通運道而分匪勢。並懇蔭昌、袁世凱，迅速南下，督兵進援，俾劉家廟駐守湘、豫各軍，不致覆沒，得以規取漢口、漢陽，恢復武昌省城，瑞澂已得交卸督札，稍輕担負，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再漢陽鎮水師兵變，總兵張有亮聞已從賊，昨已商請提督程允和，先行設法招撫，以翦匪翼，合併陳明。謹乞代奏。」

### 張景良在漢口作戰

二十九日，民軍進攻在漢口附近之清軍，仍退回造紙廠。

二十七日夜，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議決對清軍進攻，發下命令如左：

軍政府都督命令 八月二十七日午後十一時半於諮議局發

一、在漢口敗退之清軍，其步兵約兩標，附有機關槍，已佔領三道橋北端漢口附近一帶。又據偵探報告，黃

陂、孝感、祁家灣各車站，清軍亦陸續派兵南下增加，但海軍共計在陽邏有五隻，司令官係薩鎮冰，連日派員疏通，尙未妥協，聞滿清有令海軍協攻我軍之舉。

二、本軍政府擬乘清軍集中未完備以前，先攻擊澚口附近之敵。

三、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官，率在漢所有各部隊，明日準備進攻澚口之敵，但攻擊計劃及命令，須先呈報軍政府。

四、步隊第一協統宋錫全，率所屬隊伍防禦漢陽，但須設法接濟我軍漢口進攻軍隊之彈藥。

五、步隊第三協統陳炳榮，率所屬隊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但須派砲隊在青山附近佔領陣地，阻止海軍前進。

六、步隊第五協統熊秉坤，率該協防禦武昌省城。

七、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其時，一般人對於第二協統領何錫蕃，取守勢防禦，仍謂其膽小怕死，不能當此重任，張景良謂：「何錫蕃是彼部下（張係二十九標統帶，何係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願到漢口殺敵，爲民國立功」云云。蔡濟民、吳醒漢、高尙志等遂在黎都督前，要求委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官。李翊東力持不可，蔡等不聽，黎都督乃派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張景良到漢口，司令部設劉家廟車站，部署未竟，即乘車離部，宿於歆生路。

二十八日，軍政府傳知各協將運送接濟等事，皆準備完全，至下午十一時，尙未見張景良報

告，不知其如何佈置，派楊璽章、蔡國光、蔡濟民、徐達明往漢調查。楊璽章等到漢與張景良晤談，知其毫無計劃，且狀甚驚慌，呂丹書請代指揮官下一命令，以便各部隊預爲準備。於是楊璽章即代張景良擬命令如左：

指揮官命令 八月二十八日午後三時於劉家廟發

一、在漢口敗退之清軍，其步兵約兩標，附有機關槍，已佔領礮口附近一帶。但黃陂、孝感、祁家灣等處清軍亦陸續增加隊伍防禦，海軍計兵輪五隻，在陽邏停泊，似有與清軍協攻我軍之勢。

二、本軍擬於明二十九日，進攻礮口附近之敵。

三、步隊第二協何統領，率該協於明二十九日拂曉，先派一部步隊潛進，佔領三道橋以北，掩護其餘隊伍陸續前進，向敵之正面攻擊。

四、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該協（欠第七標）於明二十九日拂曉出發，由藤子岡前進，向礮口之敵右翼攻擊。

五、砲隊第一標蔡統帶，率該標於明二十九日拂曉佔領第一道鐵橋隄防，布置放列，以能射擊三道橋以北，援助我軍前進爲要，但派一部於第二道橋隄防佔領陣地，亦向三道橋附近射擊，工程一隊附屬砲隊。

六、其餘步隊第七標及敢死隊爲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合待命。

七、我明日拂曉在丹水磯。

指揮官張景良

至二十九日拂曉，第二協令謝元愷之一標，潛行由三道橋陸續赴礮口猛進，至三道橋北端，清軍用機關槍掃射，謝標死傷甚衆，即退回二道橋堤防。少頃天明，清軍用砲隊與機槍向我堤防隊伍



猛擊，謝標退回原地。第四協隊伍由藤子岡附近用船渡至瀝口右岸，亦因地勢低窪崎嶇，礙難前進，且因清軍防禦嚴密，當在該處停止，旋因正面步隊退却，遂亦退回原防。張景良因各隊不能進攻，都退回原地，在造紙廠一帶防禦。發下防禦命令如左：

指揮官命令 八月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於造紙廠發

- 一、敵人在瀝口一帶陸續增加軍隊，現用機關槍砲隊堵塞三道橋北端隘路口。
- 二、本軍本日擬於造紙廠一帶防禦。
- 三、步隊第二協佔領造紙廠附近，右翼由造紙廠東端，左翼至三道橋南端。
- 四、步隊第四協（欠第八標之一營）佔領陣地，右翼與步隊第二協聯絡，左翼至藤子岡附近。
- 五、砲隊第一標佔領第一道橋堤防附近，但派一部佔領戴家山，以能射擊三道橋北端一帶爲要。
- 六、工程隊附屬砲隊。
- 七、馬隊警戒我軍左翼。
- 八、步第八標之一營及敢死隊爲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合。
- 九、本指揮在造紙廠。

指揮官張景良

是晚，軍政府接漢口報告，進攻各部隊失利，折回原地防禦，大衆極爲憂慮，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暫取守勢，由都督傳知武漢各部隊，趕緊施行堅固防禦工事，嚴密防禦。

九月初一日，清軍進駐孝感。

是日，清軍進駐孝感。據探報馮國璋率大兵來攻，其作戰計劃分三路：（一）由鐵路沿綫，進攻劉家廟爲主攻；（二）由府河新溝出蔡甸攻漢陽，以爲側擊；（三）由陽邏偷渡青山下游，直逼武昌，以爲助攻。自信陽至黃陂、孝感、京漢路南段附近之各城池，扼要分兵佈守，而其主力仍在祁家灣、滠口一帶，距劉家廟不過三十餘里。黎都督即調第五標劉廷璧防守青山，第六標胡廷翼防守兩望，駐漢陽之第一協統領宋錫全嚴防漢陽襄河上游保護兵工鋼藥兩廠。是日下午，民軍由劉家廟進攻三道橋，進展至頭道橋，清軍以山地猛擊，民軍退至原陣地。

是日，湖南、陝西獨立。

初二日，清軍王占元率第三協步隊進攻造紙廠。

是日午前十一時，在三道橋之清軍增加生力軍，由王占元所統混成第三協步隊，在三道橋進展至造紙廠附近。民軍以步隊三標及敢死隊任前綫，砲隊第三標第一營之中右兩隊，佔領鐵路兩側陣地放列。相持至午後三時，民軍復加機關槍隊及砲隊第二標第三營右隊，佔領左翼陣地，試行掃射。清軍退至頭道橋，民軍馬隊隊官王炎斌陣亡，機關槍隊隊官陳詠裳等受傷。是夜兩軍各以戰鬥隊形警戒於二道橋之南北段。

初三日拂曉，兩軍在二道橋，清軍初不利，民軍進至三道橋，清軍以新到十生的大砲，放列於戴家山陳家墩，俯瞰射擊，民軍傷亡甚衆，紛紛乘火車後退，旋佔領劉家廟北端之橫堤以抵禦之。清軍子母彈火力猛烈，民軍受其威脅，復退至劉家廟車站防綫，陳樹森等受傷。先是民軍從武昌楚望

台軍械所檢出舊式子母彈野砲四尊，由砲隊第一標第一營中隊，以人力曳至前綫，佔領姑嫂樹西北陣地（即蔭昌奏三道橋砲四尊）。一面以砲隊第三標第一營管帶陳殿甲所部，增加於劉家廟之前綫，清軍始不得逞。午後二時，清軍第三協步隊向三道橋前進，民軍反攻進至造紙廠西北方變換陣地，而清軍左翼有着灰色軍服之清軍一隊，繞道前進。民軍疑係友軍，以致側面受攻，死傷頗多，退至劉家廟。清軍亦退保頭道橋之綫。

清政府官報 初四日，蔭昌自孝感致軍諮府電云：「連得前敵報告，稱初一日下午，匪約二營，向灤口三道橋進撲至頭道橋，甫下火車，我山砲猛擊，匪遂敗走。初二日下午，第三協派步隊一大排，過三道橋監視橋樑，見有匪砲四尊，佔領劉家廟造紙廠一帶，擊我旁隊，第四鎮山砲還擊，掩護步兵，遂退至頭道橋。初三日午，我軍偵探由灤口進至造紙廠劉家廟一帶，搜索敵情，見匪約一大排，向我軍射擊，我偵探還擊，斃匪正副隊長各一名，並獲執照手槍手簿等項。又第三協派步隊一隊，向三道橋前進，匪砲忽從造紙廠西北方變換陣地，我軍仍猛擊，匪遂敗退，狀極狼狽。」

初三日，九江獨立。

初四日，廣州將軍鳳山被炸死。

初五日，清軍進佔造紙廠。

是日拂曉以前，天極黑。敵人在陽邏之海軍，偷入譙家磯，青山砲隊瞭望疎忽，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等，亦均疎忽，所以彼海軍得以安全潛至譙家磯。天曙，海軍各艦由譙家磯開至造紙廠江岸，

向民軍防禦陣地，側面猛擊，遂將我散兵壕內及其附近之兵擊死五百餘名，民軍旋即後退。而在礮口之清軍機關槍隊，當由隘路前進至第一道橋，見民軍退却，復用機關槍掃射，水陸夾攻，民軍不能抵禦，清軍即佔造紙廠，並掩護在後之清軍陸續前進。民軍節節退後，午前十時，自造紙廠退至大智門附近，始佔領陣地，海軍即向陽邏停泊，而民軍青山之砲隊仍不知也。

是日正午，民軍擬定進攻，但不知指揮官張景良退至何處，第二協標統謝元愷云：「指揮官不用，我願告奮勇，大眾跟我前進。」於是各部隊長官自行集合，共同擬定於午後一時開始進攻。謝元愷爲前驅，步隊第二協在右，步隊第四協在左，齊向劉家廟攻擊，士氣極盛。清軍在劉家廟用機關槍及步砲隊抵抗，民軍仍節節猛進，將近劉家廟五六百米達，各部隊均上刺刀，由謝元愷先令號兵吹衝鋒號音，大眾齊聲喝殺，直衝至劉家廟與清軍肉搏。清軍不支後退，民軍遂佔領劉家廟。復擬向造紙廠追擊，清軍利用造紙廠掩護，用機關槍管退砲猛擊民軍，民軍亦因此日苦戰，且天將昏黑，遂決定在劉家廟佔領陣地防禦，是晚，各部隊在劉家廟以戰鬥隊形徹夜。

同時，各部隊將經過戰況報告軍政府，其死傷數如左：

- 一、步隊第二協謝元愷標，官兵死五百餘人、傷一百八十餘人。
- 二、步隊姚金鏞標死一百餘人、傷七十餘人。
- 三、步隊第四協楊傳連標並吳勝元之一營，共死一百四十餘人、傷九十人。
- 四、砲隊蔡德懋標，死五十餘人，傷七十餘人。

五、其餘敢死隊，工程隊，輸送隊等死一百餘人，傷五十餘人。是日激戰共計死傷一千餘人，聞清軍亦死傷相等。

是晚，大衆因漢口戰鬥各部死傷太多，軍政府特派步隊第五協熊秉坤往漢增援。又派敢死隊隊長方興、楊雲開兩隊往漢督隊。又因張景良無能，特派姜明經往漢協助張景良。黎都督與大衆商議，復增兵一協（第六協），以楊載雄爲統領，担任武昌城防務。發下命令如左：

軍政府都督命令 初五日午後十一時於諮議局

一、清軍約一混成協，今日由劉家廟進佔造紙廠附近，其灤口及武勝關以南各車站，仍陸續增加軍隊。但海軍仍到陽邏停泊，我軍政府擬派砲兵隊驅逐，一面通知各處，不接濟海軍糧煤。

二、本軍政府擬明日擊攘造紙廠之清軍於三道橋以北。

三、漢口指揮官張景良，統率在漢各部隊，明日攻擊在造紙廠之敵。

四、步隊第一協協統宋錫全，明日須派一部援助漢口進攻，其餘所率各隊仍固守漢陽。

五、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明日率所屬各部隊，仍防禦青山至兩望一帶，但須派砲隊刻刻防禦海軍上駛。

六、步隊第六協協統楊載雄，率武昌所有部隊防禦武昌。

七、各部隊給養，仍由自行就近籌備。

八、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初六日，清軍自造紙廠進攻，海軍助戰，民軍退至大智門。

是日，張景良發下進攻命令如左：

指揮官命令 九月初六日午前二時於大智門發

一、敵人兵力約一混成協，已佔領造紙廠附近，其瀋口及武勝關以南，仍陸續增加軍隊，但海軍仍在陽邏停泊，已由都督擬派砲隊驅逐，並通知各處，不接濟海軍糧煤。

二、本軍擬於本日拂曉，攻擊前面造紙廠之敵。

三、步隊第二協何統領，於本日拂曉，率貴協由劉家廟出發，其進攻區域，右翼自江岸起，左翼至劉家廟車站西端一帶。

四、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貴協於本日拂曉出發，其進攻區域，右翼與步隊第二協連絡，左翼至戴家山附近一帶。

五、步隊第五協熊統領，率貴協於本日拂曉，在劉家廟南端集合為預備隊。

六、砲隊第一標蔡統帶，率貴標及工程隊於本日拂曉，在劉家廟以北附近佔領陣地，援助我步隊進攻。

七、馬隊黃管帶，於本日拂曉，率貴營警戒我軍左側。

八、敢死隊第一第二兩隊，於本日拂曉，在步隊第二協後面協助進攻，第三第四兩隊，在步隊第四協後面協助進攻。

九、本指揮官本日拂曉在劉家廟。

指揮官張景良

是日拂曉，各軍依令而行，清軍頑強抵抗，戰鬥頗烈。我軍第一綫奮勇異常，接續進至三道橋

紅磚廠一帶。惟張景良配給子彈，每兵僅兩排，相率伏地待援，久之不至。是時張尙在歆生路，戰地無主，前綫彈藥告罄，適清軍援到，分二路壓迫，一由三道橋正面進擊，一由姑嫂樹側擊；我軍不支，退保劉家廟原防。萬珍山、劉桂林、陳金標、彭金堂、謝鴻發等受傷。午後二時，薩鎮冰所統兵艦三艘，突過我軍防綫，猛向劉家廟側面發砲射擊，毀車站圍牆，磚瓦四飛，我軍傷亡甚衆，遂潰退至大智門，蔡新榮、張元興、劉永清、夏長清、徐金榜、董道勝等受傷。是役，我軍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受傷。

是晚，軍政府召集會議，議決事項如左：

- 一、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受傷，以謝元愷代之。謝元愷之標統，以胡效騫代之。
- 二、派尙安邦率砲隊兩營往漢增援。
- 三、通電湖南、江西兩省，速急派精銳隊伍，來鄂援應。
- 四、派工程營與敢死隊，多攜帶工作器具到漢，幫同各部隊築設堅固堡壘。
- 五、派游擊隊往黃、孝擾敵後路，牽制南下兵力。
- 六、電知上海民立報，速請黃興來鄂，以資鎮攝。
- 七、漢口所有部隊，迅速整頓，明日必須固守原陣地，如有機可乘，則向敵前進逆襲。
- 八、多印白話數滿清罪惡，派間諜到清軍中散發，以啓惕其軍心。
- 九、電請陝西出兵，襲清軍側面。

十、通電各省促其響應。

同日，清政府召蔭昌還，授袁世凱欽差大臣，馮國璋統領第一軍，段祺瑞統領第二軍。

清軍攻入漢口玉帶門街市

初八日，清軍攻入漢口玉帶門街市，民軍退至散生路及劉家花園一帶。

初七日午前七時，民軍在大智門新停車場一帶防禦，清軍由劉家廟進攻。謝元愷即通知各軍好爲掩護，一俟清軍接近至二三百米達時，一齊衝出，協同以白刃相戰。至正午，清軍果漸漸與民軍接近，謝元愷令吹衝鋒號，民軍同時齊出一陣喝殺，於是兩軍接近肉搏，清軍後退，民軍追至劉家廟附近。十時許，清軍後方預備隊，又用機關槍猛擊，民軍死傷更多，遂在劉家廟以南停止，民軍因所佔地勢不佳，又節節退至原陣地防禦。是晚，清軍仍在劉家廟，民軍仍在大智門新停車場，各在原陣地宿營。

是日劉英帶京山團防民軍約二千人來省，軍政府當發槍枝，令季雨霖爲標統，劉英爲顧問，將團防民衆組織一標，爲援助隊到漢應援。

至初八日午前六時，清軍利用砲隊、機關槍步隊，又用重砲運至戰地，向民軍砲隊猛射。民軍砲隊不能應射，蔡德懋與謝元愷商量轉守爲攻，其意以爲：「與其徒令敵人以火力擊死，不如轉守爲攻，將敵人驅逐於三道橋以北之爲愈也。」於是彼此與各部隊會商，決定進攻。午前十一時，謝



元愷督隊先進，各部隊亦同時動作。清軍已密布機關槍，並將後面預備隊，齊向前綫增加，王占元、陳光遠等在後督率，即以機關槍與重砲向民軍猛擊。少頃，蔡德懋令砲隊前進，變換陣地，目標顯明，清軍用砲隊向蔡德懋砲隊注射，砲彈如雨，民軍砲隊死傷太重，蔡德懋陣亡。

謝元愷攻至距敵甚近，已在敵火之下，礙難停止，於是命隊伍前進。清軍以機關槍猛烈射擊，謝元愷陣亡，敢死隊長馬榮、工程隊長李忠孝等亦同時陣亡。何錫蕃受傷，清軍乘勢追擊，民軍向後退却至散生路及劉家花園一帶，是時已午後五時矣。

甘績熙回軍政府報告戰鬥情形，黎都督當即召集軍事緊急會議，一面令張景良維持各部隊秩序，張景良不知藏匿何所，漢口軍政分府在後城馬路尋得，又見第八鎮正參謀官劉鎮祺在場甚爲可疑，於是軍政分府詹大悲即將張景良、劉鎮祺看管，報告都督，黎未置可否，後來漢口節節敗退，詹即將該二人逕斃之。

漢口民軍大敗後，新編部隊既潰，主將亦復無人，幾至不能再戰，黎都督派砲隊統領姜明經爲指揮，姜就任數小時，以查防爲名，即離去。都督又派第三協協領林翼支爲指揮，是時僅得保持散生路劉家花園之綫。清軍復以步隊一標，用機關槍由後湖堤迂迴我軍右側攻擊，復用管退砲以引火彈射擊，我軍復大挫，退至張美之巷、土壩、六渡橋、滿春茶園一帶。都督先後以楊璽章、王安蘭、杜武庫等爲指揮。居正、蔡濟民、吳兆麟、蔡漢卿、甘緝熙、張廷輔等接續渡江督戰，居正且披槍參戰，面部受傷。都督即暫以宋錫全往漢口照料，維持現狀。

是日，張紹曾頓兵灤州，電奏要求改革政治。山西、雲南獨立。

清政府官報 當清軍進入漢口玉帶門街市，蔭昌致軍諮府電云：「官軍在漢口地方連日與匪相接，時有斬獲。初六日，向前進攻，行抵洋油廠西方遇匪約千數百人，官軍協力猛攻，薩鎮冰所統兵艦，並在附近援助，逐節進佔，匪仍力行抗拒，嗣因我砲力劇烈，匪遂向大智門紛紛潰散。官軍乘勝追擊至跑馬廠，匪憑堅壘，極難摧陷。初七日早，官軍用山礮側攻互擊，匪勢不支，相繼潰退，官軍追蹤掃蕩，直至漢口街市，因兵力過勞，稍事修養，即進奪漢陽，迅圖撲滅。」

其總參謀長易適謙（漢陽人），亦致軍諮府電云：「我軍於初八日全復漢口，右翼已過玉帶門街市，餘匪業經搜索淨盡，並礮擊漢陽、龜山、黑山重要地點，為渡河進攻之準備，嗣後軍情，應由馮軍統隨時電報，請代回兩邸。」（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云：據蔭電稱，初七日直至漢口街市，易電則謂初八日全復漢口，實則其右翼僅過玉帶門街市，其左翼尚有我軍防守，所謂全復漢口者，為九月十一日午夜事。）

初九日諭：「電寄蔭昌，此次進攻漢口，斃匪千數百人，奪獲山礮三十六尊，軍械多件，仍著該大臣督飭將士，一鼓作氣，收復武漢，俟袁世凱到後，再行回京供職。」

同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頃接蔭昌電稱攻入漢口，兵力已疲，亟盼添兵接應，請飭陸軍部、東三省總督、山東巡撫，迅令第五、第二兩混成協及第五鎮全鎮，趕緊開赴信陽，以資調遣』等語。著軍諮府，陸軍部知道。」

### 黃興來武昌為總司令、到漢口作戰

九月初十日，黃興偕宋教仁、李書城、田桐等自上海來武昌。（先是八月二十二日，居正、譚

人鳳同到武昌，報告上海情形，大衆即請其速回上海，請黃興、宋教仁來鄂。黎都督即請黃興主持漢口軍事，黃興擬先往漢口視察戰綫情形，於是派吳兆麟、楊璽章、蔡濟民、徐達明隨同黃興渡江。

午後三時許，黃興轉回武昌，大衆向黎都督云：「黃興素來好戰，且善戰，請軍政府任以全軍總司令。」即由大衆開會公推黃興爲總司令，所有湖北軍隊及各省援軍，均歸其節制調遣，又謂：「漢口危急，請黃興於今晚往漢督率。」

是晚，黃興偕楊璽章、查光佛、蔡濟民、徐達明等渡江，在漢口滿春茶園設總司令部辦公處，即檢查在漢口所有隊伍，名單如左：

一、步隊第二協兵額約二千人。

協統何錫蕃傷以羅洪升代。

標統胡效騫。

標統姚金鏞病，以劉廷福代。

二、步隊第四協第七標兵額約一千人。

協統張廷輔，傷。

三、步隊第五協兵額約兩千餘人。

協統熊秉坤，

標統杜武庫，

標統伍正林，督隊官方漢農。

四、步隊第一協林翼支之一標。

五、馬隊一營管帶黃冠羣。

六、砲隊約一標，標統尙安邦。

七、工程隊一營，管帶李占魁。

八、敢死隊約二大隊，

隊長方興，

隊長楊金龍。

九、季雨霖之團防兵一千餘名。

是晚，黃興在漢口發下命令如左：

總司令命令 九月初十日午後九時於漢口滿春茶園發

一、清軍仍佔領大智門新停車場附近。

我湘軍有步兵兩協，業已出發，不日來鄂援助。

二、本軍今晚擬在原佔領陣地，以戰鬥隊形過夜。

三、步隊第二協警戒綫，右翼由歌生路後城馬路起，左翼至查家墩以東火車站之隄防一帶。

四、步隊第五協警戒綫，右翼與步第二協連絡左翼至玉帶門一帶。

五、其餘各隊之集合地如左：

步第七標在滿春以北空地，

馬隊一營在滿春西端，

砲隊一標在滿春西北端附近，

工程一營在滿春北端附近，

敢死隊二隊防禦滿春本司令部。

六、步隊第一標及季雨霖標警戒漢口市街各要地。

七、各隊給養，用軍政分府預備之糧秣。

八、本總司令在滿春茶園。

總司令黃興

是日，袁世凱到信陽。江西獨立。

### 清軍攻入漢口全市

十一日，清軍攻入漢口全市，漢口失陷。

是日晨，黃興往前綫察看情形，擬向清軍施行攻擊，而清軍已於午前六時，由王家墩向民軍攻擊，砲火機關槍均極猛烈，民軍令預備隊向第一綫增加，黃興率敢死隊督陣，不准後退。午前十時許，清軍藉散生路附近房屋掩護，與民軍右翼接近，用機關槍猛射，民軍受傷過重，向後退却，清軍乘機前進放火，將散生路房屋焚燒，加以砲火亂射，於是民軍左翼隊伍節節後退，而民軍正面及左翼隊伍，見左翼火起退却，亦往後陸續退却。至午後二時，民軍前綫隊伍人數漸漸減少，黃興無

法維持，遂下令各部隊退却至玉帶門一帶防禦。清軍則節節縱火燒民間房屋，燒一段則進一段，市民逃徙殆盡，除機關槍隊與步隊目兵百餘名，尙在張美之巷抵抗外，其餘前棧空無一人，紛紛向漢陽退却，而漢口遂告不守。

海軍琛容、籌三艦及各艦艇抵九江，歸附民軍。

清政府官報 十二日諭：「電寄袁世凱，據電奏：『初十日至信陽，與蔭昌晤商一切，據稱前敵兵力已疲，須增軍隊。』」疊接馮國璋電稱，漢口尙未全下，相持數日，兵力甚疲，亦請增兵」等語。山東第五鎮，業經開赴信陽，其餘軍隊，仍著軍諮府、陸軍部酌量調撥。」

### 清軍焚燒漢口街市

清軍既佔漢口，馮國璋親往視察戰區。我軍散兵未及撤退者，槍聲四起，清軍不敢深入，乃縱火焚燒。鐵忠、易迺謙等復從而慫恿之，於是漢口礮口以下，付之一炬，自十二日起至十三日止，火猶未滅，竟將長江經濟中心漢口之繁盛市場，化爲焦土。

清政府官報 十四日，吳祿貞自石家莊電奏云：「官軍佔領漢口，焚燒掠殺，慘無人道，祿貞、桑梓所關，尤爲心痛，此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司長丁士源、易迺謙逢迎助虐，應請聖裁嚴行治罪。」

同日諭：「資政院奏，漢口官軍慘殺人民，賄賂漢口人民損失，並將殘酷軍官，按律治罪，一面飭即停戰一摺。據稱接南省電稱，漢口並附近一帶地方官軍恣意殘殺，慘及婦孺，焚燒街市，綿五十餘里，姦淫擄掠，無

所不至等語。若如所奏情形，實屬慘無人理，亟宜查明懲辦，著袁世凱按照所奏各節，迅速確查，按律治罪。並著詳查人民損失財產，由國家一律賠償。」

十六日諭：「電寄吳祿貞……至於鄂事，前據袁世凱電奏，已向武昌宣布德意，勸諭解散。本日又簡張紹曾爲宣撫大臣，派員分投勸導。湖北爲該署撫桑梓之邦，著即函電鄉人，共相勸勉，力維全局。所稱軍官在漢口焚殺淫擄各節，已有旨飭袁世凱查明按律治罪，並詳查人民損失財產，由國家一律賠償矣。」

### 民軍退守漢陽

九月十一日午後五時許，民軍後退，抵玉帶門一帶，黃興云：「漢口各部隊均已打散，士氣沮喪，萬難復用，且各部隊軍官亦無指揮能力，漢口似不能保，擬固守漢陽，速請湘軍來援，再圖恢復。」主意已定，一面令各隊在玉帶門一帶防禦，一面通知黎都督火速催湘軍應援。

是晚，又接黃興通知，漢口各戰鬥部隊，除傷亡外，查現有人數共計不及五千名，實無戰鬥力，暫維現狀，擬固守漢陽待援。

軍政府當召集軍事緊急會議，決定以蔣肇鑑爲第一協協統，令其到漢陽集合所有隊伍，暫時防禦。一面招募新兵補充足額。又一面令胡效騫之一標，趕赴漢陽警戒，並保護兵工廠。漢口各部隊暫令熊秉坤維持。以上處置規定後，大衆有主張放棄漢口漢陽者；又謂決不可放棄漢陽，以免漢陽兵工廠資敵軍者；又謂不可放棄漢口，免湘軍來鄂進攻不便者。是時，吳兆麟、楊璽章及參謀部全

體人員力爭，主張以全力固守漢陽，請都督立將軍政府遷至漢陽云云。大衆決定固守漢陽待援，都督亦不遷移，當派吳兆麟率參謀數人到漢陽指示各部隊，布置防務。其防禦區域如左：

一、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鑑，其兵力約一千餘人，防禦兵工廠。

二、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其兵力約三營共一千二百人，防禦漢陽、黑山、割絲口一帶。

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其兵力約兩標共兩千人，防禦漢陽南岸嘴至兵工廠一帶。

四、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其兵力兩標約兩千六百餘人，防禦漢陽十里舖鍋底山一帶，但派有一部警戒

琴斷口三眼橋。

五、砲隊約山砲兩營，以一營在大別山（即龜山），以一營在黑山，歸會稽指揮。

六、工程一營，管帶李占魁，分配步砲隊構築防禦工事。

軍政府緊急會議，又議決事項如左：

一、除派輪船迎接湘軍外，再電江西派兵偕同海軍來鄂援助。（十一日，海軍琛、容、籌三艦及各艦艇，在九江歸附民軍。）

二、漢口各隊，仍竭力固守，使敵遲滯前進，以待援軍之來。

三、武昌漢陽宜嚴密警戒，不可稍事疎忽，倘有疎虞，決以軍法從事。

四、所有戰鬥隊伍，損傷缺額，一律補足，唯受傷長官或派人代理，或另委人，看情形酌定。

五、湖北軍隊以五協之衆，加以特種軍隊，防禦武漢，其兵力亦不爲少，各協宜趕練補充兵一團，以資補充。



六、通電各省，數清軍在漢口縱火延燒市街民房之罪惡。

七、漢陽武昌附近，加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

八、仍電請響應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軍，使其各方不能兼顧。

是晚，宋錫全與林翼支及漢口劉英帶至之團防兵士皆潛逃，旋得探報，謂宋錫全逃往湖南，林翼支逃入襄河。後宋錫全在岳州拿獲正法，（一說，宋是總司令黃興令調往岳州，並非潛逃。）林翼支隱匿襄陽，後居隨州亦槍斃。

同日，清政府以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 黃興自漢口返武昌

九月十二日，黃興退返武昌，與黎都督會商以後湘軍來時應敵之策，軍政府召集緊急會議，黃興主席宣言如左：

「一、兄弟前日來鄂，即往漢口督隊，意欲反攻，恢復漢口。不料各隊新兵最多，秩序不整，頗難指揮。

二、軍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揮，至戰時因與兵士穿一樣服裝，辨別不清，亦極複雜。

三、各隊戰鬥日久，傷亡過多，官與兵均已疲勞太甚，毫無勇氣，且一聞機關槍聲，即往後退。

四、兵士中在武漢附近所招者甚多，一到夜間，即潛回其家，以致戰鬥員減少，各軍官因倉卒招募，亦無從查實。

五、民軍軍火，全在步槍，無機關槍，一與敵接近，即較敵人損傷爲重。民軍砲隊，又係山砲，子彈射出，又不開花，且射出距離太近，不及清軍管退砲效力之遠。

六、查清軍俱係北洋久經訓練之兵，秩序可觀，亦善射擊，唯衝鋒時不及民軍靈敏，故每聞民軍衝鋒喝殺聲，即往後退。此民氣之盛，可恃者僅此耳。

由此以觀，漢口若無湘軍來援，恐難保守，依兄弟之意，俟湘軍到後，再圖恢復可也。」其時大眾聞黃興之言，頗以爲然，於是望湘軍之來甚急。一面準備固守漢陽及武昌根本，同時分電各省已響應者派兵來鄂援應，未響應者仍促其響應。

### 漢陽之戰

#### 黃興爲戰時總司令、登壇拜將

九月十三日，黃興爲戰時總司令，行登壇拜將禮。

十二日，黃興在漢口失陷退返武昌後，居正、田桐邀請一般同志開秘密會議。由居正提議，擬公推黃興爲湖北湖南大都督，其中有同盟會同志極力附和。吳兆麟當即說明利害，萬不可發表，於

是大衆復擬舉黃興爲戰時總司令，並效漢劉邦聘韓信爲大將故事，請黎都督聘黃興爲總司令，登壇拜將，擇定九月十三日行拜總司令禮。

黃興即於是日在武昌組織戰時司令部，設參謀、副官、秘書三處，設偵探、間諜兩科，以李書城爲參謀長，曾昭文爲副官長，耿觀文、何成濬等爲副官，田桐爲秘書主任，總計職員百餘人。一俟登壇拜將，即到漢陽指揮作戰。

是日，湘軍援鄂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第二協統領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抵武昌。

十三日午前八時，都督府前面建一將壇，黎都督傳知各機關人員，及武昌軍隊長官，並派軍隊一標，準於正午齊集軍政府，請黃興登壇拜將。於壇之四角，樹立軍旗，中立「戰時總司令黃興」六字大旗，威武森嚴，屆時軍隊軍隊畢至，黎都督偕各機關人員先登壇發表大意謂：「本都督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及全國軍界同胞，特拜黃君與爲戰時總司令，於本日此時就職，率我軍隊，推倒滿清惡劣專制政府，光復漢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謀人民福利，我將士皆須誠心悅服，聽其指揮，羣策羣力，驅除殘虜，以衛國家，中華民國幸甚，同胞幸甚」。說畢，即請黃興登壇受職，由都督將關防、聘狀、令箭等項，親交黃總司令。當時黃興在將壇上向大衆演說：「此次革命，是光復漢族，建立共和政府，斯時清廷仍未覺悟，派兵來鄂與民軍爲敵，我輩宜先驅逐在漢口之清軍，然後進攻，收復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既承黎都督與諸同志舉兄弟爲戰時總司令，爲國盡瘁，亦屬義不容辭，但是軍人打仗，第一要服從命令，第二要同心協力，自今而後，對於作

戰，倘有不服從命令及臨陣怯敵者，即以軍法從事，尙望大衆努力前途爲要」云云。大衆拍掌，齊呼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黎都督、黃總司令萬歲。

### 黃興到漢陽接防備戰

十三日，黃興以戰時總司令，到漢陽接防備戰。

黃興設總司令部於漢陽西門外昭忠祠，所有湖北軍隊，編爲第一軍，均聽其節制調遣。湘軍兩協，同到漢陽接防備戰，其在漢陽各軍隊黃總司令以命令指定防區如左：

一、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所部七標，防守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一帶。

一、第一協統領蔣肇鑑率所部一標，防守兵工廠附近，並派一標駐徐家灣。

一、步隊第四標第三營，駐守徐家灣至琴斷口一帶。

一、步隊第十標第三營，駐琴斷口。

一、令步隊第十一標，礮隊獨立隊，機關槍隊及水師第一標散卒，防守黑山。

一、礮隊第三標第一營駐梅子山，並分派一隊駐高廟南端。

一、令步隊第十標之一、二營，附礮兵二隊，由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駐十里舖及歸元寺附近。

黃總司令又命王安瀾爲兵站司令，在漢陽歸元寺設糧台，胡恢漢（胡祖舜原名）爲輜重營長，以輸送軍需接濟。

十四日，接報告，清軍在漢口、礪口、玉帶門、觀音閣一帶防禦。又劉家廟至礪口一帶，均有

清軍節節駐紮，又孝感至新溝方面，亦有清軍小部隊出沒，似有繞攻漢陽之勢。

是日，上海、浙江、貴州獨立。

十五日，蘇州、常州獨立。

十六日，湘軍第一協協統王隆中率所部開至漢陽。黃總司令命該協赴十里舖附近防禦，王隆中云：「到十里舖可也，如令我協在該處防禦，未免阻喪士氣，我協願休息數日，聽總司令命攻漢口之敵。」黃總司令即令王隆中軍隊，在十里舖附近集合待命。並撥砲隊第二標統帶董占元，歸其指揮。

黃總司令復抽調原駐十里舖步隊第十標之一、二營，由統領熊秉坤率赴西門外爲總預備隊，並令各部隊分別建築赫山、高廟、梅子山、十里舖及龜山兵工廠南岸嘴各處工事，又新編砲兵隊，以曾繼梧爲司令，指揮全軍砲隊。

是日，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松江、清江獨立。

十七日，接各方報告如左：

一、袁世凱、馮國璋命南下之清軍，於黃河以南所有鐵道鐵橋車站及電局，均派重兵保守，但袁世凱之大本營在孝感，馮國璋之司令部在漢口大智門，其所到地方，遍貼布告。

二、清軍現由北運來重砲數門，並架橋材料，均已到漢，但架橋材料，似欲在襄河架設橋樑，有準備攻我漢陽之舉。

三、清軍在大智門及招商局附近，設有管退砲位，專向我武昌漢陽射擊。

其時，武昌及漢陽準備，除以步隊第二協防禦武昌城附近，以步隊第三協仍防禦青山一帶，武昌鳳凰山設有重砲外，其漢陽防禦部隊如左：

鄂軍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鑑，

鄂軍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

鄂軍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

鄂軍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

湘軍步隊第一協，協統王隆中，

鄂軍砲隊團，團長曾繼梧，由黃興帶來，

鄂軍工程第一營，附架橋材料，管帶李占魁。

是日，廣西獨立。

十八日，接報告，清軍於漢口上關及花樓一帶，並在黑山對岸，構築掩堡，沿江岸均設有砲位。

又據諜報，清軍兵力，除連日戰鬥死傷外，尚有一萬餘人。本日下午一時，其後方續到增援隊約五千人，已抵祁家灣，又有步隊約一標，由信陽蕭家港南下，今晚可達漢口。

是日，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九月十八日午後三時於漢陽昭忠祠

一、清軍在漢口兵力約一萬餘人，在漢口劉家廟至礮口附近。又於上關及花樓一帶，並黑山對岸，均構築掩堡，沿江岸設有砲位。又由孝感至新溝方面，有清軍出沒，清廷派袁世凱南下，現已抵孝感，馮國璋在大智門。又迭接上海、浙江、江蘇、廣西、安慶來電，均已宣布獨立，擬派兵應援武昌。

二、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於南岸嘴至兵工廠附近佔領陣地，並派一部掩護我右側。

四、步隊第一協統領蔣肇鑑，率該協佔領陣地，右翼與第四協連絡，左翼至鋼藥廠西端附近。

五、步隊第四標統領胡效騫，率該標與步隊第一協連絡，須於黑山至割絲口附近佔領陣地。

以上各隊，須利用時間，構築強固防禦工事。

六、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在十里鋪鍋底山附近佔領陣地，但須構築強固防禦工事，且派一部警戒琴斷口三眼橋附近。

七、砲隊團統領曾繼梧，率該團須於大別山、黑山、仙女山、扁担山附近選佔陣地，以能射擊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及琴斷口三眼橋附近爲要。

八、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在七里鋪爲預備隊。

九、各部隊給養，派員在歸元寺糧台領取糧秣。

十、予在漢陽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是日，安徽、鎮江獨立。

十九日，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所部開至漢陽。

是日，接報告，清軍第四鎮全部兵力，駐紮漢口各要地，及第十混成協全部駐孝感，第五鎮之一協，於今早八時已抵孝感。又據土人云：「清軍一支隊，似由新溝向蔡甸前進。」

民軍接得以上報告，即派祁國鈞率馬隊一營，步隊一營赴蔡甸附近，防止清軍渡河。

是日，黎都督電各省派代表到鄂會議，組織臨時政府。福建廣東獨立。

二十一日，黃總司令因步隊第一協防禦不密，令回武昌換第六協到漢陽接防。

是日，接報告，清軍有騎兵數百騎，步兵約三千人，欲於毛陳渡架橋佔領蔡甸之金牛山，爲進攻漢陽之計。又於漢口鐵路南端及散生路附近，均築設砲壘，且清軍由北運來野砲甚多，陸續增加戰綫。

又接各方報告如左：

一、清軍在南岸嘴及高公橋對岸，均設有機關槍數尊。又鐵廠對岸，有敵砲兵陣地。  
二、漢口水電公司至礄口一帶，均有清軍步兵駐紮，戴家山有清軍步兵約一營，又姑嫂樹附近，有清軍騎兵約一營。

三、聞清軍現由國外購來野戰砲十二門。

四、清軍步兵約千餘人，由新溝南下，於本日午後一時，其隊頭已抵油榨坊附近。

黃總司令接得以上報告，召集各部隊長官開軍事會議，規定各部隊防禦地區。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九月二十一日午後四時於漢陽昭忠祠

一、綜合各種情報，清軍主力仍在漢口至孝感附近一帶，另有一部似由新溝方面南下。



又接九江來電，海軍俱已反正，擬不日來鄂協攻清軍。

二、本軍擬仍在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仍在原陣地防禦，並須利用時間加築防禦工事。

四、步隊第三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欠第十標）右翼與步第四協聯絡，須於兵工廠至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

五、步隊第四標統領胡效騫，率該標於鋼藥廠及黑山西麓佔領陣地，須與步第五協聯絡。

六、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欠二隊），右翼與步第四標聯絡，須於割絲口至琴斷口附近佔領陣地。

七、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之兩隊，於美娘山、三眼橋至扁担山附近佔領陣地，並與湘軍第一協連絡，但須派偵探搜索蔡甸方面之敵情。

八、砲兵團仍佔領原陣地，以能射擊漢口新停車場至東亞製粉工場一帶，並三眼橋附近爲要。

九、步第六協在七里舖同第十標在歸元寺附近，爲預備隊。

十、各部給養，仍派員到歸元寺領取糧秣。

十一、予在昭忠祠。

注意：各部隊須按規定防禦配備略圖，構築工事。

總司令官黃興

二十二日，接報告，清軍擬對於漢陽取夾擊之勢，已派遣一支隊出新溝經蔡甸渡襄河，向我左側背攻擊。另次一支隊，繞黃陂經陽邏，擬進攻武昌。

二十三日，黎都督爲防禦武昌嚴密計，發下命令如左：

軍政府都督命令 九月二十三日午後四時於諮議局

一、清軍在漢口兵力，約一鎮以上。其第一棧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但派一支隊，出新溝經蔡甸南下，另以一支隊由黃陂向陽邏進。我漢陽各部隊，仍沿襄河一帶，由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二、本軍擬防禦武昌省城。

三、步兵第二協協統何錫蕃，率該協防禦武昌城，但派一部附砲兵一隊騎兵一排，防禦東湖門附近。

四、步兵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該協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

五、步兵第一協及其餘各部隊，仍在武昌城內待命。

六、余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是日夜，武昌以青山兩望砲隊掩護，派一支隊渡江，襲擊劉家廟丹水池一帶之清軍，毀美孚洋油棧，清軍頗有損失。二十四日安全退回武昌。

是日，山東獨立。十月初十日，又自取消。

清政府官報 二十五日，馮國璋致軍諮府電云：「二十三日以前戰報情況，均已先後稟聞。現因大雨連綿，前綫官兵勞苦異常，擬購運酒肉賞發官兵，不日即可辦齊。吳支隊昨日行抵毛家灣，因河水漲發，橋樑損壞，前進遲緩，俟吳支隊報告來軍，即可進攻。二十四日晚，敵砲聲漸稀，槍聲仍然不絕，兵士間有損傷。再二十三日夜，有敵二三千名渡江，由日租界東北端突出，擊我哨兵，幸警戒嚴密，將敵擊退，子彈誤落日租界。次日晨，日本領事來函與我交涉，當即分別情由，已交涉完畢。餘容再陳。」

## 黃興自漢陽反攻漢口

二十六日，黃興反攻漢口，仍退回漢陽。

自黃興爲總司令以來，湘軍又到漢陽援助，民軍士氣爲之一振。其時有日人大元帶日本浪人多入，特到漢陽投効於黃總司令，謂：「漢口清軍，兵力較民軍薄弱，中外人民，又不幫助，不難擊滅」云云。又擬代民軍偵探敵情及幫同計劃軍事，黃興立聘大元爲客卿，在黃興之意，是欲借湘軍之力，向漢口進攻，驅逐清軍，以達革命成功目的，此時日人大元前來投効，大元係日本陸軍大佐，黃興又通日語，以爲軍事從此不依賴他人，即得便利。適湘軍第一協協統王隆中，亦非常氣盛，謂：「應趁此清軍兵力未充之際，迅速進攻，若再不轉取攻勢，我即不願盡防禦之責，我即報告黎都督回湘」云云。黃興與李書城商量，謂湘軍第一協既欲進攻，我則利用其士氣，如能將漢口之敵驅逐，將來一切事進行，必能順利。即派李書城赴武昌面報黎都督，不日準備進攻，黎聞黃興意決，亦無可無不可，李書城回漢陽報黃，於是決定進攻。

二十四日午前九時，黃總司令集合各部隊長官在司令部開軍事會議，規定攻擊計劃，指示各隊應準備事件如左：

- 一、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赴東亞製粉工場附近，偵察渡河地點，準備架橋材料，架設橋樑。
- 二、砲隊團統帶曾繼梧，派砲隊兩營準備渡河，其餘仍在原陣地援助進攻步隊。

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準備船隻及小火輪，即由原陣地準備渡河，向漢口市街攻擊。

四、步隊第六協協統楊載雄，準備小火輪及民船，由漢陽東北岸前進，向漢口龍王廟登陸，攻擊敵人左翼。

五、湘軍第一協、同第二協，及步隊第五協、馬隊一隊、砲隊兩營、敢死隊一營，均準備渡橋攻擊。

六、步隊第四標，防禦兵工廠及鋼藥廠。

七、各兵攜帶子彈百粒，乾糧一日份，先派員至歸元寺領取。

八、戰鬥時各部隊應需糧食，由兵站司令王安瀾派員補充，應需彈藥，由輜重營管帶胡恢漢補充之。以上各件，各部隊須限於明二十五日準備齊全，以便施行攻擊。

黃總司令於攻擊計劃指示後，除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贊同外，其餘各部隊長官，咸因所率皆係新兵，一旦進攻，指揮恐難如意，不能期得良好結果。當時第二協協統甘興典與王隆中爭論，幾至用武，經黃興勸解，二人方始回隊。各部隊長官散會後，吳兆麟見此情形，誠恐進攻時遭失敗。乃向黃總司令陳說利害，不見採納。

是日，袁世凱到京。

二十五日午後八時，黃總司令召集各部隊會議，規定事項如左：

- 一、通知武昌鳳凰山砲隊，當我軍施行攻擊之際，即向漢口射擊，以援助我軍。
- 二、通知海軍，於我軍攻擊時，即向漢口清軍射擊。
- 三、設信號於武昌黃鶴樓鳳凰山及漢陽大別山等處，以資連絡而期迅速。
- 四、派吳兆麟、王安瀾專辦攻擊部隊補充彈藥糧秣，及收集情報等事。

五、各部隊即按照如左命令施行。

民軍戰時總司令官命令 九月二十五日午後九時三十分於漢陽總司令部

一、清軍在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佔領陣地，其砲兵陣地在劉氏堤防、水電廠及滿春茶園附近。

我游擊隊已向黃陂方面進發，擾清軍之側背。

二、本軍擬於明二十六日渡襄河前進，出其左岸攻擊漢口清軍。

三、工程第一營，明日午後三時，用鐵船及民船，將湘軍步隊第一標（欠一營）輸送於東亞製粉工場，同時架設軍橋。

四、左之諸隊掩護架橋。

湘軍第一協（欠第一標欠一營），明日午後三時佔領趙家湖西北附近。

步隊第五協（欠第十標），明日午後三時佔領琴斷口東端附近。

砲隊第一標（欠一營），明日午後三時於黃家灣大吳灣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博學書院及東亞製粉工場北方之無名獨立家屋方向爲要。

五、步隊第四協明日由原地準備渡河，俟我左翼部隊出襄河左岸施行政攻擊時，即開始動作向漢口中國街市攻擊。

六、步隊第六協，明日準備由漢陽東北岸航進，與步隊第四協協同動作，至龍王廟登岸，向漢口清軍左翼攻擊。

七、砲隊團（欠第一標欠一營），仍佔領原陣地，須限於明日午後三時三十分向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及劉氏堤防附近，開始射擊，援助我攻擊部隊。

八、步隊第四標，明日防禦兵工廠及鋼藥廠，於明日午後三時向襄河對岸開始射擊。援助我部隊進攻。

九、其餘諸隊須限於明日午後三時在花園附近，集合待命。

十、予明日午後三時在花園。

總司令官黃興

其時據報告清軍在漢口者，其主力漸移置蔡甸方面，劉家廟預備隊，不過二千人。黃總司令即擬乘虛襲擊以遮斷清軍後方聯絡，即晚派遣專員，勘定琴斷口爲渡河點，令工程隊準備架橋。另組徵發隊，徵集船隻，以湘軍第一隊協統領王隆中所部爲右縱隊，以湘軍第四協統領甘典所部爲左縱隊，以步兵第五協統領熊秉坤所部第十標，敢死隊方興所部，廣東先鋒隊杜林所部爲預備隊。其後方任務，密令輜重第二營管帶胡祖舜派遣督隊官李鵬昇，率所部槍彈砲彈各隊及與漢營輸送標第三營預在十里舖停駐待命。其先期動員命令如左：

第一軍命令 九月二十五日午後十時於昭忠祠

一、比較我軍劣勢之敵軍主力，駐紮漢口中國街，其右翼自玉帶門停車場起，其左翼至龍王廟附近，敵馬兵在東西製粉場附近出沒。

二、我軍擬明晚由東西製粉工廠附近潛過，殲滅敵軍，另有一支隊自龍王廟附近上岸攻擊，又另有一支隊經長豐院到三眼橋附近攻擊大智門附近之敵軍。

三、漢陽守備隊於明日午前十點佔領陣地，自南岸嘴起至赫山西麓止，於午後十點鐘，須攻擊敵軍，並準備潛渡。

四、砲隊團各砲隊射擊開始，臨時命令。

五、右縱隊於明日午前十點鐘撤警戒綫至該協司令部附近集合，於午後八點鐘在琴斷口開始潛渡，至午後十點鐘集合於裕隆製粉工廠北端，須向玉帶門停車場前進，午後三點鐘爲架樑渡河之掩護，派步兵一營，佔領裕隆製粉工廠東方八百米達村落，掩護隊於其縱隊通過警戒綫時，撤其陣地，須復歸該協。

六、左縱隊於明日午前十點鐘撤警戒綫至該協司令部附近集合，於午後九點鐘在琴斷口開始潛渡，至午後十點鐘之間，集合於裕隆製粉工廠北方約五百米達三叉路附近，須向華商競馬場前進。

七、預備隊於明日午後四點鐘集合於鍋底山東北花園之南端，俟左縱隊潛渡畢，隨該隊渡江於東亞製粉工廠附近集合。

八、工程第一營架樑完工後，須派一部監視橋樑，其餘指揮琴斷口附近船隻，依步兵自然之掩護，向下流開行爲襄河左岸部隊隨處渡河之準備。

九、余現在昭忠祠，於明日午後二點鐘，自昭忠祠出發，到鍋底山東北花園附近。

注意

一、白布斜背，爲我軍標識。

二、我軍用白旗。

三、凡我軍所佔之地，約以舉火爲記。

總司令官黃興

是日，袁世凱組織內閣。

二十六日午後二時，接報告，漢口清軍在劉氏堤防及水塔附近之砲隊，均已布置放列，時向漢

陽兵工廠大別山及黑山等處射擊。其步隊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佔領，尙未見有若何動作，至於大智門劉家廟及各主要地點，均有清軍佔領，劉家廟以南至日租界止沿江岸，設有砲位，又劉家廟大智門兩處車站，設有糧台，司令部亦在該兩處。

午後三時，黃總司令率司令部人員赴花園，同時工程營正在架設橋樑，掩護隊均已佔領陣地，其餘各隊，均在花園集合。

午後四時，我砲隊及兵工廠附近一帶步兵，並武昌鳳凰山砲隊，俱開始射擊，漢口清軍砲隊，亦向我砲隊還擊。

午後五時，我軍架設橋樑業已完竣，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戰時總司令官命令 二十六日午後五時二十分於花園發

一、清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玉帶門及劉家廟、大智門、劉氏堤防並水塔附近。

二、本軍擬於本晚向玉帶門一帶攻擊，先展開兵力於博學書院附近堤防一帶之綫。

三、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爲右翼進攻隊，即時由軍橋渡河前進，展開於博學書院北端至襄河左岸之間，須與湘軍第二協連絡。

四、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爲中央進攻隊，俟湘軍第一協渡河畢，即由軍橋渡河前進，與右翼進攻隊連絡，展開於博學書院以北堤防之綫。

五、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欠第十標）爲左翼進攻隊，俟湘軍第二協渡河畢，即陸續渡河前進，右翼與中央進攻隊連絡，向北展開。



六、砲隊第一標統帶尙安邦，率該標（欠一營）及工程一隊，即時準備渡河，須於博學書院西南端附近佈置放列，以能射擊玉帶門一帶爲要。

七、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率該營（欠一隊）保護橋樑。

八、步隊第十標及其餘各隊爲預備隊，赴博學書院西端家屋附近，集合待命。

九、予午後六時以後在博學書院。

總司令官黃興

以上各部隊接得命令後，一面偵察地形，一面按命令順序渡河前進，是時，天氣黑暗，方向不明，彼此詢問，極形喧譁。清軍偵知我軍渡河，依據掩堡防禦，唯我軍新兵過多，不知夜戰原則，非但不能靜肅，且內部殊多紊亂，至午後十時，各部隊始陸續至預定地點。少頃，我進攻部隊，均沿隄防展開，向玉帶門一帶射擊，黃總司令是時已達漢口，見清軍守於防禦地位，我軍進攻部隊，悉數渡河，逐次向玉帶門方面前進。特令各部隊連絡前進，向敵射擊，敵我兩軍，漸次接近，敵軍火力極猛，我軍各部隊死傷甚衆，是晚，敵我兩軍，相持於玉帶門一帶，射擊猛烈，無一刻間斷。

二十七日午前九時，湘軍一二兩協第一綫進攻佔領居仁門之綫，第五協之第九標並敢死隊兩隊，佔領王家墩之綫，此時兩軍相距約千餘米達，清軍用排砲向我軍射擊，我軍死傷雖多，猶沉着射擊。

午後二時，我軍因戰鬥一晝夜，極爲疲勞，黃總司令特令各部隊食飯，新兵不知戰鬥利害，一聞食飯，羣往後爭食。湘軍第一協見他部隊動搖，忽向後退。清軍見我軍後退，即前進用機關槍猛

擊，我軍慌亂，紛紛後退，黃總司令命令停止，皆不聽命。清軍乘機前進，向我軍追擊，我各部隊因以瓦解，勢如山崩，清軍節節追擊，復佔領玉帶門一帶，向我軍行射擊追擊，我軍死傷頗重，旋渡河回漢陽，將橋樑擠壞，當時躍水渡河因而溺斃者，有五百餘名，在漢砲隊兩營全失。

是晚，總司令部收集各部隊戰後報告，知此次戰鬥軍官死傷共五十七員，兵士死傷共七百九十二名，失去山砲十八尊，步槍六百餘支，子彈約二千三百餘箱（每箱一千粒）。

是日，清政府以段祺瑞署湖廣總督。

### 清軍攻入漢陽

九月二十三日，清軍編配甲乙兩隊，第六鎮統制李純統率，甲支隊由孝感分水陸兩路並進，攻擊辛集、蔡甸、湯家山等處，劇戰六晝夜，至預定十里舖與乙支隊會合。

是日迭接報告，清軍準備在夏口後湖隄附近築設砲壘，並於礮口西側設置輕便鐵路，謀與蔡甸交通。又步兵約兩營在漢川、安陸連界之蝦蟆潭，擄掠民船四百餘隻，取道新溝向蔡甸下駛。琴斷口對岸及三眼橋西南端，亦有清軍少數將校偵探出沒。

黃總司令得各種情報，判斷清軍主力仍在夏口劉家廟與礮口附近，其由新溝出蔡甸之一部，或為牽制之師。時有主張派兵扼守漢陽門戶之蔡甸，黃總司令以防綫過長，兵力不敷為慮。當時防守計劃，側重襄河沿岸，及由蔡甸達漢陽之孔道三眼橋及附近之四品、鍋底、仙女、美娘、扁担諸

山。並令購辦麻袋十餘萬，於各要隘盛土爲堡，襄河沿岸，增架鐵絲網鹿柴等副防禦，復於三眼橋隘道處，裝置地雷及鐵絲網，防守工作，頗稱完密。

二十四日上午七時，清軍駐劉家花園循禮門一帶砲兵，與民軍駐龜山砲兵互相砲擊，其步隊展開於龍王廟及礪口一綫，亦隔岸相持。

二十六日，清軍乙支隊，由大智門攻擊地洛口、美娘山、仙女山等處。

二十七日，漢口反攻戰敗後，仍退回漢陽防禦。黃總司令發下防禦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二十七日午後七時三十分於昭忠祠總司令部

一、清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二、本軍今夜擬仍防禦漢陽，以戰鬥隊形準備徹夜。

三、步兵第四協，仍佔領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附近。

四、步兵第四標，防禦兵工廠。

五、步兵第五協，在兵工廠與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

六、步兵第六協，佔領梅子山及割絲口一帶。

七、湘軍第一協，在割絲口至琴斷口之間，佔領陣地。

八、湘軍第二協，在美娘山、三眼橋、扁担山附近佔領。

九、砲隊團仍佔領原陣地。

十、工程第一營將橋樑撤收後，在十里舖集合。

十一、各部隊給養，用歸元寺糧秣。

十二、予在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二十八日，清軍在由漢口三眼橋至姑嫂樹間湖面上，架設橋樑，長達十餘里。

是日，漢口清軍砲隊向漢陽兵工廠、黑山、大別山射擊，我大別山砲隊亦向漢口清軍射擊，砲聲不息。

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如左：

第一軍命令 九月二十八日午後三時半於昭忠祠

一、據偵探云，敵人似由赫山、琴斷口、蔡甸各處渡河。

我九江軍第二艦隊，明二十九日可到武昌省城附近。

二、本軍今晚擬以戰鬥隊形準備通夜防敵渡河。

三、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該協佔領南岸嘴至兵工廠西端，今晚嚴密警戒。

四、步隊第五協熊統領率該協今晚警戒右翼兵工廠西端起，左翼至梅子山西北端約六百米達高地西麓止，須與步隊第四協連絡。

五、步隊第六協統領楊載雄率該協今晚佔領陣地，右翼與步隊第五協連絡，左翼至割絲口西端附近。

六、湘軍第一協王統領率該協及步隊第八協第十標第三營（現在琴斷口），今晚防禦琴斷口及割絲口至鍋底山附近。

七、湘軍第四協率該協之一標防禦三眼橋，其餘一標在馬家灣集合聽調。

八、若有敵襲，各隊須竭力固守原陣地。

九、砲兵團今晚在各原陣地佈置放列。

十、工程第一營今晚在十里舖集合。

十一、其餘各隊，均在歸元寺集合待命。

十二、輜重第二營在歸元寺聽調。

十三、余在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二十九日，清軍一部在新溝架橋，由油榨嶺向漢陽前進，其大隊抵馬家湖，別一部佔領城頭山，選擇砲兵陣地。

黃總司令接報告後，請黎都督派兵增援，黎都督派第七協統領鄧玉麟到漢陽援助，第七協即先令標統黃申薌率該標開赴漢陽。

是日，新附我軍艦隊，由海軍司令官湯薌銘率帶海容、海琛、海籌同魚艇一艘，自九江上駛，通過劉家廟清軍防綫，互相砲擊，各有損傷。（詳後海軍。）

是日，廣東獨立。

三十日，清軍自孝感南下，由新溝渡河至蔡甸附近。

是日午前八時接報告：「清軍約二千餘人，自孝感南下，由新溝渡河至蔡甸，設司令部於該處

樂善堂，並在城頭山構築砲壘。另以民船載機關槍四桿，在該處登陸。又以一部佔領沱洛口，與下游漢口之清軍相連絡。而漢口之清軍已備就番布舟數十隻，似準備架橋。又劉家廟江岸布置野砲十數尊，以防我海軍攻擊。」

黃總司令接得以上報告，判斷清軍已準備向漢陽進攻，即召集各部隊長官會議，討論對付清軍策略，發下命令如左：

第一軍命令 九月三十日午後五時於昭忠祠

一、據偵探云，敵之主力，仍在漢口一帶，其一部已由新溝渡河向蔡甸方面進發。

我九江第二艦隊，昨日在劉家廟附近，擊死敵兵約六百餘人。我步隊第十四標之一營，本日午前十一時，由漢陽東門出發赴沌口附近，掩護我右側背。

二、本軍今晚擬仍固守漢陽，以戰鬥隊形過夜。

三、各部隊今夜須竭力固守，仍在陣地。

步隊第四協右翼由兵工廠西端起，左翼至梅子山西麓高地止；

步隊第五協右翼由南岸嘴起，左翼至兵工廠西端止；

步隊第六協右翼與步隊第五協連接，左翼至割絲口西端止；

湘軍第一協右翼與步隊第六協連絡，左翼至琴斷口及鍋底山附近；

湘軍第四協佔領三眼橋附近，竭力固守，拒止蔡甸方面之敵。砲兵團仍佔領各陣地放列。

四、工程第一營續前任務。

- 二、我軍今晚仍固守原陣地，擬會合九江軍並艦隊準備攻擊。
- 三、各部隊今晚以戰鬥隊形宿營，仍須竭力固守原佔領陣地。
- 四、給養仍由歸元寺糧台供給。
- 五、余在昭忠祠。

注意

- 一、我南岸嘴至割絲口之各隊，今晚準備戰鬥，俟我青山支隊攻擊。
- 二、我砲兵團今晚準備射擊。

總司令官黃興

黎都督接到參謀賓士禮等偵察漢口情形報告，發下命令如左：

軍政府都督命令 十月初一日午後八時於都督府

- 一、清軍之主力，仍在漢口劉家廟至玉帶門一帶，另有一部由新溝經蔡甸向漢陽北進。

我漢陽各部隊，在南岸嘴、琴斷口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我游擊隊在黃陂方面騷擾清軍之側背。

- 二、我軍擬陸海軍並進，由青山附近渡江，先佔領漢口蘆家磯，然後向劉家廟清軍施行攻擊。

- 三、步兵第三協統領成炳榮率該協及工兵一隊，於明日由青山附近渡江，由蘆家磯登陸，向劉家廟進攻。

- 四、海軍司令官湯薌銘率陽邏各艦隊，於明日會同步兵第三協統領成炳榮，掩護該協渡江，協同攻擊劉家廟之清軍。

- 五、鳳凰山及青山要塞砲隊，於明日步兵第三協與海軍進攻時，即向劉家廟附近射擊，援助我軍進攻。

六、予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午後二時，由蔡甸北進之清軍已達三眼橋南方約三千米達之地。黃總司令命管帶祁國鈞赴三眼橋增援，與湘軍第二協協同防禦。彼此砲火交擊，未曾稍息。至晚兩軍在三眼橋附近，以戰鬥隊形徹夜。

初二日，清軍進佔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橋。

是日午前七時，清軍在漢陽三眼橋附近與我軍戰鬥甚烈。清軍漢口砲隊向仙女山、鍋底山附近猛烈射擊，援助其在漢陽進攻部隊。湘軍第二協在仙女山、鍋底山守兵死傷極重，退至山麓。戰至正午，清軍正面與我三眼橋之部隊相持。另以一部攜帶機關槍多桿，由彭家嘴兩端徒涉，進佔美娘山，向我三眼橋守兵側擊。管帶祁國鈞受傷，我三眼橋隊伍，及湘軍第二協，退至鍋底山與花園之綫。

午後六時，清軍漸向美娘山增加，攜帶機關槍極多，火力猛烈。我軍傷亡亦重，惟仙女山與美娘山距離較近，湘軍第二協復由仙女山退至鍋底山、扁担山附近，清軍進據仙女山。

是日，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如左：

第一軍命令 十月初二日午後六時於昭忠祠

一、敵之主力仍在漢口一帶，其一支隊已到琴斷口附近，與我三眼橋軍隊戰鬥中。



我青山軍並艦隊，擬於今日向丹水池劉家廟附近協攻敵人。

我九江軍，今日可在武昌附近援助青山軍進攻。

我廣東、廣西及湖南各軍，現已集中完備，預定向武昌進發。

我安徽軍，預定向河南進攻。

我沌口蔡家嶺之部隊，仍在原地防禦。

二、本軍今日擬以一部渡河，援助青山軍進攻，其餘仍在原地陣地防禦敵人。

三、砲兵團，仍在各原陣地準備射擊，援助我軍各隊。

四、步隊第四協，準備由南岸嘴至兵工廠附近渡河，向漢口中國街一帶進攻。

五、步隊第五協，準備由兵工廠至梅子山附近渡河，與步隊第四協聯絡進攻（船隻由標履定）。

六、步隊第六協，仍在各原佔領陣地防禦。

七、湘軍第一協，王統領率所屬各隊，竭力固守原陣地，並須拒止三眼橋方面之敵。

八、工程第一營及徒步馬隊，均屬湘軍第一協，受王統領指揮。

九、湘軍第四協甘統領，率該協固守三眼橋一帶。

十、預備隊，仍在原陣地集合俟命。

十一、給養仍由糧台補充。

十二、輜重第二營，仍在歸元寺預備聽調。

十三、余在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是晚，黃總司令又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十月初二日午後七時於花園發

一、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橋等處之敵，其步兵約二千人。漢口之敵，其兵力約一鎮，仍在龍王廟、玉帶門一帶。

我海軍現在陽邏附近，掩護武昌下游。

二、本軍今晚以戰鬥隊形徹夜。

三、各部隊今晚佔領陣地如左：

湘軍第一協在琴斷口至郭家灣一帶；

湘軍第二協在鍋底山及扁担山附近；

步隊第七標與湘軍第二協連絡，在花園附近，但派一部夜襲仙女山及美娘山之敵；

敢死隊一營在湯家山附近，掩護該山砲隊；

步隊第四協（欠第七標），在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

步隊第四標在兵工廠；

步隊第五協在兵工廠與鋼藥廠之間；

步隊第六協在梅子山、黑山及割絲口一帶；

砲隊團仍在大別山、湯家山原陣地；

工程兵第一營在十里鋪；

四、各部隊接濟仍用歸元寺糧秣。

第一篇 武昌首義

五、予今夜九時以後在十里舖，各隊於十時派員來領命令。

總司令官黃興

午後八時，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命第一營管帶左國棟率該營由花園向仙女山襲擊，清軍在山周圍佈滿機關槍射擊不息。我襲擊隊前進襲擊數次，均因清軍警戒嚴密，弗克前進，遂仍退回花園。是晚兩軍均以戰鬥隊形相持於鍋底山、仙女山附近。

黃總司令在十里舖見清軍佔領仙女山，一可瞰制漢陽，一能側擊大別山，漢陽極形危險，非速驅逐，則漢陽不能保。於是決定拂曉向敵攻擊，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初二日午後十時於十里舖發。

- 一、據偵探報告，清軍抵三眼橋附近之步兵不過一標，佔領仙女山、美娘山者步兵約一營，機關槍十餘桿。
- 二、本軍擬明日拂曉擊攘仙女山、美娘山之敵。
- 三、步隊第七標（欠第一營），明早五時以前，由花園之綫向仙女山開始進攻。
- 四、湘軍第一協派一標（欠一營），明早五時以前，佔領郭家灣之綫，同時向美娘山開始進攻。
- 五、湘軍第二協派一標（欠一營），明早五時以前與步兵第七標連絡，同時由鍋底山向仙女山開始進攻。
- 六、在扁担山及湯家山砲隊，明早天明，即向仙女山及美娘山開始射擊，援助我步隊進攻。
- 七、步隊第七標第一營，及湘軍第二協（欠一標）（欠一營），為預備隊，明早五時以前，在花園集合待命。
- 八、其餘各部隊，仍佔領原陣地。
- 九、予明早五時在十里舖。

總司令官黃興

初三日，清軍進佔鍋底山。

是日午前五時，我部隊第七標由花園開始進攻，午前七時佔領仙女山東北部。湯家山砲隊亦向仙女、美娘山注射。清軍陸續增加，第七標亦耐苦抵抗，惟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潛至民房隱匿，所派隊伍逗留不進。湘軍第二協見第一協不向前攻，遂亦停止不進。各軍官見統領隱匿，因亦潛向後退。午前九時，步隊第七標已進至仙女山東南部，成爲孤立之勢。清軍用機關槍掃射，傷亡頗重。統領胡廷佐受傷，第一營管帶左國棟亦受重傷。是時黃興由十里鋪到花園，催令湘軍前進。王甘兩統領俱尋不着，在隊軍官皆不負責，黃興即親往指揮，該湘軍置若罔聞，各兵亦自由後退，所有在戰綫者無幾，黃興總司令令預備隊二營向前增加。旋又派敢死隊一營向前增援。

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如左：

第一軍命令 十月初三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於昭忠祠

一、據各種報告云，漢口之敵，似欲由礪口上流一帶渡河與三眼橋方面之敵合力進攻。

我青山軍艦隊，擬於本日向譚家磯及劉家廟實行攻擊。

我武昌軍今日派步兵一標赴漢陽增援我軍。

二、我軍今日以一部迎擊礪口上流一帶與三眼橋方面之敵，以一部防禦南岸嘴至赫山一帶，準備渡河，援助我青山軍。

三、步隊第四協（欠第七標）仍佔領南岸嘴至兵工廠一帶，準備渡河，向漢口中國街進攻，援助青山軍，該

協第七標即向美娘山赴援。

四、步兵第五協仍佔領兵工廠至梅子山附近，準備渡河與步兵第四協連絡進攻。

五、步兵第六協仍佔領原陣地，竭力固守。

六、湘軍第一協王統領率所屬各隊迎擊割絲口以西及三眼橋方面之敵，並須派一部竭力驅逐美娘山附近之敵兵。

七、砲隊團司令官務須令各陣地砲隊竭力援助我軍步隊。

八、步隊第十三標朱統帶率所屬各隊與湘軍第一協王統領，協力驅逐美娘山及三眼橋方面之敵。

九、湘軍第四協仍在馬家灣集合聽命。

十、輜重第二營胡管帶須令槍彈、礮彈、糧食各隊陸續補充前線各隊，其餘仍在歸元寺集合聽調。

十一、給養由糧台補充。

十二、余在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午後二時，清軍逐漸增加，火力益猛，並派一部繞攻我右側，由仙女山出擊。我軍退至大吳灣西北高地及扁担山湯家山之綫，清軍遂進佔鍋底山。

同時黎都督所派步兵第三標及第十四標均赴漢陽應援，黃興乃抽調步兵第四協到火綫增援，並派第三標在南岸嘴，第十四標到梅子山防禦。

是日，軍政府以清軍進攻漢陽日急，令第三協統領成炳榮率所部由海琛、海容掩護，於午夜由

青山渡行至五通口向譚家磯方面行拂曉攻擊，斷其後路，以分其勢。翌晨四時許，即向譚家磯進攻，海軍亦於天明發砲向丹水池一帶清軍射擊。清軍驟不及備，退至二道橋，以機關槍及野砲扼守橋端，三道橋清軍砲兵發砲助攻，民軍退回五通口。至晚我步隊第三協仍退回青山，海軍復往陽邏停泊。

是夜，兩軍在花園、扁担山之線相對徹夜。

黃總司令見我戰鬥部隊損傷極重，而湘軍又不受調遣，自由退却。其他各隊膽怯，皆無鬥志，預料漢陽恐不能保，派李書城往武昌報告黎都督。黎都督當夜召集會議，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頗爲憤懣，當組織學生軍赴漢陽助戰，甘績熙、劉雄飛、吳兆鯉、余鴻勳、高建翎爲學生隊隊長。是晚約一時許，張振武等率領學生軍二百餘人渡江往漢陽十里舖集合，準備作戰。

初四日，清軍進佔花園、扁担山之綫。

是日拂曉，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十月初四日午前四時於漢陽十里舖

- 一、漢陽之清軍，現在佔領鍋底山仙女山及美娘山附近，漢口之清軍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 二、我軍擬以一部迎擊漢陽之敵，以一部防禦南岸嘴至黑山附近。
-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須佔領花園至扁担山之綫，迎擊前面之敵。
- 四、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須佔領琴斷口郭家灣之綫，與步隊第四協連絡，迎擊前面

之敵。

五、步隊第三標統領劉廷福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在南岸嘴至鐵廠一帶防禦。

六、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右翼與第三標連絡，左翼至四月湖北端一帶防禦。

七、步隊第四標統領胡效騫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在鋼藥廠一帶防禦，但須與步隊第五協連絡。

八、步隊第十四標統領黃申薌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佔領鋼藥廠以北防禦，須與步隊第四標連絡。

九、步隊第六協統領楊載雄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右翼與步隊第十四標連絡，在黑山至割絲口之綫防禦。

十、砲隊團長曾繼梧率該團砲隊本日午前四時，仍佔領原陣地。但扁担山、湯家山砲隊須射擊鍋底山及美娘山附近爲要。

十一、敢死隊隊長方興率該隊在湯家山附近，掩護砲隊。

十二、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並其餘各隊爲預備隊，在金龍嶺附近集合待命。

十三、學生軍本日午前四時，在扁担山、花園、琴斷口、郭家灣之綫督隊，迎擊前面之敵。

十四、予本日午前四時以後在十里鋪。

總司令黃興

午前六時三十分，清軍機關槍向我軍開始射擊。同時接報告，清軍有步兵一營附屬機關槍多尊、騎兵二隊，由徐家灣至三眼橋附近增加。又琴斷口附近亦有清軍佔領。我步隊第四協及湘軍第一協迎戰良久。午前十時，黃總司令命預備隊陸續增加火綫，但我軍前進，清軍不退，專以機關槍掃射，兩軍陣亡俱重。

是日，湖南派湘軍協統劉玉堂率步兵一標到武昌應援。黎都督命赴漢陽。午後三時半，劉玉堂率隊抵十里舖，黃總司令即命赴花園附近增援，攻擊仙女山之敵。該湘軍到火綫時，劇戰良久，前進攻擊者數次。清軍用機關槍掃射，午後五時半，劉玉堂身中數槍陣亡，至午後七時，兩軍始停止射擊。

是夜接戰線報告，花園及扁担山一帶之守兵，皆潛行退却，清軍已前進佔據花園、扁担山之綫，黃總司令仍在十里舖宿營。

初五日午前六時，清軍由花園、扁担山之綫，專用機關槍向我軍猛烈射擊。我軍在十里舖一帶防禦，黃總司令命沿襄河防禦各隊各抽派四分之一兵力，赴十里舖增加，同時清軍在漢口砲隊亦向十里舖注射，我軍傷亡甚重。

黃總司令派李書城及吳兆麟到武昌報告漢陽危急情形，黎都督即擬電江西等省速派兵來援，並飭船政局輸送隊到漢陽兵工廠，將彈藥機件運至武昌。惟楊璽章主張死守漢陽，即戰至一兵一卒，亦不可棄。於是楊璽章即組織參謀十餘人，即時隨吳兆麟往漢陽幫同維持。

是日兩軍在十里舖相持，至夜，我軍仍在十里舖一帶陣地，以戰鬥隊形徹夜。

初六日，清軍乙支隊到十里舖與甲支隊會合，沿襄河北岸由水電公司水廠附近，暗渡襄河，佔領黑山。

是日午前六時，清軍在漢陽兵力逐漸增加，由花園以北向我十里舖繞攻，火綫上密佈機關槍，



向我右翼施行猛烈射擊，其他砲隊亦向十里舖注射，彈如雨注。至午前八時，我右翼部隊漸向後退。

午前十一時，清軍前進，與我軍相距約六七百米達，火力益猛，我軍傷亡甚重。步隊第三標第二營管帶王殿甲陣亡，尙定邦、甘興典之部隊皆先退却，其餘各部隊亦陸續後退，王隆中不知去向，其軍隊全退。湘軍第二協見第一協退却，亦陸續向漢陽鸚鵡洲退去，雇用民船回湖南，旋王隆中亦攜民船潛回湖南。大家因湘軍不辭而去，實屬有危大局，均爲憤恨，特電湖南譚都督，嚴加懲辦，甘興典先到岳州，譚都督派隊將其拘拿正法，王隆中聞知潛逃。

黃總司令又傳命令不准後退，並將後退者斬二十餘人，猶不能止，各部隊兵士即避開正面往兩翼退走，清軍見我戰綫動搖，即乘機前進，佔領十里舖，參謀部副部長楊璽章在十里舖督戰陣亡。

午後四時，我軍在十里舖逐漸退却。清軍向我軍行射擊追擊。在此情形之下，漢陽頃刻難保，黃總司令於是一面派員分傳各隊，利用地形抵抗；一面派涂金炳、羅子清到兵工廠急將槍彈搬運武昌；又命王安瀾將歸元寺所餘子彈悉搬運漢陽東門外船內，運送武昌。

午後五時，清軍已過十里舖，進佔梅子山、黑山等處，向我軍追擊。漢口礮口一帶之清軍，亦同時用砲火向我軍集團射擊。清軍又由漢口用民船輸運步兵自礮口附近渡河，增加助戰。我第六協及步隊第十四標亦漸向後退却。

午後六時，黃總司令退回昭忠祠司令部。

初七日，清軍合隊攻佔龜山，漢陽失陷。

是日午前六時，我兵工廠及在江岸各部隊，猶未退畢，清軍即由黑山之綫向漢陽城外進攻，我掩護隊在城垣開槍射擊，旋亦退却。午前十時，清軍節節搜索前進，佔領漢陽城。我軍所有潰兵，散布於漢陽城南，途爲之塞，紛紛爭渡。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所部殘卒，扼守大巷口一帶，援軍不至，各自退却，至是漢陽遂告不守。

是日，四川獨立。

清政府官報 是月初六日諭：「電寄馮國璋，據電報初六日軍情，覽悉，將士連日苦戰，現已奪回黑山等處。」

初八日諭：「迭據內閣呈遞第一軍總統馮國璋電稱：『武昌革黨，於九月二十六日遣悍黨二千餘人，由漢河上游駝驢口（即圪洛口）潛師渡河，抄襲官軍右翼後路。當經馮國璋分兵迎擊，黨衆潰散。官軍踵躡渡河，該黨防禦極固，並多次反攻，經官軍節節奮擊，克復蔡甸、四平山、黑山、梅子山、龜山等處。初七日申時克復漢陽。當兩軍酣戰之際，黨衆由武昌遣兵數支渡江，襲擊官軍左翼後路之三道橋，叛艦海容等船，協力猛攻，均經官軍一再擊退各等語。』武昌此次兵變，自稱係爲政治競爭，朝廷本不忍以兵力從事，經飭督師大臣袁世凱暫停進攻，迭委道員劉承恩、海軍正叅領蔡廷幹馳往漢口、武昌，反復開導該黨首黎元洪，迄不就撫，仍復左右進攻，襲擊官兵甚力……」（下略）

十二月十五日，內閣總理大臣獎保克復漢陽異常出力各員奏：「竊臣准總統第一軍馮國璋咨稱，武昌漢陽，勢成犄角，漢口適當武漢之衝，官軍不得漢陽，則漢口仍不可守。惟漢陽東有揚子江，西有琴斷河，北有襄河，

水軍既失，飛渡爲難，且襄河南岸，又有龜山、黑山、梅山、仙女、美娘、湯家諸山，蜿蜒三十餘里，地形既極複雜。而大小河流，又復種種障礙，加以革軍險固之礮臺，則綿亙於前；完全之工事，則施設於後，守之甚易，攻之極難。自漢口規復以後，一面防禦，一面即爲攻取漢陽之謀。先據探稱，革黨在漢陽兵力約一萬三四千人，其各種防守工程，頗有領異標新，出人意表者。計惟先取黑山、龜山，則漢陽指顧可下。因分兵兩道進攻，而以奇兵輔之，編配甲乙二支隊，派第六鎮統制李純統率。九月二十三日，甲支隊由孝感縣分水陸兩路並進，沿途擊散辛集、蔡甸、湯家山之匪，劇戰五晝夜，至十里舖預定會合地點。乙支隊於九月二十六日由大智門攻擊垓洛口、美娘山、仙女山等處之匪，至十月初六日，追至十里舖，與甲支隊聯合。惟時兩支隊經旬餘鏖戰，水陸跋涉之困難，兵力漸疲，而前綫又無兵可以抽調。因懸重賞，於各鎮挑選奮勇隊，共得官弁五十餘員，兵一千餘名，先於十月初三日昕夕兼進，至是與甲乙兩支隊合集。革軍見我軍之剽銳，專顧十里舖方面射擊，而我軍間道奇兵，於初六之夜，沿襄河北岸，由水電公司附近暗渡襄河，已拊黑山之背，兩面迫脅，革黨益不能支，遂自黑山以南潰退。初七日辰刻我軍合隊攻克龜山，午後即將漢陽府城收復。」（下略）

### 黃興自漢陽返武昌去上海

其時黃總司令親在前綫督戰，敵軍砲彈，落近數武，亦不少動，輒由隨從人員強曳以避。惟兵無訓練，多不用命，每一方敗退，他方多自由撤退，甚至奉令增援部隊，觀狀不復前進，且有向後撤退者，故一敗而不可復振。是時總部人員逃走一空，黃總司令身邊只有少數學生團，秘書田桐及日本萱野大原等均勸其退守武昌，再作後圖。黎都督亦電請其到武昌，商防守策。傍晚，黃總司令

自前綫撤退至城內漢陽府署，旋於是夜十一時渡江至武昌。軍政府當召集緊急會議，黃總司令到場說明漢陽失陷原因，聞者多抱原諒態度。隨即討論武昌軍隊應否退出武昌移至安全地帶之問題。穩健一派雖未明言放棄武昌，暗實贊成。但革命各代表以佔領武昌匪易，慘淡經營始有今日。今清兵尚未渡江，何可輕言放棄武昌，言下激昂萬分。張振武並當場出示手槍，謂敢再以放棄武昌爲言者，即等屬漢奸，當場可擊殺之。全體掌聲如雷，一致贊成堅守武昌。凡非戰鬥人員與軍事首腦如都督等，可移至十五里劉家祠堂附近（洪山寶通寺）俾可安心辦公。（據李作棟親見云）其時鄂軍中頗憤湘軍擅退，因之有不滿黃者，黃即當夜乘輪去上海。戰時總司令官一職，黎都督初委萬成獻，萬失所在，由蔣翊武護理，守禦武昌。

清軍佔據漢陽，三日並無攻勢作戰。初十日清軍架重砲於大別山龜山向武昌射擊，以軍政府所在地武昌蛇山都督府（前諮議局）爲目標。十一日轟擊甚烈，黃鶴樓前自鳴鐘一座首被擊壞，武昌城內外商店閉市，人心惶恐，爲軍興以來所未有。午後一時，軍政府軍裝室中彈，頓時人心益形不安。黎都督因率杜錫鈞、蕭慕何、楊開甲、鄭杰等少數職員衛隊同至寶通寺辦公。總監劉公、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相率集議，作堅守武昌計。此時武昌經一度砲擊，急電各省乞援。沈秉堃率廣西軍，李烈鈞率江西軍先後援集，而北軍以停戰關係，迄未渡江。於是黎都督亦自寶通寺還城，暫駐曇華林某校，後遷入舊藩署。

## 海軍歸附

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命薩鎮冰統率海軍，協助蔭昌陸軍進攻漢口。

中國海軍以海圻、海籌、海容、海琛四艦著稱（海圻遊歐未返），統率全軍者，爲統制薩鎮冰，幫辦沈壽堃。是月二十六日，薩乘楚有兵艦抵漢，其時海琛上駛，同行者有楚同、江貞、江利三砲艦，在陽邏相遇者有建威、建安、楚泰三砲艦，湖鷹、湖隼兩魚雷艇。海琛抵陽邏後，海容、海籌亦相繼至，薩初駐楚有，繼移海容，沈駐楚泰，繼移海琛。

二十七日午三時後，海琛移至平漢鐵路江岸側（其時籌、容兩艦尙未抵漢），遙見南下清軍與民軍交戰於漢口東北方。海琛開砲二十七發，民軍還砲，亦有擊中我艦者，惟以彈徑小，且未爆炸，少損傷，戰未久，海琛即下駛泊陽邏，暫無動作。

某日午後，薩統制以密電致海籌艦長，譯爲淞滬失守，防宿字來攻。宿字者係與辰宿列張同爲排號之魚雷艇也，泊高昌廟。淞滬既反正，宿字雷艇當易幟，故防其來攻。清軍佔領漢口，日日以砲轟擊漢陽，薩令各艦派員往江貞聽訓，出示袁世凱電：「頃據劉道面稱，黎元洪有就撫之意，前請艦攻某地，改從緩。」薩以黎尙就撫，光復未必成，海軍宜持重不發，不知黎無此事，袁以此給薩，薩又以此愚艦員也。（以上參據張澤伯辛亥海軍舉義記）

二十九日，黎都督致函薩鎮冰。

當薩鎮冰抵漢之初，黎都督與薩有師生誼（黎肄業天津水師學堂機械科，薩任教習六月），寓

書招致，不報，至是復致薩函云：

「夫子大人函文：前肅一函，早邀鈞鑒，然至今未奉訓諭，中心惕悚莫安。洪此次所以出督諸軍之由，實非出於不得已，敢敬再上告於雪門之前。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實以大義，其時槍砲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吾師素知洪最謹厚，何敢倉卒出此，雖起事數日，未敢輕動，蓋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團體若何，事機若何，如輕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爲漢族雪恥，轉增危害。今視師八日，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昔武王云：「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則一心之人何止三萬，而連日各省紛紛之士，大半留學東西各國各種專門學校及世代簪纓，學有專長，閱歷極富，並本省官紳人等。故外交着手，各國已認爲交戰團體，確守中立，黨軍亦無侵犯外人及一私人財產之事，不但中國歷史上視爲創見，即各國革命史，亦難有文明若此。可知滿奴氣運既衰，不能任用賢俊，致使聰明才智之士，四方畢集，此又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即就昨日陸戰而論，兵丁各自爲戰，雖無指揮，亦各奮勇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損毀鐵軌者指不勝屈。甚有婦孺餽送麵包茶水入陣，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奮武，誰無肝膽，誰無熱忱，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清作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爲，乃誓師宣言，誓死恢復漢土，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國，維持世界和平。是以連日通告各省政府，遍檄各省同胞，勸其各自獨立，以備聯合擇定地點，公舉大統領攝治。同胞歡迎此言，聲振大地，故一戰而殲敵數百。方今滿漢興亡之機，兆端已久，不待知者而已明。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者，一係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如他項革命可比，以數小時之間，居然恢復武漢三鎮，其地有兵工廠、鐵廠、織布局、紡紗局、麻布局、繅絲局爲全國商務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國都合建於此，始能與倫敦、巴黎、聖彼得堡、華盛頓相頡頏。刻下又風聞永平

秋操，滿漢各兵亦交相開門，果如所云，則天數已定，豈人力所能爲。洪受業於師，學識淺陋，不能担負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將以黨軍之所要挾者實諸先生，登輪要求師憲。昔人謂謝安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同胞萬聲一氣謂吾師不出，如四萬萬同胞何。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至，山色爭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興之民國國民與運盡之滿清抵抗，華盛頓與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將見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知弟莫若師，知師亦莫若弟，洪雖不肖，不爲旗人之奴，獨不爲大匠之弟子。師一出，不但名正言順，而實較勝於湯武。何也，蓋湯武救民，猶自爲帝，吾師救民，必不讓華盛頓專美於前也。洪非爲私事干求函丈，實爲四萬萬同胞請命，滿漢存亡，繫於師台一身。齊王反手，洪計之已熟，否則各同胞視爲反對此志之人，即以敵人相待，雖洪亦不能禁其不邀擊也。倘不以爲妄，尙希訓示祇遵，當即率漢族同胞出郭歡迎，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敬請鈞安。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受業黎元洪上。」

同時致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船主函云：

一、某某船主大鑒：本軍政府起義，爲漢族復仇，光復我舊日山河，前已函薩軍門詳陳一切，已邀默允。今日本軍政府作戰計劃，意在撲滅滿奴，故砲彈攻擊，專注楚豫，藉表本軍政府對諸船主之微忱。而諸船主並未還擊一彈，具見諸船主深明大義，共表同情。本軍政府暨我漢族同胞罔不額首遙對稱謝。但貴輪何以不開往鮎魚套，而仍在下游，想諸船主別有深意，果如所云，漢族存亡之機，在諸船主一臂之助。孰無心肝，孰無血誠，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奴隸，殘害同胞，請勿猶豫。漢口陸地作戰，劉家廟已爲我軍佔領，足見祖宗默佑，滿族氣運合該盡絕。此已見端，諸船主下一決心，誅鋤船內滿賊，共成舉義，則將來漢族復仇史，諸船主必大有光榮，巍巍銅像，只在一反手間即可取得，倘不河漢斯言，即乞即日實行，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請決安。八月二十

九日，黎元洪上。」

未幾，薩鎮冰日軍次來書，以國體政體爲言，黎都督復答函云：

「夫子大人函文：敬覆者，奉讀手教，敬佩敬感，吾師拳拳於同胞之拯救，政體之改革，深思遠慮，同人無不欽佩。鄂軍起義，實憤專制之流毒，故以民主相號召，未及匝月，響應在十省以上，雖三尺童子，皆切齒於清政府，歡迎民軍，心理之所趨，肇事者不能不利用之也。鈞示所慮各節，同人等已早籌計，茲事之解決，在各省成功之後，聯合會議，視程度之所至，政體以意揆之，大約不出吾師之所主張，特揆諸輿論，清廷不能占此位置耳。吾師抱救國之卓見，熟察現勢，必知專制政體之必亡，荷以仁義之師，舉應民國，凡在各省，靡不歡迎。將來各省會議之時，吾師高占議席，出偉論以達政見，一言可定，此時固無事斷爭也。元洪自視事以來，日與同人以改革政體保全人民爲主義，決無示武之意，不幸而北軍構戰，焚我漢口，實深疚心，幸漢口商人，尙能相諒，不爲元洪同人對，然亦數日寢食不安矣，吾師何以教之。耑復。敬請崇安。受業黎元洪頓首。」

九月十一日，海軍琛、容、籌三艦暨各艦艇，自漢口駛九江，歸附民軍。

其時，海琛艦員張懌伯與駕駛二副楊慶貞等，海容正電官金琢章等，海籌正電官何渭生等，早思乘時而起。以艦禁往來，意志難達。何渭生因臨時編訂英文密電碼十二種，於是三艦音問無阻，且可秘密通訊。駐漢三艦，海琛艦長喜昌、海容艦長吉升乃滿人，海籌艦長黃鐘瑛爲漢人。青山戰後，義舉運動更力，張懌伯本爲主謀，海琛有簽名單，海籌由何渭生要說黃鐘瑛，黃既默許，莫不簽名。由是艦與艦相要結。九月十一日海琛、海籌、海容及江貞、飛鷹等艦，皆自動離陽邏下駛。當離陽邏前夕落旗時，海琛士官陽明取龍旗投之江。越晨即以管旗頭目密製之巨幅白旗於離邏



十里後懸於艦尾。餘艦繼之。海琛、海容兩滿人艦長，亦知大勢已去，令副艦長代理，避匿艙中不敢出，全軍舉義，實自此始。

當時海軍事前與陸軍未有密約。各艦行抵九江，適林森、吳鐵城駐潯，即登艦晤海琛代艦長林永謨，始有接洽。適海容抵潯，次日水急移錨，金雞坡砲台司令戈克安（原任海容三車），發砲射擊，旋砲擊稍停，林永謨偕張懌伯乘小輪登岸，至招商局，以舉義文卷與林森及李烈鈞閱看，張宴達旦，至是猜疑盡釋。

九江軍政分府馬都督毓寶致黎都督電云：「本日（九月十一日）午刻十點，有海籌、海琛、海容三戰艦到潯，據各船主云，係因水涸，奉薩統制諭命駛東下，並云：『薩統制與都督已有接洽。』該船通豎白旗並向潯軍政分府請領國旗。惟窺其意，尙欲下駛，現在南京尙未克復，該艦仍想東下，不可不防，現已由潯將三艦扣留，暫不准下駛。究應如何處置，及該艦需用煤米等，可否由潯供給，敬乞迅示遵行，潯軍政分府叩。」

馬都督又電云：「三海艦已懸民國軍旗，砲門及緊要機關，業經拆卸收藏，滿籍人員均護送往滬。」

黎都督得報，即電馬都督派員優待薩鎮冰，而薩乘江貞艦下駛，已由黃石港換乘漁船至九江英領署，借宿一夕，翌晨喬作商人赴滬。

### 海軍在上海者

九月十四日，在上海南琛各艦艇，歸附民軍。

上海佔領後，停泊上海高昌廟、楊樹浦二處有南琛、建安、策電、飛鯨兵艦四艘，登瀛州運船

一艘，辰字、宿字、列字、湖鵬魚雷艇四艘，均懸挂白旗，歸附民軍。

### 海軍在鎮江者

九月二十日，在鎮江鏡清各艦艇，歸附民軍。

海軍艦隊在長江上游因米煤缺乏，駛至鎮江。其時鏡清幫帶陳復，傾向民軍。與學生劉樹、劉勳名、楊砥中、常光球等三十餘人組織敢死隊，密說鏡清、保民、楚觀、聯鯨、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泰、飛鷹、楚謙、虎威、江平兵艦十四艘，張字魚雷艇一艘，海軍將領多粵、閩籍，到鎮江者，統領宋文翹粵人，參謀長許崇灝親自登艦，曉以利害，勉以大義。宋首先表示服從，其餘閩籍將領，因與林都督同鄉關係，且多林姓，故亦一致贊同歸附民軍，遂以宋文翹爲海軍司令。十月初七日，鎮江林都督電云：「鏡清、保民、聯鯨、楚觀、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謙、張艇、虎威、江平各艦艇，於廿二日由敝處聯絡一律歸漢。今日下午二時，在軍政府開陸海聯軍聯合大會，誓志合攻金陵，並於軍政府添設海軍處，各艦艇公舉司令長，組織完備，一致進行。」

其在九江、滬、鎮援鄂之海軍，並錄如左：

九月二十六日，海軍司令部派第二艦隊赴鄂助戰。

是日潯軍司令部致黎都督電云：「敝處已派定第二艦隊海容、江貞、湖鶚三戰艦，並附步隊二隊，歸湯薌銘指揮，決定於二十七日午前十時由潯來鄂助剿，二十八日可到，請將左列諸件於本夜十時以前，迅詳電復。一、彼我兩軍情況，兩軍特別標幟，並各部隊之位置尤爲緊要；二、請給第二艦隊司令官訓令，便宜進行；三、請預派定得力軍官，俟第二艦隊到鄂時，即乘小火輪或本身到海容軍艦與湯司令接洽，商議進剿，但須給予該軍官正式公文，並以「滿軍」二字爲暗號，以防奸細；四、前決定派出之挺前隊，因南昌內亂，未即實行，現已調復皖軍回潯，如無來鄂助戰之必要，敝處擬即派第一艦隊海琛、湖鷹二艦，附以皖軍，編爲陸軍，即日攻取金陵。如何辦理之處，並希電復，潯軍司令部。」

二十九日，海軍司令官湯薌銘，率帶第二艦隊抵武昌，停泊陽邏。十月初二日，黎都督命其掩護民軍第三協於午夜由青山向譙家磯進攻，其駐漢鎮之清軍，海軍亦於天明向丹水池一帶猛擊，三道橋清軍，發砲助攻，我軍退回青山，海軍復往陽邏停泊。（並詳清軍攻入漢陽。）

十月初五日，黎都督致九江馬都督電云：「昨准江電開，海籌一艦，擬駛赴鄂助戰等因，此間與北兵水陸鏖戰數日夜，現仍猛烈，懇速令海籌星駛來鄂接應，海容、海琛兩艦，望通濟兵輪轉運甚切，該輪及楚謙、楚觀、江貞三艦，頃究在何處，如均在潯，請並飭隨同海籌，刻即來鄂爲荷。」

同日，馬都督覆電云：「歌電悉，海籌在皖，業已派員赴皖，趕催該艦星夜駛鄂助戰，彈藥一節，早已電滬飭通濟速運往鄂接濟，江貞已載軍米赴皖，事畢，即遵遣該兵艦一同前往，惟楚謙、楚觀兩兵艦，刻下不知停泊何處，俟偵確悉，再轉飭該兩兵艦，亦速來鄂。」

初八日，馬都督又覆電云：「奉鈞電，催派海籌赴鄂助戰，均經轉催安慶，頃准皖都督李咨稱，上游水淺，海籌不能上駛，已轉電駐滬徐總司令官，速派江楚兵輪，兼程赴鄂助戰等語，用特電聞。」

十月初三日，黎都督致上海陳都督轉徐統制電云：「鄂戰甚烈，援軍軍隊，如已得手，速來鄂援助，並煩轉大小各兵艦，酌留船隻防守長江口岸外，其餘一併飭令來鄂，盼切。」

初八日，陳都督覆電云：「陽電悉，武漢垂危，自應赴援，除由敝處飭南琛准明日上駛，並向安慶代為乞師外，已電商潯分府立派海籌、海容、江貞三艦，前來濟助矣。」

十月初三日，黎都督致鎮江林都督電云：「通濟運船，請令開赴漢，並請專員赴寧，速令潯軍司令部部長海籌軍艦黃鍾瑛君，即率楚謙、楚觀、江貞刻日到漢，頃預備襲戰，非全力不足制勝，即盼施行。」

初七日，黎都督覆鎮江林都督（同日林電，詳前。）電云：「鏡清等兵艦，俱表同情，甚慰，現武昌防守喫緊，祈撥半數來鄂相助為盼。」

初八日，鎮江林都督覆電云：「陽電悉，兵艦漸歸，已令悉數上駛，並速電催滬上三海軍艦，又電閩粵運兵北上，以為牽制，刻南京城外砲台均下，尅日可破，即移水陸師向武昌，望堅守以待。」

十七日，海軍黃司令鍾瑛來電云：「泰、同兩艦，已遵令開上陽邏，裝配彈藥，江貞隨駛上，以觀動靜，尙有謙、觀兩艦，到時，即令上駛，協同陸軍動作，掩護江岸，此間布置各事，已與楚泰管帶馬交接清楚，若有調動之處，可由其指揮，江水已涸，海籌運動不便，湖鷹機器極損，擬先下籌備北伐，再調他艦及雷艇湖鵬來鄂。」

### 公舉海軍總司令

十月十七日，上海陳都督電云：「海軍全權，亟應統一，現由海軍各處代表，公舉程君璧光為總司令，黃君鍾瑛為副司令，黃君裳治為參謀長，毛君仲方為參謀次長，總副司令未到以前，暫由參謀長代理一切，查所舉諸人，均威望素著，敝處甚表同情，謹以電聞。」

十八日，黎都督覆電云：「銑電悉，公舉海軍諸官長，誠如來電所云威望素著，敝處極表同情，特覆。」

派定海軍總司令、部長、艦長

薩鎮冰所統各艦歸順後，滬軍、蘇軍、鄂軍政府，陸續派定總司令官、部長及艦長如下：

總司令官吳應科（先由滬軍政府會同蘇軍都督委派）。

海軍司令部長黃鍾瑛（由鄂軍都督派委。以下同）。

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官湯薌銘。

飛鷹驅逐艦長林頌莊。

鏡清練船艦長宋文。

通濟練船艦長葛保炎。

南琛運船艦長曾兆麟。

保民運船艦長甘聯璈。

登瀛洲運船艦長杜逢時。

聯鯨艦長許建廷。

舞鳳艦長王傳魚。

湖隼魚雷艇艦長林振鏞。

湖鵬魚雷艇艦長陸倫坤。

湖鷹魚雷艇艦長楊樹莊。

湖鄂魚雷艇艦長林廷亮。

辰字魚雷艇艦長吳廷光。

宿字魚雷艇艦長林建章。

列字魚雷艇艦長薛啓華。

張字魚雷艇艦長郝邦彥。

海籌巡洋艦長（兼任）黃鍾瑛。

海圻巡洋艦長湯廷光。

海容巡洋艦長杜錫珪。

海琛巡洋艦長林永謀。

建威炮船艦長鄭綸。

建武炮船艦長饒懷文。

楚同炮船艦長何廣成。

楚有炮船艦長朱璧岡。

楚謙炮船艦長王光熊。

楚豫炮船艦長方佑生。

楚泰炮船艦長馬鈺。

## 辛亥革命史料 第二篇

### 各省響應武昌

自武昌首義，湖南各省先後響應，其最足震撼北京者，則張紹曾之第二十鎮頓兵灤州，吳祿貞之第六鎮扼制石家莊，截斷京漢南北鐵路。

其時留日士官學生之熱心革命者，最爲活躍，吳張均是士官第一期學生，又握有兵權，而張高自期許，常迎合革命者心理，大言不慚，一般黨人明知之而又思利用之。張駐灤州，清政府令其率師南下赴援，張不願行，黨人陳之驥等奔走灤州，游說張乘機發動。張初亦慷慨激昂，躍躍欲試，兵士均集車上，燃火待發，張到站，臨上車時，手握車桿，一腳踏車磴，一脚踏平地，徘徊多時，仍自轉身跑回司令部（據陳之驥親見），而大軍會師直搗京津之大舉，不能實現，僅由電報威脅清廷。清廷一面從其所請，一面處置第二十鎮，以張紹曾爲宜撫大臣，令其馳赴長江一帶；潘矩楹爲第二十鎮統制。而灤州轟動一時之勢力，自此不起作用。

吳則提倡革命最有力之一人，（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即與唐才常等編自立軍在大通舉事），早爲民黨所擁戴。在此時期，人人都傾向吳，希圖其響應武昌，吳亦以此自任。而其結果不

如此者，革命事起吳在京活動甚力，山西獨立，令吳駐保定第六鎮之第十二協開赴石家莊防堵，在吳臨行前對人私談，他說：「此去有兩個計劃：第一個計劃，灤州第二十鎮往南開，保定所駐軍隊往北開，一同直趨北京，打出旗號是推翻清室，創造民國；第二個計劃，灤州和保定軍同樣會師北京，打出旗號是維護清室，革新政治。但第一個計劃，我們力量太薄弱，而北京新軍除已編陸軍開赴漢口外，尚有第一鎮、禁衛軍、並其他各鎮所剩各營，還有直隸巡防營及舊式練軍，如打出革命旗幟，北京所有力量足夠抵抗，在奉天的第三鎮，可開進關內，扼我東路，袁世凱漢口軍隊，亦可抽一部分北來，阻我西路。而且北方民氣，不如南方，此方號召，彼方未必響應，我們本錢有限，雖然革命總帶危險，但看出危險，是不能不顧慮的。其次一策，袁世凱素爲北京親貴（除奕劻一派外）所敵視，我們會師北京，擁護清室，剷除袁世凱，此種計劃，肅（善耆）、澤（載澤）、濤（載濤）、良（弼）等都已諒解，他們認我們爲友軍，不會衝突。到京後我們拿到中央政權，挾天子以令諸侯，先解決了袁，對於漢口前線軍隊，酌量調撥，分化這一部分舊勢力，再進一步完成我們最後目的，這只好看機行事。」云云。（吳在我處亦如此說）但未明言此次確定何策也。（以上吳在京情況）吳出京（以後我未再見吳）到灤州，所有演說不是如報紙登載的那樣，吳在灤與張有一種秘議，以南北兩軍同逼北京，亦不知打出何種旗號。吳回到京，其時革命黨人麇集天津以待吳來，如王孝績、陳之驥等都是激烈一派，要求立刻即行第一個計劃。但吳仍以第二計劃爲穩着，大爲在津黨人所不滿，他們失望，紛紛離去，到別處活動矣。（以上吳到灤州後情況）

吳自京過保到石家莊，與山西聯系，推他爲燕晉聯軍大都督。山西又撥三營到石家莊，氣勢一壯，於是改變其政策。但是舊日在吳左右同學已到別處，能幫忙者太少，故籌備太疏，致有十六日不幸之事。（據陳之騷云）（以上與山西聯系後情況）

我們今日推想，在辛亥年八九月間，一般黨人僕僕於吳張兩處，此劃一策，彼建一議，故九月初八日、十二日張有改革政治組織完全內閣等之電奏。（據田文烈言，張並非有預定計劃）。吳與山西合作後，十四日，劫軍火，劫廕昌，扼制京漢，北可以灤州爲先驅，西可以太原爲後援也。從前吳在京活動，雖爲親貴所諒解，自燕晉聯軍大都督宣布，即揭明其並非擁清而是排滿。尤其袁世凱新任內閣，不能到京，有吳無袁，情勢顯然。於是十五日張紹曾解職，十六日吳祿貞被戕，張之脆弱，不足爲慮，吳之英邁，則無與敵者，故下此毒手也。吳果不死，自非如袁世凱到京後之局面，茲故紀於各省響應之前，以見其與民國關係之重大云。

### 張紹曾頓兵灤州

九月初八日，張紹曾頓兵灤州，電奏要求改革政治。

是日，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第三十九協統領伍祥禎、第四十協統領潘矩楹等電奏：「臣等伏讀連日詔敕，武昌失守，大軍南下，驚心動魄，以爲世界革命慘史，行將演於中國彌漫而未有極也。乃旬日以來，中央政策，除用兵而外，未聞於政治本源大加改革，以懈其已發，而遏其



將萌，循是以往，人懷疑沮，禍患益深。臣等忝膺戎寄，值國家多難，正宜疆場効命，秣馬厲兵，靜候驅策，何敢妄干時政，越職建言，無如警報頻傳，軍情浮動，時聞耳語，各有心憂，乃據各將士等環陳意見，臚列政綱，以改革政治諸端要求代奏。臣等再四思繹，立言雖或過激，而究非狂悖之談，壓抑既有所不能，解譬亦苦於無術，當此時局岌岌，億衆之向背，實爲可慮，萬一中路遄征，軍心不固，大局將益不可收拾，所有各將士請願意見政綱十二條，謹據情代奏。

一、大清皇帝萬世一系。

二、速開國會，本年內召集議員。

三、改定憲法，經國會議決，以君主之名義宣布之。

四、憲法改定提案之權，屬諸國會。

五、全國海陸軍歸皇帝統率，但對內使用，須遵守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

六、格殺勿論斬捨御免就地正法死刑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之。又對於一般人民之違法監督，不得隨意逮捕。

七、國事犯之黨人一律特赦，並擢用之。

八、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之，以皇帝勅任之。又國務大臣由內閣總理大臣推任之，但皇族永遠不得充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

九、人民負擔之增加，及關於媾和等國際條約，經國會議決，以君主之名義宣布之。

十、凡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議決以前，不得照前年度預算支出。

十一、上議院議員以法定之特別資格，由國民公選之。

十二、現時規定之憲法、國會組織法、及國家一切重要問題，當解決之際，軍人有參預之權。」

（資政院議信條十九條，係據張奏十二條，此十二條，諸書少有載者，茲全錄，其十九條宣誓太廟者，已刊登公報，省錄。）

十一日，張紹曾又電奏，請組織完全內閣，由議院制定憲法。

清政府官報 十二日諭：「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電奏：『奉初九日上諭，仰見朝廷實行立憲，以與天下更始，三軍感泣，惟內閣一日不成立，即內亂一日不平息，並憲法由議院制定』等語。係爲維皇室靖亂源起見。覽奏具見愛國之誠，實深嘉許，內閣總協理大臣及各國務大臣，昨已具奏辭職，均經降旨允准，並另簡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所有大清帝國憲法，均著交資政院起草，奏請裁奪施行，用示朝廷好惡同民、大公無私之至意。」

十五日，以潘矩楹爲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爲宣撫大臣。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此次各省事變，其宗旨實在改革政治，朝廷與民更始之意，業經屢降明詔，剴切宣示。茲值亂事紛乘之際，仍恐各省軍民未能一體周知。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於軍界夙有聲望，並能關懷時政，熱心改良，著賞加侍郎銜，授爲宣撫大臣，馳赴長江一帶，宣布朝廷德意。即責成該大臣開誠布公，專主安撫，務期薄海臣民，咸曉然於國家不以兵戈靖亂之至意。其有亂事各省，一併由該大臣遴委委員，分途前往，切實勸導，如能一體解散，即由該大臣奏明從優給獎，以示鼓勵。」

又十九日諭：「電寄張紹曾，據電奏：『因病懇恩開去差缺，回津就醫』等語。張紹曾著准其暫行開去差缺，現在時局艱危，需才孔亟，張紹曾夙嫻軍學，正資得力。著即趕緊調理，一俟病痊，即行銷假，以備任用。」

據直隸總督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云：「奉軍張紹曾佔據灤州車站，威脅朝廷立憲，結納新授晉撫吳祿貞帶領第六鎮全軍駐紮石家莊，據直晉交界之道。擬前驅赴太原受事訖，即回戈直赴北京，紹曾亦由灤赴京，兩道夾攻都城，圖不世之大舉。石家莊軍隊，並可阻截項城入鄂之師，不能北上，以免後顧之慮。祿貞忽爲隊下亂兵戕害，一說爲項城遣人暗殺，紹曾勢孤，氣爲之奪。余遣通永鎮田文烈以犒師爲名，馳抵灤城，代通情款。紹曾謂夔隸北洋部下，決不敢犯擾天津，與田有故，聯牀話舊。中宵以後，忽以一劍置榻上，若隔鴻溝，竟夕不寐。田知其氣怯，決不能成大事，翌日旋津覆命，請余勿庸過慮」云云。

又據通永鎮總兵田文烈自灤回京告我：「是年定於八月在永平府秋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駐奉天，奉調至灤州，武昌事起，秋操停止。九月初間，令第二十鎮開赴長江一帶增援。張紹曾原與吳祿貞（第六鎮統制、駐保定）、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駐奉天。）有約，此時管帶施雲從、王金銘、馮玉祥等以事亟機不可失，立請張與吳、藍一致起事，攻奪京津。張顧慮不敢發，乃聯名電請改革政治，要求制憲，其意以爲雖於事無濟，亦可抗不開拔也。此次秋操，陸軍部派余（田自謂）赴灤，下場張處。黨人在灤運動，張把握不定，今日主張如此，明日主張又如彼，最後電奏，其連署者如盧永祥與北洋關係最深，潘矩楹與軍諮府往來甚密，惟藍天蔚激烈，又在奉天，伍楨祥則素來平和，完全不一致，都是一時湊合。張既無領導革命之決心，又無統率各軍之資望，安能進搗京畿，會師中原。舉朝無人，一有舉動，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耳。中央以統制潘矩楹，一見明諭，張即屏伏不敢再有主張，蓋其所挾持者，不過爾爾也。」云云。

又據第二十鎮司令部秘書李志寓灤州紀事云：「辛亥八月，湖北首義，天下響應。其時奉天駐紮之第二十鎮，調撥混成一協赴永平會操，自八月八日出發，混成協演習將畢，十九日，統制張紹曾暨本鎮各軍官佐，行抵昌黎縣之崔莊，馮國璋駐團山，是夜突聞湖北有變，北京政府警電停止演習。始則檄調六鎮之馬匹，及赴操之機

關槍隊，繼則詢各軍之器械子彈是否敷用，並召馮國璋先返北京，統籌編制之策。二十日，清廷令將本鎮之混成一協，暫駐灤州聽候調用。是日拔隊先後馳抵灤州，張紹曾隨至北京以窺其顛末。其時良弼在軍諮府計劃：二、四兩鎮及六鎮之一協，作爲第一軍，蔭昌統之；二十鎮暨三、五兩鎮各一協，與駐奉之第二混成協，作爲第二軍，馮國璋統之；第一鎮及禁衛軍爲第三軍，載瀾統之；一、二兩軍赴前敵，第三軍留守京城，以備後援。部署既定，張紹曾於二十二日即歸奉天，道經灤州，偕鎮部諸人同返，共劃戎機。旋奉之後，即約三鎮統領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本鎮統領伍祥楨、潘矩楹，由張紹曾宣言：『湖北之變，爲除專制，主共和，以此倡義號召天下，凡屬同胞，諒皆贊助。今吾輩所統各部隊，半屬北人，雖未預約同謀，應皆曉然斯義，倘貿然而往，勝則自殘同類，負亦死無指名。』於是羣以研究對付之策爲言，嗣由張紹曾自草立憲大綱十數條，與藍天蔚商榷，欲以兵力要清廷立憲，一面俾天下人知同胞之不可自相殘殺。其中一統制、四統領，惟藍天蔚爲湖北人，又素抱革命主義，藍本主持由灤州即行反正，以不必多此一層手續爲宜。而藍天蔚力爲阻止，誠恐急則生變，事無成功，不如因利順導以俟其機。此數日中，清廷無日不檄電飛馳，促其拔隊前進，後將奉天所有之步、馬、砲各部隊，及裝械子彈，組織完備，隨同帶往，於九月五日始返灤州。抵灤之時，夜已將闌，適湖北事亦急，第一軍又不得利，陸軍部科員楊某由京帶汽車二百輛來灤，督促拔隊至鄂赴援。斯時也，駐灤軍官，自統領以下，有不明此意義者從違各半，迨初六日天既明矣，張紹曾宣告於衆曰：『湖北革命，名正而言順，專尙征討，不合人情，况以同種相殘，世界無此蠻行，所有軍隊，均不前進。』隨遣使齎立憲條件於清廷，迫其停戰，令速行憲政，以挽既去之人心，並由電通告天下，俾知同胞軍人無自相殘殺之理，聞清廷各執政祇相對而泣，莫敢誰何，第二軍之計劃，自此已歸無效矣。十二日，清廷特派六鎮統制吳祿貞來灤撫慰，同來者蔣作賓、黃愷元、陳其采，吳之來，名雖撫慰而實主張革命者。其言：『南方已亂，北京空虛，設提一旅之師，大功垂手可得，今灤州軍隊，已

近萬人，悉皆精銳，直抵豐台，以逼於北。祿貞由保定調部下所餘一協，直抵長辛店，以逼於南，三鎮二協，再爲後援，何求不獲，何事不成。『計劃已定，擬由汽車南北運駛，不意會議中人，將謀洩而車不至，兩軍竟不能成行。』吳君欲去灤時，而其副官周維楨甫至，當告以：『新從保定來，密偵晉軍，可以招納爲用，前日之謀，雖爲漢奸所破，今晉軍既能同意，則第一軍歸路可絕。吾等兩方軍隊，不假鐵道，徒步行軍而進，委曲求全，事必有濟。』張吳兩統制均以爲然，而約始定，吳君此行，繞道北京，直趨保定，爲防不測也。十五日，吳祿貞從石家莊來電言：『晉軍一協，業已招降，近欲沈機觀變，希協同動作，以踐前約。』灤軍則一面預備出發，一面催藍盧兩統領協同前進。正籌劃間，清廷有以吳祿貞巡撫山西之事。十七日晨，六鎮統領吳鴻昌又電告：『十六夜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同及於難者，尚有幕客數人，』殆蓋指周維楨與張世膺也。清廷又陽以張紹曾爲宣撫大臣，陰以解除其兵柄，此以待吳祿貞之狡計，而又思逼於張紹曾，於是全軍大譁。雖然灤州軍隊，究不能不爲所攜貳，上中級軍官則半皆願其速去，下級軍官，則全體一意強留。既已登車，力阻其行，張紹曾見事既無濟，欲決然舍去，二十日始約與高等先後至天津。」云云。

### 吳祿貞在石家莊被戕

九月初九日，山西獨立，清政府命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率所部自保定到石家莊防堵。

第六鎮駐保定，武昌首義，以第六鎮第十一協（統領李純）改爲混成協編入第一軍，由蔭昌率之赴漢，其第十二協（統領吳鴻昌）吳祿貞率之至石家莊。

其時吳祿貞尙未出京，載濤、良弼等平素與吳有聯系，亦思利用此次機會，剷除舊勢力（袁世

凱等），建立新勢力，吳漫應之，而其根本上不同也。山西獨立，政府即派第六鎮第十二協吳鴻昌率領部隊攻打太原，在吳方面參謀何遂，係吳密令其担負聯合革命軍任務者，於是捏造虛偽言辭，阻第十二協前進，仍暫駐石家莊，一面與山西活動，以待吳來。（吳奏初九日革命軍抵井陘，初十日我軍據井陘，此時即吳未來前，何遂等在山西活動。）適張紹曾在灤州挾重兵電奏要求改革，京師震動，十二日派吳到灤宣撫。吳到灤，報載其對士兵演說革命，又與張密議，折回北京，與譚等深談，即夜出京，對黨人表示不能驟然就辦，黨人深為不滿。

十三日，吳祿貞到石家莊。十四日，在滑縣嶺與山西閻錫山會晤，推為燕晉聯軍大都督，仍回原防。

吳到保定即逕往石家莊，在此數日間，何遂等革軍聯系，業已成熟。十三日即派何遂到娘子關，與山西守關姚以价計議合作，認為吳閻有見面之必要，姚以電話約閻，閻初頗游移，後經數次通電，始決定在娘子關正太鐵路車站會晤，何當夜回石家莊，吳說：「這樣很好，就這樣辦」。次日下午一點鐘到娘子關，閻亦乘火車至，隨吳者為張世膺、何遂、孔庚，隨閻者為溫壽泉、趙戴文。會議時均出席，吳首先聲明：「決不就任山西巡撫，表示同站革命立場，亟願與山西攜手，我們眼前事，山西很要緊，可能山西光復，中國就光復，重要在於起義得是時候，能使清廷震動，我們第六鎮，加上張藍軍與山西軍，會師北京，是勢如指掌。袁世凱是中國最毒一個東西，他現在漢口，正在兩邊搖擺，是投機，將來危險極了。我們現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計劃完全打下去，

山西之重要可以想見。還有山西是我們中華民族最重要堡壘，將來中國萬一對外有事的話，海疆是不可靠的，將來山西要負很大的責任，所以山西的後面，也要好好佈置。」山西人對吳佩孚極了。

吳又言：「我算什麼巡撫，閻都督你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帶兵。」下面大呼我們擁護公舉吳爲燕晉聯軍大都督。閻等承認，遂商定名曰：「燕晉聯軍」。吳任燕晉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任燕晉聯軍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溫任聯軍參謀長。山西開出兩營，聽吳指揮。歡談至晚，各返原地。（參據何遂日記、溫壽泉筆記。）

十四日，清政府命吳祿貞署山西巡撫，吳在石家莊截留北京運漢軍械，電奏招撫革軍，劾蔭昌治軍無狀。

其時，北京適由京漢鐵路列車運往湖北前線軍械經過石家莊，即將該列車截留，一面電奏清廷，態度甚強硬，電文如左：

「自湖北兵變，各省響應，如決江河，莫之能禦，爲今之計，莫若大赦革軍而息戰事。夫革軍之所以敢冒不韙，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固欲求國民幸福，而非甘心與國家爲難也。現祿貞已經招撫晉省混成一協、巡防二十餘營，可供徵調。如蒙採一得之愚，請飭馮國璋軍隊退出漢口，願以隻身赴鄂，說以大義，命其投誠，以扶危局。倘彼不從，當率所部二萬人以兵火相見，朝廷若不速定政見，深恐將士忿激，阻絕南北交通，而防害第一軍之後路，則非祿貞所能強制也。抑更有言者，官軍佔領漢口，焚燒掠殺，慘無人道。祿貞桑梓所關，尤爲心痛，此皆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無狀，司長丁士源、易迺謙逢迎助虐，應請聖裁嚴行治罪。」

十六日，吳祿貞在石家莊被戕。

在清政府方面，所有舊派對於吳敵視，不自今始，而新派則利用之以打擊舊派，亦非真心合作也，其奏報督師進剿，實即雙方聯洽，托詞撫慰，中央惶恐，授以山西巡撫，並令其迅速接任，蓋欲其西進太原，以解除京漢中段威脅也。（哈漢章云）自燕晉聯軍公開宣布，截軍械，劾蔭昌，扼制京漢鐵路。袁世凱新任內閣總理大臣，在漢口前線不敢到京，於是用暗殺手段，（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爲項城遣人暗殺。）以重利啗其舊部周符麟下手。周符麟者，第六鎮第十一協統領，被吳撤職，易以吳鴻昌，因此懷恨，久思報復。周東北人，騎兵第三營營長馬蕙田亦東北人，吳在延吉時，馬即跟隨吳，吳頗信任其人，故令其爲衛隊長，狼子野心，吳不知也。至是（十五日）周到石家莊，到後不謁見吳，即與馬蕙田等約集軍官開會，引誘軍官，何遂報告吳，吳說：「不要緊，衛隊長馬蕙田是靠得住的。」天黑時陳其采來，亦與周等開會，何又報告吳：「危險要警惕」。 吳態度仍安詳說：「我有何懼」，不知彼等以銀三萬兩給馬密令其行刺也。十六日夜十一點多鐘，吳正與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在車站辦公室批閱機密文牘，馬蕙田帶同參謀夏文榮、隊官吳雲章、排長苗得林等四人進見吳。客廳外是一個小院，馬說：「來向大帥賀喜」，打千下去，就從衣服下拉出槍來一槍。吳一看不對，一手拉出槍，從窗口衝到小院裏，跳上牆。馬等連擊，吳腿中彈跌下回擊，馬等向外跑去，吳在後面追。走到牆外，伏兵起，頭部中彈倒地死，並喪其元。（以上參據何遂日記）張世膺、周維楨同時殉難。



時吳祿貞爲第六鎮統制，駐保定，吳在北京，不常到保。太原事起，吳到石家莊被刺後，據其參謀張厚琬告我：「其時正辦秋操，第六鎮步隊第一標（標統吳金彪），開赴永平。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二十日接吳自京電：『將秋操步隊一標，又編礮隊一連，開赴漢口，自永過保，不下車即開行。』二十三日又接電：『前議作罷，改編一混成協，由協統李純統帶往漢，蔭昌督師同時開拔。』九月初八日山西巡撫陸鍾琦遇難，山西獨立。在保定一協開石家莊防堵，原協統周符麟撤職，以標統吳鴻昌（徐州人）代理協統，以副官長曹某（似是曹進，湖北人。）代理標統。吳即親到石家莊，中央抽派京旗第一鎮之一標到石家莊，歸其調遣。吳軍與晉軍對峙於娘子關，十四日吳署山西巡撫，吳與山西交涉停戰，至滑驢嶺，約晤革軍參謀長仇亮（是約晤閻），交換意見，山西開出兩營，聽吳指揮。其時袁世凱已督師，吳電軍諮府：『北軍焚燒漢口，大失民心，前方將領，實任其咎，主張南北停戰。南方不聽，自告奮勇討伐，北方不聽，斷其後路』云云。此電袁極恐慌，又有一列車軍械自京運漢，吳於中途截留，更爲各方面所震駭。九月十六夜，吳在車站辦公室，與秘書周維楨、參謀張世膺、及余（厚琬自謂）討論軍事，書記某送來軍諮府轉譚州張紹曾電奏各件。閱畢即交書記帶出，此書記倉皇回跑，鎗聲四起，余趕至辦公室門外探望，故得避出。後至英美烟草公司樓上（距車站不遠），一夜鎗聲不息，天明始停。余自烟草公司外出，遇其馬弁，言統制已遇害，至車站吳屍體仍在辦公室，用毯覆之，據言已喪元矣。周維楨死在辦公室，張世膺死在站台旁。是夜之變，亦由吳平日看事太易所致。當其接第六鎮時，總以爲原鎮腐敗，本人又常在北京，偶至保定，少駐即去，又未調選得力之人。即此次車站辦公，在左右者，亦係原鎮中兵士若干人，聽其呼喚，並未有親信衛隊任保護之責，故有十六夜不幸之事」云云。

吳祿貞之死，有言係軍諮府員勒載濤主使者，其第二廳廳長馮耿光與吳交厚，我詳詢之。馮言：「綏卿（祿貞）之死，非由濤員勒，至主使何人，今日不能奉告。」嗣於民國七年馮在京，我又詳詢之，馮始言：「濤於綏

卿、寶臣（良弼）均好，袁之起用，以爲亡清必哀，屢次密議如何剷除之方法。袁南下督師，山西變起，私擬以吳所統第六鎮扼京漢鐵路中段，阻袁北上。吳意則在剷除袁之勢力，帶兵進京，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徐觀其變。在到山西以前，曾於某日夜車秘密去灤州，與第二十鎮張紹曾接洽，當即折回北京，到軍諮府與譚計議數時之久，余（馮自謂）復偕綬卿同車到其宅中，密談多時，彼之腹稿，譚與寶臣亦不能盡知，但倒袁則相同耳。當夜，吳去保定，逕往石家莊，一依其原定計劃而行。吳素來敵視，自與晉軍妥協，又截留軍火，以袁老於事變，豈有不知。其時協統周符麟原六鎮舊人，與吳本不相愜，又因撤職懷恨，於是密令其下手，故有九月十六夜之事。綬卿被刺電到京，譚大恫計劃失敗，謂爲譚主使者非也。總之辛亥之役，吳果布置就緒，整旅入京，中樞皇皇，立時瓦解，倘其成功，決非如袁到京後之局面。至寶臣則係宗室，對於惡勢力之剷除，由新派人握得新政權，以造成新中國，與綬卿完全相同。而其於保全清室條件下，以達到此目的，則吳不盡同，亦不能明言也」云云。

清政府官報 十五日諭：「電寄吳祿貞，據電奏：『初九日革軍行抵井陘，適我軍十二混成協趕到，正定協統吳鴻昌率領馬、步各隊，星夜奮進，正定管帶何立朝，竭力相助，遂於初十日據有井陘。十一日親赴井陘，督師進剿，佔領蔡莊，革軍退守滑驢嶺。十二日與革軍接戰，相持一日夜之久，革軍不支，退守娘子關，虜獲數十人，卸其軍械，開誠勸導，即行釋放。並將改良政治諭旨，印刷多張，飭俘虜帶回布散。又派參謀官朱鼎勳馳入敵陣，廣爲開導，以示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意。』又電奏：『我軍兩路進攻，頗獲勝利，當派副官知府周維楨等馳入敵軍，曉以國家艱危之大局，及改良政治之苦心，已允輸誠，頃已下令停止攻擊，並即單騎赴娘子關撫慰』各等語。辦理均合機宜，應即照所擬辦理，該署撫單騎往撫晉軍，尤屬忠勇可嘉，著將撫慰情形，隨時迅速電奏。」

又十六日諭：「電寄吳祿貞等，電奏悉，所陳各節，均中肯綮，數日之間，招撫晉省混成一協，巡防隊二十

餘營，尤見謀勇兼優，深堪嘉尚。所請大赦革軍，速停戰事兩節，已兩次明諭，開除黨禁。並此次黨人，准其按照法律改組政黨，收作國家之用。前敵軍隊，亦令停進，並諭各省統兵大員，剴切布告，妥速安撫。現在陝西亂事未靖，山西省外各州縣亦有警耗，正賴該署撫坐鎮其間，妥籌招撫，先靖西路之亂，以固根本。」

又十七日諭：「電寄吳祿貞，電奏悉，籌畫備極周妥，羣情安帖，順受指揮，朕懷甚慰。應刊山西巡撫行營木質關防，著該署撫自行刊刻啓用，以昭信守。現在山西各屬伏莽尚多，應即馳赴省垣，接任視事，藉資鎮懾，所請六鎮十二混成協暫留山西之處，著軍諮府陸軍部酌核辦理。」

又十八日諭：「電寄袁世凱，電奏悉，……昨吳祿貞被戕，當即派段祺瑞前往查辦，確情尚未覆奏。」

自吳祿貞被戕後，袁世凱才由漢口前線回到北京。

湖南 以下據獨立月日先後爲次 清宣統三年九月初一日（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九月初一日，湖南獨立，巡撫余誠格走，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被殺。

其時，湖南巡撫爲余誠格（閏六月十四日，由陝西巡撫調任），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楊晉，所轄第四十九、第五十兩標共四千人，巡防營統領黃忠浩，所轄五十一隊共一萬五千人。

武昌舉義，首先響應者則爲湖南，主動者爲焦達峯、陳作新。焦達峯原與居正、孫武等策劃兩湖發難者，新軍兩標駐城內，余誠格慮其爲亂，先令駐紮城外，繼令移駐常、辰、衡、永，以散其勢，而調巡防營入城。焦達峯者（新軍隊官），洪江會首也，恆言其部下有萬餘人可用。黨人譚人鳳、文斐、曾杰等欲以焦部發難，炸撫署。焦部多流氓，未得多數同意，然蓄慮待發甚急。黨人陳

作新、黃翼球、吳作霖等日赴軍營，稱說革命，巡撫調開新軍，新軍愈疑懼，要求子彈，不果行，於是約定九月朔黎明舉事。至期，焦達峯率第四十九標（砲營）攻入小吳門；陳作新與易堂齡率第五十一標攻入北門。兩軍會合，攻打軍械局，即進攻撫署，署兵皆逃散，而城內巡防營亦變，余誠格避入水師營。水師亦變，遂登湘帆小輪，旋走滬。協統楊晉亦逃。統領黃忠浩被殺。

清政府官報 是月初九日諭：「前聞長沙有變，電報不通，茲據朱家寶轉遞余誠格電奏：『本月初一日，湖南陸軍礮營叛變，攻入小吳門。陸軍標營同叛，攻入北門，城內巡防隊亦叛，戕統領黃忠浩，直攻撫署。匪黨踞省城，誠格暫避入水師營，不意水師亦懸白旗，遂登湘帆小輪，候調省外各隊，力圖克復，懇請簡員統隊來湘剿辦，並自請嚴懲』等語。湖南巡撫余誠格著即革職，戴罪圖功，併著暫管湖南巡撫印信，責成該革撫迅調省外兵隊，即將省城剋期克復，毋稍延玩。」

初二日，焦達峯爲正都督，陳作新爲副都督。

當變兵擾攘時，焦達峯等逕往諮議局開會，達峯昌言曰：「余在湘謀革命，最先又最久，功首，宜爲正都督；陳作新臨事奔走，俾新軍防軍，並行不悖，功次，宜爲副都督。」文斐如言，以紅紙大書黏壁曰：「正都督焦達峯，副都督陳作新」，達峯即着清制協統服，坐堂皇決事。

焦任都督後，將湘軍（合新軍巡防營）擴充爲五師，以余欽翼（第五十標標統）、趙春霆、曾繼梧、王隆中（混成協統）、梅馨（第五十標第二營管帶）爲第一、二、三、四、五師軍統。初十日，湖南兵變，殺都督焦達峯，副都督陳作新。譚延闓爲都督。

焦、陳爲都督非衆意，衆乃舉前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爲軍政部長，繼復建設參議院，仍以延闓爲院長。凡募兵給餉，任免官吏將校，經參議院可決方得施行。而焦、陳亦自知望不屬，宣言辭職，作新已出府不視事；達峯爲同黨閻鴻飛劫持，不得去。梅馨自益陽歸，謁都督計事，都督語不經，遽拂衣出，開軍事會議，密計誅焦、陳。初十日，達峯召各界詣諮議局會議。會次譚人鳳、閻鴻飛、任震等建議撤廢軍政部參議院，集權都督，譚延闓出席辭軍政部長參議院長職。會畢，達峯歸；時陳作新出北門鎮撫和豐公司兌紙幣亂，梅馨遣隊官袁富榮，率兵蹙之，遇諸途，曳作新下馬，斷其首。並遣隊官吳家駘，率兵至都督府，列陣門外，稱有要公，要都督判決。達峯出，即曳至轅門外內石獅前殺之。

焦、陳死，其時王隆中援鄂未歸，余、趙、曾、梅四軍統，對繼任都督不相下，乃迎譚延闓爲都督。

陝西 三年九月初一日（一九一、十、二十二）

九月初一日陝西獨立，護巡撫錢能訓自殺不死；西安將軍文瑞、副都統承燕、克蒙額俱自殺。

其時新任陝西巡撫爲楊文鼎（閏六月十四日由湖南巡撫調任）未到任（十月初十日開缺）。布政使錢能訓暫行護理（閏六月初四日），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王毓江。

陝西新軍，本多陝、甘籍，及恩壽撫陝，王毓江充協統，王皖人，自是陝西新軍中遂多南人，

其隨熊成基逃出之軍士，幾全數援挈而至。先是留東學生徐朗西、康寶忠、井勿幕等在西安聯系新軍並本地會黨。武昌警報至，省城戒嚴，錢能訓以陸軍不可恃，令第一標一營開往漢中，第二標三營開往龍駒寨，第一標三營開往長武，而添募防營。第一標三營督隊官錢鼎者，革命黨魁也，與諸軍密謀起事。九月初一日，第一協參謀官兼第二標一營管帶張鳳翽、第三營管帶張益謙、第二標二營隊官劉自新、周子貞、砲隊隊官余永寬、馬隊隊官曹任康等，整隊由南門入。時事起倉猝，巡撫、將軍方赴諮議局行開會禮，散歸。文瑞前驕，猝與新軍遇，中彈死三人，紆道歸營，即與副都統承燕、克蒙額登城籌戰守；錢能訓則檄守城兵閉四門。當是時，臨潼巡防營亦變，趨至城下，中學堂學生開門納之，新軍進城後，分佔藩庫、軍裝局及各官署。能訓穴牆走，匿巡捕馬家，後三日知大事去，即以槍自戕，不死。長安縣知縣德瑞，自剄死。餘官吏或逃或囚。於是佔領省城（漢城）。新軍即趨滿城。滿城在北門內，北負城垣，西南與鼓樓接，民軍攻之多在西，故城東不設備。張鳳翽獨持刀自缺垣躍下，拆缺口，放一騎入，遇室焚之。旗兵望見火起，遂大亂，將軍文瑞投井死，副都統承燕、克蒙額均盡室自戕。婦孺號哭，麇集北門城樓上自焚。新軍入，與旗兵巷戰一夜，死二千餘人，滿城亦為新軍佔領。

初二日，張鳳翽為復漢軍大統領，後改為都督。

張鳳翽以功推為復漢軍大統領，張世謙、錢鼎為復漢軍副統領，十月初六日，設軍政府於高等學校，改統領曰都督。以李異、焦冰、郭希仁、吳映星為參謀；尹昌齡為民政部長；張瑞璣為財政

部長；陳官韶爲司法部長。

二十七日，清政府以升允署陝西巡撫，督辦軍務。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電寄長庚，代遞升允電奏稱：『升允願率新軍第二、三標統周助學、陸洪濤等剿除土匪，收復西安』等語。已有旨著升允署理陝西巡撫，並督辦陝西軍務，先著長庚電知升允，遵旨迅赴事機。」

升允所部張行志、馬安良、陸洪濤等進攻陝西。民國元年二月，攻咸陽愈急，袁世凱命張鳳翽以全力禦升允、升允軍皆主於寧夏總兵馬安良，退位詔下，升允秘不使知。及安良得張鳳翽及北京王寬函電，大怒，詰升允，升允始出電示安良。安良曰：「清帝已退，吾爲誰爭，欲令吾輔爾爲帝乎？」升允語塞，適趙倜及張鳳翽相繼至乾州，與安良訂議和條件，毛繼成亦來說升允。三月七日，馬安良、彭英甲兵退出乾醴，團鳳寶軍張行志、崔正午亦罷歸，升允遁走。

### 江西 九江 三年九月初三日（一九一一、十、二十四）

九月初三日九江獨立，新軍統帶馬毓寶爲駐潯軍政分府都督。

九江扼長江咽喉，自得武漢警報，巡撫馮汝驤派第五十五標統帶莊守忠來潯防堵，駐南門外洋火廠；又派提法使張檢來潯，督辦江防，帶衛隊四十名，駐鐵路公司。南京派第五十三標統帶馬毓寶開往九江，駐城內。其時，黨人李烈鈞等，在潯進行甚力，九月初二日午後一時，馬毓寶率領第

五十三標，聯合第五十五標一營管帶范紹先、二營管帶何振達、砲台總台官徐世法舉事。是夜十時，金鷄坡砲台營，先放號砲，城內新軍，舉火爲應，而巡警及防軍無抵禦者。九江道保恆聞警，登隆和輪船赴滬，九江府璞良等亦逃。湖口總鎮楊福田調集砲艇，將與新軍戰，馬毓寶派兵擊敗之，於是湖口砲台及彭澤縣之馬當砲台，同日皆爲新軍佔領。

九江道府各官均逃，城內無主，衆軍舉馬毓寶爲駐潯軍政分府都督，以道署爲中華民國駐潯軍政分府。莊守忠擬率所部入城抵禦，因馬軍在南門城上設野戰砲二尊，正向該營，遂不敢動，逃回省城。當城內火起，張檢衛隊響應，張檢亦逃回省城。

南昌 三年九月初十日（一九一、十、三十一）

九月初十日，江西獨立，推巡撫馮汝駮爲都督，不從。十二日，協統吳介璋爲都督。十七日馮汝駮走九江，十八日自殺。

其時，江西巡撫爲馮汝駮（光緒三十四年，由浙江巡撫調任），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吳介璋。

馮汝駮初頗信任新軍，及九江事起，始以新軍不可恃，乃添練巡防十營，並檄各屬巡防軍來省。初十日，紳商各界在諮議局開會，議獨立，即舉代表問汝駮是否贊成，汝駮不表示，衆謂此事不宜觀望自誤，遂聯合新軍舉事。是夜焚燒萬壽宮、八旗會館、巡撫衙門。十一日城守巡防水師各



軍均響應。當新軍突變時，巡撫以下官皆避匿，日晡，紳商各界開大會於商務公所，公議舉馮汝駮爲都督，而不知其所在。十二日始獲自旺子巷民家，由各界備肩輿昇歸，司道府縣亦以次來會，旋衆議以高等學堂爲軍政府，馮汝駮爲大都督。汝駮以死辭，乃改舉吳介璋，介璋亦辭，衆迫以大義，允暫攝。汝駮既不任職，十三日拜辭各團體，官紳軍隊均送至河干。十六日汝駮至九江，馬毓寶迎至城內，仍勸其爲都督，不從。十八日夜仰藥自盡。

二十二日，吳介璋辭職，彭程萬爲都督；十月十八日，彭程萬辭職，迎馬毓寶爲都督；九江分府取消。

吳介璋以有人挾嫌，投函責備，二十二日辭職。各界集議公舉，有鄒恩瀨者，登台演說，出一委任狀，上蓋中華民國軍大總統印，內有第七號海外公舉江西測量司司長留學畢業生彭程萬爲贛省都督字樣。彭力辭，並聲明斷無被舉爲贛督之理，旋由紳商界力勸暫爲担任。其後疊次辭職，公舉馬毓寶以繼之。十月十八日毓寶至南昌視事，南昌已十八日無主，至是復有都督。

民國元年三月，李烈鈞爲都督。

民國成立，李烈鈞援鄂軍歸贛，軍官陳廷訓等據九江，都督馬毓寶爲所脅辭職，舉李烈鈞爲都督，三月口日，至南昌任事。

十一日，馬毓寶致黎副總統電云：「奉選電示敬悉，前以吐血病劇，懇請辭職，業蒙孫總統電飭贛臨時會議正式選舉，即日議會及九江各界公舉李君烈鈞接任都督。比經毓寶宣布，委係因病辭職，勸諭軍民歡迎李君，不

得另有違言，切實示諭在案。現在省垣兵士及商界仍有多數挽留毓寶，不承認李公，惟刻下贛潯兩方面，人心浮動，勢均激烈，萬乞副總統俯念危局，迅賜萬全之策。速電贛潯兩方面，彼此融化意見，共保治安，毋自衝突，擾亂地方，致爲國民公敵，贛省幸甚，毓寶幸甚。」

十口日，黎副總統覆馬都督電云：「真電悉，執事功成身退，軍商挽留，具見功德在民，感人之深，惟人心浮動，一髮千鈞，鎮定維持惟公是賴。萬一稍有不靖，必須軍隊鎮懾。得電後再爲酌撥，李烈鈞不日來贛，必須和衷商榷也。」

## 山西

三年九月初八日（一九一二、十、二十九）

九月初八日，山西獨立，巡撫陸鍾琦被殺。

其時山西巡撫爲陸鍾琦（六月十六日，由江蘇布政使升任。），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統領爲姚鴻法，第八十五標統帶爲黃國樑，第八十六標統帶爲閻錫山，又巡防隊二十四營。

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消息傳至太原，巡撫陸鍾琦到任未久，有勸其加意防備者，置之不理。

到九月初一日，西安兵變，潼關河東兩道請援電日三四至，陸鍾琦乃檄南鎮巡防營渡河迎勦；另由省派撥新軍步隊兩營，馬、砲各一隊，開赴蒲州協防。開拔離省後，乃發給子彈，新軍懼戰，多要請不即行。鍾琦子光熙，以翰林留學日本士官學校，與新軍官長有舊，自京來晉，力勸乃父宣告獨立，屢遭拒斥，於是徇新軍之請。軍隊開拔，同時發給子彈，商定初七日砲營拔赴蒲州，初八日步隊兩營亦赴蒲就道矣。新南門外駐新軍步隊約二連人，第一標二營管帶姚以价，知衆憚遠行備戰，

謂衆曰：「吾儕與其出防，不若起義，既響應他省，且博名利。」衆然之。初八日尚未黎明，姚以价偕連長張煌等率領營隊，進入南門，即往攻撫署。入頭門後，開槍數排，即進二堂，陸鍾琦聞聲起床披衣出，直升堂皇，尙未發言，即被班長楊鵬雲開鎗射擊，死之。光熙踉蹌擊鎗趕出，救護乃父，亦登時中鎗殞命。新軍進入後堂，並刺殺陸夫人，其幼子亦受刺刀傷，撫院內各室門窗器具大多搗毀，是日街市閉門，秩序大亂，至晚則藩署火起，全部灰燼，藩庫被劫，商店亦有多處起火。

當起義軍入城，協統譚振德聞信控馬馳及喝阻被殺。軍政府成立後，派人將布政使王慶平、提學使駱成驥、勸業道王大貞等接至諮議局，予以看管，王大貞數日後即釋出，提法使李盛鐸、太原府知府周渤仍住署中，未予過問，以彼等思想較新也。（以上據石榮璋太原辛亥革命紀略，是時石任山西高等審判廳民庭庭長，起義後，担任并州日報經理，係親見其事者。）

據撫署總文案賈某告我：「九月初一日，得陝西獨立護撫錢能訓受傷進醫院之電，巡撫陸公鍾琦約集司道等商議，逾日陝西潼商道瑞清急電求救，遂定新軍援陝之計，蓋以新軍爲不可恃也。山西本有新軍一混成協，於是電奏請改協爲鎮，即以舊有巡防二十四營改編，先調平定州八營來省填防。（初八晚才開到，已過時矣。）初四日撫藩臬議定新軍先開拔，俟其離省，隨後由軍械局發給子彈。初五日晚，陸撫次子光熙（翰林院侍講，日本士官學生，與新軍素有關係。）自北京到太原。初六日與新軍接洽，軍隊開拔，同時發給子彈。初七日商辦完竣，初八日黎明，新軍開拔，出城十里即折回，進攻撫署。其時，協統譚振德聞信趕至，勸阻被戕。標統閻錫山同新軍折回進城（未到撫署）。新軍以排鎗轟進，約大早五時，陸撫便衣到二堂開導，新軍以槍擊斃。光熙着軍服趕出，見其父倒地，以手扶父，新軍仍以槍擬之，光熙向其搖手，未一言，亦被擊斃，羣撞進內室，刃傷陸夫人手背及

腿數處，同日死，有言初七日黨人仇亮自某處來省策動，故次日即爆發」云云。

同日，閻錫山爲都督，溫壽泉爲副都督。

是日，革軍在諮議局召集軍政各界會議，響應武昌，定名爲山西軍政分府，首推協統姚鴻法爲晉軍都督，姚以其父姚錫光現任陸軍部侍郎，力辭不就。另推標統閻錫山爲都督，督練公所參謀處幫辦兼陸軍小學堂監督溫壽泉爲副都督，諮議局副議長杜上化爲總參議，設軍政分府於諮議局。軍政府成立後，派軍官帶領士兵分赴各街鎮壓，鎗斃數十人，始告平靜。並出示安民，發表起義佈告，張貼各處，用黃帝紀元年號，軍政府門前，懸掛八卦太極圖國旗。

太原有滿洲旗兵駐防，歸太原城守尉管理。滿洲營在城內東南隅，圍以土牆。起義後之次日，民軍列隊往攻，砲聲隆隆，自旦至暮，旗兵人少而弱，無抵抗力，旋即懸白旗投降，派出增禧接洽，故未傷人，但毀房屋數處而已。

軍政府派姚以价爲前敵總司令，帶同民軍至娘子關、固關等處駐守，以防禦清軍。

（以下關於吳祿貞在石家莊被戕詳前，不複錄。）

十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以張錫鑾爲山西巡撫，第三鎮兵進攻太原，閻錫山退至包頭，溫壽泉退至運城。

吳祿貞故後，清政府授張錫鑾爲山西巡撫，以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督兵攻山西，沿正太鐵路西進，行至娘子關，向晉軍陣地開砲攻擊。山西固關一帶防線延長百餘里，僅有兵士三營駐守，姚以

价雖爲前敵總司令，閻錫山亦在關前督戰，晉軍薄弱，無力抵抗潰退。閻錫山逃回太原，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二次，閻錫山提議放棄太原，趙戴文隨聲附和，以爲革命不必定在省會，往南往北，隨在皆可革命。溫壽泉謂：「太原爲晉軍革命根據地，敵人尙在數百里以外，不必倉皇出走，搖動軍心，要在保持革軍名譽。」但閻錫山仍堅持出走之計，最後議定以溫壽泉坐鎮太原，督同楊鵬雲所率之步兵三營防守；又命張煌收集娘子關敗退殘兵，編制成營，並派賈德懋等三人赴石家莊與清軍議和，無結果。

閻錫山與趙戴文隻身向省北逃走，並將省城所存現金，全數攜走，出省後向西北寧武一路前進。孔庚聞其出走，立即往追，至五寨縣始與閻遇，謂其出走之非計，但事已至此，應通電全國，聲明北伐情況，以保革軍之聲譽，並代擬電文發出。其時閻之下部，僅有護兵數人，由寧武一路，進至口外包頭鎮。

溫壽泉因第三鎮兵進攻將至省垣，始離省南下，並令楊鵬雲帶兵隨往。行抵運城，設立軍政分府，仍進行革命不已。後來伍廷芳、唐紹儀在上海開南北議和會時，溫壽泉屢電和會，爲晉中革命地位力爭，始以山西加入革命起義省分。

盧永祥率所部第三鎮兵不數日開抵太原，分駐城內外兵營，嗣復派兵向省外開拔，北至忻州，南至臨汾，兵士之奸淫搶劫，較在省尤甚。第三鎮兵到太原後，正太鐵路始行通車，巡撫張錫鑾到省就任，會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悲共和求去，乃以錫鑾爲東三省防務大臣，以按察使李盛鐸攝巡撫事。

民國元年四月，閻錫山爲山西都督。

民國成立後，因山西加入革命省分關係，於是駐太原等處之第三鎮，調離山西，閻錫山乃招集所部，遄返太原，行至忻州，距省會僅一百三十里，接袁世凱電：「不准前進，聽候指示，如違命擅動，即以軍法從事。」閻因住在忻州，張皇失措，孔庚等建議，應着人到京疏通，遂以孔庚等往，至四月某日，始得全部回省。溫壽泉久駐運城，在閻錫山回省後，即將所部軍政權完全交出。（以上並據石榮璋紀略）

閻錫山經孔庚等在京爲之疏通，（孔庚與衆議院議長湯化龍同縣至好，據說此事湯亦爲幫助。）會中山、黃興皆有電薦閻，於是任命爲山西都督。

## 雲南

三年九月初九日（一九一、十、三十）

九月初九日，雲南獨立，總督李經羲走，統制譚鍾同、兵備處王振畿、管帶范鍾岳等被殺。

其時，雲貴總督爲李經羲，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統制譚鍾同、第三十七協統領蔡鍔、第七十三標統帶丁錦、第七十四標統帶羅佩金駐省城，第三十八協統領曲同豐駐大理。

蔡鍔自日本士官歸國後，在廣西辦陸軍小學；李經羲總督雲南，調爲新軍協領；李根源爲講武堂總辦；李烈鈞爲陸軍小學總辦。雲南革命，醞釀已久，武昌事起，李經羲知軍隊將變，於某日黎明時早操，忽發令將可疑之軍隊槍械收回，軍人大震。高級幹部羣聚密議，決定九月初九日夜三時

舉事，分爲兩路，蔡鏐率步隊第七十四標、砲隊第十九標、機關鎗第十九營。其幹部軍官：步隊第七十四標統帶羅佩金、管帶唐繼堯、劉存厚、雷颺、砲隊第十九標統帶韓建鐸、管帶謝汝翼、庾恩賜、劉雲峯、機關鎗營管帶李鳳樓等；李根源率步隊第七十三標，其幹部軍官李鴻祥、劉祖武、張開儒等，分定任務。講武堂監督沈汪度、與教官顧品珍、張子貞等，率領該堂學生及陸軍小學生、測繪學生、並體育校生，開各城門，居間援助。乃北校場步隊第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李鴻祥，是晚八時，分發子彈，爲反對隊官唐元良所覺，排長黃毓英等開鎗擊斃之。鎗聲隆隆，事遂不可遏止，適李根源已到，吹集合號，撲標本部，標統丁錦逃，李根源命焚標本部，率全軍出，至蓮花池，時九時半，約期未至，講武堂生未來開城，黃毓英、蔣光亮、楊秀林、董鴻勳、盧肅等，率五十餘人，搭人梯越城，擊散守城兵，開門，兵遂入，攻軍械局。統制譚鍾同、總參議靳雲鵬、兵備處王振畿等，率輜重營、陸軍警察隊、機關鎗一隊，佔領五華山之武侯祠、勞公祠，以機關鎗由後夾擊，李根源軍死數十人，勢極危殆，時已夜十二時矣。先是九時蔡鏐等集於烏家壩，接督署及鎮司令部電話，謂：「北校場兵變火起，速率隊入援。」蔡鏐遂由羅佩金集合步隊，謝汝翼集合砲隊，整隊入城，並接報告，謂：「李根源軍入城，軍械局未下」，時已夜二時，羅佩金以李根源軍兵單，派雷颺一營往助，命唐繼堯猛撲督署，署內有機關鎗八挺，衛隊五六百人，力戰二時許，死傷三十餘人，不能前進。次日天將曙，砲隊開始射擊，彈中督轅圍竿，斷兩截，又中李經羲臥室，經羲已先逃匿於蕭巡捕家，雷颺集全力助攻軍械局，蔡鏐命謝汝翼率砲隊至，轟牆垣多處，由缺口

入，軍械局遂得手，時十一時也。移攻譚鍾同軍，譚頑強抵抗，兩軍死亡甚多，李棲鳳率機關鎗六挺來援，火力增猛，譚負傷，軍醫局兵負之走，武侯祠破，五華山遂下，譚至南城被擒，磔死。斬雲鵬於夜間三時潛逃，僞爲輿夫，肩空轎出城，十一日晨，乘滇越火車走越南。王振畿受創逃，爲張開儒擒獲，解司令部，楊集祥亦誘至，講武堂生彭肇康、范石生，叢槍擊殺之。羅佩金率唐繼堯、劉存厚、庾恩賜、劉雲峯軍，圍攻總督署，午後一時半，攻破入之，督署衛隊降，全城大定。

（以上參據孫種因雲南重九戰記，孫係蔡鐸秘書長）

初十日，蔡鐸爲雲南都督。

民軍佔領省城後，設司令部於江南會館，宣布獨立，衆擁戴蔡鐸爲都督，是時蔡鐸在總督署，懸大旗，稱正司令部。李根源在五華山兩級師範學堂，稱軍司令部。十一日，李根源請蔡鐸往五華山，取銷督署之正司令部，設大漢軍政府於兩級師範學堂。十三日，組織各機關成，辦理軍民各政。次日，李經羲入居諮議局，請去滇赴滬養病，蔡、李等以舊屬之故，送之出滇，騰越商人張文光等，蒙自第七十五標教官趙復祥等，大理第三十八協統領曲同豐等，開化總兵夏文炳等，均先後響應。（雲南重九戰記）

## 貴州

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九一、十一、四）

九月十四日，貴州獨立，巡撫沈瑜慶走。



其時貴州巡撫爲沈瑜慶（四月，以布政使升任），貴州駐省軍隊，有新軍步隊一標，計三營：附砲兵一隊，標統爲袁保義；征兵營一營，管帶爲董福開；撫院衛隊一營，管帶爲彭爾坤。（以上係貴州軍隊的主力）又巡防隊，分東、南、西、北、中五路，每路四營，由各路統領統率，又綠營，號十二營。（以上人槍腐朽零落，有名無實。）此外陸軍小學四五期，共二百餘人，新軍中多革命份子，學生中亦富於革命熱情，計全部軍隊，都有哥老會組織在內。

貴州有兩大黨派：一、自治學社；一、憲政預備會。自治社張百麟爲首（以哥老會團體同濟公爲骨幹），憲政會任可澄爲首（以「勳名」「門第」的大官僚大地主階級分子爲骨幹）。自治憲政兩派，素不相能，武昌事起，繼以湖南、雲南獨立，張百麟準備起義，決定起義後對憲政會加以容納。適蔡嶽自上海歸來，力主和解，設全黔自保會，謀響應革命，復密說新軍教練官楊蓋誠，隊官趙德全及陸軍小學堂學生爲變。九月十三日，自保會遣會員郭子華謁巡撫沈瑜慶請其爲都督，瑜慶不允，是日夜，首先由陸軍小學發難，楊蓋誠亦指揮全軍，佈置作戰，沈瑜慶據報告袁保義三槍斃命，衛隊亦不穩，知大勢已去，於是派王玉麟到諮議局與張百麟等商締條件，沈撫正式退位，交政於民。時天已黎明，漢字大白旗遂飄搖於民軍臨時司令部諮議局上空矣。沈瑜慶去漢口，旋走滬，布政使王乃澂統領袁保義等均逃。

據貴州撫署文案鄭恭云：「貴州地處偏僻，平時消息較滯，武昌首義，越數日始得郵傳部尙書盛宣懷密電，巡撫沈公瑜慶一面召集司道財政監理官等密示來電，堅囑持以鎮靜，勿揚言以亂人心；一面派人赴興義，召在籍

武員劉顯世（中西兩路統領兼第四標標統）來省，籌備防務。劉爲世代武人，未到省，即有十四日之變，遂不果來。計自九月十二日，省城謠言四起，至晚本省紳士及學界多人，紛紛來署，請求沈撫出任都督，組織軍政府，沈撫嚴詞拒之。紳士等去而復返，懇切婉求，謂爲個人計，固不欲捲入漩渦，爲黔省人民計，仍請出任艱鉅，因恐本地各派競爭，必至地方糜爛。蓋黔向有自治會、憲政會兩派，自治會多寒酸，憲政會則唐華兩巨家組織而成，內閣中書任可澄，舉人張光偉實利用之。黔報者憲政會之機關也；西南報者自治會之機關也。兩派水火，平時籍報紙互相攻擊，故該紳士等甚以爲慮，非請撫院鎮壓不可。沈撫以暫時維持則可，但不得改換巡撫招牌，往返磋商，終未得要領。新軍統帶董福開因四川鐵路風潮連陷數府，於一月前，奉諭率隊前往會剿，省城惟舊綠營數千，駐紮城外，統領袁保義，江蘇人，已不甚自由；衛隊管帶彭爾堃，曾被刺，已受人鼓惑不可靠。十三日自晨至暮，司道等咸集撫署商議，請沈撫顧全大局，勉從衆意，沈撫堅持不可。延至十四日拂曉，革命軍入城，軍政府成立，撫署衛隊亦附和之。但僅百餘人，本無能爲力，司道等復集撫署商議，擬大家同到漢口，觀看各省情形再說，決定次日即行。軍政府聞訊，派人挽留，謂巡撫一去，人心動搖，請顧全大局，不允，軍政府以去志已決，遂致送川費二千兩，並酌派衛隊沿途護衛，有謂出城數十里聚匪甚衆，有謂重慶有變，十六日始成行。日暮抵某地，距城約百里，袁保義忽來見，述十三日被困軍中，迫以起義，不從，臥室連中三槍，由護兵二人挾之而走，得免於難。」（可證三槍斃命之說不確）云云。

十五日，楊蓋誠爲都督，趙德全爲副都督，嗣楊蓋誠率師援鄂，趙德全代理都督。

獨立宣布後，以諮議局爲軍政府，舉楊蓋誠爲都督，趙德全爲副都督，張百麟爲樞密院院長，任可澄爲副院長，其軍政府組織大綱如下：

一、軍政府合都督、行政廳、樞密院三部分組成。

二、都督專管軍事，楊蔭誠爲都督，趙德全爲副都督。

三、行政廳設總理，主辦行政，下設秘書廳、民政、財政、學務、實業、交通五部，周培藝爲行政總理，陳永錫爲民政部長，涂月樓爲副部長，蔡嶽爲財政部長，華之鴻爲副部長，譚璟爲學務部長，傅中藩爲副部長，黃德銑爲實業部長，孫定綱爲副部長，孫鏡爲交通部長，劉鎮爲副部長，陳廷棻爲秘書廳長（未就，周培藝兼）。

四、樞密院贊劃軍事，指導民政，張百麟爲院長，任可澄爲副院長。暫設樞密員七人，張百麟由自治學社選出，任可澄由憲政預備會選出，平剛由貴州同盟分會選出，楊昌銘由憲友會選出，陳元棟由憲政實進會選出，雷述由政學崇實會選出（憲政預備會系），周培藝由貴州新聞界選出。（後來陸續加入樂嘉藻、彭述文、朱焯、李澤民、周恭壽、劉顯世、戴戡等。）下設秘書廳、軍政、民政、財政、學務、實業、交通六股。

五、都督府設參議廳，參謀、副官兩處，軍政、執法兩部。陳鍾嶽爲總參謀長，周鳳文爲參謀處長，廖謙爲軍政部長，王炳奎爲副部長，藍鑫爲執法部長。

十七日，改諮議局爲立法院，仍以譚西庚、朱焯爲正副議長。

楊蔭誠與樞密院、立法院時生摩擦，而與趙德全又不能融洽合作，且時受憲政會挑撥，摩擦遂愈擴愈大，張百麟乃與趙商籌鋤楊工作，楊表示亟欲求去之意，衆人以楊既願退，遂決定以第二標、第三標共編一混成協，由楊率領援鄂，都督名義仍舊，趙德全代行都督職權。

民國元年一月六日，黎副總統致貴陽楊趙兩都督電云：「頃閱報章載，貴處立法、樞密兩院，各樹黨援，想兩都督深謀遠慮，必能防微杜漸，消弭無形，尙希詳示，爲禱。」

二十四日，趙德全覆電云：「來電敬悉，黔省黨派，發生於諮議局成立之年。是年春間，自治學社成立；九月中旬，憲政會成立。兩黨皆以催促憲政進行爲宗旨，但自治主急進，憲政主漸進，而尤有異者，憲政多貴紳，自治多寒士，以此之故，意見日深，時有衝突。至獨立後數月，競爭尤急。鄂省舉義之後，長沙繼之，自治中人密謀響應，而爲憲政所阻，互相猜忌，不可終日，乃有黨外數人出爲調和，期以不相傾陷，始終相安。德全時在新軍，與同志預備舉事，自治中人來相聯合，遂於雲南獨立之後，合力成此事業，事定之後，德全在都督府任軍事，自治黨魁張百麟爲樞密院長，任行政事。張以事體甚大，懼黨人不克負荷，乃與憲政黨解仇，引其黨魁任可澄爲副院長，期以共濟時艱。而黨員多數未能消盡畛域，仍復暗鬥，變態百出。樞密、立法兩院，兩黨皆各有人，仍爲兩黨之競爭，而非兩院之競爭。是時楊都督在省，德全除軍事外，一不過問。九月念日，楊都督爲賞賚事，爲新兵轉轄，委過張院長，張幾被戕害。因與楊大起意見，旋由紳衆調停，楊都督東出助戰，張院長西上平匪，始得無事。德全於是代理正都督，始與兩院交涉日密，而黨爭激烈，危機四伏，智盡力索，無能和解，目前兩黨皆各據有兵力，即新軍將士，亦皆各有偏重，代理以來，奇險迭生，德全制馭無術，告退不能，茫茫前途，誠不知稅駕何所。苟無外兵到來，尙能保持和平，除電告中央請大總統指示辦法外，因我公之垂詢，始敢略陳大概，尙望我公有以見教，黔人幸甚。」

自楊蓋誠帶兵援鄂後，張百麟帶同南路巡防統領陳守廉等向安順、貞豐一帶巡視，次年（民元）一月回省，經過三月二日事變，百麟出走，張澤鈞逃亡，黃澤霖死，自治學社政權，實際等於瓦解。

三月二日，唐繼堯率滇軍到貴陽，趙德全逃走，推唐繼堯爲都督。

貴州公口林立，秩序漸亂，憲政會戴戡、周沆、唐爾錕等，請援於雲南都督蔡鍔。

二月一日，蔡鍔通電：「聞貴州公口林立，有礙治安，茲編配勁旅一梯團，任參謀次長唐繼堯爲北伐司令，統率北伐，道經貴陽，便助鎮懾。」二月二十九日，繼堯率滇軍入貴陽，耆老會代表出城歡迎。三月一日，繼堯會第四標統帶劉顯世、團防統領胡錦堂兩師入城，開始軍事行動，佔領各機關。趙德全隻身逃走，耆老會遂推舉繼堯爲貴州臨時都督，組織滇軍都督府，以戴戡、任可澄爲參贊。下設軍政、政務、警務、衛戍四部：以劉顯世爲軍政部長，庾恩賜爲副部長；周沆爲政務部長；梅若愚爲警務部長；韓鳳樓爲衛戍部長。政務部之下：又分爲內務司，郭重光爲司長；財政司，華之鴻爲司長；段雨琴爲副司長；民政司，朱一清爲司長，蹇先陶爲副司長；教育司，何麟書爲司長，符經甫爲副司長；實業司，黃祿貞爲司長。除庾恩賜、梅若愚、韓鳳樓三人爲唐帶來軍官外，其餘都是貴州人，而與憲政預備會，或與憲政預備會有密切關係的人，所以這一政府，很可以說是憲政預備會的政府，自從這一政府成立，一直到民國九年，貴州的政權都是憲政預備會的政權。（以上據平剛等貴州辛亥革命史略，並任可澄等所述。）

江蘇 上海 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九二一、十一、四）

九月十四日，上海獨立，陳其美爲滬軍都督。

武昌首義，軍政府派黨人李燮和（光復會）爲總司令，帶敢死隊士兵三十餘人到上海。先是在滬黨人陳其美及宋教仁、譚人鳳等（同盟會），早與武漢居正、楊玉如等接洽購械，及得武昌首義之訊，正日夜籌議策應，李燮和到後，游說滬軍營、製造局、砲台營、巡防營，李、湘人，該處兵士

多湘籍，上級軍官素多往返，不數日間，兵士遂相率附和，定期十五日起事。李於十二日盡情告陳其美，是夜半後，其美密約親信同志集議。以據李燮和和陳述，武昌首義同志，多係舊隸光復會或光復會之化身，極少與中會（同盟會之化身）嫡系，爲同盟會計，爲孫中山先生多年奔走革命事業計，不得不繼武昌而立奇功於長江下游，果能從光復上海入手，次第光復江、浙、皖、贛，以達北京，共和告成，同盟會化爲永佔政治優勢之政黨。於是用沈縵雲先發制人聯絡商團之策，十三日下午三時，其美偕高爾登迫不及待，單身赴製造局，見總辦張士珩，勸其投効民軍，爲張拘押。同人等爲營救陳、高，即於是夜十時，率領商團敢死隊，往攻製造局，李平書率隊繼至，經局兵梁得意導往後垣踰入，而局兵全數，遂臂纏白布，開門延入，張士珩已先逃，解陳、高縛，擁至張士珩辦公室，隨即分往道、縣署，道署被焚，上海道劉燕翼、知縣田春霖先後逃，龍華防軍營總領姜國樑等亦逃，全營歸順，於是上海爲民軍佔領。

十四日，在南市教育會開會，討論組織軍政府，李平書主李燮和爲都督，王鐘聲抗言非陳其美不可，蔣志清、劉福彪、王季高大聲歡呼，請陳其美同志担任都督，劉王且頻頻撫槍，都督遂舉定，伍廷芳、溫宗堯長外交，李平書長民政，朱葆三長財政，王鐘聲任參謀長，劉福彪爲滬光復軍統領。

十五日，李燮和挾吳淞砲台營士兵以自重，在吳淞稱都督，本定是日派陸惠生接收吳淞砲台，聞訊不敢往。（以上參據章天覺回憶辛亥筆記，章係當時在陳其美左右親與其事者。）

蘇州 三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一、十一、五）

九月十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以蘇州附革命軍，自稱都督。

其時江蘇巡撫爲程德全（宣統二年三月調任），蘇州新軍第二十三混成協，協統爲艾忠琦，又巡防營統領爲劉之潔。

武昌首義，警耗至蘇，巡撫程德全素以革新自命，態度殊鎮靜。九月十四日，上海獨立，蘇紳潘祖謙、尤先甲、孔昭晉、江衡等先後說德全宜保蘇免禍，德全允之，命孔昭晉草自保條件。是日夜，突有民軍五十人，由滬到蘇（有言鈕永建率民軍自松江至），蘇新軍駐楓橋即與民軍合。十五日黎明，馬隊、步隊、工程隊、輜重隊偕民軍入城，一律臂纏白布，排隊詣撫署謁德全，推爲都督，進江蘇都督印，德全受之。提法使左孝同、巡警道吳肇邦、織造文蔭、參謀吳茂節、協統艾忠琦均聞變走，左路巡防管帶戚雲從爲變兵所殺。以督練公所爲都督府，蔣懋熙爲巡警道，應德閱爲財政司長，江紹烈爲司法司長，陸軍協統劉之潔爲蘇軍統領。各省舉義，盡民黨，官與民齟齬，多紛擾，獨蘇以行政長官，順民欲仗義反正，勢順事舉，龐吠不驚。

據蘇撫文案夏敬觀言：「九月十四日，上海發難，首告獨立，其夜程撫召集布政使以下及協統督練處總會辦會議於撫署大堂。程演說，宣告獨立爲保蘇之策，提法使兼布政左孝同獨不許，且泣下，請去。督練公所科員章鶴時拔刃向左，怒目而視，提學使樊恭煦勸解，並自稱某等惟命是聽，餘皆默無一言，遂定議明日（十五日）獨

立，程自爲都督。（黨人張通典善鑄圖章，其江蘇都督印，即張用方硯石所刻者。）撫署大門，懸紅字白旗一面，上書中華民國軍、江蘇都督府，傍有『興漢安民』四字，羅列鎗砲，新軍布立不過數十人，協統艾忠琦、督練公所總辦吳茂節等均逃避。先是湖北起事後，蘇州所得警報，日漸緊急，程素以革新自命，與江督張人駿背道而馳，江蘇之明通士紳，皆附於程。某次寧庫缺餉，電借於蘇，兼布政使左孝同將撥解三十萬，程怒勒令截留，方齟齬間，適清廷起用袁世凱，袁、程素不協，至是乃有革命決心，因勸議援庚子例創自保之策，其左右此議者，應德閔、羅良鑑也。程撫自奉天調蘇，與澤公有關，故由京南下，過武昌，謁瑞督接洽，並因瑞由蘇撫升鄂督也。應、羅向在瑞幕，瑞力薦此二人。程到蘇任，仍延其任幕職，應有才，蘇省財政、從前署藩司朱之楨最精窳，朱目瞽而有心計，且能記憶數目，一字不差，應隨朱辦理財政，若有承授，故歷來巡撫均倚重之。程好聯絡蘇之知名士，應、羅在蘇久，於士紳素有往來，故得左右此議。（應、浙江人，羅、湖南人。）在武昌起事之初，程撫曾電邀張謇至蘇，商擬電奏請速頒立憲之詔，即隱言自保之策，由自保之說，漸變爲獨立，由獨立之說，遂直言革命，其間不過十數日。蘇紳楊廷棟，奉密命召集黨人，覓得同盟會員章梓（實係雲南人，非蘇人），約九月十六日舉事，章梓又久不至，而上海已獨立，蘇即不能再待章梓矣。程既爲都督，而寧仍未動，張勳堅守，浙亦未動，蘇孤立自危，乃使人促寧軍及浙軍鎮軍攻南京云。」又言：「應德閔爲程所賞識，其時應僅江蘇補用知府，雖捐升道員，尙未過班，藩司出缺，當即趕過道班，奏委署理藩司，（閏六月初六日）御史陳善同奏參去任，（二十日）程得降二級留任處分，（二十五日）此案爲程所最不滿，應在幕，佐程運動革命甚力云云。」

清政府官報 十六日諭：「電寄程德全，據電奏，蘇、松、常、鎮、太五屬士民，宣告獨立。同時又有蘇省軍隊，排列到署，尙無暴烈舉動，惟有選派士紳，分投勸導，並宣布朝廷德意，以期挽回人心等語。著即剴切開導，設法解散，毋令滋生事端。」



常州 三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一一、十一、五）

九月十五日，常州獨立，何健明爲都督。

松江 三年九月十六日（一九一一、十一、六）

九月十六日，松江獨立，知府戚楊走，鈕永建爲都督。

清江 三年九月十六日（一九一一、十一、六）

九月十六日，清江獨立，護理江北提督淮揚道賈良走，參議蔣雁行爲江北都督。

鎮江 三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一一、十一、八）

九月十八日，鎮江獨立，林述慶爲都督。京口副都統載穆自殺。

鎮江新軍有第九鎮第十八協、統領杜淮川、第三十五標統帶敖正邦、第三十六標統帶陶澄孝，又有防營、旗營。

駐寧新軍移駐秣陵關（詳後），全軍官兵，非常憤激，駐鎮新軍，以時機已至，公推第十八協第三十六標第一營營官林述慶赴滬接洽，決定起義日期。其時，鎮江防營、旗營防備甚嚴，偵探步哨

滿佈營房四週，協統杜淮川引疾乞休，以第十七協統領孫銘接統十八協，述慶拒不納，標統敖正邦、陶澄孝亦相繼去職，述慶遂招集軍官會議，提出起義日期及進行計劃，各營營長章祖衡等，一致贊同，當即派出湘籍軍官葛應龍等，游說各防營，及砲台水師，並派黃祖澄赴滬領取子彈，楊韻珂、李文匯、程鳳璋、奔走鎮寧之間，以通聲氣。佈置既妥，遂於九月十七日夜集合全協軍隊於峴涼山，宣佈起義，公推林述慶爲鎮軍都督，圍攻鎮江城，威脅旗兵繳械。十八日新軍入據漢城，旗營大譁，副都統載穆告旗兵，徇衆議，紆急禍，並遣書商會，以七千人生命相屬。翌晨載穆自經死，常鎮道林景賢、知府承璋等潛逃，巡防、水師、砲隊同時響應，於是鎮江要地爲民軍所有。述慶本木訥，其時起義，事皆主於參謀陶廉葆，及爲都督，廉葆尤贊佐之，由是鎮江軍政府，威凜赫然。（十月，陶廉葆爲滬軍都督陳其美所殺。）

揚州 三年十月□□日（一九一一、十二）

十月□日，揚州兵變，鹽運使增厚走，防軍統領徐寶山爲都督。

南京 三年十月十三日（一九一一、十二、三）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統制徐紹楨進攻南京，不勝，退至鎮江。

其時兩江總督爲張人駿，江寧將軍爲鐵良，江南提督爲張勳。

南京新軍第九鎮，統制爲徐紹楨，第十七協統領爲孫銘（後改調十八協，以正參謀官沈同午接充），駐省城（後移駐秣陵關），又江防營二十營，統領爲張勳，新防軍（緝私隊）十營，統領爲王有宏。巡防兵五營，管帶爲趙會鵬，益以江寧將軍新練駐防步兵一標、砲兵一營、及裁撤未盡之綠營、又募江南北飢民二千五百人編爲十營。

蘇浙事起，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以新軍不可恃，斬予子彈，江防營故嫉新軍，徐紹楨知城中不能久處，以步隊第十七協爲基幹，馬隊第九標、砲隊第九標、工程隊第九營、輜重隊第九營、軍樂隊一隊編成一混成協，移駐秣陵關（距城六十五里），新軍憤怒出城，決意爲變。布政使樊增祥素主新舊軍不可歧視，至十六日、樊偕諮議局議長仇繼恆謁人駿、鐵良謂：「秋浸以後，民無所食，自戒嚴令布，交通絕，貿易罷，今復斂其囤蓄以實軍庫，比戶搜緝，若興大獄，人心皇皇，銜防營刺骨，不自斃必自亂，揚湯止沸，適速其禍，恐揭竿斬木，不發於防地，而發於城中，不起於黨人，而起於良懦，計不如宣布寧屬獨立，給新軍彈藥，召使還城，責以維持秩序，則商肆得以安堵，旅民得以保全，此萬全之策也。」人駿、鐵良意爲所動，即召集文武官議進止，張勳首抗議，王有宏和之。其時有宏慮新防營管帶爲變，以江防營防之，十六日新防營譁變，十八日模範監獄犯人，乘亂越獄出，新防營驅與江防營戰，會習藝所犯人亦越獄出，張勳恨獄犯助戰，捕殺四百餘人，遂大亂。徐紹楨卽於是日進攻雨花台，張勳登陴固守，砲聲徹夜不絕，其時城警內應，縱火執

手溜彈攻督署，張督避居北極閣，但城堅不可拔，張勳軍出城與戰，新軍因子彈缺乏，不支退却。十九日夜復率隊猛攻，張勳復加江防等營助戰，紹楨兵不勝，以主力退至鎮江。十月初四日，蘇浙滬軍舉徐紹楨爲聯軍總司令，程德全出督師，自鎮江進攻南京。

徐紹楨退至鎮江，民軍大憤，蘇軍統領劉之潔、浙軍司令朱瑞、濟軍統領黎天才共萬餘人，星夜出發至鎮江，會合揚州都督徐寶山、鎮江都督林述慶、公舉徐紹楨爲聯軍總司令，一面由滬軍都督領銜，連合各軍政府，聯名電蘇請程德全出督師。九月二十五日，總司令部移駐高資。十月初三日，程德全由蘇州先至丹陽，慰視留丹蘇軍，初三日至鎮江，與紹楨面商軍情，派員慰勞各軍，即日折回高資。民軍大爲振奮，浙軍朱瑞、濟軍黎天才首先出戰，第九鎮各軍繼進，張勳、王有宏等，列陣幕府山下，戰至九時，濟軍六百人大呼陷陣，浙軍從右包抄，防營大亂，王有宏中彈死，濟軍乘勝猛攻，奪烏龍山砲台。當是時，幕府山砲如雨下，濟軍連夜衝火線前進，初五日拂曉遂奪幕府山。初六日蘇軍取道句容，進薄雨花台。初八日幕府山民軍砲擊北極閣，並分浙鎮兩軍圍攻紫荊山，張勳親自迎戰，民軍失利退却。初九日，民軍整隊再撲紫荊山，戰至日中，又將挫，浙支隊長葉向高佯不支詐降，張勳令停戰以待，葉隊入，乘其不備，突然嘩噪，張勳出不意，陣亂，鎮軍乘之，遂奪紫荊山，浙軍葉向高、鎮軍楊韻珂均陣亡。當浙鎮兩軍協同挺進之際，蘇軍劉之潔亦奪雨花台，幕府山、紫荊山、雨花台既克，又二日天保城遂爲民軍所有，金陵不能守。其時總司令部駐高資，初四日自高資移駐龍潭，初五日駐麒麟門，初八日進駐馬羣。

十月十二日，徐紹楨等聯軍攻克南京，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走上海，旋至天津，提督張勳退浦口，再退徐州。

聯軍將攻入南京，張勳知事不可爲，十一日遣徐州鎮胡令宣出南門，逕投蘇軍司令部謁見統領劉之潔，陳述意見，要求和約四條如下：

- (一) 不傷人民生命財產。
- (二) 不殺城內駐防旗人。
- (三) 張人駿、鐵良二人准其北上。
- (四) 張勳所部營隊，准其帶領他去。

之潔謂：「第一條本民軍宗旨，二三兩條亦尚可從權核辦，至第四條實萬難允許。」因邀令宣同赴馬羣見總司令，面商辦法。是時，林述慶由堯化門策騎來部，緣張勳同時商請駐寧美領事出太平門至堯化門鎮軍屯紮處，面見述慶，代議和款，述慶首辟其「講和」二字，謂：「勝負既分，言降則可，言和則不可。」譯員答稱：「實系請降，頃間誤譯和字。」及議降款，略如令宣要求四項，述慶不允，轉向要約數事：「一、張勳所部並旗人一律繳械；二、張勳在寧所掠公款八十餘萬須全部繳出；三、來降後，准張勳認住一宅，由民軍派兵監護；至所求不殺降一節，本民軍宗旨，自可照允。」美領事允爲轉達而去。述慶乃特蒞總司令部詳細報告，總司令深然之，因嚴却令宣所倡之和約，而另提四條令其還報：「一、張勳暫拘，俟臨時政府成立再議；二、張勳所部兵士徒手

出城；三、槍械武裝置小營操場，民軍派員點收；四、張勳搜括庫款八十萬繳出充餉」。明午十二時如無滿意之答復，立用重砲轟城，勳置之不答。是夜，人駿、鐵良避日本兵艦，旋赴滬。張勳率敗殘軍隊出南門，走大勝關一帶渡江赴浦口，再退徐州。

十二日，蘇軍佔領雨花台攻入南門，同時鎮軍攻入太平門、淞滬軍攻入儀鳳門，總司令部於十二日午後二時三十分由馬羣開拔入城。特發命令如下：

軍命令 十二日下午二時二十分自馬羣發

(一) 蘇軍現已佔領雨花台攻入南門，鎮軍已攻入太平門，張勳已率潰兵逃往大勝關。

(二) 浙軍全數及鎮蘇之各一部速即入城，蘇軍分派步砲隊仍固守雨花台，鎮軍分派步砲隊仍固守天堡城，洪軍步砲全部速渡浦口，追躡敵蹤，黎軍仍助守幕府山及烏龍山兩砲台。

(三) 幕府山、烏龍山兩砲台，仍責成官司令固守。(與黎軍妥商辦理)

(四) 以警備隊步兵一隊，仍留守馬羣輜重。

十三日，程德全爲江蘇都督，嗣任南京政府內務總長，莊蘊寬爲都督，元年四月，德全仍爲都督。

南京之克也，林述慶所率鎮軍，陳其美所遣滬軍，李燮和所遣光復軍，朱瑞所率浙軍，暨徐紹楨所部，均次第入城，林駐總督署，徐駐諮議局，其他各軍，分駐各地，於是爭江蘇之都督，因之開始。林先入已稱都督，且出示矣，徐猶稱總司令，依照武昌起義後，頒布戰時條例，總司令由都

督委任，徐資望實高於林，論功以反正先後，則林實先於徐，而程德全反正，實又較林爲先，曾膺督師之命，有主張以程爲都督以抗林，久不得當。事聞於滬軍都督陳其美，陳請宋教仁趕往調停，宋至寧，奔走林徐之間，亦懸不得解，一日宋微諷之，林忿然曰：「革命豈爲奪官來耶！容吾思之。」宋率直，述陳其美意，請林讓步，林猶豫，參謀陶駿保越席而代允之曰：「諾，吾輩即出兵渡江，準備北伐，惟請滬軍都督，亦率健兒一同北上，爭官不若爭革命之爲榮也！貪天之功，以誇己力，陳其美當記憶上海光復後，爭都督之事乎！」言畢悻悻。次日林果率部離南京，於是聯軍將領公議，將蘇州都督改稱江蘇都督，移駐江寧，公舉程德全爲江蘇都督。德全悉其情，稱疾辭職，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德全爲內務總長，蘇人舉前廣西右江道莊蘊寬爲都督，及南京政府移北京，蘇人仍舉德全爲都督。（以上參據章天覺回憶辛亥筆記、茅乃登辛亥光復南京紀事。）

據督署文案濮文波言：「武昌事起，金陵居長江下游，一夕數驚，總督張人駿即陸續調集江防營，分紮要隘，又以各省新軍多附革命，遂疑及駐寧第九鎮之新軍，而江防統領張勳尤忌之。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請給發子彈，張督拒其所求，且檄令移駐秣陵關，以江防營監視之，新軍本多贊同革命者，人心愈憤。蘇州獨立，徐軍遂於十八九日進攻雨花台，張勳登陣固守，砲聲徹夜不絕，其時城警內應，縱火執手溜彈攻督署，張督避居北極閣，當即派兵平之，但城堅不可拔，張勳軍出城與戰，新軍因子彈缺乏，不勝退至鎮江。適蘇、浙、滬所派會攻南京之兵先後至鎮，徐軍子彈，亦由上海置配完備，遂公舉徐爲聯軍總司令，二十六日由鎮江出發，皖、粵、桂三省亦派兵來會。初四日聯軍與張軍戰於孝陵衛，佔烏龍山礮台，初五日佔幕府山礮台，初六日復與張軍戰，張

軍大敗，遂進逼神策門，攻襲獅子山。初七日佔孝陵衛、獅子山，苦戰七晝夜，十一日鎮浙滬諸軍攻奪天保城。據傳張人駿、鐵良派人至聯軍協商，要求四事：『一、不傷人民生命，二、不殺旗人，三、准令張勳率所部北上，四、准令張人駿、鐵良北上。』徐司令以一、二、四件可允許，惟第三件萬難應允，遂開列四事，由英領事轉告：『一、張勳暫拘一室，俟臨時政府成立再釋，二、張勳所部，釋械徒手出城，三、由聯軍派員監視，將張軍遣散，四、張勳會搜括庫款八十萬，須責令繳出。』張督等無答覆。十二日蘇軍佔領雨花台，攻入南門，鎮軍攻入太平門。張人駿、鐵良、張勳率部下出西門，由划子口渡江北去，南京全城爲民軍佔領。當民軍入城，旗人恐漢人報仇，聚男女於火藥庫，縱火自焚，啼哭之聲震全城。其偷生婦女，沿街喊哭，願爲奴婢，無敢留者，至有以頭撞郵筒鐵柱死者，亦云慘矣」云云。

又據夏敬觀言：「當聯軍將攻克南京，程都督車離寧四十里，因砲彈掠車過，遂去滬。聯軍入城，公舉爲江蘇都督，蘇人迎其往寧，受都督任，乃又至寧，方在諮議局，爲浙軍所圍，避至車站，蘇紳馬良追及，率蘇士紳環跪於道曰：『公發難，公當爲江蘇始終圖之。』卒遮回，衆軍洶洶，程不自安，其夜又之滬，南京臨時政府撤消後，復徇蘇紳請，仍任江蘇都督」云云。

清政府官報 十二月初五日，內閣代遞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本年秋間，武漢變起，江寧地處下游，匪黨煽，人心搖惑，已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臣與將軍鐵良、提督張勳簡練防軍，安輯鎮攝，勉力支持。迨九月間，蘇滬贛浙相繼變亂，江寧孤懸，本萬無全理，幸賴江防各營，力禦新軍之亂。然東南各省均已獨立，咸以江寧爲集矢之的，糾集各路匪黨，銳意進攻，業將堅守待援，衆寡不敵，併統將王有宏陣亡情形，電奏在案。嗣於十月初四日會同鐵良、張勳電奏：『徐紹楨、程德全帶粵浙蘇鎮等匪萬數千人，於初四日分攻雨花台及各城門，我選精兵出朝陽門，遇賊於馬羣、孝陵衛之間，鏖戰五日夜，斃賊八九百人。初九日賊援大至，衆寡大懸，遂嬰城固



守。是日賊先犯雨花台及各城門，爲牽制之計，徐揮敢死隊猛攻紫金山，水路兵輪，礮擊沿江礮台，幕府山、老虎山礮台降賊，反擊獅子山、北極閣各處，隔江另軍攻浦口，斷江防歸路，此初四至初九戰況也。我兵單城大，不敷分布，內外兼顧，餉械兩窮，奸細內鬩，不特戰不足恃，且慮守難久持，惟盼速援以救孤城』等語。十二日又會同鐵良電奏：『初十日賊屢犯城，並攻紫金山各處，被我軍擊退，入夜風雨大作，賊督敢死隊運火藥多箱於朝陽門，藥燃賊進，我軍從煙火中猛衝，匪斃多名，夜分匪由紫金山猿蟻而升，我擒斃無算，天明賊四面轟擊，我軍多死，子彈一空，紫金不守，賊以巨礮環擊城內，四面火起，兵民不能立足，內匪乘機而起，以致不保。良等罪無可辭，應請從重治罪，寧垣困守二十餘日，餉源不濟，械彈告竭，民心已渙，援軍未來，江南只一孤城，江北同爲匪據，欲圖恢復，又無立足之地。勳擬收殘軍，紮徐州爲畿南屏障，良、人駿束身赴京，敬候朝命』等語。維時江北皆變亂，臣與鐵良潛行赴滬，因匪黨搜查甚緊，當將初十、十二兩電託人代發，旋由海道繞至天津，知前兩次電奏並未達到，以徐州扼南北之衝，張勳收集散亡，粗能成軍，惟兵力過單，餉械匱缺，當留天津籌劃徐州兵餉等事，冀作進取基礎，俟就緒即往會同張勳，力圖恢復，稍贖愆戾。』（下略）

### 浙江 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九二一、十一、四）

九月十四日，浙江獨立，巡撫增韞被拘禁，湯壽潛爲都督。

其時浙江巡撫爲增韞，新軍第二十一鎮，統制爲蕭星垣，第四十一協統領爲蔡成勳，駐省城外鳳凰山。第四十二協協統爲劉恂，駐寧波。省城又有滿營，將軍爲德濟。

武昌首義，各省響應，黨人陶成章（光復會）與花愛農等，在浙江進行獨立，業經成熟，其時

革命思潮，瀰漫全國。浙紳素主和平，惟恐牽入激烈舉動，亟謀自保，然因浙撫增韞係旗籍，不敢明言，但日夜進詢如何安定之策。迨聞上海獨立，遂要求增韞宣告自主，增韞不允，諮議局主張折毀滿城營牆，駐防兵編入漢人軍隊，以示滿漢融洽之證，將軍德濟不能決，協領貴林等頑抗不從。先是陶成章與第八十一標第八十二標新軍秘密接洽，約定以舉火爲號。十三日夜十二時，羊壩頭以及咸橋、通江橋十餘處均火起，第八十二標標統周承蒞率同敢死隊從南星橋入城，聯合自滬來敢死隊周永廣、蔣百攻、陳百滔、邵智淵等，直攻撫署，投擲炸彈，轟燬大堂，增韞被拘禁於福建會館。布政使吳引孫、提法使啓約、織造局聯榮均走滬。

是日晨，衆議公舉都督，首莊之盤（光復會），其時旗營尙抗拒，即示勸旗營歸降，不從。於是命拘禁之浙撫增韞函將軍德濟，使至營門，彈如雨下不能前，揚言不直莊之盤爲都督。相持半日，改舉潘之綱，又不從，終舉童保暄，亦不從，聲言如舉湯壽潛爲都督當投誠，否則拼與一戰，於是舉湯壽潛爲都督。時湯在上海，舉定後，專車返浙任都督，以勸業道新署爲都督府。褚輔成（光復會）爲民政司長；周承蒞（光復會）爲軍政司長（後改陳儀）；高爾登（同盟會）爲財政司長；沈鈞業（光復會）爲教育司長；孫世偉（光復會）爲實業司長；陶成章爲參謀長。旗營貴林等踐言繳械投降，惟尙隱匿一部分，經杭辛齋（洪幫駐浙首領、從事新聞業）偵得，密陳於陶、褚。陶令褚誑貴林等，面責其匿留槍械事，貴林詞窮而不屈，褚下令縛於階下殺之。德濟恐甚，即函告貴林匿留槍械所在，搜獲之，旗兵武器全失，而省垣大定矣。湯壽潛爲都督。釋放增韞，恢復德濟自由。

廣西 三年九月十七日（一九一、十一、七）

九月十七日，廣西獨立，巡撫沈秉堃爲都督，王芝祥、陸榮廷爲副都督。

其時廣西巡撫爲沈秉堃（宣統二年九月任），廣西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胡景伊（兼第一步標統帶），又巡防營，王芝祥統帶。

廣西革命，胚胎甚早，在光緒三十二年張鳴岐撫桂時，注重廣西軍事改革，以莊蘊寬爲兵備處總辦，鈕永建爲幫辦，莊鈕復派王孝績招致軍事人材，陳之驥、孫孟戟、趙恆惕、楊曾蔚、覃鑑、田稼軒、唐之道、孔庚、尹昌衡等（以上屬士官派），呂公望、冷適、劉建藩、耿毅、何遂、錢謨、楊明遠等（以上屬國內派），先後到桂。後莊鈕去職，以按察使王芝祥兼兵備處總辦，楊曾蔚爲幫辦，其建立新軍計劃，先辦幹部學校，以陳之驥爲校長。又設學兵營，以孫孟戟爲營長。其餘各人，担任學校及營部教職員。此等到桂新人物，極富於革命思想，大都與香港九龍一帶革命黨人黃興趙聲等暗通聲氣，秘密進行革命工作。原擬幹部學校畢業，正式新軍成立時開始發動。張鳴岐雖具有改革政治之心，但不敢革命排清，偵知此等舉動，乃暗約龍州講武堂堂長蔡鐸及前任陸軍小學校長蔣尊簋到桂林，派蔡爲幹部學校校長，兼學兵營營長，以去陳之驥、孫孟戟。並派蔡爲兵備處總辦，以代王芝祥。於是捕押陸軍小學校長雷壽榮、兵備處經理科長孔庚，經王孝績、呂公望、陳之驥、孫孟戟連夜要求王芝祥設法，王赴撫署，向張鳴岐磋商良久，議定條件，限此等到桂

新人物，兩月內全部離桂，特別指定陳之驥、楊曾蔚、孫孟戟、王孝績四人，在三日內先行離開桂林，處此威勢之下，不得不服從也。然新軍已有革命灌輸，尤其一般青年，在校營學生，排清革命思潮，待時而起。（以上參據陳之驥、王孝績口述，並黃紹竑五十回憶。）

武昌事起，有陸軍中學學生代表任道方、李作毅密回桂林，報告武昌首義經過，新軍及陸軍學生更爲激動。其時新軍駐在城外，又無子彈，屢欲舉事，不果。九月十六日，諮議局議決獨立，由議長甘德藩謁巡撫沈秉堃請爲宣布，沈未遽允，是時省垣巡防軍皆爲布政使王芝祥統帶，在桂湘黨人運動湘紳劉人熙（芝祥姊夫）說芝祥，至是連接民軍佔領各省之耗，乃連夜由藩署發出獨立旗多面，乘人靜時，遍擲於各局所各家。十七日，各局所各家均將此旗高懸，其文曰：「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恭請沈都督宣布廣西獨立，廣西國民萬歲」二十六字。次日晨，新軍入城，先至藩署，繼至撫署，由撫藩率至諮議局，遂即宣布獨立。

同日，沈秉堃爲都督，王芝祥爲副都督。

獨立宣佈後，公推沈秉堃爲都督，王芝祥爲副都督。秉堃就職，即宣言暫攝都督篆，不久留。而同盟會黨人李應元等以芝祥北人，不欲以芝祥代秉堃，乃授意桂林報詆防軍，譽新軍，並遣人嗾防營爲變。

十二月二十一日，陸榮廷爲都督。

廣西新舊軍，素不相容，新軍號稱混成一協，實力並不充實。防營變後，兩軍嫉視更甚，適湖

北漢口漢陽失守求援，乃以趙恆惕爲廣西北伐軍統領，率新軍入湘，直趨武漢，在廣西者祇舊軍。民元未改革以前，陸榮廷已官至廣西提督（宣統三年三月），駐南寧，又爲本省人，在舊軍自具有勢力，在宣佈獨立時，黨人即通電擁戴，至是安邊道陳鳳昭、及標統陳炳焜電桂林，舉榮廷爲都督，黨人和之，秉堃、芝祥愈不安。十月初一日，秉堃辭職，以湘桂聯軍總司令名義領軍至湘，王芝祥攝行都督事。芝祥知不爲黨人所容，乃編巡防軍爲六大隊，備北伐。十二月二十一日，陸榮廷率精兵數千到桂，芝祥即率防營六大隊離桂，而榮廷遂爲都督。

安徽 三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一、十一、八）

九月十八日，安徽獨立，巡撫朱家寶爲都督。

其時安徽巡撫爲朱家寶，新軍一混成協，統領爲趙理泰，第六十一標，駐城外五里廟，第六十二標統帶爲顧琢塘，駐城外二十里集賢關，又防營（添募五營、未招）、又南京新調江防兩營，駐城內。

武昌首義，皖江騷動，朱家寶以新軍不可恃，迭告急江寧，陸續調江防巡防各數營，並兵艦遊弋江中，以鎮懾省城。黨人吳陽谷等策動新軍，擬於九月九日舉事，推新軍教官胡萬泰爲總指揮，由六十二標發難，六十一標響應，胡臨時逃走，黨人聞訊，即在城內開會討論另推領袖，參加會議六十二標代表李乾玉，因回營太遲，被標統顧琢塘拘禁，六十二標以消息隔絕，屆時未敢發

動，而六十一標砲營因六十二標未動，亦未敢發動。時李乾玉被釋回營，知事機危急，乃於初十日逐走顧琢塘，全標向省城進攻，城內舉火爲應，家寶調江防巡防各數營與衛隊閉城以守，翌日，家寶將新軍工程、輜重、砲、馬、步各營一律遣散，諮議局聞之大譁，議長童搢芳要求家寶速撤防營，召回新軍，改練民軍，以保治安。當是時蘇杭皆獨立，警電紛馳，北京趙秉鈞亦傳達內閣意旨，謂勿貪小節，致昧遠圖，家寶意解，答搢芳曰：「軍心如此，民心如此，各省踵躡而行，我敢獨異，請諸公策自保，吾遵奉施行耳。」十六日諮議局根據朱撫答復，開會討論，決定：「一、召回新軍，二、調開江防營，三、財政及警察權移交諮議局接管」，會譚軍政分府牒諮議局云：「譚將遣師，恢復金陵，道安慶，要請獨立。」十八日，各界仍集諮議局，決議推巡撫朱家寶爲都督，王天培爲副都督，遣散江防軍。家寶以省垣秩序紊亂，不欲居，天培者黨人，自稱奉黎元洪命來爲主，屢索印，砲營附之，其被舉非公意也，諮議局建議，副都督爲他省所無，改副都督爲軍事總監，天培聞之大怒，往諮議局，限時要各紳交出都督印，否則以鐵血相見。衆紳股慄，謁家寶出都督印與之。十九日，天培遂自稱大都督，首下令限官界三日，軍界半日，皆剪髮，軍民騰怨，唯恐家寶去皖，拂曉騰集數萬人，闖入撫署，守家寶，家寶允不即行，衆復擁至軍政府，索取都督印，天培以衆怒難犯，先期走。未幾，諮議局議長寶以鈺等復取都督印出，還家寶，家寶亦遣左右翼統領到商會宣告留皖。

二十六日，李烈鈞爲都督。

先是九江都督馬毓寶以安慶未下，金陵未能合圍，遣司令官黃煥章率師八百赴皖，既至而皖獨立，煥章乃赴諮議局籌議合皖軍攻金陵，其兵站長顧英，慫恿軍人，要煥章向諮議局索餉銀，自率兵劫軍械庫藩庫，圍攻都督府。朱家寶逃往天主堂，再由天主堂護送出境，而巡防營水師營商團衛隊聞風皆變。二十六日，潯司令官始整隊出巡彈壓，復迫商會助餉，殺鄂軍經理部員吳春陽、皖紳畢道懷，是日出防英山新軍司令官胡萬泰聞省垣亂，春陽等被殺，率隊馳回省城，紮集賢關，聲言討賊。會馬毓寶亦遣海陸軍總司令李烈鈞到皖，皖人初議迎毓寶兼皖潯都督，毓寶以贛事急不果來，黎都督電以皖人陳樹屏督皖，因潯軍在皖握兵權，取消，至是遂公舉李烈鈞爲安徽都督。十月初三日，忽有檄文榜通衢，攻擊潯軍甚烈，烈鈞見檄文大愕，知皖衆不服，遂命煥章拔隊返潯，聲言武漢事急，率湖鷹、海籌、江貞三軍艦援鄂，潯兵始盡退，而皖復無都督。

十月初二日，九江馬都督致黎都督電云：「前奉鑑電，復詳述赴皖救濟情形，諒已邀覽。頃江貞兵艦報告，皖省仍分四黨，各懷私意推舉，以故不出數日，連將新舉兩都督槍斃。又有前皖協統趙理泰，起義時隱避，刻又出頭干涉，與李司令官烈鈞勢不相下。彼處紳商，屢次函請，非毓寶親往，不得平和。故毓寶前電暫兼皖潯都督，無非爲大局起見，實非以名義競爭，惟九江重要，地方堅留，即欲赴皖一行，非公同會議不決。目下皖省餉械兩項，搶劫一空，即煤米等項，亦異常缺乏。此次江貞回潯，專爲籌備接濟，似此善後，直無從着手。尊處遴派陳君樹屏督皖，惟有請都督寬濟餉需，並給兵力，威撫兼用，事庶可調，毓寶當待命奉交。湖鵝魚雷現須赴滬修理，陳君督皖，事定即將陸軍調回，駐潯海籌一艦，擬駛赴廬下助戰，以期早奏大功，諒都督所深許也。」

初四日，黎都督覆電云：「江電悉，皖中因無都督，致變出多端，此次我公被舉，不獨皖省之幸，鄂中從此無東顧之憂矣。前薦陳公一節，係尤在鄂皖紳之請，嗣與皖紳重行商議，即將前電取銷，元洪此舉，絕無成見，事機危迫，望公仍力任艱難，不勝拜禱。」

初五日，馬都督覆電云：「陳君督皖，做處本極贊成，嗣因皖中事機危迫，故有催陳君並派兵速往之請，原爲大局所關，非有成見，頃奉支電，囑以力任艱難，不禁輟轉至再。但近來贛省內容，極爲糜爛，彭都督屢有退志，日來各界代表紛紛來潯環懇，而潯中父老，又堅阻不允實行，似此情形，已難兼顧，若再去皖，則不惟失望民衆，亦恐搖動地方，倘或事出意外，何堪設想。如都督能如前電所請，仍飭陳君前往，尤爲美舉，否則擬請仍留做處派往之李君烈鈞在皖暫攝，俟其報告辦理能否得手，再行電稟核奪，抑或請該省各界另行公舉，如何之處，乞鈞裁爲禱。」

十月初八日，孫毓筠爲都督。

皖省自遭九月二十五日之變，秩序大亂，皖人乃組織一全省統一機關，勉爲維持。十月初四日，李烈鈞率軍艦去皖援鄂。初八日，公舉孫毓筠爲都督。

### 福建 三年九月十九日（一九一、十一、九）

九月十九日，福建新軍變，總督松壽自殺，將軍樸壽被殺。

其時閩浙總督爲松壽，福州將軍爲樸壽，新軍第十鎮統制爲孫道仁，又有巡防營、駐防旗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閩人甚多，烈士雖死，其同志仍布滿閩中，希圖乘機再起，一聞武昌起



義，認為時機已到，於是加緊準備，一面與各省聯絡，一面運動本省軍人，卒於辛亥九月十九日舉起義旗，宣布獨立。

閩軍實力，本極單薄，除新軍第十鎮外，皆為巡防營（綠營老兵）和駐防旗兵，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籍隸湖南，駐閩多年，能通閩語。部下軍官多為閩人，且屬福建武備學堂畢業，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在第十鎮充軍官，色彩較新，革命黨人與它聯絡，也比較容易，於是積極醞釀，約定事成之後，即以孫為福建都督。

其時革命黨人決定於十八夜深更舉事，其聚集之地，為南城外的橋南社，並已先在社裏製造旗幟，起草章程，剪除髮辮準備種種。其聚集之人，為黃乃裳、鄭祖蔭、陳承澤、黃展雲等約有百餘人。到五更時分，聽見城中砲響，繼以排槍聲音，都由孫道仁營中發出，而官方乃寂無反映，黨人知時機已到，即公推七十老人黃乃裳舉起大旗，率着隊伍，浩浩蕩蕩向城內前進。經過南台一帶，毫無阻擋，到了城內，天已大明，其時總督松壽聞變（將軍樸壽被執），知無可抵抗，吞金自盡。

同日，統制孫道仁為都督。

革黨進城，即將黃乃裳手中所舉大旗，升在督署大堂前面，孫道仁立於大旗之下，對衆說了一番話，就算就了都督之職，即以督署為都督府，同日通電各省宣告獨立，並組織新政府，所有舊日之藩臬學各司及福州府知府，已於十九晨出城先遁。將軍樸壽以駐防之旗下街一帶為陣地，和革軍

作戰。十九日，旗下街一部分，及將軍衙門都被革軍焚燬，火藥庫亦被佔據，樸壽爲革軍所執，不屈被殺，旗營降，軍事僅經數小時即告結束。

新政府之組織，在都督之下設立參事會，又設民政、財政、教育、實業、司法各司，參事會會長爲湖南人彭壽松。彭由哥老會出身加入同盟會，改革伊始，民間對新政府有不滿之言論，彭輒使人於白晝用刀刺殺，有蔣筠、黃家成兩人，爲教育界之校長、教員，被害情形甚慘，輿論譁然。政府各司，均設司長，分署辦公。最初民政司長爲高登鯉，財政司長爲陳之麟，教育司長爲黃展雲，實業司長爲劉友敏，司法司長爲梁繼棟，高、陳，諮議局議長副議長，黃、劉，同盟會會員，梁，法政學校教員。但組成未久，即已略易人選，及岑春萱入閩查辦後，更面目全非矣。（以上據劉放園並當時在事者所述。）

## 廣東

三年九月十九日（一九一、十一、九）

九月十九日，廣東獨立，舉都督，總督張鳴岐走。

其時兩廣總督爲張鳴岐（宣統二年九月任），新軍第二十五鎮統制爲龍濟光，混成協統領爲蔣尊簋，又水師營提督爲李準。

武昌首義，黨人胡漢民、陳炯明等，廣集香港謀起兵，張鳴岐戒備嚴，不得逞，而人心恐駭，謠譟遽起。九月初四日，將軍鳳山至粵，行入大南門，黨人李沛基以藥彈擲之，鳳山被炸死，省垣

大震。粵紳鄧華熙、梁鼎芬等，在文瀾書院集議，謀自保免紛亂，鳴岐亦經認可，是日主動者爲清鄉總辦江孔殷，香港共和黨人不信任之，故初八日復有愛育善堂之集議。是日在城外西關一帶，即有人持白旗，大書「廣東民團獨立」字樣，各鋪戶懸旗張燈燃放鞭炮相慶賀。張鳴岐聞之，急派人扯去旗燈，出示禁止，粵垣人心，異常憤恨。其時腹地各省，相繼獨立。黨人不得逞，愈激昂，乃散巨資招黨會，使倡亂各屬，分省垣兵力。於是附省之順德香山各屬，及惠韶各府舉義反正者紛起，威逼省垣。鳴岐悉其謀，始大懼，乃與龍濟光、李準等議，宣布獨立。旋粵人得民黨催促，十八日早，省中各善團行商在總商會集議，提出三問題：「一、新軍防營、暫由臨時都督負完全管轄責任，衆贊成；二、旗滿軍民，先請旗滿代表，陳述意見，主張人道主義，不分滿漢，一律看待，衆贊成；三、處分各屬土匪，經衆再三討論，未表決。」於是刊印傳單，聯合各界，舉派代表，再赴諮議局議事。軍、商、工、學各界到者凡千餘人，胡銘盤代表張鳴岐，祥康等代表滿漢八旗赴會，兩點鐘開議，先宣布開會理由，大意謂：「今第一次集議，組織新政府，有兩問題：『一、爲議事機關，（甲）指定諮議局爲辦事所；（乙）舉人担任作爲臨時辦事人。二、爲行政機關，經衆舉定張鳴岐爲臨時都督、龍濟光爲副都督，用正式呈文。』」隨決定：「十九日八點鐘在諮議局會議，宣佈呈文。表決後，連同關防，送呈軍政府臨時都督開用，正式公布，一律懸豎白旗」，議既定矣。而香港黨人利鳴岐去，揚言：「鳴岐前殺黨人多，須受審判。」又電傳：「北京陷，兩宮自盡。」鳴岐聞之，即於是夜乘英艦去香港。布政使陳夔麟、提法使王秉恩，運使蔣式芬均散走。十

月二十七日，李準亦逃。（以上參據張鳴岐、蔣尊簋等所述。）

是日胡漢民爲都督，陳炯明爲副都督，胡漢民未到省前，蔣尊簋爲臨時都督。

張鳴岐走後，各團體復在諮議局會議，公舉胡漢民爲都督，陳炯明爲副都督，蔣尊簋爲軍政部長，陳景華爲民政部長，胡漢民未到省前，蔣尊簋爲臨時都督。

十一月初二日，胡漢民至上海，陳炯明代理都督。

胡漢民隨孫文赴滬，組織臨時政府，舉副都督陳炯明代理都督。元年一月漢民任總統府秘書長，四月回廣東仍任都督。

## 山東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九二一、十一、十三）

九月二十三日，山東獨立，巡撫孫寶琦爲大都督，協統賈賓卿爲副都督

其時山東巡撫爲孫寶琦，新軍第五鎮，統制爲張永成，第九協統領爲賈賓卿，又新募巡防隊二十營，中路砲隊一營。（九月初十日奏准）

山西獨立，山東紳民籌圖自保，九月十五日，諮議局議長夏繼泉合軍、警、商、學各界人發起聯合會，議決八條：一、政府不得借外債充軍餉，殺戮我同胞；二、政府須急速宣布罷戰，無論南軍要求何條件，不得不允許；三、現餘駐在山東境內新軍，不得調遣出境；四、現在山東應協款餉及節省項下，暫停協解，概留爲本省練兵賑濟之用；五、憲法須註明中國爲聯邦國體；六、外官

制及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制定之，政府不得干涉；七、諮議局章程即定爲本省憲法，得自由改正之；八、本省有練保衛地方兵隊之自由。」以上各條，政府有一不許，本省即宣告獨立，併限三日內答覆，要孫寶琦代奏，寶琦允之，十九日，報可，而黨人激烈者，密說軍人謀獨立。二十二日，忽有第五鎮軍官三人蒞會，宣言各省皆獨立，吾魯獨立恥後人，願秣馬厲兵，以武力助成獨立，請速決。會員惶遽失措，同聲贊成，時巡撫孫寶琦尙未知，軍人議圖之，繼恐德人干涉復止。二十三日，復開大會，自巡撫司道及軍弁畢集，有軍人首先言，魯決獨立，撫帥如認可，即推爲都督，否則他舉，擎槍握刀，聲色甚厲。寶琦以勢不可遏，立允爲都督，而以統一政權，更易司道，會紳籌餉爲要約。衆鼓掌謹諾，即舉寶琦爲大都督，協統賈寶卿爲副都督，設臨時政府。其孫行公文、用臨時政府山東巡撫字樣，統制張永成逃，司道各官亦散走。

十月初四日，山東獨立取消，改都督仍爲巡撫，二十八日孫寶琦解職，以胡建樞爲巡撫，十二月初五日以張廣建爲巡撫。

山東獨立後，軍界言，寶琦無軍事學，全省兵權宜隸副都督，寶琦聞之，即命賈寶卿草章制，賈卿遲未草出，時候補直隸州張廣建、候補知縣吳炳湘皆仕魯多年，受袁內閣密敕，阻遏獨立，已而第五鎮軍官果鼓譟，謂賈卿既爲副都督，其協統官應遷讓，以次遞除。寶琦不從，軍人大憤，復詣聯合會要求取消獨立，會紳皇恐說寶琦，寶琦以反覆爲難，會第二十標統帶吳鼎元、砲隊統帶張樹勛、管帶方玉普、劉景霑、張培榮、鄭士琦、張懷斌、王學彥亦合詞請取銷獨立。寶琦不得已，允

之，於是副都督賈賓卿、諮議局議長夏繼泉及首倡獨立諸人，聞風即夜亡去。十月初四日、改都督仍名爲巡撫，劉黃帝四千六百九年示，張宣統三年示，復電告政府，撤銷臨時政府，取銷獨立，以張廣建署布政使，吳炳湘署巡警道，張樹勳爲第五鎮統制官，而張、吳勢權在巡撫上，聯合會愈恐，即電內閣云：「九月二十二日，五鎮軍人遣代表來，倡言獨立，覆政府，戕殺長官，舉賈賓卿爲大統領，聯合會恐事牽外交，痛陳利害，舌敝唇焦，始有二十三日之舉，乃不數日，五鎮復倡言取消獨立，圍困學校，索取槍械，取締政黨，出爾反爾，咎將安歸。」更遣侯延爽抵都陳情，袁內閣慰解之。寶琦內爲政府所詰責，外見嫉於民黨，鬱鬱不自得，十月二十七日，移病辭職，以胡建樞爲山東巡撫，聶憲藩署提法使，憲藩統領巡防營。二十九日，管帶薛保鈞捕黨人劉浦霖、劉元之、杜璫、臧曜西、王玉芬、蔡湘波等，於是民黨不能容於濟南，竄登萊，重謀舉事，十二月初五日胡建樞免，以張廣建爲巡撫。

元年二月二十日，周自齊爲都督。

張廣建爲巡撫，民黨以廣建與吳炳湘摧敗山東獨立，恨之，及共和宣布，要政府罷黜，至是，召廣建炳湘來都，以周自齊爲都督。（以上參據孫寶琦賈賓卿云云）

四川 重慶 三年十月初二日（一九一一、十一、二十二）

十月初二日，重慶獨立，張培爵爲都督，夏之時爲副都督。

四川響應，以重慶爲最早。十月初一日，重慶城內有中華民國軍政府蜀軍總司令處告示，略謂：「本軍起義，以與漢排滿保教安民爲宗旨，定期明日入城，人民當照常安業」等語。並派代表與各團體紳商接洽，約次日四時入城，紳商恐有衝突，乃向川東道重慶府及巴縣說以利害，請速定計，道府縣皆允贊同。至初二日全城懸掛白旗，四時民軍首領十餘人入城，道府縣將關防印信交出，公推張培爵爲都督，夏之時爲副都督。

萬縣 三年十月初□日（一九一一、十一、□）

初□日，萬縣獨立，劉漢卿爲都督。

在重慶獨立後，萬縣獨立，推巡防統帶劉漢卿爲都督。

瀘州 三年十月初五日（一九一一、十一、二十五）

初五日，瀘州獨立，劉朝望爲都督。

重慶獨立後，瀘州響應，先一日有鄂軍政府幹事隊二人，會同後路巡防統領入城，謁川南道劉朝望，是晚劉朝望即請各界紳董入署密商，次日復議於勸學所，至十二時，宣布獨立，公推劉朝望爲都督。

資州 三年十月初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十三日，端方到資州，十月初六日被殺。

四川爭路事起，七月初十日，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奉命赴川查辦路事，端方調湖北陸軍第十六協統領鄧承拔，率第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所部一標（除第二營左右兩隊）及三十二標第一營管帶黃仲泉所部右後兩隊隨行，八月二十五日抵重慶。其時川人反抗，蔓延全省，鄧承拔說端：「川事宜撫不宜剿。」端納其議，於是素主嚴厲者，一變而主和平，乃奏劾王人文、趙爾豐等七人，開釋蒲殿俊、羅綸等十人。十六日以端方署四川總督。在九月十三日鄧承拔抵資州，即分一隊駐資陽，一隊駐內江，一隊駐自流井。成都民心憤激，日思去趙。鄧電促端迅速赴成都。二十三日，端至資州，尙不知署川督之命也，風聞營務處總辦田徵葵等，將不利於己，成都之行，因以中止，至十月初三日，鄧接成都趙康時參謀電，謂：「武昌起義已久，四川尙未響應，擬不日獨立，徵求意見。」晚間，又接朱慶瀾統制電意相同。鄧正躊躇間，而軍屬反正之議起矣。先是李紹白、田智諒等，與各營代表王志强、趙振民、孫斌、陳道行等數十人，行抵萬縣，即與三十一標第一營督隊官陳鎮藩密議本軍趨向，比以軍行在途，諸無準備，未敢輕動。行達重慶時，有人主張俟端方船泊登岸，乘機擊之，陳等以爲重慶巡防軍及巡警尙未取得聯絡，蠢爾暴動，恐事不濟，未果。迨抵資州，牒報隆昌、榮昌、資州、資陽、簡州、威遠一帶，俱爲同志會佔據，端方乃令曾廣大率所部第一營前、右、後三隊，星夜往攻威遠。曾廣大以同志會係熱心爲國，頗具同情，率隊抵拒威遠。



三十里之高市場高壘駐紮，出示招撫以緩之。其時成都已有獨立運動，端恐爲其所乘，因分電威遠之曾廣大，自流井之陳榮鍾，各率隊集中資州，以爲戒備。先趨成都之蕭國斌，於時亦適至，時端復令其弟端六名端錦者，檢查信電，斷絕兵士外界交通。此時武昌起義，風聲愈傳愈確，皆揣想鄂中電文，定係端方截留，十月初一日，任永生、王志强、王召林等十七人，開會討論：「武昌已經起義，我輩隨端方入川，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須殺端方，響應武漢，以明心跡。」而端亦知情勢緊張，用其聯絡手段，與各下級軍官，拈香拜把言：「我本是漢人，先世投旗，原姓陶，籍隸浙江，別號陶齋可證」，並出其陶方之朱紅名刺，散之各營。未幾，朱慶瀾所部有梁瀛洲者，奔走革命有年，至此通報曾廣大及楊毓林等。曾廣大遂召集全體將士於初六日在資州中學堂會議，謂：「端方擬將軍隊北出西安，擴編成軍，已向自流井鹽場商借銀三萬兩，以爲開拔費及餉糈，令各準備。」第一營督隊官陳鎮藩，率先反對，且於散會後，斷然剪去髮辮，以示決心。陳旋約集該標代表李紹白、王龍彪、魯伯超等二十餘人，密赴郊外會議，一致決議先殺端方，立即宣布反正。但曾廣大以端方雖係滿人，然其歷官各省，尙少劣跡，吾鄂軍、學各界，頗具好感，且據端方自稱，舊爲漢籍云云，主張貸其一死，繫歸湖北，聽軍政府發落，衆不謂然，曾無如之何也。是夜，楊毓林爲端之守衛長，願爲內應，任永生、胡浩然、盧保漢等數十餘人擁入天后宮（端方行轅），逮端方，並其弟端錦，至天后宮門前丹墀下，端方向大家哀告言：「我們都是同胞，素相親愛，若要關餉，自流井銀兩四十萬，馬上可到，今天饒兄弟一命，將來對各位與國家，定有相當辦法。」

大衆答復：「今天你所以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種下禍根，你先人當滿清入關，投入旗籍，諂媚敵人，殘害同胞，無非想子子孫孫，永做大官，今天受報，是天理循環。你知當滿清入關，揚州嘉定屠殺，及薙髮令、文字獄等等，摧殘同胞的毒辣手段。一個讀書人，誤寫一個字，輕則坐牢，重則被殺。一個老百姓，不願剃頭，就格殺勿論。這筆血債，現在是償還時期，你待我們私感，固然不錯，但是公仇不能不報。」端方俯首只喊兩聲：「福田（曾廣大）救我！福田救我！」頭已落地矣。殺端方者，爲大衆公推之任伯雄、盧保漢、姚鴻聖、丁鶴本、孫世棟，殺端錦者爲賈志剛。曾廣大以下官長，聞之愕然，相率走避。公舉陳鎮藩爲統領，張貼大漢佈告，改年號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翌日，公推王桂榮、李紹白、余鶴翔，（有云：係陳以亨、盧保漢、任伯儒、孫世棟、賈志剛。）將端方兄弟首級，以木匣先行押運回鄂。（以上參據第三十二標周壽世等報告）

據隨同端方入川文案夏壽田言：「端在鄂不願入川，但瑞澂以其在鄂地位相逼，促之使行，初與趙爾豐電信不絕，及九月初五日電參趙等，到資州爲趙所遏，未能前進，署理川督之命，成都迄未轉端，端至死時，尙不知也。儻端知有署理川督之命，整隊入成都，則名正言順，趙亦無詞抵制，端果任事，自然迎合川人心理，與川紳合作，當不至於死也」云云。

成都 三年十月初七日（一九一一、十一、二十七）

十月初七日，成都獨立，蒲殿俊爲正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

其時四川總督爲趙爾豐，新軍第十七鎮，統制爲朱慶瀾。

革命之起由川亂，川亂由鐵路收歸國有，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絕，素無同盟會黨踪跡其間，徒以激於冤忿，揭竿而起，故亂數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獨立，川人始實行革命矣。自重慶獨立，同志軍勢益張，提督田振邦、知府于宗潼出城慰撫，爲民團圍困，幾不免。巡防第八營第九營降民軍，馬邊防軍五百人調至邛，亦殺管帶王昌、與民軍合，成都孤立，於是省城紳商，是議獨立。初六日與川督趙爾豐商定川省獨立事件，川人要求十一條，趙要求川人十九條，其中要件，川人所要求者，爲行政事宜歸川人自辦，軍隊由趙酌併，務求統一。趙仍辦理邊務等事，趙所要求者，爲不排滿，不仇官，不排外，邊防各費，由川担任，藏款照舊協濟等事，彼此公同認可，即於初七日宣布獨立，舉蒲殿俊爲正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

十八日，成都防營兵變，改舉尹昌衡爲正都督，羅綸爲副都督。

是日軍政府接收防營，點交軍隊，防營借索餉爲名，率衆暴動，恣意搶掠，分頭逃竄，而各路同志軍紛紛入城，未半日來三萬人，四門各有統領，無人統治。其時陸軍小學總辦尹昌衡，當成都未獨立，與黨人董修武、王椅昌、周炯伯等分率同志軍攻省城，省城戒備嚴，不得逞，乃各歸里倡民團，攻下川西南州縣。及聞川紳與爾豐結約，心弗善也，遣人到渝請兵，並與修武等密謀逐殿俊，以勢弱未有以發。適兵變數日，城內無主，即馳往鳳凰山，招募新軍數百人入城，剿捕亂兵，脅陸軍繳械，亂少定。當暴動時，都督逃避，衆遂舉尹昌衡爲都督，羅綸爲副都督。

呂衡本激烈黨人，以趙爾豐雖解印，仍居督署擁兵，乃遣人密說其衛兵，稍稍散去，十一月初三日，呂衡以兵圍督署，復昇大砲於南門城樓猛轟之，衛兵星散，爾豐被執，擁至皇城明遠樓側，數其罪殺之。

其重慶萬縣瀘州三都督，十二月初六日，瀘州防營潰，都督劉朝望走，參謀余大鴻率殘卒附重慶，萬縣劉漢卿亦去都督名附重慶。元年三月，重慶軍政府與戈都合，仍舉尹昌衡爲都督，張培爵爲副都督，羅綸爲參議長，夏之時爲重慶鎮撫使，全川統一。

### 直隸 灤州

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三日（舊曆十一、十五）

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五日），灤州獨立，五日（十七日）、曹錕、王懷慶等殺管帶施雲從、王金銘、黨人白雅雨等。

第二十鎮自潘矩楹任統制後，舊派勢力日張。王金銘等與烟台民軍聯絡，謀合力攻取京津，而烟台軍終未至。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議和，伍代表來電，囑暫緩進行，靜候和議解決。至初十日，南京政府派白雅雨賈北洋軍政府大都督印信來，王金銘即召集白等會議於灤州城外師範學堂，決定立時起事，即於十一月十二日，宣布獨立。設北洋軍政府於師範學堂，公推第二營管帶王金銘爲大都督，第一營管帶施從雲爲總司令，第三營管帶張建功爲副司令，馮玉祥爲總參謀長，白雅雨爲參謀。當即通電全國，又電袁世凱及伍唐兩代表，暨順直諮議局云：「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勢如

奔濤，足見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於枯苗之望雨。誠以非共和難免人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難免後日之革命。我公身為總理，係全國之總代表，決不能以一人之私見，負萬民之苦心，況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呼號，驚惶之至，而以直省為尤甚，是以陸軍混成四十協官佐目兵等，駐紮直省，目觀實情，不能不冒死上陳，有瀆尊聽。查前奏之信條內，開有軍人參政之權，刻下全體主張共和，望祈我公詢及芻蕘，不棄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亂事而免慘禍，實為至禱，臨發百拜，不勝惶悚之至。」（署名者全協官佐率目兵等）。

袁世凱得電後，派通永鎮總兵王懷慶赴灤勸慰，時王懷慶率淮軍駐開平，先遣褚虎臣來灤覘虛實，諸同志以開平居津灤間，慮懷慶為阻，欲誘之來，乃恫嚇虎臣作書，並發電催請，懷慶果於晚至。王、施等詢其意旨，懷慶故狡，觀衆志堅決，佯示贊成。王金銘以大都督印讓與之，以安其心，彼略事推讓，即欣然承受。夜宿車站旅館，王金銘派兵陽為保護，以監視之，微聞其將逃走，王、施至客館詢問，懷慶力辯其誣，乃請其移駐司令部，為備肩輿，彼堅欲乘馬，同行抵師範學堂。將入門，懷慶忽謂欲入城一晤地方官，王、施以為是亦都督所應爾，更不虞其有他，不圖懷慶方出大道，急策馬向開平奔馳。其馬為私有良駒，馳驟如飛，弁目黃雲水開槍射擊，僅中其副乘，懷慶逸去，時民國元年一月二日（十一月十四日）晨七時也。

王懷慶逸去，王、施等決於一月三日晚拔隊西進。是時第一營住師範學堂，二、三兩營住城

內，王、施方率隊出發，張建功竟閉城登陴，以攻擊一、二兩營，未久退却，於是所餘官兵抵車站時，不過七八百人。四日（十六日）車至雷莊附近，鐵軌已被淮軍所拆毀，王、施即下車，於鐵路南北，散列應戰，敵幾不支，適盧永祥之混成協（曹錕所部）趕到，內有砲兵及機關槍各一隊，加入敵軍反攻，並四面以馬隊包圍，戰至五日（十七日）黎明，清軍屢以號音表示停戰，並派徒手官長兩員，來請王大都督赴車站商合作辦法。王、施等固知其非善意，然已成衆寡懸殊之勢，戰亦難勝，於是帶同官兵百餘人到車站，與懷慶、永祥晤面。彼等立電袁世凱請就地處決，於是王金銘、施雲從、白雅雨等十四人，同就義於灤州車站矣。馮玉祥爲范國璋軟禁，遞解回籍，押送北京，爲陸建章所救。（以上參據國民軍革命史初稿）

**清政府官報** 是月二十日，內閣奏：「十月十五日，駐紮灤州之七十九標一、二兩營，係張紹曾原帶之兵，被革黨煽惑作亂，佔踞灤州城及車站，揚言進攻天津，殊屬狂悖。當派陸軍第三鎮統制官曹錕、通永鎮總兵王懷慶、帶領陸淮各軍，前往剿撫，勒限邊平。十六日接據王懷慶電稱：『招撫該營亂兵，繳械投誠者先後計四百餘名。』十七日早，又據王懷慶電稱：『本日早三鐘，在灤西與亂兵接仗，大獲勝捷。』午十二鐘，又接曹錕、王懷慶電稱：『本日黎明，已將亂首施、王兩管帶，及其餘黨七人，在陣擊斃，並斃亂兵百餘名，餘已潰散，灤站平靜，京奉全路安謐，照常通車。』均報聞。

## 新疆

伊犁

元年一月九日（舊曆十一、二十一）

一月九日（十一月二十一日），伊犁獨立，將軍志銳被殺，前將軍廣福爲大都督。

## 第二篇

各省響應武昌

伊犁新軍一協，統領爲楊纘緒。在光緒二十九年秋，武昌日知會案破，劉敬安、朱子龍等被逮，同時黨人馮一（字特民）、馮大樹等，均以重大嫌疑，不能久匿武漢，遂結合李輔黃、郝可權、李克果、方孝慈隨同電調赴伊犁之標統楊纘緒出關，以圖大事。馮特民、李輔黃担任運動伊犁新軍，馮大樹担任運動該地回教及綠營。武昌起義，伊犁即思響應，而將軍志銳、暗擁滿蒙軍隊，以防制新軍。適值十月十四日，寧夏軍變，十一月十四日，蘭州繼之。風聲傳播，民黨以有機可乘，楊纘緒乃以新軍聯合回民，於二十一日夜據南北軍器庫，攻將軍署，羣議舉志銳爲都督，峻拒之，迫詣商會，亦弗從，志銳遂被殺，公舉前將軍廣福爲新伊都督。其時民軍佔領精河，新疆巡撫袁大化與革命軍爲敵，在精河西湖間，血戰三四次，堅守四五月。伊犁革命軍內，因有馬隊團長錢廣漢通敵，遂不能完全光復，兩軍久相持。

元年二月二十一日，黎副總統電袁云：「准伊犁總司令楊纘緒電開，伊犁我軍倡義，九城皆已光復，惟種類甚雜，故依人道主義，推前將軍廣福爲都督，以息兵端。新撫極力反對等因，如伊新戰禍一開，關係甚大，恐牽動大局，理合電達，懇請轉電新撫，與伊犁彼此妥爲接洽，免起衝突，大局幸甚。」

二十二日，袁總統覆電云：「個電悉，尊見所慮極是，已電致新撫與前將軍廣福接洽，務弭戰禍，以保大局。」

二十三日，黎副總統致新疆巡撫電云：「北京已宣布共和，南北統一，以增進民國之幸福，閣下領袖西北，自不忍塗炭生民，招致外侮。且閣下亦爲吾族俊傑，民國初立，尤需長才，聞伊犁已數電就商，願及時有爲，以安大局，特此忠告，希即諒察。」

四月二十一日，新疆巡撫兼都督袁大化免，以喀什喀爾道袁鴻祐爲都督，已被命未行，爲督標兵弁所戕。六月二日，以布政使楊增新爲都督，廣福爲伊犁鎮邊使，至二年，政府命廣福殺馮超、李輔黃。

清政府官報 是月二十一日諭：「電寄袁大化，電奏悉，伊犁將軍各署，同時火起，亂象已成。著即迅速探明詳細情形，據實電奏，並多派營隊，馳往救援。」

二十三日諭：「電寄袁大化，電奏悉，伊犁兵變，宣布獨立。該撫所擬辦法，甚屬妥協。著即相機因應，妥爲開導，俾早就救平，並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

又二十四日諭：「電寄袁大化，據電奏，伊犁兵變，志銳被戕，已電長督額參贊請取消獨立都督名號等語。伊犁密邇俄疆，關繫重要，著長庚、額勒渾、袁大化迅速會商辦法，如能和平了結，固屬甚善，儻不服勸導，即著派隊馳往，剿撫兼施，以保治安而消反側，並將志銳被戕詳細情形查明電奏。」

又二十五日諭：「電寄袁大化，據電奏：『廣福爲伊犁亂兵立爲大都督，請速照會俄使，暫毋接文承認』等語。著外務部迅速酌覈辦理，並著該撫設法儘力維持，相機因應，以挽危局。」

## 未獨立各省附

### 奉天

九月二十一日，奉天設立保安會，舉總督趙爾巽爲會長，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協領伍禎祥爲副會長。



其時東三省總督爲趙爾巽（宣統三年三月調任），奉天新軍第二十鎮，統制爲張紹曾。以秋操開至灤州，第二混成協、統領爲藍天蔚，九月以標統聶汝清接充。

奉天旗漢雜處，逼近強鄰，情形與關內不同。自九月十八晚接京師警電，人心惶懼異常，市面震動，忽有剪髮者四人來諮議局，要求議長吳景濂豎立白旗，吳以事關重大，婉言拒絕。民政司張元奇擬仿照各省辦法，布告獨立，各司道及自治各團體，以此策非奉天所宜，均不贊成。是時旗漢居民，深恐互起猜嫌，激成意外。二十日晨，由學界發起，聯合各界，無分種族，倡辦聯合保安會，以保公安。東督趙爾巽被舉爲會長，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協領伍禎祥爲副會長，蓋奉天以對外關係，不能用獨立名義也。

據奉天督幕談國桓言：「九月間奉天省城，情形頗不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建議設立保安公會，以次帥（趙爾巽）爲會長，吳景濂與協領伍禎祥爲副會長。奉天外交嚴重，故不敢如各省公然獨立，而名曰保安會也。其黨人張榕等別組急進會，謀革命。而前第二混成協統藍天蔚，在煙台自稱關東大都督，亦分遣黨人來奉，與黨人秘圖舉事，次帥苦於應付。時張作霖所部巡防營駐紮洮南，得知消息，藉事進省，謁次帥，談及近局，請以所部軍隊，保衛大帥，鎮壓地面自任。次帥言：『汝之軍隊，遠在洮南，非一月半可到。』其實張來時本有應變打算，已將隊伍向南移動，節節屯駐，其最近者距省只半日程。張答言：『大帥如要迅速，明日即可以調一部份進城，所餘軍隊，數日即可到齊。』趙大喜，深知此項軍隊，非黨人所能鼓煽，亦不追問其何能迅速如此，蓋急不暇擇也。次日張所部果有一千餘人進城，又三四日，全部進城，駐東北關一帶。於是解散急進會，指捕黨人，而省城黨人攝於平日鬚兵之名，相率屏迹云云。」

據李培基辛亥關外革命始末記：「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戰後，長春以南爲日本帝國勢力範圍，以北則仍爲帝俄之勢力，因此清廷對東北加強控制，革命黨人亦趁機赴關外秘密活動。

宣統元年，熊成基在吉林蜂密山秘謀事洩被殺。由於吉林巡撫陳昭常殘酷鎮壓，革命黨人無法活動，於是共同議決，各以本人性能所宜，分別轉入學堂、軍隊、警界、分散各別進行活動，如商震投考二十鎮隨營學生，李培基入第二混成協作學兵。不久商、李又和程起陸、李斡等入東三省講武堂，被編在前隊，隊官爲彭家珍，常和商震等密議活動方略。宣統二年秋季，商震、李培基、程起陸復考入東三省陸軍測繪學堂。

宣統三年武昌首義，各省急謀響應，東三省革命黨人，如商震、張根仁、錢拯、劉藝舟、張榕、吳景濂、田又橫等百餘人，分頭秘密集會，共謀起義。首先成立奉天同盟急進會，舉張榕爲會長，並決定由黨中軍人及與軍人有關者聯絡軍警，準備起義，響應革命軍。同時分派同志赴各縣進行鼓動，另在軍隊中組一聯絡會，以便進行。

當時東三省新軍中高級將領有革命思想者，有延吉邊防督辦吳祿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會，第二混成協統藍天蔚。吳部原駐吉林延吉一帶，後入關，任第六鎮統制，駐石家莊被戕，而革命失敗。張部原駐奉天新民府，三年參加永平秋操，駐灤州，其留駐東北可以起義者，只有駐奉天北大營第二混成協，因此最初軍人聯絡會主張由第二混成協與灤州第二十鎮聯合響應革命軍，先在瀋陽獨立，由商震赴灤州接洽。適張來電約商赴灤，於是商震及第二混成協參謀李德瑚應約往灤。並由奉天時報館聯名具函，代表同盟會及地方同志會與張秘商，提出三項策略，希張實行：（一）率所部經冀東直攻北京；（二）進佔天津附近，與吳祿貞軍聯合，宣布直隸獨立；（三）以上兩策不能實行，即速回瀋陽，與藍天蔚共同獨立。但張猶豫不決，只電奏改革政治，被清廷撤職，商震、李德瑚聯絡張不成，遂同回瀋陽。

其時東三省只剩藍天蔚的第二混成協，孤立無援，同盟急進會乃秘議分派同志赴吉林奉天各縣，策動各地起義，以張聲勢。於奉天省城則積極鼓動獨立，計劃由民意各團體及軍警成立保安會，並使藍部參加，藉維持治安名義準備獨立。決定後，即由諮議局革命同志在諮議局提出要求，在省城成立保安會，以維持治安。諮議局議長吳景濂伴示讚成，代請於趙爾巽，趙亦伴示同意，保安會乃在奉天成立。軍政大權統歸保安會執行，趙爾巽任會長，吳景濂及標統伍楨祥副之，準備觀看風色，伺機行動。

商震等赴遼陽鼓動起義，不幸又失敗，潛回瀋陽，與各同志集議於南滿車站日本旅社，認為關外革命實現，必須由軍警發動，在省城獨立，而最重要的則在多聯絡軍人，方能有效。並決定由李培基、張貫之往見講武堂監督崇恭，請其聯合各軍中講武堂畢業生，崇恭者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在關外新軍中頗有聲望，且係旗人，如渠不積極反對，對革命運動實為有利。因之李、張以學生身份往見崇恭，告以：「武昌起義後，革命黨在關外各地非常活躍，奉天省城人心思動，先生應聯合講武堂各期畢業同學響應革命軍，作政治改革，可使關外三省，不受兵災流血慘禍，而地方得以安定，於國家人民功德極大，先生想早已見到此事，如果要做，學生等很願効力。」崇恭笑謂：「我們有師生關係，可以說心腹話，吾雖為旗人，並不守舊，政治的改革，絕對贊成。不過關外與關內各省情形不同，一舉一動，須顧慮日本外交。現在日本業經兩師下動員令，其先遣部隊已開到旅順、大連附近。若奉天省城一有變動，日本必藉口保護僑民，實行軍事佔領，吾人革命未成，而關外三省先亡於日本，不但無有功德，恐即成為國家罪人。此實在不可不慎重其事，請你們轉告各同學，革命行動要顧慮到日本外交」云云。復由革命急進會與辜天保等密議，由第二混成協以保安會維持治安的名義，派兵進入城內，佔據重要衙署。更由諮議局及地方團體推舉大都督，宣佈獨立。並於即日晚間實行（其日期約為陰曆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或為十月初一日）。藍協統於此事決定後，遂命令其軍隊謂奉令開拔入關，於本日下午準備完畢，候令出發赴車站。其用意

欲借此發動，用大部兵力經過省城內，分守各城門，佔領總督衙門及庫房。其餘兵力則進至西關，以資防禦日軍。第二協有第三、第四兩標，騎、砲兵各一營，第三標標統爲聶汝清，出身行伍，素無革命思想，又與藍協統情感不和，接令後得知其中實在情形，遂即潛往總督府告密。總督趙爾巽當即派聶汝清代理第二混成協協統，並令軍事督練處總參議官蔣伯里告藍，謂事已至此，業令聶標統代理協統，請藍即乘車赴大連，以免省城發生軍事慘禍。藍知大事已去，當即偕同親信數人，乘南滿車離省，經大連赴上海。先是聶汝清告密時，趙督知新兵不可恃，乃急電巡防統領張作霖（與談國桓所言不同），令其帶所部兵馬，星夜進省任保安司令，維持省城治安。時張駐防鄭家屯，接電後即行出發，其防地距省城數百里，一日夜到達省城內，當即派兵防守城門，及宣告戒嚴，逮捕革命黨人，省城頓現混亂狀態。張榕、田又橫等十餘人，於省城遇難，張根仁、柳大年在錦西被捕入獄。錢拯（來蘇）原赴錦州運動馮麟閣起義，省城事變後，未久即被馮拘押。孫祥夫、劉桐階、孫壽仁、徐定甫等在昌圖開原起義，皆遭失敗，風聲傳播，人心惶惑，於是革命黨人皆離開省城到大連，另謀策動各縣起義。」（始末記止此）

清政府官報 是月二十三日諭：「電寄趙爾巽，據電奏：『東省各界，力圖獨立，諮議局紳及軍界爲黨人所持，要求答復。』又接據該督兩電稱：『已將獨立取銷』各等語。著仍隨時解勸，共保治安。」

又二十四日諭：「電寄趙爾巽，據電奏：『日前創設保安公會，情勢洶洶，幸標統聶汝清等仗義執言，竟挽狂瀾。本會現已成立，秩序尚無騷動，惟協統藍天蔚與兩標素不相洽，全協皆不聽其命令』等語。藍天蔚著開去統領官，交趙爾巽差遣委用，所遺該協統領官，著聶汝清接充，並賞給陸軍協都統銜。」

又十一月二十六日諭：「奉天防營統領張作霖、馮德麟効力邊徼，剿辦馬賊，地方賴以乂安，邇（籌）畫防衛，尤爲得力，深堪嘉尚，張作霖、馮德麟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

吉林

九月二十六日，吉林設立保安會，舉巡撫陳昭常爲會長。

黑龍江

九月二十七日，黑龍江設立保安會，舉巡撫周樹模爲會長。

甘肅 寧夏

十月十四日，寧夏兵變。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電奇長庚，據袁大化電奏：『匪陷寧夏，圍新城，距甘涼非遙，儻有疏虞，蘭州坐困，肅州鎮柴洪山現住蘭州，請派該鎮出蘭北路直攻寧夏，西捍甘涼，一面撥派援軍，從歸綏押解饜械，兼濟甘軍』等語。著長庚酌量情形，妥籌攻守。」（長庚、陝甘總督，袁大化、甘肅新疆巡撫。）

蘭州

十一月十四日，甘肅兵變。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電寄袁大化，電奏悉，匪首劉先俊等乘內地多事，約集匪黨，闖入城守協營，奪取

槍械，裹脅營兵，撲犯撫署，並撲陸軍砲營，志在奪砲登城，轟擊各署，經該撫督飭兵警，奮力攻擊，拏獲匪首劉先俊等正法，地方一律平靖。」

## 河南

十一月初三日，河南黨人謀獨立，事覺，殺張鍾端等十人。

其時河南巡撫爲齊耀琳（十月十三日以河南布政使升任），陸軍第二十九混成協，統領爲應龍翔（十月二十一日以標統張錫元接充），標統爲王鈺錦，又巡防隊六十五營，統領爲柴得貴。

據河南撫署文案營務處總辦趙國琛言：「河南陸軍一標，駐省城南關外，巡防馬步隊六十五營，其中四營駐城內。十一月初二日，黨人張鍾端自稱敢死隊，在師範學堂集合學生約四五百人，勾結陸軍並刀會，預定於初三日夜起事。營務處稽查傅某，巡警道署偵探鄭某，密查報告，即夜防軍統領柴得貴，捕獲四十餘人，解營務處，鞫問得實，當槍斃張鍾端、王天傑、張照發、劉鳳樓、張得成、馮廣材、徐洪祿、王盤銘、徐振泉、單明晏等十人（內有刀會）。張鍾端與陸軍約以南門城樓號砲進城，防軍先派人守砲，故未進城。事後，南京電詰，南北正開和議，何故懲辦黨人，袁內閣據以轉豫，然已槍斃在先，即以刀匪謀亂覆之。齊撫倚信柴統領，故河南未獨立」云云。



# 辛亥革命史料 第三篇

## 南北議和

### 清政府停戰議和之動機

據徐世昌言：「四川爭路風潮擴大，慶邸及余（徐自謂）等自揣材力不勝，那相曾密推項城。及至武昌事起，瑞澂棄城逃走，電奏到京，政府更加惴惴。載澤等憤然主剿，以爲武昌一隅，大兵一到，指日可平，故二十一日有廕昌剿辦之諭。其時空氣瀰漫，若大禍旦夕即來。慶邸與彰德，平時本不斷往還，至是急電詢商，項城以爲在此潮流轉變之下，民心思動，已非一朝，不是單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張剿撫兼施。我輩即旁敲側擊，據以上陳。攝政只知事機危急，雖說重在用兵，而一面主剿，一面主撫，亦爲攝政所願聽，載澤等無能反對。惟困難之點，不在剿撫政策，而在起用項城。親貴畏忌項城，但是北洋六鎮，既是項城多年訓練之兵，外人方面，並一致以此次事變，非項城不能收拾，事勢所迫，不得不起用項城矣，故二十三日有袁世凱督辦剿撫事宜之諭。以項城才略經歷，自屬過人，其對於時局，言剿改而言撫，言撫進而言和，純出於項城之主持。漢口、漢陽以兵力威脅南方，攻佔以後，決定不再進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帶，以鞏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諭旨，均從宣佈德意着筆，而資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項城之利用，經此蘊釀，乃促成南北議和之局，此中運用，則非旁觀者所能盡知也」云云。



關於清政府停戰議和文件，登在當時官報。茲只錄九月十四日諭（提明種族問題）其餘省錄。

九月十四日，諭政治改革。

是日諭：「朕勤求治理，惟日孳孳，作新厥民，猶如不及。近因川鄂事變，下詔罪己，促進憲政，另行組織內閣，寬赦黨人。昨日又俯允資政院之請，將所擬憲法重要信條十九條，宣誓太廟，頒佈天下，所以期人民之進步，示好惡以大公。自今以往，凡關於政治諸端，爾人民有所陳明，朕無不斟酌國情，採納公論。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視聽，其有因政治弗進，熱心改良，舉動激烈者，列邦謂之政治改革，凡歐西列強，由專制而入於憲政，此等階級，皆所必經。今各省紛擾，禍變日深，其本意率在憲政實行，共登上理，委係激而出此，並非如前代叛民，希圖非望。往時逆匪荼毒生靈，惟上下睽隔，情志莫通，不得已命將出師，冀拯水火，仍將歸正免究之旨，申諭再三。茲復披覽資政院及統制張紹曾等所奏，益信致亂之源，實由政治。徬徨宵旰，良用惻然，倘再不早變計，後患何可勝言，痛切剝膚，須臾難忍。頃適據袁世凱電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軍停進，一面出示曉諭招撫，並向武昌宣佈德意解散』等語，辦理甚合朕意，並著將十二日准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三日頒佈信條諭旨，一併宣示，仍恐遠邇未及周知，用再諄切宣諭，有亂事省分，凡統兵大員，務皆仰體朕心剴切佈告，妥速安撫，俾皆曉然朝廷實心與民更始，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亦可渙然冰釋乎。至種族革命之謬說，容或有之，究居少數，況同在九洲之近，更何有畛域可分。舜東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聖帝，其忍以自相殘賊，同付淪胥。總之國步阽危，至今已極，胥賴我軍民宏濟艱難，互相維助，俾我四萬萬神明之胄，躋世界於大同。倘或負固執迷，不顧公理，恃衆逞忿，不慮危亡，以人道所不容，萬國所不許之事，欲實行之中土。爲國民幸福計，爲世界和平計，非惟朕不能姑容，我愛國軍民，亦必視爲公敵，勢難任其肆意兇殺，擾亂神州。想我愛國軍民，必能共矢公心，咸登新治，無偏無倚，同我太平也。」

## 各方面之呼籲

八月二十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等電奏，請現任親貴內閣解職，釀亂禍首處分，提前宣佈憲法，留中不發。

程德全等奏云：「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聲，警聞四播，沿江各省，處處戒嚴。朝廷分飭蔭昌、薩鎮冰，統率軍隊，水陸並進，並召用袁世凱、岑春煊總督川鄂，剿撫兼施，其煩聖明南顧之憂者亦至矣。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於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論者僉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陳明聽。顧臣等今日廣徵輿論，體察情形，標本之治，無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標可以一貫。臣等受國厚恩，忝膺疆寄，國危至此，無可諱飾，謹更披瀝爲我皇上陳之：自內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國恥日深，於是海內人士，愁憤之氣，雷動霧結，而政治革命之論出。一聞先皇帝頒佈立憲之詔，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雖有時因外侮之侵陵，不無憂危之陳請，然其原本忠愛，別無貳心，已爲朝廷所矜諒。惟是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在當局或亦有操縱爲用之思，在人民但見有權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邪從而煽動，於是政治革命之說，一變而爲種族革命之狂，而蓄禍乃烈矣。積此惡感，騰爲謬說，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標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廣東之事，既再見三見，前仆後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變，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範，何嘗不密，臨時之戒備，

何嘗不嚴，而皆變生倉卒，潰若決川，恃將而將有異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雲集，聚黨而殲，而已見之患易除，方來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無形之法難施，以朝廷而屢用威於人民，則威褻，用威而萬一有損，則威尤褻，是剿有時而窮。繼剿而撫，惟有寬典好言，寬典則啓其玩，好言則近於虛，縱可安反側於一時，終難導人心於大順。況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於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對積疑懷貳之徒，而矢以皎日丹膏之信，則信已褻，不信而有違言，則信尤褻，是撫亦有時而窮。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於治本。蓋治病必察其脈，導水必溯其源。種族革命之謬說，既由政治革命而變成，必能鑒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視種族之見，然苟無事實之施行，仍不足昭渙號之大信。今輿論所集，如親貴不宜組織內閣，如閣臣應負完全責任，既已萬口一聲。即此次釀亂之人，亦爲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將現任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至當政鋒之衝突，其釀亂首禍之人，並請明降諭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佈憲法，與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說，藉口無資，潢池盜弄之兵，回心而釋，用剿易散，用撫易安。否則伏莽消息其機牙，強敵徘徊於堂奧，民氣鬱而不能遽靖，人心渙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禍，勢已燎原，膏肓之疾，醫將束手，雖以袁世凱、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窮於措施，微論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樂聞，然區區血忱，實念國步艱難之甚，民情趨向所歸，既無名譽可沽，惟有顛隤是懼，是以甘冒斧鉞，不遑顧忌，如尙不蒙聖明垂察，則罪戾滋重，惟有懇恩立予罷斥，敬避賢路，免誤國家，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電奏，留中不發，原奏當時未見，後吳縣楊廷棟於民國四年將底稿裝成卷軸，知是南通州張謇手筆。楊廷棟跋云：「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漢口、漢陽同時歸附。雲陽程公德全方撫蘇，覩時局至此，思爲清廷盡最後之忠告，囑廷棟偕華亭雷君奮，邀通州張公謇蒞蘇熟議。張公適乘滬寧車由寧赴滬，乃與雷君迎

至錫站，謁張公於車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蘇撫署聚談。晚復同寓蘇站西偏數十步之惟盈旅館。酒籌燈屬電奏稿，初，張公自起草。繼，張公口授，而雷君與廷棟更番筆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張公即去滬。程公得稿，先通電各省將軍督撫，徵求同意聯銜入告。廷棟復私電金君還，轉請趙公爾巽領銜，時八月二十二日也。越兩日，熱河都統溥頤、山東巡撫孫寶琦覆電贊成列名，鐵路大臣端方、兩廣總督張鳴岐覆電云：『時機尚未至』，四川總督岑春煊表示贊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餘皆置不答。時贛已宣告獨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緩即入告無益，因於二十五日，以溥公爲領銜，並孫公三人，具名電京，而溥公又來電云：『趙公爾巽不以此舉爲然，特請取消前允具名之事』，並逕電內閣聲明，時趙公方總督東三省也。張公鳴岐又來電云：『此奏不可不發，願附名』，其實電已前發，取消贊成，均無及矣』云云。

在八月二十七日，內閣閣丞華世奎告余：『江蘇程雪帥（德全）電奏，時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向來疆吏不敢據以上聞者，可謂有膽。其電奏大要：『請罷免現任親貴內閣，另簡賢能，並懲辦釀亂首禍之人，提前宣佈憲法。』』余言：『當軸對此電奏如何？』華言：『攝政王不置可否，慶邸自知才力不足，屢屢乞休；今日得此電奏，總協理一同懇求罷斥，澤、洵、溥三人，不以爲然，澤尤強硬，言蔭昌大軍，已到漢口，指日可平。』華詢余意見，余言：『此次武昌起事，在民黨方面，醞釀不止一朝，其潛伏勢力，彌漫全國，若視爲武昌一隅，能用大兵勦滅，便是錯誤，當求其他方法解決。雪帥電奏辦法，如在兩三年前，或可有效。現在局勢如此，似非此種常談所能挽回，雪帥豈有不知，但身任疆吏，不得不如此立言耳。』華嘆息言：『誤國全在載澤一人，當以此言轉陳總協理。』二十八日，華來言：『今早將昨日所談轉陳，總協理言，張某有何辦法，可請其詳寫節略，』余即擬一說帖，越日，交華帶去。據華言：『此說帖交總協理，閱至末段，慶邸頗驚異，亦無表示；徐相言，可告其將『與其人爲湯武』以下刪去，再謄一份送來，以便呈攝政。』余思攝政無知識，不足與

言，故不願刪去再謄，華亦未催，但言：「說帖中國民大會，徐頗重視」。華又言：「總協理詢問王寵惠、章士釗、居正、宋教仁，胡漢民等爲何如人？」云云。其後伍、唐議和，以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其發端即在此（詳後）。開議數次，唐辭代表職。而臨時國會，未有結果。此說帖無足輕重，然其立論以國民會議解決時局，與當時一般主張君憲不同，併錄如左：

「總協理鈞鑒，敬陳者：竊以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當先審世界之大勢，大勢所趨，有如決川，雖有強力，莫之能遏。今日世界大勢，論政體則有專制立憲之殊，論國體則有君主共和之異，在各國早演爲事實，在吾國尙視爲新奇。溯自甲午中東一役，繼以庚子聯軍，朝廷毅然改圖，已頒佈立憲之詔矣。顧人民奔走呼號，爭先恐後，而政府遲回審顧，計日待時。其穩健者主張君憲，無以鑿其要求；其激烈者倡言民主，更復資爲口實。總之勿論君憲民主，悉本於愛國之忱，愛國無望，於是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之說，相摩相盪，而全國風靡矣。大凡事變之來，必求自省，本朝臨御天下二百餘年，昔何以盛，今何以衰，昔何以治，今何以亂。推原其故，皆因政治之不修，兼以世界潮流，澎湃而至，窮變乃久，決非拘囿成法所能挽回。今之論者，以爲川鄂一隅，黨徒思逞，大兵一集，指日可平。然民心已渙，政府何以萃之；民氣已動，政府何以靜之；疆吏之離心離德，誰共艱難；軍士之趨勢趨時，誰能效命；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爲矣。論者又以爲親貴內閣，應予罷斥，實行立憲，以期補救。然此種辦法，若在兩三年前，見諸施行，急起直追，尙可收效。今則渙汗之號已失，崩潰之局已成，雖蒞太廟而宣誓之，詔國人而申儆之，時事日非，空言何補。爲今之計，唯有開誠佈公，以全國人心爲趨向，當即飭令開拔軍隊停止前進，趕速召集國民大會，商討今日中國如何立國，以解決一切所不能解決之問題；內政如何而修明，外侮如何而抵抗，種族如何而融化，黨派如何而溝通。議決以後，立即宣佈，朝野上下，一律遵守，庶可示國人以大信，保皇室之久安。側聞總協理謙讓爲懷，屢思引退。繼任人選，如程德全、伍廷芳、唐紹儀、張謇、

湯壽潛、梁啟超、譚延闓、湯化龍、蔣方震、蔡鍔、章士釗、陳錦濤等，果能前席以待，定爲衆望所歸。在此時間，開放黨禁，如蔡元培、王寵惠、章士釗、居正、宋教仁、胡漢民等，不宜歧視，亦當旁求。在朝有煥然之改觀，在野自幡然而望治。並由社會有力人士，喚起輿論，分途向各方接洽，勿論何人，以國家爲重，停止一切進行，靜待大會議決。或謂時局紛亂，衆論簞鼓，果其議決，有爲政府所不能辦者，又將奈何？然今日舉朝皇皇，幾有朝不保暮之勢，再經醞釀，竊恐土崩瓦解，更不忍言，至彼時求如今日之從容討論，且不可得矣。與其人爲湯武，毋寧我爲堯舜。華盛頓開國之成規，法蘭西革命之慘史，在人自擇，亦在人自爲，不必殘民而召其亡之痛，不必流血而臻大同之庥，中外播爲美談，古今傳爲盛事，孰得孰失，是在總協理衡量輕重，造膝密陳而已。既承明問，用敢直言，事機急迫，伏望恕其狂妄焉，幸甚。」

十月初五日，伍廷芳等電載禮共贊共和。

十月四日，美國使館轉上海伍廷芳等電：「攝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己之詔甫頒，殺人之禍愈烈，以致旬日之內，望風離異者十有餘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持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爲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爲天下得人，儻能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以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廷芳等不忍坐觀，敢爲最後之忠告，聲嘶淚竭，他無可言。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叩。」

清政府官報 初五日諭內閣：「電寄張謇，電奏悉，前經宣佈憲法信條十九條，並定於本月初六日宣誓太廟，此後庶政實行公諸輿論，決不至再有障礙。至共和政體，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國幅員寥廓，滿、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風俗，各有不齊，是否能收統一之效，不至啓紛爭割裂之禍，仍著該大臣（袁世凱）內閣，張

任農工商大臣。迅速來京，與廷臣詳細討論，並將朝廷實行改革政治意旨，剴切宣示，以釋羣疑。」

地方士紳附

清政府官報 九月初八日諭：「電寄浙江巡撫增韞，電奏悉，現在人心不靖，謠言四起，湯壽潛既爲鄉里所重，著賞給四品卿銜，勸諭商民，各安本業，勿爲謠言所惑，致滋紛擾。」

又，初九日諭：「電寄署杭州將軍德濟等，據電奏：『據浙紳徐定超等呈請奏派湯壽潛總辦全省團練，設立總局，官督紳辦，保衛治安』等語。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又，二十四日諭：「近日各省紛紛告警，朝廷屢經宣佈宗旨，改革政治，以期內外相維，上下一心，共救危亡。惟當茲事變紛乘，羣情俶擾之時，仍恐各省士紳軍民人等未能一體周知，亟應選派各該省名望素著人員，分途安慰，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著派張謇爲江蘇宣慰使、湯壽潛爲浙江宣慰使、江春霖爲福建宣慰使、譚延闓爲湖南宣慰使、梁鼎芬爲廣東宣慰使、趙炳麟爲廣西宣慰使、喬樹枏爲四川宣慰使、謝遠涵爲江西宣慰使、柯劭忞爲山東宣慰使、渠本翹爲山西宣慰使、王人文爲雲南宣慰使、高增爵爲陝西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屬，撫慰勸導，宣佈朝廷實行改革政治宗旨，俾亂事早就救平，四民各安生業，朕實有厚望焉。」

又，同日諭：「自武昌事起，各省紛擾，大局岌岌，實爲全國存亡所關。朝廷胞與爲懷，不設成心，亟應徵集國民意見，共謀扶危定傾之策。著各督撫傳諭各該省士紳，每省迅速公舉素有名望通曉政治富於經驗足爲全省代表者三五人，剋期來京，公同會議，以定國是而奠民生。」

張謇致袁世凱電云：「君主立意，宜於國小而血統純一之民族，日本神武天皇之子孫萬世一系是也；民主共

和，宜於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瑞士之二十五州爲聯邦，美之四十八州爲合衆國是也。民主共和之治，最稱瑞美，此兩國皆爲善法。今共和主義之號召，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爲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今爲滿計，爲漢計，爲蒙藏回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爲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國家之大危，尙保持君主立憲之主義耳。然此等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羣願，許認共和。昔堯禪舜，舜禪禹，個人相與揖讓，千古以爲美談。今推遜大位，公之國民，爲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爲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關係之鉅，榮譽之美，比諸堯舜，抑又過之，列祖在天之靈，必當歆許。設有不幸而兵連禍結，陷生民於塗炭，或民心憤激，聯軍北上，損萬乘之尊嚴，此時雖做舌焦唇，家置一郵，無從開釋」。又云：「今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觀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爲和平之結果者，趨勢然也。假使欒州兵士陳請條件，沛然明發之諭旨，在要求國會之日，或內閣成立之時，容不至有今日之禍，今無及矣。且罪己之詔方下，而蔭昌漢口兵隊於交綏之外，姦淫焚掠，屠戮居民數萬於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於後。其最慘者，凡無辨白帽結白辨線呢布掛褲之學生及非學生，無不一律搜殺。外人觀戰之贅論，譯登報紙，無不痛恨蔭張之野蠻殘酷，慘無人道，中國報紙，更無論已。使猶可以宣慰釋之，則賢聖亡國敗家之誠，盡屬欺人，史氏覆宗絕祀之紀，不足爲鑒矣。與其殄生靈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爲皇室留百世禮祀之愛根，乃不爲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翻然降諭，許認共和，使審憑藉有詞，庶可竭誠宣慰。所有今日宣慰使之職，無效可希，不敢承命。至於政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從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國史館館刊二張謇傳）



### 袁世凱督師派員至鄂

九月十四日，袁世凱督師至鄂，電奏令各軍停進，派劉承恩、蔡廷幹持書往鄂。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適據袁世凱電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軍停進，一面出示曉諭招撫，並向武昌宣佈德意解散』等語，辦理甚合朕意。」

又十月初八日諭：「……武昌此次兵變，自稱係爲政治競爭，朝廷本不忍以兵力從事，經飭督師大臣袁世凱暫停進攻，疊委道員劉承恩、海軍正參領蔡廷幹馳往漢口、武昌，反復開導。」

劉與黎同鄉有舊，當各軍停戰，劉承恩論，於九月十一日致黎書如左：

「宋卿仁兄大人麾下：疊寄兩函，未邀示覆，不識可達典籤否？頃奉項城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等因。似此則國政尙可有挽回振興之期也。遲即轉達台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早息一日兵事，地方百姓，早安靜一日。否則勢必兵連禍結，勝負未見，則不但塗毒生靈，糜費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況兵者漢人，受蹂躪者亦漢人，反正均我漢人吃苦也。弟早見政治日非，遂有終老林下之想，今因項城出山，以勸撫爲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嘗非閣下暨諸英雄能出此種善道之功也。依弟愚見，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未爲不可。果以弟見爲是，或另有要求之處，弟即行轉達項城宮保，再上達辦理。至諸公皆大才棧槩，不獨不咎既往，尙可定必重用，相助辦理朝政也。且項城之爲人誠信，閣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於諸公也。並聞朝廷有旨，諒日內即行送到麾下，弟有關桑梓，又素承不棄，用敢

不揣冒昧，進言請教，務乞示覆，即交原人攜下爲禱，敬請勛安，諸希愛照不具，鄉愚弟劉承恩再拜。九月十一日。」

袁於各軍停戰後，十月初間，派劉承恩、蔡廷幹持書至鄂，商議和平。黎態度尙溫和，軍政府語劉、蔡，萬無與朱溫同類之袁世凱相妥協之理，並痛責其謀殺吳祿貞之罪。同時有民衆團體，在督府門前作示威運動，劉、蔡失意而去。（參據居正辛亥劄記）黎覆袁書如左：

「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元洪暨同志人等謹奉書。慰帥執事：邇者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佩荷。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豫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而來！徐錫麟也，安慶兵變也，孚琦炸彈也，廣州督署轟擊也，滿清之膽，早經破裂。然逐次之僞論，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握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識之奴才，即乳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之漢人之財產、生命，皆將斷送於少數滿賊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何以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憚漢族之心，已酉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慮，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法支持，始出其威、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奉讀條件，諄諄以「立憲」爲言，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採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揆諸輿論，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即論清政府屢次上諭所云，試問鄂軍起義之力，彰德高臥之乎？（疑有誤字）

鄂軍倘允休兵，滿廷反許執事究有何力以爲後盾？今武昌起義只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有滇、蜀、贛、皖、蘇、杭、粵、桂、秦、晉，滬上歸併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抗拒者，惟有執事。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設執事真能知有漢族，真能系念漢人，則何不趁此機會，攬握兵權，反手王齊，匪異人任，即不然，亦當起中州健兒，直搗幽燕；苟執事真熱心滿清功名也，亦當日夜禱祝我軍速指黃河之北，則我軍聲勢日大一日，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服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伏隱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爲如何，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漢族助業，不願再受滿人羈絆，勿勞錦注。至擬諸鵠蚌一層，讀各國報紙自知，鄂軍舉義價值，比擬似覺不倫。頃由某處得無線電，知北京正危，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如是，則法人資格喪失，雖欲贈友邦，而已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竊爲執事計，聞清廷有召還之說，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者，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都，召合肥入定大亂，合肥留滬不前，沈機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僅得以「文忠」結局，了此一生歷史，李氏子豈能終無餘憾？昔者孟子云：「學全者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識大義，惟常奉教於孟軻，其心得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況執事歷世太深，觀望過重，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來面目，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餘詳蔡、劉兩君口述。書不盡言，臨穎不禁神馳，惟希垂鑒不宜。元洪再拜。九月二十二日。」

之：

在劉蔡以前，袁曾有書致黎。黎覆袁書，即有第一任中華民國共和大總統云云，茲併錄

「項城宮太保麾下……至吾人不畏危難，首舉大義，其所以然之故，今日吾國三尺之童，亦能了了明言之矣。度公且將莫逆於心，相視而笑矣。顧何以徘徊中道，惘惘若癡，訖於今茲，猶不能早自引決，既不爲漢，又不爲滿，詎非甚可怪異之事，遂令中外之覩公者，皆有迷離撲朔之感。然由吾儕之智者測之，公之外狀，佯持中立，於漢滿兩面，若皆無所爲，實則公必自私自爲之心，深固不搖，而後乃敢悍然如此，欲收漁人之利也。雖然，公之自計，亦太謬矣。公既不能離人羣以獨尊，獨獲天賦之榮名厚實，則同不能不假一國家或一朝廷，而後可以行其欲，是則今日固有天與之機會，以假授於公也。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人世之榮名厚實，孰有更加於此者乎。假其不然，而惑於邪僻之見，迷於樊園之偏，誤認十餘年來吾人付託於公之權力，潤澤於公之脂膏，不以爲德之當報，而轉視以爲滿帝相酬之私恩，乃至依戀胡塵，不肯超然脫去，則爲公計，力爲滿奴以殘同族，至於粉骨碎身，得竊比於會胡上也。自食議和停戰之言，回易主持人道之初意，憤竭能力，調取陸軍十鎮，大借外債，多買軍火，喚咻將士，甘言惑之，驅其赴敵，以爲公私戰，庶可攻陷武昌漢陽，摧殘沿江諸省，如是、可以彰震主之威，懾國民之膽，威勢脅迫，壓服異己，王莽曹操之業，不難坐而致之，亦其次也。若乃半推半就，憑術弄巧，欲奮一人私智，憑今日漢族革命之聲靈，以褫胡主之驕魄，乘其震懼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存留韃統，以爲鉗制中原之具，而假託於「君主立憲」，此則趙高、張邦昌之所爲，誠爲策之下者矣。前此日本人，多擬公非池中之物，今公如此自謀，得不被人冒爲龔中之蛆乎，某等竊爲公不取，仍願公之早決也。至若某等此次之舉義，由古義言之，乃爲復九世之大讎；由今義言之，實爲救濟人道。今億兆同心，共謀「共和立憲」之福胤，自

主將以至下士，勇往無前，皆有犧牲一切，惟求公衆樂利之決心，絕無有人懷卑鄙自便之見，借大衆之熱血，以耀少數之虛名，謀少數之利益也。天日在上，可鑒此忱，誠以吾國方有萬死一生之危運，共和不成，必致瓜分。故吾人爲前途大局，捨力戰迫虜，即無自救之術，安有拋撇初心，而圖庸俗歆豔之富貴，則又安可以爵位利祿之穢，奪吾徒之信誓旦旦，力求自由幸福者乎。惟公察納而速決之，果其翻然速來，則息壤固在，若其不悟，則人各有志，各行其事亦可也，何必屢出甘言，思以詐術，懈我軍心，轉爲公利，吾人雖愚，固已防備此一著矣。特復不宣。」

### 南北協議由英使介紹

十月初一日，駐漢英總領事提議停戰議和。

劉、蔡到鄂，不得要領，南北協商，雖有黨人居間說合，終未能坦白表示。袁世凱乃與駐京英公使朱邇典密議，由其介紹提議三條款：（一）、即日停戰，（二）、清帝退位，（三）、袁世凱爲大總統。在十月初間，英公使密電駐漢英總領事與到漢各省代表協議。各代表徵求黎元洪、黃興、程德全等，均認爲可行，經雙方同意後，於是公開成南北停戰議和之局。

據當時江蘇代表雷奮身親其事者云：「鄂中首義，清廷不得已起用項城。項城遂利用機會，一方派馮國璋率隊南征，鎮壓黨人方張之氣，使其易於就範；一方則利用楊哲子與汪精衛通款，藉以威逼清廷，雙管齊下以遂其推倒清室取而自代之野心。南北協商，由精衛居間說合。凡參預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衛本人，雖爲中山心腹，亦視此爲收拾時局，合理解決之最好方案。當時協議之條件有三：（一）、雙方即日停戰；（二）、清廷宣佈

退位；（三）選舉項城爲大總統。經過相當周折，項城終得達到目的。先是獨立各省，因無臨時機關，對內對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電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會議。當各代表抵鄂之日，正北軍砲擊武昌之時，都督府已移駐洪山。遂假漢口英租界慎昌洋行爲會議之所，臨時約法之草案，協議條件之承認，均成於該行樓上。各代表抵漢口之次日，已由北京英公使電致漢口英領事，轉告各代表，提出三項條件，謂如能照辦，則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討論之結果，並徵求黎元洪、黃興、程德全之意見，均認爲可行」云云。

### 南北協議停戰

十月十二日，民、清兩軍議訂停戰條款，停戰三日，自本日早八時起至十六日早八時止。

是日初四日，駐漢、英總領事奉北京英公使電，出面調停，並日本、德、美、俄、法各領事，向民、清兩軍代表提議，雙方停戰，討論和局。

初九日，黎都督致蘇、浙、贛等省都督電云：「漢陽一變，武昌戒嚴，然已防守慎密，請勿念。刻有駐京英公使電漢領事，提議停戰議和之舉。南京之役，未識如何？請告徐統制，如此間議決停戰，則取寧之師，本當同時停戰，事機如何，手腕須靈活，特先電聞，餘俟議決再告。」

初十日，袁內閣致第一軍總統馮國璋電云：「我軍既未渡江，英使領現出調停，按公理未可拒絕，茲代擬暫時停戰條款，（一）、息戰時各守現據界線，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窺探等情；（二）、息戰之期，訂明由某日某時止，計三日，兩軍不得於此期內開戰；（三）、軍艦不得藉息戰期內，泊近武漢南北岸，以占優勝，須遠駛武漢下游，至息戰期滿爲止；（四）、停戰期內，兩軍不得添軍修壘及一切補助戰力等事；（五）、息戰之約，須有駐漢英總領

事官畫押爲中證人，庶免彼此違背條件，以重公法，請轉飭黃道（開文）與英領商辦，有定議，速電示。黎黨如派人來商事，可飭黃道、丁士源作執事代表接洽，除奏明外，請查照。」

十一日午後十時，駐漢各國領事派英人盤恩（即八月二十六日派其持中立公文來武昌者。）自漢口來武昌，偕同軍政府顧問孫發緒到洪山總司令部。其時，漢陽清軍砲轟武昌諮議局，黎都督避至洪山寶通寺，由參謀總長吳兆麟接待。盤恩述來意云：「民軍自起義以來，極爲文明，我們英國人頗表同情，雖漢口漢陽之敗，非戰之過，現在我們英國領事，見武昌省城天天受砲擊，城內百姓，甚爲淒慘，故此連合各國領事，與清軍商議，暫且停戰三日，清軍已表同情。我特來武昌面謁黎都督，請都督認可，將帶來公文蓋印，然後送至清軍蓋印，即可停戰」云云。吳兆麟云：「此次武昌首義，承貴國領事與各國領事承認爲交戰團，我們民國，甚爲感激。今日閣下不辭勞苦，對於武昌百姓，要兩軍停戰，我們尤爲感激。閣下謂要見黎都督，現在都督因城內火災，已遷移寶通寺辦事，寶通寺距此還有十多里路，今已天晚，請閣下暫在此休息，我們派人取印來蓋可也，閣下云蓋印，但不知總司令官印可蓋否？」盤恩云：「我在漢口已言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之印爲是。」於是吳兆麟暗與孫發緒商議，都督印已帶去，一時取回，亦來不及，不如照樣刻一個印蓋了完事。遂電話軍務部孫武，令都督府辦事員高楚觀（高善木刻。）照都督印樣刻一木印，約一時許，電告即刻完好，吳兆麟、孫發緒遂與盤恩同到軍務部。此項停戰公文條件如左：

一、範圍：武漢兩軍所佔之地，不得變換。

一、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

一、民軍應守之條款。

甲、民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民軍之兵船，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並將機關下交駐漢英水師官收存，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船收回。

一、北軍應守之條款。

甲、北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北軍之火車，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往來作軍事上之運動，由駐漢英水師官監視。

是晚，停戰公文蓋印，盤恩復偕同孫發緒到兩望（與漢口租界對岸），乘船到漢口，雙方停戰簽定後，黎都督仍回武昌諮議局。

十九日，民、清兩軍續議定停戰十五日，自十九日早八時起，至十一月初五日早八時止。（西曆十二月九日早八時起，至二十四日早八時止。）

十六日，袁世凱提出條件、電達漢口（由漢口英領轉），（案宣統政紀六十五作英公使續議停戰事宜，無第五款。）

一、三日停戰期滿，續停戰十五日；

二、北京不遣兵向南，南軍亦不遣兵向北；

三、總理大臣派各省居留北方之代表人，前往與南軍各代表討論大局；



四、唐紹儀充總理大臣之代表，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

五、以上所言南軍，山陝及北方土匪不在內。

十七日，黎都督致各省都督電云：「停戰十五日，由英領遞來北軍條件，第二條，北軍不遣兵向南，南軍亦不遣兵向北。以上所言南軍，秦晉及北方土匪均不在內。代表團議決停戰期內，清軍不攻民軍，民軍亦不攻清軍。所言民軍，秦晉及北方義軍均在其內。揣敵意，利用停戰，先下秦、晉，再圖南犯。代表決議，一面援鄂，一面專力北伐，水陸並進，速設臨時政府於寧，以爲根本。請貴都督速派勁旅，直搗幽燕。盼切。」

十九日，黎都督又電云：「現經代表會議決各省停戰條件如下，（一）、停戰十五日，由西歷十二月初九日早八點鐘起，至二十四日早八點鐘止期內，除秦、晉、蜀三省另有專條外，兩軍於各省現在駐兵地方，一律按兵不動；（二）、袁總理大臣派唐紹儀尙書，與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三）、因秦、晉、蜀三省，電報不通，恐難即日停戰，是以所有以上停戰條件，與該三省無涉。惟停戰期內，兩軍於該三省各不增加兵力或軍火，如有一軍在停戰期內，違犯按兵不動或在秦、晉、蜀三省增加兵力之條款，則彼一軍有立即開戰之權等因。貴省於此電到時，實行停戰，第軍情瞬息萬變，所有軍事上一切籌備，仍須嚴密施行，恐一旦和議不成，難於措手。」

同日，袁內閣致直隸等省總督、山東等省巡撫、熱河等都統、綏遠城等將軍電云：「兩月來因政治爭競，致天下騷動，生靈塗炭，朝廷極切悲憫。近由英使介紹武昌革軍黎元洪，議定停戰十五日，各遣代表討論大局。唐、楊諸大臣今日南下，甚望和平解決。本閣擬分南北軍停戰，南軍不向北，北軍亦不向南。黎要求全國停戰，閣詰以能否節制全國民軍，黎尙未覆，俟唐大臣到漢再面訂。現在軍事辦法，姦殺焚掠，是爲土匪，無民軍資格，仍須用兵掃除。正在交戰之區，如民軍不肯接洽停戰，我軍仍照舊進攻，倘民軍先來撲攻，須竭力抵禦，我軍不必先進攻。其各路防軍，仍嚴密整備，勿因停戰，稍涉疏懈，候唐大臣定明停戰地段，再行電聞。望先傳知

管轄及就近各軍營一體遵照。」

## 協議中載灃監國攝政王退位

十月十六日，准載灃請退監國攝政王之位。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監國攝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據監國攝政王面奏：『自攝政以來，於今三載，用人行政，多拂輿情，立憲徒託空言，弊蠹因而叢積，馴致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以一人措施失當，而令全國生靈，橫罹慘禍，痛心疾首，追悔已遲。倘再擁護大權，不思退避，既失國民之信用，則雖攝行國政，詔令已鮮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請辭退監國攝政王之位，不再干預政事，』情詞肫切，出於至誠。監國攝政王，性情寬厚，謹慎小心，雖求治甚殷，而濟變乏術，以至受人朦蔽，貽害羣生，自應俯如所請，准退監國攝政王之位，所鈐監國攝政王章，著即繳銷，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不再預政，著賞給歲俸銀五萬兩，由皇室經費項下支出。嗣後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担承責任，所有頒佈詔旨，應請蓋用御寶，並覲見典禮，予率同皇帝將事。皇帝尚在沖齡，保衛聖躬，應有專責，世續徐世昌著授爲太保，盡心衛護。」

又十七日諭：「前經降旨，所有朕躬親任大清帝國統帥陸海軍大元帥之一切權任事宜，於未親政以前，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現在監國攝政王業經退位，朕方在典學之時，所有陸海各軍，暫責成現行專司諸大臣，督率管理，其向歸監國攝政王管轄調遣之禁衛軍，著專司訓練大臣，督飭認真訓練。」

## 南北派代表議和

十月十七日，清政府授袁世凱全權大臣，委託唐紹儀爲全權大臣總代表，赴南方討論大局。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現在南北停戰，應派員討論大局，着袁世凱爲全權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

袁世凱奉諭後，即委託唐紹儀爲全權大臣總代表，嚴修、楊士琦爲代表（嚴修未行），以汪兆銘、魏宸組、楊度爲參贊，又以在京每省一人爲各省代表。

十九日，各省軍政府代表，公舉伍廷芳爲議和代表，與清內閣代表議和。

同日，唐紹儀等由京漢鐵路南下，二十一日，到漢口，二十七日，復由洞庭江輪到上海，與民軍代表議和。

### 關於議和地點各電

十月十九日，黎都督致上海伍代表電云：「清派代表來鄂討論大局，十一省公推先生爲民軍代表，與之談判，此舉關係甚鉅，元洪已專託蘇代表雷君奮，前往迎迓，務望辱臨，至爲盼禱。」

二十日，伍代表覆電云：「十九電悉，辱承十一省公推廷芳爲民軍代表，誼不敢辭。惟此臨時組織政府，各省留滬代表，未許廷芳一日遠離，又交涉甚繁，實難遵召，歉甚，懇即轉致唐公，速來滬上公同談判，由尊處派專輪護送尤要，立盼電覆。」

二十二日，伍代表又覆電云：「號電敬悉，代表民國赴鄂談判一節，誼不敢辭，抑亦弟所深願，唯各省在滬代表，挽留甚力，難拂衆情，已詳皓電，諒已登鑒。聞駐滬各國領事，極望在滬談判，頃英領事電京英使，轉商袁內閣，飭唐來滬，雷君奮來談，亦極贊成，想公當表同情，懇即轉致唐公，速來滬上至禱，並乞電復。」

二十四日，黎都督致各省都督電云：「清使唐紹儀已於二十一日到漢，因外交長伍公無暇來漢，遂商請唐赴

滬，唐慨允，遂於今晨乘洞庭輪往滬矣。」

據趙秉鈞言：「唐紹儀到京，住東交民巷六國飯店。直隸候補道洪述祖，在北洋時與唐有舊，力勸其不就郵傳大臣職務，乘此機會，倣照美、法，將中國帝制，改造民主。其進行，一方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其對於宮廷、親貴、軍隊、外交、黨人，都有運用方法，照此做去，能使清帝退位。清廷無人，推倒並不甚難，可與宮保（袁）詳密商定，創建共和局面，官保爲第一任大總統，公爲新國內閣總理」云云。後來大都不出其策劃，此民元年趙秉鈞在國務院稱贊洪述祖之才言之，似有過譽之處，此事外間絕少知者，除趙以外，唯國務院秘書程經世言，洪會勸唐不任職，未言其他。

此次以唐紹儀、楊士琦爲代表，一時論者，唐紹儀主張「共和」，楊士琦維持「君主」，究竟袁如何授意，非外間可得聞知。其實唐主共和，就其辭氣間，可以斷定。楊士琦則以袁之意旨爲意旨，曾未露出一字。汪、魏、楊度，分野顯然，袁派此三人，當亦有深意。各省代表，直隸劉若會、山東周自齊、山西渠本綏、陝西于邦華、江蘇許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孫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張國淦、湖南鄭沅、四川傅增湘、福建嚴復、廣東陳錦濤等，均以全權大臣名義，用照會分致各代表。次日，袁約各代表談話，到者十餘人，袁就座，發表意見，謂：「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它，」反復推論至數十分鐘，語極沈痛，各代表退後，如劉若會、許鼎霖等，喜形於色，以爲君主決無問題，殊爲嘗焉。

十九日，我等隨同唐代表同行，汪兆銘、魏宸組、楊度等三人，日與唐代表在一起，我等僅餐時見面，汪、魏告余，唐主共和，但慮北方周折太多，楊士琦沈嘿唯唯而已。越日，車過孝感，少停。我到第一軍司令部見段軍長，段從容自若言：「湖北人當服從湖北大衆公意，」反復徵其意旨，彼但微笑不表示，其左右如徐樹錚、丁

士源、曾毓雋、黃開文等，在車往來忙碌，不能交談。到大智門停車，又派蔡廷幹、劉恩源往武昌謁黎，仍不得要領。其時議和地點，本預定在漢口，而民軍推伍廷芳爲南方代表，主張在上海開議，於是改乘洞庭江輪往上海。

唐代表等到上海，南方預備滄州別墅，爲北方代表駐所，唐下楊戈登路英人李德立家，汪、魏另住一處，余與章宗祥、馮耿光同住禮查飯店，傅增湘住孫多森家（傅終日校書），其餘住滄州別墅，我輩隔二三日到唐處，不過照例文章，其秘密，汪、魏時時來告，故得聞其詳。

### 南北代表開議

十月二十八日，南北代表開第一次會議。

是日，上海陳都督電云：「清使唐紹儀與民軍代表伍廷芳，於本日下午三時開正式談判於上海南京路之市政廳。彼此驗看文憑，交換意見，伍廷芳之參贊與會者，爲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唐紹儀之參贊與會者，爲楊士琦。於是伍廷芳全權代表，提出民軍議和條件四項，（一）、廢除滿洲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優給清帝歲俸；（四）、優卹年老貧苦之滿人。又議決，陝西、山西、湖北、安徽、山東、奉天、江蘇七省，一律停戰。」

十一月初一日，伍代表電云：「二十八日，與唐使開議，廷芳謂十九日停戰以後，凡湖北、山西、陝西、江蘇、奉天各省，均應一律停戰，不得進攻，俟得確實回電承認後，始行正式討論。且開議以後，如再有此等情事，須將擅自行動之軍隊，彼此均處以嚴罰。至山西、陝西等省軍政府，因電報不通，應託清政府代傳電報，令

其停戰。唐使允即電袁內閣，山、陝兩省，廷已電達，請其停戰期內不可進攻。二十九日，因未得袁回電，暫不開議。今晨，得唐使抄送袁電文云：『停戰命令，早經通飭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等省，均歸一律，自無疑義，倘於開議期內有擅自行動之軍隊，定行處以嚴罰，至山西、陝西兩省，彼因電報不通囑爲轉電，頃已照轉，望即告前途爲要』云云。唐並約定於今日午後三點鐘再行開議，廷已應允，祈尊處通飭湖北，並轉致各省，一律實行停戰，以免爭端而續和議。伍廷芳東。」

十一月初一日，開第二次會議。

伍代表堅執改建共和，必清政府承認，才能開議。唐代表謂變更國體問題，關係重大，須電達袁內閣，得覆，再行會商。

伍代表電云：「今日午後三時，與唐使開議，因停戰期限將滿，各事均未開議，且武昌原訂停戰規則，秦、晉、蜀另有專章，今則皆包括在內，故議定續停戰規則云：『停戰原定至十一月初五日止，續議停戰七日，自十一月初五日早八時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止，期內，兩軍於各省現在用兵地方，一律停止進攻。』再廷芳今日提議，謂今日人心傾向共和，若非承認共和，別無議和之法，唐使謂欲和平解決，非共和不可，但須電達袁內閣，再行通知會議，特此電聞。」

同日，駐滬英、日、德、美、俄、法六國領事，約同訪伍、唐兩代表，以德領事爲領袖，交其意見書。大致謂：「駐京某國使館，奉本國政府訓令，向議和使陳述私見，某國政府，以爲中國如果繼續戰爭，不特有危本國，並有危於外人之利益及安寧，現某國政府依舊嚴守中立，但不得不爲私交上之忠告，願兩議和使設法，將戰事早日消滅，從兩造之所自願，辦理一切事宜」云云。

唐代表本傾向共和，惟以清政府關係，不能於會議席上，明白主張，而以各方面情形複雜，亦感覺此項問題之困難。因我曾在程德全幕，托余致函程，（光緒末年，徐世昌總督東三省，唐奉天巡撫，程黑龍江巡撫，其後以周樹模代程，爲唐主張，兩人即無往來，故托我致函先容。）程覆函，南方壹意孤行，頗難說話，在個人無不盡力，此時局面，全國趨向共和，似尙不難解決，所慮者，來日大難，今日多周密一分，將來少痛苦一分，並請隨時與季直（張謇）、龔仙（湯壽潛）商洽。附致唐函通候，並密碼電本。唐以後即逕與程函電往來，張、湯亦隨時聯絡。

伍、唐同鄉老友，共和主張，又同在一條路線。有趙鳳昌者，曾在張文襄幕，與伍、唐俱舊識，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動甚力。趙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談。在議場時，板起面孔，十足官話，及到趙處，即共同研究如何對付北方，以達到目的。趙參與密議，且在滬久，革命黨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張、湯等，皆能聯絡。據魏宸組告余：「所有和議中主張及致北方電，俱是夜間在趙寓雙方商洽，精衛（汪兆銘）與本人（魏自謂）常到彼處，哲子（楊度）則未參加，而袁內閣與唐，亦先有秘密私電往還，均從促成共和着手」云云。

初五日深夜，唐囑汪、魏來，約余往戈登路，唐言：「若不承認共和，不能開議，已電袁內閣，袁主張亦困難，但在會議席上，又不能公然表示，奈何！」余言：「在武漢起事時，我曾有一說帖，召開國民大會，此時如以國民大會，討論國體問題，代表人民公意，似尙不難解決。」唐言：「召集大會，須相當時日，又不敢言確有把握，奈何！」余言：「不必過慮，在今日共和已成問題，此不過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一再醞釀，當有多方面湊合，得以達到目的，何妨與伍代表一商。」唐沈思半晌言：「確是好辦法。」唐告伍，伍亦欣然接受，當密電袁，袁覆電同意，故有初八日召集臨時國會之電。

初六日，孫文自歐洲歸國，經香港，抵上海。

### 召集臨時國會解決國體

初八日，唐代表以召集臨時國會解決國體問題，電請袁世凱代奏。

唐代表電云：「查民軍宗旨，以改建共和爲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製飛機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並偕同秦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正議組織臨時政府，爲鞏固根本之計。且聞中國商借外款，皆爲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再啓，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倘知而不言，上何以對皇太后，下何以對國民。紹儀出都時，總理大臣以和平解決爲囑，故會議時，曾議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爲轉圜之法。伍廷芳謂各省代表在滬，本不乏人，贊成共和，已居多數，何必再行召集。當時以東三省、直、魯、豫及蒙、回、藏等處，尙未派員，似非大公，折之。伍廷芳仍未允認，現在停戰期間已促，再四思維，惟有籲請即日明降諭旨，命總理大臣頒布閣令，召集臨時國會，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議，徵集意見，以定指歸。」

初九日，清政府命召集臨時國會，以共和立憲付公決。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內閣代遞唐紹儀電奏，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願



以改建共和政體爲目的』等語。此次武昌變起，朝廷俯從資政院之請，頒佈憲法信條十九條，告廟宣誓，原冀早息干戈，與國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爭迭起。予惟我國今日，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爲宜？此爲對內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茲據國務大臣等奏，請召集近支王公會議，面加詢問，皆無異詞。著內閣即以此意電令唐紹儀，轉告民軍代表，預爲宣示。一面由內閣迅將選舉法妥擬協定施行，剋期召集國會。並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罷兵，以奠羣生而弭大難。」

據徐世昌言：「唐電到後，袁約余（徐自謂）計議，認爲國體共和，已是大勢所趨，但對於宮廷及頑強親貴，不能開口。若照唐電召開國民大會，可由大會提出，便可公開討論，亦緩脈急受之一法。乃由余先密陳慶邸，得其許可，袁即往慶處計議，當約集諸親貴在慶處討論（載澤未到），決定趕由內閣奏皇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會議。次早，皇太后據內閣奏召集近支王公會議，慶邸首先發言，毓朗、載澤表示不贊成，然亦說不出理由。其餘俱附慶議，於是允唐所請，當即下召集臨時國會之諭。」

初十日，開第三次會議。唐代表接到召集臨時國會解決國體之諭，與伍代表開第三次會議，議定四條。

是日，伍代表通電云：「今日唐使言：『自初一會議以後，日日以贊成共和之意，電達袁內閣。昨日接袁電囑開國民會議，將共和問題，付之多數表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爲此欲於今日會議此事』云云。廷意，共和主義，已爲全國人民所趨向，原不必再會議，以視民情，但此亦可解決目前問題之一法。因與唐使開議，決定如左：（一）現在兩方用代表會議，解釋狐疑，以安大局，特訂條款如左，（二）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兩方均須依從；（三）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以前，清政府不得提起已經借定之洋款，亦不

得再借新洋款；（四）自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時起，所有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處之清兵，五日之內，一律退出原駐地方百里以外，祇留巡警保衛地方，民軍亦不得進佔，以免衝突；俟於五日內商妥退兵條款，按照所訂條款辦理，其山東、河南等處民軍，已經佔領之地方，清軍不得來攻，民軍亦不得進攻他處。至於國民會議辦法地方日期等，及清軍退兵條款，均於明日續議，隨時電聞，祈即電告各軍隊，按照第四條辦理，爲禱。」

是日，十七省代表會，在南京選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

十一日，開第四次會議。伍、唐於十一日開第四次會議，議定國民會議產生方法四條。

- 一、國民會議，由各處代表組織，每一省爲一處，內、外蒙古爲一處，前、後藏爲一處；
- 二、每處各選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若有某處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
- 三、開會日期，如各處到會之數，有四分之三，即可開議；

四、各處代表，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發電召集；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甘肅、新疆，由清政府發電召集。並由民國政府電知該省諮議局，內、外蒙古及西藏，由兩政府分電召集。

十二日，開第五次會議。伍、唐於十二日開第五次會議，議定國民會議地點在上海，開會日期，定十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舊曆十一月十三日）孫文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

### 唐代表辭職袁伍直接電商

袁於南京選舉孫總統，自有非常衝動，而北方將校，大都皆裂不平。故對南方，一方面表示強硬，一方面藉口以唐代表十一、十二兩日議定各條，逾越權限，不能承認。由梁士詒電唐示意，唐即於一月二日電請辭職，袁覆電照准，連電伍代表，申明自後和議進行，由彼此直接電商，伍覆電爭持，如左：

一月二日（十一月十四日）袁內閣電云：「此次變亂，各省擾攘，本政府不忍生靈塗炭，特備文委託唐代表赴滬，作為總理大臣全權代表，專為討論大局之利害，其權限所在，祇以切實討論為範圍。乃迭接唐代表電開，與貴代表會議各條，均未先與本大臣商明，遽行簽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須聲明及礙難實行各節，電請唐代表轉致。嗣據唐代表一再來電請辭代表之任，未可強留，現經請旨，准其辭任。至另委代表接議，一時尚難其人，且南行需時，嗣後應商事件，先由本大臣與貴代表直接往返電商，以期簡捷，冀可早日和平解決，特此電達。內閣，鹽，一。」

同日，袁內閣又電云：「鹽一電計達，現在彼此直接電商，計未商定之件甚多，擬再將停戰期限展長十五天，自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點鐘起二十七日上午八點鐘止，可否希電復，內閣總理袁世凱，鹽，二。」

三日（十二月十五日）伍代表電云：「頃接鹽一電，深為詫異，此次唐使來滬，攜有總理大臣全權代表文憑，開議之始，互驗文憑，本代表即認唐使得有全權會議，五次所訂各約，一經簽字，即生遵守之效力。來電所稱唐使電開會議各條，均未先與商明，遽行簽定。本代表實不能承認此言，但知一經唐使簽字之後，貴政府即當

進行，今唐雖已辭職，而未辭職以前所簽字之約，不因此而失其效力，貴大臣深明交涉，諒必能守此公例。至於所稱：應商事件，先由貴大臣與本代表直接往返電商云云。應商各件，有非面商不能盡者，遠隔數千里，僅以電報往返，必有難於通悉之處。故會議通例，必須面商，通函尙不能盡，何況電報。本代表此次與唐使會訂國民會議辦法，已將就緒，只餘會議地方及日期，已由唐使電達，中外想望，以爲平和解決，指日可俟，今忽有此意外，和局難保不因此搖動，貴大臣如果有希望平和之決心，應先示人以信，宜迅照初十日所訂定退兵辦法，飭各軍隊於五日之內退出原駐地方百里以外，以昭大信，是所切禱。伍廷芳，江，一。」

同日，伍代表又電云：「頃接鹽二電，提議停戰期限展定十五天，本代表前與唐使會訂國民會議辦法，已將就緒，只餘會議地點及日期，已由唐使電達，請貴大臣先將此兩條迅爲電復，如以本代表辦法爲然，則國民會議，指日可開，大局早定，人心早安，諸事皆易商量。如不以此辦法爲然，則彼此磋商，必非電報所能盡悉，請貴大臣親來上海一行，以便彼此直接妥商，早日解決，實爲至便。再昨日與唐使簽字定約，嗣後兩軍須得有全權代表電報述和議決裂，戰事重開，始可發令開仗，應再聲明，以免誤會。伍廷芳，江，二。」

其實，袁之處境，亦無直截解決之方法，各方仍不斷努力，故代表會形式上取消，而南北運用，未曾停止，仍由伍、唐在內幕溝通商洽。自清帝退位揭開後，所謂國民會議，無形擱置，於是議和之局，爲之一變。

### 由國民會議進入清帝自行退位

自此以後，國體問題，不由國民會議，而進入清帝自行退位之階段。

據趙秉鈞在民元唐內閣時告魏宸組言：「項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時機，武昌事起，舉朝皇皇，起用項城授以指揮全國軍隊全權，正是大有爲時機，得以償其抱負。但是項城雖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方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在南方者，實力不彀，一般黨人，每思利用項城，以推翻清室，一時拉攏，尙有途徑可尋。惟北方以清室二百餘年之根蒂，環境惡劣，進行頗不容易。項城初意，以爲南方易與，頗側重南方，及南方選舉總統後，恍然南北終是兩家，不願南方勢力增長，如果國民大會成立，將終爲其挾持，不能擺脫。乃決計專從清室着手，首先脅迫親貴、王公，進而脅迫清帝，又進而恫嚇皇太后，並付度其心理，誘餌之以優待條件，達到自行頒佈退位，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如此，則袁政府係由清室遞嬗而來，而不知其結果仍是接續南京也。時勢推移，即項城亦自想不到，在項城現在，總算遷就萬分，最好彼此不要相煎太急，庶可始終相安」云云。魏是國民黨推崇袁者，爲唐閣秘書長，故趙在談論中示意，以警惕唐及黨人，魏聽之聳然，茲據趙所言從清室着手等等紀之如左：

### 以軍用脅迫親貴王公等

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五日），勸親貴王公輸財贍軍。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據內閣代遞姜桂題等電奏：『請各親貴大臣，將所存款項，分別提回，接濟軍用，並請飭部安定章程，以便事後歸還』等語。現在庫空如洗，各軍待饑孔急，著宗人府傳知各王公等，將存放私有財產，儘力購置國債，並著度支部安定歸還章程，毋令絲毫虧損。該王公等分屬懿親，與國家同休戚，所當懷多藏厚亡之戒，效毀家紓難之忠，想該王公等，具有天良，深明大義，定能竭誠報效，不待予之諄諄誥誡也。」

又五日，（十一月十七日）諭：「電寄趙爾巽等，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內閣代遞電奏，覽悉，前據提督姜桂題等電奏，……著將十五日諭旨，電寄各該督撫閱看，並將該督撫等電奏，鈔給宗人府，傳知各王公等，一體閱看。該王公等休戚相關，深明利害，務宜仰念時艱，竭誠圖報，以紓朝廷宵旰之憂。」

其後各親貴王公等，應者寥寥，突助十萬，餘者三萬、二萬，載澤五千，且爲次年三月期票。一國將亡，厚私積而輕國難者，歷史上大都如是，在袁世凱不過藉此以脅迫親貴王公而已。

### 以各處電奏逼位 脅迫清帝

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五日），駐俄公使陸徵祥，聯合駐外各國公使，電請清帝退位。

據陸徵祥言，此電係中央授意，又有岑春煊、袁樹勳（據十二月初四日諭），及段祺瑞聯名電，（詳後）有密承中央意旨者，有出於自動者，皆脅迫清帝退位也。

### 以內閣合詞密奏 恫挾皇太后

一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內閣合詞密奏政體共和。

袁世凱等（全體國務大臣）奏云：「自武昌亂起，旬月之間，民軍響應，幾遍全國，惟直隸、河南，未經離叛，然人心動搖，異於恒昔。臣世凱奉命督師，蒙資政院投票選舉，得以多數同意，設立內閣，組織雖未完善，兩月以來，將士用命，業已克復漢口、漢陽，收回山東、山西。然而戰地範圍，過爲廣闊，幾於餉無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籌款之法，羅掘俱窮，大局岌岌，危逼已極，朝廷念國步之艱虞，慨民生之塗

炭，是以停戰媾和，特簡唐紹儀、楊士琦前往滬上，爲民請命，此萬不得已之苦衷，亦從未有之創舉也。屢接該大臣來電稱：『民軍之意，萬衆之心，堅持共和，別無可議』等語。現期已滿，展限七日，能否就範，尙難逆料。惟論目前情形，北方一隅，雖能少保治安，而海軍盡叛，一旦所議不合，艦隊進攻，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禦京津，而棄各戰地於不顧，危逼萬分，等於呼吸，宗社所寄，民命所關，早夜以思，良用悚懼。若激勵將士，勉強一戰，財賦省分，全數淪陷，行政經費，若如捕風，蒐討軍實，餉源何出，惟得惟豫，滿目瘡痍，地方素瘠，就地籌款，爲勢所難，常此遷延，必有內潰之一日。倘大局至此，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遼東已爲強鄰所虎視，庫倫早有背順之萌芽，悉索敝賦，力與一戰，未嘗不能收復一二行省。然而彼衆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渙散，如決江河，莫之能禦，爵祿已不足以懷，刀兵莫知所畏，似此億萬之所趨，豈一二黨人所能煽惑，臣等受命於危急之秋，誠不料國事敗壞一至於此也。環球各國，不外君主民主兩端，民主如堯舜禪讓，乃察民心之所歸，迴非歷代亡國之可比。我朝繼繼承承尊重帝系，然師法孔孟，以爲百王之則，是民重君輕，聖賢業已垂法守。且民軍亦不欲以改民主，減皇室之尊榮。況東西友邦，因此次戰禍，貿易之損失，已非淺鮮，而尙從事調停者，以我祇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爭持，則難免不無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 以優待條件誘餌清室及滿、蒙、回、藏

一月二十日（十二月初二日），伍、唐兩代表，秘議關於清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電達袁世凱。

### 優待條件如左：

#### (甲) 關於清帝辭位後優待之條件：

-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元，此款由民國撥用；
-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民國支出；
- 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召闖人；
-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 (乙) 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 第一款、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 第二款、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與國民同等；
- 第三款、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 第四款、清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 (丙) 關於滿、蒙、回、藏各屬待遇之條件：

- 第一款、與漢人平等；
- 第二款、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第三款、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第四款、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

第五款、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第六款、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第七款、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二十日，伍代表電云：「廷昨電致袁內閣，謂若停戰期滿（二十四日早八時止），尚未得清帝退位確報，則前此所訂優待條件，即全行作廢。」

至是退位問題，在北京乃公開討論，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袁癸：「如改爲國會議決，國體優待條件，能否照前優隆，未敢預決」云云。真是危言聳聽，故十二月十六日，授袁世凱全權與民軍商酌條件。

### 袁世凱被炸不中請假不入朝

一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八日），袁世凱道過炸彈，不中請假，胡惟德代表入朝。

袁世凱入朝議事歸，道出東華門，有張先培者，懷藥彈手槍，伺於東華門大街便宜坊酒樓上，袁經過，擲彈炸斃侍衛長袁金標，並傷護兵及巡警數人，旋被捕，縊於獄。與先培同死者，楊禹昌、黃之萌。

據葉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幾段逸聞云：「張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彈斃其頂馬，第二彈未中，第三彈斃其駕車之馬，又一彈斃其從騎。其間恰未中袁之座位也，亦異事也。余方經東長安

街以往馬大人胡同，親見炸斃之人馬。擲彈者旋即被捕。」

清政府官報 十八日（十一月三十日）諭：「袁世凱奏因病請假一片，覽奏殊深廬念，袁世凱著賞假三日，速爲調理，日行公事，仍著力疾籌辦。」

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奏：「臣久患心跳作燒及左腰酸疼等症，無暇靜養，迄未就痊，因近日謠訛紛起，未敢再請續假，勉爲支撐，稍安心，日前聞軍心漸多搖動，異常焦灼，連夜不寐，心跳益劇，頭眩尤甚，而腰酸牽及腰間，步履尤爲不便，奉傳今日召見，仍難趨叩宮門，謹懇格外施恩賞假二三日，以資調養，所有下情，已囑國務大臣胡惟德等代奏一切。」

## 退位中形式上討論國會問題

清政府官報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六日），袁世凱奏：「前日由國務諸大臣胡惟德等面傳懿旨，飭仍按召集正式國會，與革軍接議，等因。當即欽遵電致革軍代表伍廷芳商辦，覆語悖妄，尙無頭緒，仍與切實磋商。臣病雖稍減，發燒未已，步履尙難照常，現趕加醫治調養，二三日當可支撐銷假。」

清政府官報 二十五日（十二月初七日）諭：「前自武漢事起，朝廷不忍民生塗炭，採資政院之議，曾降諭旨，不以兵力平內亂。嗣由友邦介紹，以尊重人道停戰和商爲請，遣派代表赴滬，討論大局，多以國體問題，付諸國民公決，較爲允當，召問王公大臣，各無異詞，遂復降旨諭，令召集國會，以待公決，無非委曲求全，以期和平解決之意。現在訛言繁興，人心不靖，誠恐民聽易惑，致生誤會，其國會辦法正在磋商之際，凡我臣民，尤不容妄啓謠疑，著該管衙門，務本此意詳切誥誡軍民，勿得聽信浮言，轉相煽惑，以維秩序，將此通諭。」

知之。」

又同日，袁世凱奏：「本月初六日，奉旨，國會選舉，暨開會地點，可酌量變通辦理等因，臣原擬會員每州縣各一人，每旗各一人，地點定爲北京，磋商越二十日，伍廷芳堅持不讓，遂強定爲選舉區二十四處，一省爲一處，內、外蒙爲一處，前、後藏爲一處，每處三人，臣以人數太少，衆情不服，現擬改爲二十八處，一省爲一處，蒙、藏合爲六處，每處六人，共一百六十八人，與資政院額數相去不遠，其國體未決以前，民黨懼罹刑網，不敢來京會議，擬酌定爲天津、漢口、青島三處，如蒙俞允，擬仍電商伍廷芳，從速核覆。再民軍所擬優待皇室條件，前曾代請面奏，此次兩面派人暗中商議，如改爲國會議決國體，則優待皇室條件，似亦應由國會議定，能否照前優隆，臣未敢預決。」

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一日），袁世凱奏：「……至軍隊贊成共和（即段祺瑞等聯名電請退位），實由於湖北黨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發電信，剴切解勸，當不至遽與革軍聯合。近議國體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討論多日，當有決定辦法，請旨定奪。臣職司行政，惟遵朝旨，現遵旨與伍廷芳仍商國體公決變通辦法。今日停戰期滿，昨電伍廷芳託詞延宕，亦未顯與決裂，而徐州、潁州，均已開戰，臣才力短淺，奉職無狀，悚惶待罪。」

### 段祺瑞等自前敵電請退位

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初八日），第一軍軍統段祺瑞等，聯合各將領電請退位。

是日，段祺瑞等四十二人，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並王公大臣請代奏電云：「竊惟停戰以來，議和兩月，傳聞宮廷俯鑒輿情，已定議立改共和政體。其皇室尊榮及滿蒙回藏生計權限各條件，曰、大清皇室，永保不廢；

曰、優定大清皇帝歲俸，不得少於三百萬；曰、籌定八旗生計，蠲除滿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滿蒙回藏與漢人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舊；曰、保護一切原有私產。民軍代表伍廷芳承認，列於正式公文，交海牙萬國和平會立案云云。電馳報紙，海宇聞風，率土臣民，罔不額手稱慶，以爲事機至順，皇位從此永保，結果之良，軼越今古，眞國家無疆之祚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聞爲輔國公載澤、恭親王溥偉等，一二親貴所尼，事遂中沮，政體仍待國會公決，祺瑞等自應力修戰備，靜候新政之成。惟念事變以來，累次懿旨，莫不軫念民依，惟國利民福是求，惟塗炭生靈是懼，既頒十九信條憲法，誓之太廟，又允召集國會，政體付之公決，可見民爲國本，宮廷洞見其微，民視民聽之所在，決不難降心相從，茲既一再停戰，民軍仍堅持不下，恐決難待國會之集，姑無論遷延數月，有兵潰民亂，盜賊遽起之憂，寰宇糜爛，必無完土，瓜分慘酷，迫在目前。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皆無後援，力太單薄，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彼則到處勾結土匪，勒捐助餉，四出煽擾，散布誘惑，且於山東之煙台，安徽之穎、壽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棗陽等處，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一籌莫展，彼進一步，則我之魯、皖、豫即不自保，雖祺瑞等公忠自勵，死生可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爲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祺瑞等治軍無狀，一死何惜，特捐軀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國永淪，追悔無及，甚非所以報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國會之後，所公決者，尙不知爲何項政體，而默察人心趨向，恐仍不免出於共和之一途，彼時萬難反汗，是徒以數月水火之患，貽害民生，何如預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踐土之倫，歌舞聖明，零涕感激，咸謂唐虞之治，今古同揆，不亦偉哉。祺瑞等受國厚恩，何敢不以大局爲念，故敢比較利害，冒死陳言，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及國

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担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項，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與維新，以期安奠羣生，速復地方秩序，然後振刷民氣，力圖自強，中國前途，實惟幸甚，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請代奏。署湖廣總督會辦勦撫事宜，第一軍軍統官段祺瑞，尙書衙門古北口提督毅軍統領姜桂題，護理兩江總督長江提督張勳，察哈爾都統陸軍統制官何宗蓮，副都統段芝貴，河南布政使兼辦軍務倪嗣冲，陸軍統制官王占元，曹錕，陳光遠，吳鼎元，李純，潘矩楹，孟恩遠，河北鎮總兵馬金敘，總兵謝寶勝，王懷慶，第二軍總參議官靳雲鵬，參議官吳光新，曾毓雋，陶雲鶴，總參謀官徐樹錚，砲隊協領官蔣廷梓，陸軍統領官朱泮藻，王金鏡，鮑貴卿，盧永祥，陳文運，李厚基，何豐林，張樹元，馬繼增，周符麟，蕭廣傳，聶汝清，張錫元，營務處長張士鈺，袁乃寬，巡防統領王汝賢，洪自成，高文貴，劉金標，趙倜，仇俊愷，德啓，劉洪順，柴得貴，幫辦天津防務張懷芝，正定鎮徐邦杰，陸軍統帶官施從濱，蕭安國謹叩。」

二月五日（十二月十八日），段祺瑞致電清王公催發共和詔旨。

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等，以共和詔旨，遲不發表，以親貴之中，尙有反對者，於是致各王公大臣電云：「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內閣各府、部、院大臣鈞鑒：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穎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由天津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蔓延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黨之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數數，事至今日，乃並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貴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因兵燹凍餓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字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鑒之。揮淚登車，昧死上達，請代奏。第一軍總統段

祺瑞、王占元、何豐林、李純、王金鏡、鮑貴卿、李厚基、馬增、周符麟嘯。」

據曾毓雋言：「辛亥革命，前敵各將領電請退位，係中央授意。一月二十五日，段軍統四十二人通電，爲徐樹錚擬稿，稿就多日，段擱置不發，司令部駐孝感，不意某日所部第四鎮第七旅兵變，謠有羅司令部之說，廣水駐軍得信，急車來援，又與駐孝感兵車相撞，倉卒間不能鎮攝，乃急將此通電拍發，一面將司令部車北開，過信陽未停，一直到保定，內幕如此，而其効力乃至於不可思議也」云云。會係局中人，自是事實。

### 良弼被炸死

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初八日），革命黨以藥彈擊良弼傷股，越二日死。

良弼時爲軍諮府軍諮使，初八日晚，袁召良往，開內閣會議，會後令往勸肅王不可堅持反對遜位事。良應命往肅府，歸西城紅羅廠本寓，有彭家珍者，自稱奉天憲兵營隊官崇恭。是日，乘馬車，著軍服，手皮包，至軍諮府謁良，不遇，又到良寓，不遇，至夜復往，仍不遇，乃返。途中會有車自南來，家珍尾之，行至紅羅廠良寓，車停，果良弼歸也，命僕執刺上謁，良弼以夜深辭，家珍前云：「吾從奉天來報軍情，所言不可過今夜」，語次，探懷取藥彈擊之，良弼炸傷一腿，家珍以彈落時，因門前繫馬石激彈反射，被炸死，越二日，良弼傷重亦死。



# 辛亥革命史料 第四篇

## 清帝退位

### 召開御前會議自行頒布共和

據胡惟德言：「皇太后十一月二十八日，見內閣全體密奏，又適袁總理被炸，極恐慌，二十九日，召開御前會議，宗室各王公等齊集，倫貝子（溥倫）主張自行頒佈共和，慶邸附和之，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邸（載灃）無言，恭邸（溥偉）、澤公（載澤）反對甚力，無結果。三十日，又開御前會議，慶邸未至，倫貝子忽而反對，恭邸等尤堅持，亦無結果。十二月初一日，又開御前會議，本人與智菴（趙秉鈞）、燕孫（梁士詔）奏請共和，故令余等列席，是日，慶邸仍未至，恭邸、澤公主持仍堅決，據說，慶邸不至，係爲宗社黨人所挾持，倫貝子出爾反爾，亦因此也，洵、濤兩貝勒，未發一言。某次會議，智菴提出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均反對，後又幾次續開會議，均無結果。至十二月初八日，段軍統電到，內閣召集有關係人員會議，袁總理出電相示，人人變色，無敢有異詞者，其時備有贊成不贊成兩單，軍諮使良賚臣（弼），素爲人所注目，至此，言現在除共和無別路，即在贊成單內簽名，賚臣會散回家，被彭家珍炸死，於是宗室各王公等，人人自危。十二日，皇太后又召開御前會議，親貴即無持反對論者矣，然仍唯唯其詞，皇太后怒甚言：『你們是要我承擔耳』，其後宣佈共和，乃皇太后一人主持，此種會議，本人有未參與者，係得之宮廷中人躬親其事者」云云。



又據趙秉鈞言：「自清帝退位之說，日緊一日，各親貴王公等，異常憤激，在有形無形中，而有一種結合，一時所指爲宗社黨者是也。其時南京選舉孫文爲大總統，而清帝退位。又不能急轉直下，故有天津組織政府之提議，將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同時取消，另於天津組織臨時統一政府，是時陳夔龍爲直隸總督，聞知項城受清室劫持，感覺危險，即趕速秘密佈置，預備袁到津，至有主張即日徵服去津避禍者（陳督幕中人亦云），其實親貴憤激，亦無力足以制袁，禁衛軍屬馮國璋，詎肯變叛，袁之出此，一方面脅制親貴，一方面撇開北京與南京，在天津另行組織政府，以支配一切，其後不出此者，清帝退位，急轉直下，而其使方面，亦不以此舉爲然故也」云云。茲據胡、趙兩人所言，分日紀之如左。

一月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九日），開第一次御前會議，溥倫、奕劻贊成共和，溥偉、載澤反對，無結果。

十八日（十一月三十日），開第二次御前會議，奕劻未至，溥倫反對，溥偉等仍反對，無結果。

十九日（十二月初一日），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郵傳大臣梁士詒奏：「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難保全，懇贊同共和，以維大局。」

同日，開第三次御前會議，奕劻未至，溥偉、載澤等仍反對，胡惟德、趙秉鈞、梁士詒代表內閣列席。

二十日（十二月初二日），開第四次御前會議，趙秉鈞等提出內閣解決時局辦法，將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同時取消，另於天津組織臨時統一政府，各親貴王公與議者均反對，無結果。

二十日（十二月初二日），續開御前會議。

三十日（十二月十二日），開御前會議，因段祺瑞電到，夏弼被炸死，各親貴王公對於共和，均不反對。

同時，袁內閣電伍代表，將在天津另行組織臨時統一政府辦法，請其轉達南京政府，要求清帝退位後，南京政府即行解散，孫總統即令伍代表電袁內閣，提出四條：

- 一、清帝退位，放棄一切主權。
- 二、清帝不得干與臨時政府組織之事。
- 三、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南京。
- 四、孫總統須俟列國承認臨時政府，國內改革成就，和平確立，方行解職，袁世凱在孫總統解職以前，不得干與臨時政府一切之事。

### 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商酌退位條件

二月四日（十二月十六日），皇太后懿旨，授袁世凱全權與民軍商酌條件。

溥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據岑春煊、袁樹勛等，暨出使大臣陸徵祥等，統兵大員段祺瑞等，電請速定共和國體，以免生靈塗炭等語。現在時局阡危，四民失業，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貽萬民以寶禍，惟是宗廟陵寢，關係重要，以及皇室之優禮，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計，蒙古、回、藏之待遇，均應豫爲籌畫，著授袁世凱以全權，研究一切辦法，先行迅速與民軍商酌條件，奏明請旨。」

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內閣進呈議和條件：「臣昨面奉慈諭，將贈封爵位一節，添入條件，

謹遵增入乙類第一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並於昨日電致伍廷芳商酌條件，自十七日早八鐘起，二十四日早八鐘止，續停戰一星期，謹將電文一併繕呈。」

（甲）關於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

第一款、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國民對於大清皇帝，各致其尊崇之敬禮與各國君主相等。

第二款、大清皇帝歲用，每歲至少不得短於四百萬兩，永不得減額，如有特別大典經費，由民國擔任。

第三款、大內宮殿，或頤和園，由大清皇帝隨意居住，宮內侍衛護軍官兵照常留用。

第四款、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妥慎保護，負其責任，並設守衛官兵，如遇大清皇帝恭謁陵寢，沿途所需費用，由民國担任。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敬謹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經費，均由民國担任。

第六款、宮內所有各項執事人員，由大清皇帝留用。

第七款、凡屬大清皇帝原有之私產，特別保護。

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禮，國民得稱慶。

第九款、禁衛軍名額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並得傳襲，其襲封時，仍用大清皇帝冊寶，凡大清皇帝贈封爵位，亦用大清皇帝冊寶。

二、皇族對於國家之公權，與國民同等。

三、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四、皇族免兵役之義務。

(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並得依次傳襲。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應設法撥給官產，作為世業，以資補助。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官兵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信仰自由。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照會各國，或電達駐荷華使，知照海牙萬國和平會存案。」

### 關於優待條件各電

二月六日，伍代表致黎副總統電云：「初四日，得袁內閣正式交來關於清帝退位後之優待條件，查閱大意，與廷前所提交者，無甚出入，惟文句諸多增飾，廷因此事關係重大，特入南京，與孫總統面商，並徵求參議院之意見，初五日，已得參議院議決，於袁內閣提交條件，有所修正，茲將參議院議決之條件，錄呈尊覽。(甲)關於清帝遜位優待之條件，今因清帝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清帝遜位之後，優待條件如左：第一款、清帝遜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第二款、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政府付與；第三款、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第四款、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

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仍由中華民國支出；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闖人；第七款、清帝遜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製，其額數俸餉，仍如其數。（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其私權，與國民同等；三、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四、清皇族免兵役之義務。（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因滿蒙回藏各民族，贊成共和中華民國，待遇條件如左：一、與漢人平等；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四、王公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兩方代表，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以上各條件，已於今晨電達袁內閣，而今晨復得北洋諸將段祺瑞等，及蒙古王公阿王等來電，其所開條件，與袁內閣所提交者，無一字之異，廷已分別復電，要之此次優待條件，已極寬容，而所必須堅持者，在清帝實行遜位，蓋必如是，而後中華民國之基礎始立，不致有類於虛君位之嫌也。特此佈聞，以慰廬系。」

二月十日，伍代表又電云：「佳電敬悉，清帝退位後優待條件，現正與袁內閣磋商，大約須俟磋商決定，清帝退位，始見明文。惟近日各處，頗有反對優待條件者，廷意若無礙於共和主義，不妨從寬，以期早日了結，尙乞尊處賜教，爲感。」

十一日，黎副總統覆電云：「蒸電敬悉，優待清室條件，於共和主義，毫無妨礙，敝處極表同情，即令各省反對，亦不過外交之後勁，非與公爲難也。此次議和，我公煞費苦心，不待智者而知，元洪深爲感佩，惟望早日解決，大局幸甚。」

## 清帝退位

二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六日），袁世凱奏，與南方代表伍廷芳議，贊成共和，並進皇室優待條件八、皇族待遇條件四、滿蒙回藏待遇條件七、凡十九條。皇太后命袁世凱以全權立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商統一辦法，袁世凱遂承皇太后懿旨，宣示中外，遂遜位。

清政府官報 是日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力。則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間，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內閣總理大臣 袁世凱

外務大臣 胡惟德

民政大臣 趙秉鈞

度支大臣 紹英

陸軍大臣	王士珍
海軍大臣	譚學衡
學部大臣	唐景崇
司法大臣	沈家本
郵傳大臣	梁士詒
農工商大臣	熙彥
理藩大臣	達壽 同副署

又、同日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以大局岌危，兆民困苦，特飭內閣與民軍商酌優待皇室各條件，以期和平解決，茲據覆奏，民軍所開優禮條件，於宗廟陵寢，永遠奉祀，先皇陵制如舊妥修各節，均已一律擔承，皇帝但卸政權，不廢尊號。並議定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覽奏尙爲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覩世界之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甲）關於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圓，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闖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饌，仍如其舊。

（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四、清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今因滿、蒙、回、藏各民族，贊同共和，中華民國所以待遇者如左：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饌，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兩方代表，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轉達各該政府。

又同日諭：「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啓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成種族之慘痛，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復言。兩害相形，惟取其輕，此正朝廷審時觀變，痼瘼吾民之苦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意，爲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憤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與民兩受其禍。著民政部、步軍統領姜桂題、馮國璋等，嚴密防範，剴切開導，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順人，大公無私之意。至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內列閣府部院，外建督撫司道，所以康保羣黎，非爲一人一家而設。爾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時艱，慎供職守，應即責成各長官，敦切誠勸，毋曠厥官，用副予夙昔愛撫庶民之至意。」

以上第一詔，宣佈退位；第二詔，關於優待條件問題；第三詔，關於勸戒臣民問題。其第一詔，據梁燕孫年譜，原文係由南中將稿電來，該電乃張季直（謇）手筆，後經袁左右（有謂係汪鴻寶），增加授彼全權一筆而發表（事見張季直傳記），其所插入諸語，於後來發生不少影響，亦言民國掌故者所宜知也。又末三語，爲天津某鉅公（有謂係嚴修）所擬，末一語尤爲人所稱道，蓋輕重分際，恰到好處，欲易以他語，實至不易也。此詔蓋用御璽，由各國務大臣署名，其中有旗籍者三，亦事前所佈置也。第二詔，此條件文字，蓋經往返數十次而後定，皆由梁與唐代表居間傳達，南方則由汪精衛主稿者居多，每次持稿入奏皇太后，則梁與趙秉鈞也，太后逐字

討論，見解明決，對宗廟陵寢，最爲注意，又是時禁衛軍爲良弼所統，阻力最大，（按是時良弼已炸死）故第八款特設專條，其原稿祇禁衛軍歸民國陸軍編制一語，太后謂用編製字樣，則將來之陸軍部，儘可隨意改編，殊爲不妥，乃用葉恭綽之議，加「額數俸餉悉如其舊」八字云云。

袁世凱奉詔，一面準備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面分電各省督撫，備述清帝退位經過，文曰：

「世凱臥病三年，無志問世，朝旨敦促，迭辭弗獲，自督師泊入朝，抱定君主宗旨，乃大勢推遷，內外牽逼，東南區域，既皆瓦解，西北各省，時復響應。資政院及各諮議局並商學各界，均主不以兵力平亂，又庫儲奇絀，借款爲難，械不能購，兵不能增，以致漢口復而海軍繼變，漢陽克而南京旋失，江海之權亡，財賦之源絕，雖設法激勵將士，取消山東獨立，規復山西省垣，力保陝洛，收撫大同一帶，勉爲支撐，北方賴以粗安。而潮流劇烈，到處灌輸，民黨散佈京津，時謀舉動，土匪又所在蜂起，分兵佈置，防不勝防。重以六國調停，以尊重人道息戰和商爲請，不得已始有代表討論之行，繼有公決國體之詔，磋商多日，迄無成議，遷延愈久，險象環生，外人以商務賠款，時有責言，會匪土匪，焚掠淫殺，均以大局未定，難於剿辦，近則庫倫、伊犁、呼倫各處，紛告獨立，西藏變動屢見，內多糜亂之患，外動干涉之機，民軍時復分道北攻，齊、豫則警報頻來，徐、穎又援師莫繼，兵餉多方湊發，異常竭蹶，年內非有百萬，不克度歲，而軍心搖動，政見變遷，若再相持，轉瞬春融冰消，民軍北來，欲戰不能，欲和不及，非但生靈塗炭，必至京師震驚，何以安宮廷而保陵廟？何以全皇族而活旗民？世凱遭此困難，祈死不得，求去不允，與維德等私憂竊歎，輒至相向泣下。近者各國駐使，各埠商團各處議會，各路軍隊，各省督撫，紛紛來電，咸謂人心趨向共和，斷難逆退，事機危迫，呼吸存亡，與其爲城下盟，後禍不

堪設想，何如恩出自上，早日宣佈共和，俾君上不失尊榮，國民樂爲酬報，並責以不應以兩宮及北方生命財產爲孤注，僥倖一戰，不慮萬全。慈宮親貴，鑒觀大勢，默察輿情，迭次召集會議，均主萬無可戰之理，世凱等復屢荷慈諭，諄諄以保全宗廟陵寢，及安全兩宮相訓勉，並謂萬不可激成種族之慘禍。聞命惴惴，懼莫能副，心力既竭，計無復之，祇得以國家爲前提，以安上全下爲目的，以多數輿論爲從違。當奉懿旨，與民軍先商優禮皇室暨待遇滿蒙回藏等條件，此實朝廷兩害取輕，萬不得已之苦衷，果能雙方同意，和平解決，皇族既可永享尊榮，爲前代所未有，而滿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餉，均可照舊，不致停廢，以視決裂之後，受禍不測者，其安危苦樂，殆不可同年而語，磋商數四，朝廷比較利害，斟酌定議，遂有今日之局。諸公熱心求治，偉略匡時，渴望和平，定徵同意，惟於此中原委，或尙恐未知其詳，用敢略述奉達，伏乞亮鑒。袁世凱、胡維德、趙秉鈞、紹英、唐景崇、王士珍、譚學衡、沈家本、熙彥、梁士詒、達壽同叩。」

二月十六日，伍代表電云：「自議和以來，廷以疎才，謬承重任，深惟今日共和思想，已普遍於人心，北省同胞，一時未能相喻，致有自相殘殺之慘。幸值停戰議和，正可藉此時機，推誠相與，共泯猜嫌，同謀進取，以南北之合併，成恢復之大功。蓋所謂議和，即與北省同胞和衷商榷之謂，迨前清袁內閣所遣全權代表唐君紹怡至滬，彼此開議，唐君即宣言欲和平解決，惟以北省軍民，與十四省起義之民軍情誼，或有隔膜，意見自不免參差，如欲一致進行，必宜先避衝突之端，以成共濟之美，因擬彼此息戰，開國民會議，取決多數，以定國體，蓋當時彼此明知全國人心，已趨於共和，特以是爲表示之作用耳。乃事機未熟，枝節橫生，補救調和，費盡心力，由是乃有清帝退位之說，蓋經一次挫折，即多一次進步矣。迨項城布置就緒，而北洋統將段君祺瑞等，全體一致，贊成共和，遂以成民國統一之結果，中華民國，自此完全發達於大地之上，誠我五大民族無疆之幸福也。廷惟共和事業，我副總統率十四省之同胞，成之於前，而北方將領暨滿蒙回藏諸同胞，繼之於後，曾不半載，遂

竟全功，此皆由我全體軍民之苦心毅力，磅礴鼓盪，大而且速，故能收此良果。廷受任以來，夙夜儆惕，慮以覆敗貽羞民國，今幸藉我軍民之力，全國統一，和議告竣，謹辭議和總代表之任，此後仍當盡國民之天職，竭其愚慮，以仰贊高明，伏乞鑒諒，無任禱切。」

二十二日，黎副總統覆電云：「自議和以來，往復商榷，將近兩月，千回百折，頗費經營，如此不辭艱難，不避勞怨，以顧惜無數生命，保全無數財產，卒能和平解決，造成共和之民國，其德無涯，其功無量。此時大局初定，百廢待舉，仍乞大力維持，建設完全共和國，則不獨五族頌締造之功，即萬國亦慶和平之福矣。」

清自世祖入主中國，凡二百六十八年，至是而亡。



# 辛亥革命大事表

年 月 日	清 政 府	武 昌 首 義	各 省 響 應	南 北 議 和	南 京 立 法 機 關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清宣統三年八月十八日 公曆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		武漢革命黨人機關破壞，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就義。				
十九日 (十月十日)		武昌新軍首義，總督瑞澂逃走。				
二十日 (十月十一日)		民軍佔領武昌。黎元洪爲都督。民軍佔領漢口。				
二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	瑞澂革職，派蔭昌督師赴鄂。薩鎮冰率海軍赴援。	民軍佔領漢陽。				
二十三日 (十月十四日)	袁世凱爲湖廣總督。					

年月日	清政府	武昌首義	各省響應	南北議和	南京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
二十四日 (十月十五日)	清軍馬繼增開抵漢口江岸。					
二十五日 (十月十六日)		民軍進攻劉家廟，清軍敗退至漢口附近。	江蘇程德全電奏請親貴內閣解職。			
二十六日 (十月十七日)	廬昌行營駐信陽。					
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		黎都督致函清海軍薩鎮冰。				
九月初一日 (十月二十二日)			湖南獨立，焦達峯爲都督。 陝西獨立，張鳳翔爲都督。			
初二日 (十月二十三日)	清軍王占元第三協進攻漢口。					

初三日 (十月二十四日)			九江獨立，馬毓寶爲駐潯軍政分府都督。			
初四日 (十月二十五日)			廣州將軍鳳山被炸死。			
初五日 (十月二十六日)	盛宣懷革職。					
初六日 (十月二十七日)	召蔭昌還，袁世凱爲欽差大臣。					
初八日 (十月二十九日)			張紹曾頓兵灤州，電奏改革政治。			
初九日 (十月三十日)	據資政院奏，下詔罪己。 又，組織完全內閣，不任親貴。 又，寬赦黨人。	清軍攻入漢口玉帶門街市。	山西獨立，閻錫山爲都督。 雲南獨立，蔡鍔爲都督。			



年月日	清政府	武昌首義	各省響應	南北議和	南京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
初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袁世凱至信陽。		湖南兵變，殺焦達峯，譚延闓爲都督。 江西獨立，吳介璋爲都督。			
十一日 (十一月一日)	突劄等免職，袁民軍漢口失守。 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魏光燾爲湖廣總督。王士珍署。	清海軍海琛、海容、海籌三艦歸附民軍。	張紹曾等電奏，組織完全內閣，由議會制定憲法。吳祿貞到石家莊			
十二日 (十一月二日)	憲法交資政院起草。					
十三日 (十一月三日)	據資政院奏，頒黃興拜將，守禦佈信條，擇期宣漢陽。 誓太廟。					
十四日 (十一月四日)	據資政院奏，准上海清海軍南琛各艦艇歸附民美爲都督。	上海獨立，陳其美爲都督。				

<p>律改組政黨。據軍。 資政院奏，議院 法、選舉法、迅 速議決，辦理選 舉。 吳祿貞署山西巡 撫。</p>	<p>貴州獨立，楊藎 誠爲都督。 吳祿貞在娘子關 與山西閻錫山會 晤，推爲燕晉聯 軍大都督。截留 運漢軍械，電奏 劾蔭昌。</p>			
<p>十五日 (十一月五日) 張紹曾爲長江一 帶宣撫大臣。</p>	<p>蘇州獨立，程德 全爲都督。 浙江獨立。湯壽 潛爲都督。</p>			
<p>十六日 (十一月六日) 汪兆銘、黃復生、 羅世勛開釋。 端方署四川總 督。</p>	<p>吳祿貞在石家莊 被戕。</p>			
<p>十七日 (十一月七日)</p>	<p>廣西獨立，沈秉 堃爲都督。</p>			

年月日	清政府	武昌首義	各省響應	南北議和	南京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
十八日 (十一月八日)			鎮江獨立，林述慶爲都督。 安徽獨立，朱家寶爲都督。			
十九日 (十一月九日)	據資政院公舉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福建獨立，孫道仁爲都督。		黎元洪電請各省派代表到鄂會議，組織臨時政府。	
二十日 (十一月十日)		鎮江清海軍鏡清各艦艇歸附民軍。				
二十一日 (十一月十一日)			奉天設立保安會，趙爾巽爲會長。		江、浙、滬都督電各省派代表到滬會議。	
二十二日 (十一月十二日)			江西吳介璋辭，彭程萬爲都督。			

二十三日 (十一月十三日)			山東假獨立，孫寶琦爲都督。		
二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	袁世凱到京。				
二十五日 (十一月十五日)	袁世凱組織內閣，推舉國務大臣。			各省代表，在滬開第一次會議。	
二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民軍自漢陽反攻漢口。	安徽朱家寶走，李烈鈞爲都督。吉林設立保安會，陳昭常爲會長。		
二十七日 (十一月十七日)	段祺瑞署湖廣總督。		黑龍江設立保安會，周樹模爲會長。		
二十九日 (十一月十九日)			廣東獨立，胡漢民爲都督。		

年月日	清政府	武昌首義	各省響應	南北議和	南京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
三十日 (十一月二十日)					在滬代表議決，武昌爲民國中央軍政府，黎元洪爲中央軍政府大都督。 又議決，各省代表赴鄂會議，每省留一人在滬，爲通信機關。	武昌爲民國中央軍政府。
十月初一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			江西彭程萬辭，馬毓寶爲都督。九江軍政府取消。			
初二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重慶獨立，張培爵爲都督。			
初四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			山東獨立取消。		各省代表先後赴鄂。	

初五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告祭太廟，宣誓 憲法信條。				
初六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端方在四川貴州 被殺。		
初七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民軍漢陽失守。	四川獨立，蒲殿 俊爲都督。		
初八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安徽孫毓筠爲都 督。		
初十日 (十一月三十日)					各省代表，在漢 口英租界慎昌樓 上，開第一次會 議。
十二日 (十二月二日)			蘇浙滬聯軍，攻 下南京，程德全 爲都督。	民清兩軍，議定 停戰三日。	各代表議決臨時政府改設南 京。

年 月 日	清 政 府	武 昌 首 義	各 省 響 應	南 北 議 和	南 京 立 法 機 關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十三日 (十二月三日)					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十四日 (十二月四日)						在滬代表，公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
十六日 (十二月六日)	載灃辭退監國攝政王。					
十七日 (十二月七日)				袁世凱爲全權大臣，委託唐紹儀爲全權大臣代表議和。		
十八日 (十二月八日)			成都兵變，尹昌衡爲都督。			
十九日 (十二月九日)				民清兩軍，續議定停戰十五日。南方各省代表，		

二十一日 (十二月十一日)			伊犂獨立，廣福爲都督。	公舉伍廷芳爲代表議和。 唐紹儀到漢口。	
二十二日 (十二月十二日)					各代表到南京。
二十七日 (十二月十七日)			唐紹儀到上海，與南方代表議和。		黃興辭大元帥，各省代表復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以副元帥暫行大元帥職務。
二十八日 (十二月十八日)			南北代表，開第一次會議。		
十一月初一日 (十二月廿日)			開第二次會議。停戰展期七日。		



年月日	清政府	武昌首義	各省響應	南北議和	南京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
初六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廣東胡漢民隨孫文赴上海，陳炯明代理都督。		孫文到上海。
初八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				唐代表電請以召集臨時國會，解決國體。		
初九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	據唐代表電奏，召集臨時國會。					
初十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				開第三次會議，議定國民會議，解決國體。	各省代表會，議決中華民國紀元，改用陽曆，十一月十三日，為陽曆一月一日	各省代表會，在南京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

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日)				開第四次會議， 議定國民會議產 生方法四條。	
十二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開第五次會議， 議定國民會議地 點及開會日期。	
中華民國元年 一月一日(舊 曆辛亥年十一 月十三日)					孫文在南京就臨 時大總統職。
二日 (十一月十四日)				唐代表辭職，袁 伍直接電商。	
三日 (十一月十五日)	勸親貴王公等， 輸財贍軍。 陸徵祥等聯名電 請清帝退位。		灤州獨立，管帶 施雲從等被殺。		各省代表會選舉 黎元洪為臨時副 總統。 孫總統提出國務 會員，參議院同 意任命，臨時政 府成立。

年 月 日	清 政 府	武 昌 首 義	各 省 響 應	南 北 議 和	南 京 立 法 機 關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袁內閣合詞密奏，政體共和。袁世凱被炸不中。					
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袁世凱給假，胡惟德代表入朝。召開御前會議。					
十八日 (十一月三十日)	召開御前會議。					
十九日 (十二月初二日)	召開御前會議。胡惟德、趙秉鈞、梁士詒列席。趙秉鈞提議取消北京與南京政府，在天津組織臨時統一政府。			孫總統令伍代表電袁內閣，提出四條。		

二十日 (十二月初二日)	召開御前會議。				伍代表電袁內閣，提出清帝退位優待條件。	
二十一日 (十二月初三日)	召開御前會議。					
二十二日 (十二月初四日)	召開御前會議。				孫總統令伍代表電袁內閣，提出最後五條，在各報發表。	
二十六日 (十二月初八日)	段祺瑞等將領四十二人，自前敵合詞電請清帝退位。 良弼被炸死。					
二十八日 (十二月初十日)					臨時參議院成立。	
三十日 (十二月十二日)	召開御前會議，自行頒佈共和。					

年 月 日	清 政 府	武 昌 首 義	各 省 響 應	南 北 議 和	南 京 立 法 機 關	南 京 臨 時 政 府
二月四日 (十二月十七日)	皇太后授袁世凱全權，與民軍商酌條件。			袁內閣電伍代表，正式商清帝退位優待條件。		
二月五日 (十二月十八日)	內閣進呈議和條件。			續停戰，自十七日早八鐘起，二十四日早八鐘止		
十三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帝退位。					孫總統向參議院辭職。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蕪水湯先生（化龍）遺念錄

佚名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蘄水湯先生遺念錄





像 遺 生 先 湯 水 蘄





## 題辭

嗜古癖舊所以爲吾人思想之大障者惡其視古舊與美善爲同物也初或緣美善而思古舊矣馴乃忘所以崇飾古舊之由而惟古舊之貴至其所式爲古舊者又非必去今甚遠雖并世同城一日溘先朝露遂與生人覓絕而爲未死者所當規摹嚴敬若非復尋常血氣之倫者然則吾國人并非好崇飾古舊真好崇飾死人耳而欲得吾國人之規摹嚴敬則與其睚眦勉勉於生之日不如汶汶而蚤死嗚呼心習舊蔽乃至此耶濟武先生之沒去今厲期年矣同人追思不已於其忌日爲之公祭爲之纂綴日記書札若演說之遺而爲斯錄雖嫌於嗜古癖舊而不忍避明知無裨於逝者而不容以已交情生死悲來驅人斯固然矣抑實由其美善之足思焉而區區之感所爲悽然以深者則又不止此創造進化之理明而後人羣非無謂而生其創也惟羣其進也惟羣此爲既能創進之羣言吾嗜古癖舊之羣非其例也率必用如干人爲之先此如干人者志與古舊戰固不畏死而既志與古舊戰方戰未決亦必不甘死而羣之人乃必天之遏之臨以所不畏與以所不甘若不知其死不死皆以爲羣而非爲其私者若必悉絕

創進之幾而後快者若不知天遏不進則禍中於全羣而非獨羣之誰某者吾默察方來蓋恐大慟之未艾不獨爲先生一悲也先生自出遊以至遇害中間才數月其思想言論首於創進之途者已磊然可見使稍假以年壽誠未易量其所底然今既不可復作而天演風濤逼吾羣者益烈自無創進之力而反以能創進者爲仇讎是人羣之罪也徒知太息悲思於既陳之美善而不思自奮於美善之創進并死人而不如是人羣之羞也竊一身於人羣溯先生之行義味先生之言論悼先生之志遇吾一日未死吾不知何以脫於羣之罪與羞也知言之君子則謂之何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一日同人謹識

靳水湯先生行狀

先生諱化龍字濟武湖北靳水縣人曾祖諱英信祖諱德澡字蘭生父聘莘字意誠母氏張以清同治甲戌年十月十九日生先生自先生之上世用商業積累百年稱富裕遭咸同兵禍驟衰蘭生公爲邑名諸生讀書攻苦至失明家計益絀意誠太翁乃輟儒業規以廢居復舊產往來孔壠九江安慶間舊肆之毀於兵者清其逋負而第其存廢凡屏營拮据巨數年所料祿稍有績緒先生之生蓋際邑里兵燹之餘而家室喘息初定之後墮地見光聲色異常兒四五歲時即好訪變亂軼聞往往溽暑之夜席地踞坐索老人談故事及避兵歷險狀抵漏分傾聽忘倦時悸時泣時笑舞呼菩薩不置其留意世事而以振奇自喜出天性自童龀時然矣稍長從族父慶輝受章句聰穎善記弱體而強於心無童嬉之失十四歲隨季父聘尹館同邑蔡氏一日主人因事燕他客忘視館中餐迨夜客散知而責僕則先生已竟日餓而讀書自若初未以爲言其強忍高曠如此逾年太翁建家塾成先生歸就家塾與兩弟俱治帖括業每有所作恆申旦不休張太夫人數以勞苦傷生戒之且曰凡人存非分想即非惜福之道吾家累世無以

科名顯者吾望汝不在此且人輕重不恃科名先生權詞謝母毋憂而治業益勤年十九以縣試第一旋補縣學附生屬有非意之訟家幾再毀舉債逾千金太翁顧不忍質先疇於人則敝衣縮食肆力作苦爲償債計先生亦期以筆耕澹家累邑中官師月課一投輒十餘卷兼啟帳授生徒積獎金并束修所入爲太翁助不三年債竟畢償而志學之銳不因此中挫且益涉獵羣籍識趣愈遠學使王同愈用時務試士得先生文大激賞之年二十四補廩膳生黃州經古書院者南皮張文襄督鄂時所設先後聘羅田周錫恩姚晋圻爲院長號以實學造人材先生實及門焉其學分考據性理經濟詞章條目繁委每課試非素窮極蒐討能鑿立心解者恒有曳白之苦先生旁午兼治剴心辯核仍時與同學上下權兌證其乖合一卷成動逾萬言精博常爲一院冠當是時國家外不寧而內亂科舉敝已極憂危之士欲頗矯學非所用之病則唱治所謂實學者自今視之其去政學一貫之途蓋遠而處政教嚴毅風習膠固之會要非志氣特異不專專然弋獵科名者未能與於斯先生道德文章所以發揚光大窮變化而不搖落者即於斯植根柢焉清季州縣官殘民之政命案爲最慮無非土豪惡胥役與官因緣憑

死人爲奸利一命案出旁近十里村落無完戶先生家嘗兩遭其毒即所謂非意之訟者方事之急家人皆遠避獨先生侍太夫人挾少弟毓龍留匿暗室中塞門藉草而臥燈纔如豆毓龍寒而號太夫人曰忍之勿聲先生強言曰兒將來爲御史者必除此虐政蓋推所身受而爲天下不忍而以革滌惡政重自肩荷至於死不稍息於是爲涓涓之始戊戌政變後益治國聞介然識革新之路光緒壬寅鄉試中式甲辰赴禮部試出闈應山西學使寶熙聘任山西大學堂國文教習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見世變益亟朝局至不可問發憤謂政治不革新國亡不可救而欲救國必更博求新知止舊學不周於用先是仲弟薌銘由湖北文普通中學生中鄉試式因入留學法國之選而科舉猶未廢親故多謂留學非計甚有以異域難返相怵者先生意獨不然薌銘亦自勇斷輟禮部試竟行先生尋復令從弟丙南入省立農業高等學校季弟毓龍入省立工業學校而身自請咨送留學日本入法政大學聽講之外博涉東籍尤致力公法家言嘗著書曰違警律釋義駢羅諸家之說貫穿斷制之一洗剽竊轉販之陋宣統己酉畢業自日本歸歸之前與鄉人留學者倡設湖北教育會相約歸而實行之是爲先生合羣

謀國之發軔已酉者清廷所定預備立憲開各省諮議局之歲也鄂都陳燮龍以薦者言奏調先生還鄂籌備自治事宜尋被舉爲湖北諮議局議長預備立憲之詔在清廷特姑用以緩塞國人號叫非真有是意故號稱預備而斷斷與國人爭國會早遲非獨各國會即諮議局之權在章程者亦爲疆吏舞文橫奪無所能舉而於預算閉拒特甚以是各省諮議局愈望速開國會請願國會之聲遍全國所在皆諮議局爲中堅明年庚戌開諮議局聯合會於北京推先生主席斯會以求開國會及結合諮議局爭預算爲職志而因聚氣類謀樹政黨基礎先生蓋其中持議最懇摯者會罷還鄂鼓吹國會事益力輿論旣激昂先生復出入北京武漢商團時開會發電與各省相呼答辛亥五月諮議局聯合會再開先生自鄂入京發漢口時送行者達萬人先生演說至憤激誓不獲所求不止未幾四川以爭路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輩九人爲趙爾豐所逮全蜀騷然操兵反抗者麻起聯合會決議各省前期開會圖爲四川爭救八月先生還鄂十九日遂有武昌革命之事茲事發倉卒初無全算總督瑞澂旣逃首事者相顧莫適爲主始議戴黃陂黎公黃陂以民意所萃在諮議局再三讓乃羣奔至諮議局問湯議長



安在先生是夜適家宿不在此衆則大譁曰今機事微危如一髮若議長又不出繫衆心將不堪問正惶遽中先生自家至衆驚喜欲即以都督相推先生謂是非書生事戰且方始必宿將有德望爲諸軍所誠服者乃可衆曰然則仍莫若黃陂矣乃堅請黃陂而屬先生爲之輔黃陂單騎至軍民大歡呼遂定以爲都督建鄂軍政府發獨立檄告天下約先生同署名而先生又自通電各省諮議局促響應故時有訛傳先生爲都督者鄂軍政府既立北軍水陸狎至日惟備戰籌餉內政外交一切停頓所屬地方官吏不見文告有攜印竄去者有入省城求解印若以文電請進止者旁皇紛午若紐弛獸駭而新被大水後流殍盜賊交錯滿地蒿然無誰何過問先生乃言於黃陂宣布義軍旨趣使吏民還職業蠲全年丁賦以紓困敝檄移所至人情帖然先生又以百度草創事無鉅細一須咨白軍政府而軍政府方用兵自無暇問民政非建軍民分治之制必以畸廢害事黃陂肆其議就屬先生爲草稿釐軍務政事爲二部部各置長總成於都督竟夕成事例若干條及圖表以進黃陂立頒行之推先生爲政事部長軍政府始井井有條理可觀矣武漢地處全國之中異邦人士所輻湊自義軍有武昌其領事官訪

調軍政府者踵相接數日不得要領至二十二日美領事又來黃陂乃與先生親接談其所問三事一清政府國際條約及債務二鄂省荒政三革命後國體政體先生一一爲具答謂清政府條約若債務在八月十九日前者軍政府當繼之非是則不承鄂境水荒當特舉富紳籌振濟革命後當廢帝國建民國用共和政體美領事歎然悉筆記其言去次日即以上其公使復爲文稱美載英文日刊遍佈之列國翕然用國際先例承認鄂軍政府爲交戰團體革命軍被承認之速無如吾國辛亥之役者先生在政事部雖不久凡所贊畫滌滌皆有立國規模而尤措重者以謂革命非立國之究竟義國所以立必有統一之法以蘄循軌之政斯時武漢戰方亟南京未下各省未盡響應而先生已日夜究心以制約法爲一大事四方豪傑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黃興克強宋教仁遜初見先生皆交相愛重而先生與遜初語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館之夜分人寂對燈促膝所談無非約法者如此二十餘日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而力避偏枯拘攣之病其草稿出遜初手厥後南京參議院定約法取材於此其所增損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國約法謂之權輿先生及宋氏不誣也先生旣以國家統一

政治循軌爲漸向適仲弟薌銘以海軍應黃陂武昌戰事解先生謂此間事粗定不煩屑屑適又有不便先生居此者先生遂解政務部長去之上海因黃克強約同往南京視臨時政狀政府用宋遜初爲法制院總裁用先生爲副先生未就會南北和議成民國元年四月參議院及政府皆移北京先生至北京尋被舉爲參議院副議長務持大體不爲瑣細偏戾而涉國計尤宏巨者獨不苟隨和在院嘗一以財政事質問政府爲書五六千言於國家歲出入如親握籌而數一二批隙抵虛受詰者幾不能爲辭二年國會開被舉爲衆議院議長立憲政治者責任內閣者政黨議會者皆先生夙所夢寐禱祈謂非是不能救國圖強而今且庶幾見之因益憤發篤摯誓擷其實民國之初黨勢旣茁矣諮議局聯合會之蛻變曰民主黨先生實主幹之及是以同志人材不宜有區畛遂約合共和黨統一黨爲進步黨與國民黨並在會中期攻錯相成一會而舉制憲大業屬項城袁氏自臨時大總統被舉即真旋用九江兵變事連國民黨議員被奪職逾半數國會一日頓僵稿先生痛之極爭之切謂議員罪應黜否在法總統得黜議員否事須別論要不能藉口卽國會無國會非立憲也今憲法尙未成卽國會竟寢罷

公將何以處民國項城不爲動然尙姑與委蛇冀終爲國家得一當二年爲教育總長抑鬱已非其志顧於教育事猶多所籌計不孤其職人有希項城旨請以復古爲教者駸駸大變學校教法先生具牘以去就爭得格不行四年七月籌安會起帝制議浸盛先生始絕望知不可將就而項城亦詭先生終不爲屈偵伺甚密先生先託就醫至天津以書辭職仍置家北京示無他適意而密謀用計出黃陂奉以討袁氏所慮盡至奇秘因有所牽梗未遂十二月乃改計附他國船紆道大連間行至上海時滇粵留桂已次第獨立用護國軍名設軍務院於肇慶方視湖南轉移爲大局輕重湖南將軍先生弟藩銘也以審度兵形未即發及先生既得脫太夫人亦出居天津無可虞於是先生數使人往還期約而湖南遂以五月二十八日獨立先生願自謂茲役於西南軍事無所盡力不願冒舉義名而抵排帝制則心事無稍回曲項城視事勢漸不利欲謝皇帝復爲總統持此風示求罷兵西南固不許而先生執言尤切至既聯合國會議員通電聲擊仍自騰書抵項城及其左右趣退位大略言護國軍志在申討叛大義求真共和項城辭皇帝留總統不得謂大義已申共和已復兵罷否某固無能參與假能參與者方

當力持不罷兵之議一洒國民苟且薄弱之恥義師而勝某無纖毫干涉若敗則雖身殉之甘也且謂項城腦筋爲專制復古思想所彌布年來凡百措施務與世界大勢相迕此而能自存則歷史公例政理原則舉不可信否則非引咎退休身且無自全之路又規以引退時勿鋌而走險肆竭澤焚林之毒留補救餘地五年六月項城自病死兵幸得罷黃陂以副總統依法繼任合肥段祺瑞起任內閣總理南北無違議獨恢復舊國會頗持異同先生自意與黃陂合肥有夙誼願以居間人干北京政府爲彼此溝通聲言不身參政局而行至北京見合肥反復說舊國會當復及有利無害狀合肥意爲肯可而左右猶有相尼者先生以合肥意電告軍務院使再力爭謂必可得既而舊國會竟得復事已返上海旋歸蘄水治太夫人喪先是三月十六日太夫人病歿天津醫院僅季弟毓龍視含殮越二日扶柩南下道上海回籍先生方在上海遭政府狙伺出租界一步即蹈禍不可測聞問摧毀數欲冒死出迎櫬朋友皆力阻重以後死之責而先生亦自審非國事有千萬萬不得親喪葬則一意求時局解決蓋飲淚茹慟銜家恤而從國難凡兩月餘及是乃得爲憑棺之哭傷已葬畢家居至八月國會再開起先生

就議長職往復敦迫不得已於八月二十六日蒞會先生固堅信立憲政治而制憲爲國會艱鉅之責方其在上海曾倡不黨說以謂壬癸之交海內賢達嘗欲毀黨造黨比者帝禍作士夫奔走號呼聲討無二致誠毀黨機也抑國家新造政治利害多全國所共者舍小異取大同固無事分建旗幟而官僚政治與民本政治若冰炭國家既非用民本政治不濟而人材之鬱此新思想者實乃不多分朋而自弱適開舊派勢力使蹂踐政黨蹙國家新機無寧不黨而用友誼結合猶乘舟然驚濤駭浪中且圖共濟待達彼岸而後分途猶未爲晚凡以爲制憲計慮至深遠也及開會論戰蠶起若對嚴敵帝禍時融囑相濡之情無復存者內旣以制憲齟齬而外以對德議與內閣相持尤急至六年五月遂有公民團圍議院之侮會合肥免總理職所謂督軍團且阻兵示形勝號兵諫於時乃有欲交讓求全者先生謂交讓當自我發意今人方以威取復何交讓之云與澳忍苟留不如自退乃具書辭議長職而別聯名通電矢言共和國體立憲政體必永永保持之意未幾安徽督軍張勳遂入京解散國會嗣遂有復辟之變方國會解散時西南以督軍團所行破約法宣告獨立與中央絕所指目以合肥爲首及復辟變

興合肥奮袂自馬廐誓師討賊先生在天津蹶然曰彼獨立者爲護法耳復辟則民國且不保何有於法遂發電聲張勳罪偕梁啟超任公皆應合肥請與謀討賊合肥初起固已被黃陂命再爲總理旬日收北京組織內閣要先生及任公爲閣員先生念惟西南號護法爭共和今北方討平張勳復民國宜可以相解更始謀國家統一故就內務總長職內閣之始建也今總統河間馮公尙在南京首發議開臨時參議院改組織法召新國會合肥意與河間同其後竟成閣議布明令而先生實共副署蓋先生所懼民國幾毀幸全無國會則根本猶未固舊國會旣爲軍閥所致死捭揅必不與并存者而復辟之役軍閥又新有功兵氣方盛勢不容投刺喉必吐之劑激生他變致國本再動搖重天下糜爛今惟當斬截苦痛使國會自無而有以存民國附蒂再圖其餘如是旁皇審慮復博咨苦談皆以爲舍是無他道乃決贊成閣議先生嘗語人冀假道以促新國會早成爲國家計久遠苟可消弭禍源雖冒忌叢謗不惜此事是也顧西南不爲解而糾固轉急先生所謂以平和運政治者一未及措施閱四月合肥內閣罷先生及同志皆下野於是頗覺所操持蓋難合矣然而志氣不稍衰嘗曰使吾意想中之國會政

府一日見諸實事而國家猶無治效者則吾乃真死心削迹矣吾政制師外國不知彼固亦舊而新惡而善者方其自舊之新自惡之善必有層累曲折致力之所始逮今日吾但取彼既新既美之制塗附舊習惡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藥不應病甯足怪而覘國者皆撫此遺彼此良可恨吾將觀察而求之或有萬一之獲遂以今七年三月廿四日往遊日本行之前爲說以別同黨披瀝肝鬲十年來謀國論政之愬指寫注無宿留乃今成長訣之讖矣哀哉先生至日本居二月餘日本與我有同出兵防德之議先生去而遊美洲逾一月戒行將歸至英屬坎拿大之維多利亞待船且發九月一日湯之族僑其地者宴先生於中華會館晚八時宴罷賓主四十餘人相携步華街忽有賊從羣人中以手槍迎擊先生中兩彈立仆地死兩彈一自口入一自腹入從先生者南海霍堅暈而蘇視先生已絕而賊方突人求逸立起合警士追之賊知不可脫乃自戕其人曰王昌粵產理髮匠也道遠信不得詳據霍堅及我公使領事電報今所知先生死狀僅如此先生卒年四十五意誠太翁年七十矣今尙健在太翁生子三長即先生次子銘次毓龍女第三適蔡適楊適南配夏夫人後太夫人百有九日卒於日本夫人賢而



有識自先生之致身政界夫人力任家事一不以紛先生慮武昌初起義太夫人夫人攜子女在城中事成否未可知而武漢被兵甚急夫人之父自鄉中來迎眷累夫人謂太夫人及子女不當居此若我則義惟從夫耳今請以我兒女累太夫人徙全地而太夫人以愛子委我生死以之竟獨不行及遭太夫人喪夫人已病哀毀羸疲往來天津上海經紀大事病以是增劇然猶強起赴日本護一子一女留學子佩松今肄業清華學校女佩琳適江陵胡瑞霖長子繼襄先生至日本嘗憑弔夫人故易簀處哭甚慟爲詩悼之見知者謂先生尋常無此兒女子泣即夫人賢可知矣先生爲人醇厚曠遠處骨肉故舊不規規末節而至性流發迴非僞儒浮俗所望慕士下賢無聞異同雖仇敵有特長猶嗟賞奉去口遇人坦夷無城府不因險易改度初避帝禍發天津太夫人謂宜變姓名以避偵者先生謂兒此行殊磊落無所用僞名也今茲美洲之行人頗有引黃遠庸事相戒且勸即至彼萬勿遊華街先生皆不爲意蓋內視無餒而又不虞人情險巇至是且往嘗數遭橫逆不死而竟以是快凶人意使國家喪其良而莫之贖哀哉先生於漢宋學家言皆能淹貫治詩古文詞尤深邃已皆屏去不常談而專以國家政

治爲性命其論政謂必以民本精神與國家政策相調和發揮而後可措國鞏固之城  
故力詆官僚政治而於偏至之民權論亦不爲苟同懼國家失統馭力民權且無所  
附麗而衆庶政治之過將成衆愚政治則國尤無幸也其大歸以統一固國基以秩序  
求進步雖更歷萬變所挾持鼓吹無改自信且益力與人言未嘗不及此於外國獨通  
日本文字凡著述涉國政民俗者無問鉅帙短書旋購旋讀造次不釋手出門訪客車  
茵上纍然皆是物也長教育部時嘗發憤欲學英文日晝二小時治之以中年不任記  
誦未卒業異時常引爲恨又於陸軍大學授國法學懇懇如老儒雖甚風雨不輟學者  
服誦至今蓋在官事填委中他人所視爲勞止小憩之須臾而不懈其志如此比遊日  
美所至於政俗之原一觀輒能道其深際雖留彼中甚久者詫所未聞蓋神明專銳之  
效矣先生平生行義人所慕愛非一二而足以不自意猝死未暇多著書而隨事論撰  
筆札在人間復非旦夕續綴所能備今先生之喪且入國門輒纂所知尤俊偉大端  
以誌愛敬先生爲國家哭先生者若夫編第其詳揆揚其美而垂無窮則有海內鴻筆  
淵識之賢之盛心公道焉非簡近所驟及已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廿日治喪同人謹述

書札

與晨鐘報記者

一

吾人幸生此大通之世輪軌啣接破天然之阻障予吾人以周游之便猶局囿於太平洋東岸之一部可謂不適時勢之人矣余今以友朋之助力得爲新世界之旅行快慰匪可言狀惟出發之前第一感困難者即船票購買之不易也太平洋航路歐戰以前美國太平洋郵船會社與日本郵船競爭自美國沿岸法施行及歐洲戰爭之結果太平洋之航線遂爲日本郵船大阪商船東洋汽船三會社所獨占物品運輸乘客來往供求不能相應購買船票例在三月以前余欲以居東之便乘機前往勢不能待三月之後此一難也第二買船票之手續復有種種困難依美國千九百十七年移民法第三條有病者貧困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等皆禁止入國又美國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八年一八九二年一九〇二年對於中國人入境取締法極嚴故買票以前必須有種種之查驗余以厭煩瑣之人頗不能耐此二難也解我第一困難者以日友江口之助

力得提前購買解我第二困難者則以日友桑田之介紹得醫生診斷書及我公使介紹取得駐日美大使之介紹書並橫濱江副領事與駐橫濱美領直接關說遂不見面而簽字友朋周旋盡力至可感也

余以六月五日午前十一時上船船爲賀茂丸日本郵船會社之船也赴美航路有二一以舊金山爲終點（經過布哇）東洋汽船會社之航路也一以沙路爲終點大阪商船及日本郵船會社之航路也賀茂丸航行沙路線總噸數七九五〇乘客定數一等八五名二等叁〇名三等四〇二名

日本於太平洋航路發達故日本人遠洋航行之數逐日增長就賀茂丸乘客計之英國三〇美國一二法國二俄國二中國三日本三一二希臘一一等客日本三十三人二等全爲日人三等除中國一人爲法人裴德洛所帶之僕役外皆日人也一二等客日本人除爲學問上研究三數人外爲商人大半年少新自大學卒業者三等則商工參半一等中日本女子八人二等女子九人三等女子六十餘人蓋營小商工作者皆學室以行作長久計也

太平洋航路以冬行爲最苦奇寒中人大風尤多惟夏季最爲平穩余行適當夏季橫濱出帆之日溫度六十八度行數日降至四十三度數日之間海平如鏡頗以爲快九日十一日頗有風浪船長詫爲夏季所未有余殊不覺苦楚十二日至太平洋百八十八度爲地球之中心翌日仍爲十二日昔人一月得四十五日之言乃併夜半計算余今眞一月得三十二日矣

吾輩中國人之心理喜靜不喜動故共同酬應恒引以爲苦日本人及西洋人之活潑實爲吾人所不及十四日一等船客之日本人爲余開歡迎會西人亦相繼加入午後八時半開會先奏國樂船中無知中國國樂者以留聲機器之唱片代之羣起立致敬實非國樂也演說之後繼以種種餘興至一時始散次日此風波及二等船客矣又屢作演藝會釀金作戲樂此不疲通三等客皆一度演試余不通中國音樂同行霍君頗善鼓琴以無琴不得奏技衆以爲憾日本人在船中不廢講演會二等船客請人講演要求最切聽衆通男女亘數鐘無倦意以此見日人求知識慾望豐富吾國人遠不及矣

十八日船近太平洋西岸遙望英屬哥倫比亞萬峯連亘白雪積頂照日作銀色林木森森了無涯際此五十年未開之荒壤也十九日得抵域多利埠英醫生上船驗病後船即抵埠

二

船抵域多利一等船客下船者二十二人蓋坎拿大人由此返國也二等船客下船者四人三等船客下船者百三十六人皆日本人之營商工業於此間者也船中載日本貨起卸須一晝夜吾輩得此機會亦可登陸一游覽矣

域多利舊爲印度人所居一七七四年西班牙人帕爾司始發見之一八四三年英人託克辣司乘船由康茂塞上岸即在該地築砲臺加以英女皇之名（即維多利亞惟向譯地名均用域多利）一八五八年外來人口不數百今則巍然成大都市爲英屬哥倫比亞之首府舊日之印度人僅有子遺矣

余輩上陸曾得船長之證券就驗於岸上之移民局員故無甚留難上陸時第一感觸者域多利之時表較吾輩之時早一點鐘也大戰以後從事於兵役者多公私各事業

非爲兼人之操作不敷應用故官署商民執務時間皆較平時加多一點鐘日本近亦有此議世界惜陰之風氣因戰爭而加高時間經濟之研究成政治社會上之重要問題吾國人略無感覺且多苦於日長無可消遣自時間黃金西人之眼觀之吾國人之時間消費可謂世界頭等揮霍之國民矣

余偕霍君及日友永井柳太郎西巖船長清水勵吾事務長北村及其他數人乘自動車往遊公園沿途馬路廣廠樹木青蔥花草妍媚是都市而田園者至公園之門則十字會勸捐之婦人在焉於遊人亦不甚相強入公園有日本式茶室數間茅茨不剪修潔可愛據茶室之人言地皮不出租金電燈不取用料故營業易於支持茶後散步池邊池與海水通水漲落與海潮相應也

余輩以十二時就食於中國街北京酒樓係廣東飲食店此店爲本埠最大者然房屋不過十餘間入室則坎拿大糧食部限制食品令在焉是爲限制公衆所食者大致如下(甲)每日晚餐准食牛肉星期三五仍不准食(乙)星期日星期二四朝餐准食猪肉星期六午餐亦准食猪肉星期三五仍不准食(丙)每日午餐用麥及麥所做成之

食品每人不得過一兩每餐除白麵包外同時應雜以玉米麵包及雀麥餅（丁）每人食各種麵包不得過四兩（戊）每人每餐無論何類禽類只准食一色（己）牛奶油每人只准一兩糖只准用二匙或與二匙等量之糖塊此爲坎政府本年三月十二日頒行之令據店主人云勵行不嚴大戰數年交戰國食品皆成問題無不加以限制美國農產豐富甲於全球今亦行限制據美國人言他國限制食品爲自己制限美則爲供給他國而制限刻苦友愛之國民性所表見東洋人酒池肉林大戰中毫不爲減且有甚者享福耶抑將損福耶

余輩以一時半往觀省議會建築雄大其頂則晚香坡銅像在焉晚香坡者一七九二年來此間後爲印度人所殺者也議會爲託克辣司所建用卑塞殖民公司比哇船之木材結構以留紀念比哇船者卑塞公司第一次入港之小船（長一〇一尺載重一〇九噸）後毀於晚香坡者也（晚香坡地以人名）議場甚狹小席容廿餘人中間高坐爲議長在下側爲書記席旁爲政府委員席無演台議員皆就席發言議席分左右列式兩方均長方形與普通議場席不同出入似不便惟未實觀其議事時如何未敢



斷定耳議會面積大部分爲圖書館博物館所占旋參觀圖書館一女士導上樓樓口一女士迎入女士詢知余名導入圖書室逐一說明則皆坎拿大屬之古圖書及遺迹也女詢余見省長未余曰未也女曰省長聞君到此不得見必引爲憾余曰倉卒到此無介紹不便唐突也女曰余當電知省長即用電話通知回言請以三點五十分見余謝以三時半尙有他約恕不能踐（實則因有日友同行不便單往）女復電知省長並極對余道歉看守圖書之女役直電省長介紹外客平民政治之風氣吾東洋人心理所不能解也又女當時逐室爲余說明日人皆在別室室皆陳列貴品女略不置意有公德之國民故對於人絕無疑念也若使吾國古物陳列所僅以一女役看守正不知如何矣

別室中舊圖甚多有美兵占領日本下關圖日人攝影而去彼由弱而強今日攝影不以爲辱且有得意之色余懼其後有聯軍入京圖遂不終視而去

三時半余歸船有僑商李夢九君在船前相候李君供職於移民局見船長報告有余名故特來歡迎余上陸四時同李君上陸入華僑俱樂部坎屬華僑近六萬人此間約

四千人三千爲工人商人約六七百五時周瑞祺周文李進黃華李堯林彬諸人均來約歡迎於北京酒樓六時赴酒樓八時往觀公立僑民學校校在中華會館之下層初等日夜各兩班所觀者則夜班也余不能久留在校爲十五分鐘之演說九時半李君送余上船

坎屬華僑入口一人須納五百金元之身稅今則雖納稅亦不易上陸華僑情形另有函告

三

二十日早美國移民官來船檢驗護照余出護照示之先是在橫濱購船票時照章納身稅美金八元該移民官以余當在免稅之列即屬船長退還護照驗後略有詢問惟對於俄人詢驗頗苛喪亂國家之國民求入自由國亦不得自由吾國人當猛省也十二鐘船啟碇矣沿岸山光明媚草木青秀殊移心目中途有美兵三名上船查德探再進則醫生上船驗病驗後船即抵沙路埠時恰八句鐘吾人始躡足於北美合衆國之門戶矣

沙路爲華盛頓州濱海之一市場三十年前吾在美同胞之一大傷心地也此段歷史吾國人或不盡記憶用略述之

一八八六年（前清光緒十一年）美工黨聯合驅逐華工旅居沙路者皆逼令上船將放之於太平洋工黨勢洶洶挾武器沿家迫脅華工勢不敵流離逃竄被逼上船者約四百人有廣東商人陳宜禧者沙路有力之商人也憤美工黨之兇暴訴之同埠美商且電華盛頓總督時美律師波克者爲本埠巨擘亦激於義憤不直工黨所爲且主張驅逐華工爲不利波克統率商團反對工黨亦電華盛頓總督力陳工黨橫暴情形請示辦法得覆電令相機以武力彈壓波克乃率商團與工黨戰船行發矣波克急令開槍並手斃一人總督亦派兵彈壓風潮始息然華工損失已不貲陳宜禧君即請波克爲律師訴諸美政府得直一八八八年三月收回賠償金十四萬元此義俠之波克實爲吾海外同胞之恩人不可不一介紹於吾國人也

八時半名譽領事阮洽派陳文宗君上船迎接因得顧公使之電且經域多利商人電告知余於今日入港也移民局先得有駐日美大使之電告稅關亦得美政府之訓令

屬免驗行李故是日上岸極爲便宜上陸後即假住於新華盛頓旅館六二六號此旅館爲本埠最大者樓凡十四層僕役百餘人各各分業日本人占十分之九女僕皆日人也中國人在此間者惟廚役一人食堂侍役一人白人使役黃人黃人中生活之奮鬪中國人又劣於日本人宇宙雖寬吾中國人前途立脚地危乎殆矣

入旅館即感不便者以僕役招待不如東洋式旅館僕役之親切也擦靴刷衣皆非僕役之事司茶掃地各有專掌非所專掌雖屬託亦不顧也且僕役分班同一職務供職之人不必一定故召喚一次即予一次之報酬蓋由勞動平等之觀念而來一事勞動即爲一事之報酬過此皆非所問自東洋人眼光觀之可謂極無情之世界學者謂美國倫理觀念純由經濟觀念流出即此小節亦足證矣又勞動平等故決不視僕役爲賤業大埠旅館僕役多爲大學高等之苦學生故服役時間必有定則此種觀念非東洋人所有也

#### 四

沙路屬華盛頓州位置在北美合衆國之西北披利海灣爲極良之海港綿亘三百海

里距橫濱四千三百八十三海里東有淡水之華盛頓湖市內又有協和湖綠湖聯絡配置天然如畫丘陵起伏市即布於各丘陵之間廣袤七十八方里高低錯雜風致殊嘉此昔時印度人之所居也五十年前尙爲酋長時代沙路即酋長之名也華盛頓大學博物館中其像猶在焉

沙路開港僅五十餘年以海港占重要位置內與阿拉士嘉阿利根加州及內海諸港聯絡外通東洋澳洲布哇非利賓及中南美爲貿易之門戶故發達特速氣候暑不上九十度寒不下零度木材無盡藏農產豐富造船廠製材會社咸集於是將來爲西北商業中心點與紐約齊觀可預定也

向例外國人入港必經移民官看驗先驗日本人再驗中國人故中國人必多留一二日此次以余爲有身分之人未經驗看然移民局長託詞願識顏色請於領事實則不願破中國人驗看之例也二十一日午後三時半往移民局先見中國課長即在辦公處坐談由阮領事書記電知局長須臾局長來立談數語道駐日大使及美政府來電屬託優禮阮領事答以諛諧之詞即興辭向見日本官署極整肅今見移民局頗雜沓

辦公處可隨意出入且極談諧此平民政治與官僚政治之分也但未實知其內容兩者優劣未敢率斷耳

余來此極欣幸者即值暑假時吾留美西部學生適開懇親會於此間也西部學生包含左列各地一華盛頓州二阿利根州三愛大賀州四門達拿州五埃阿瓦州六加利非尼亞州七外陽門州八英屬坎拿大各屬學生來會者男女七十餘人除華盛頓州外各學校學生均係選代表與會自十八日始至二十二日止余二十日晚抵埠次日學生會聞之即東招晚間蒞會開譙於中國飲食店之上海樓余以晚八時到會學生已先在美國方面有華盛頓大學文科主任中國協會（美人所辦）總理波克及其他數人波克者即前函所謂三十年前爲吾海外同胞鳴不平者也余今不期而得見殊以爲幸席間阮領事演說後美人某繼之余亦起而演說大意一感謝美國之教育家實業家一勉勵學生譯者爲四川學生傅葆琛全場鼓掌歡迎至一時始散全體學生均前與余握手表親愛之意四川傅君及湖南學生傅霖尤殷殷不舍余甚爲感動演說由華盛頓學報登出但余不曉英文未知合否是日由傅君翻譯先未接洽而語

極流暢人頗難之）中國協會即具柬邀同學生於次日遊河二十二日一時乘船遊披利海灣中國學生及美人男女約百餘人沿灣看船廠及新式機橋並色門丁所造之船惜余時有應酬未得快覽也遊罷返市已五時矣

## 五

余既游域多利及沙路視察吾海外商人頗怵然於吾海外同胞立脚之不固也此中有關於國內情事者有關於僑民本身者非努力改善不惟無發展之望且必有日落千丈之勢甚望海內外諸公之注意也

吾國工人既無入新世界之望則惟望舊有工人及商人增高其地位固奮鬥之基礎爲後來發展之途余以屬望之殷求各種工商人職業現狀及名冊於領事館既全不可得乃請領事介紹往訪各商店蔑不蹙額於現象之衰落世界有大戰爭率爲商人暴富之機徵諸商業歷史歷歷可憑吾海外商人丁茲機會就吾所見乃日益不振滋可痛也

商業發達全賴交通機關及金融機關盡人皆知者也吾海外商人此兩機關缺乏運

貨匯款皆受壓迫往往至於折閱域多利商人林彬去冬運米六千包今年五月始到已糜爛矣此一例也中國原料品之多西人需要之切乃至不能相通可勝痛惜（英人昔時排斥中國雞卵凡自中國來者皆加蓋戳記相戒不買今則歡迎之而不可得）坎拿大政府有獎勵航船之計畫凡立航船會社者貸與資本之半域多利商人林彬大聲疾呼以爲機可利用而迄無應者吾商人對於大公司之組織無積極之精神日本商人乘其便宜以排山倒海之勢力相壓迫亦何怪也海外發展以國內澎漲爲動機未有國內工商業不發達而海外能獨展者也吾商人在海外所開之商店率爲西人所不用之物余雖不得統計表就余所見大致不外左之數類

一雜貨店 油糖罐頭米茶及各食品

二料理店

三古董店 古董漆器玩具絲茶多日本品

四中國藥材店

總而言之中國商店以供給中國在各埠之工人爲主目的本未入世界的商業競爭



之場故無適於新式之組織且亦不感其必要大戰以後事物均求交戰國民之適用美國輿論對於物品之運輸當以對於軍事時代必要之用品爲先吾商人所運銷之貨物大多數將皆在抑壓之列不久必生缺貨歇業之恐慌況工人之衰減舊工商人之久居於外者其再傳子孫生活漸同化於外人中國品之需要亦即隨之而減少此種營業決不能有久存之運命余觀於猶太人之商店其規模組織風習蓋純乎新式的也日本人之商店其規模組織風習亦純乎新式的也蓋以新世界國民爲對手而生活於其交易之社會斷未有不揣摩其嗜好順應其習尙而能存在者也入吾商人之店商品陳設售賣形式蓋純爲十年以前舊都會商店之風儀辦事之不條理僕役之不禮儀室內之不潔淨觸之殊無愉快之感此而無覺悟無論如何刻苦經營終均歸於競爭之落伍者而已

知識者商戰中唯一之武器也新世界之商業投機之性質漸次擴大故獲利之量數亦增多非有明瞭之知識運用之專恃粗厲之野心未有不失敗者也美人對於日人其感情並不及中國人而日人能步步戰勝者無論大商小商皆有適應之知識故競

爭愈烈求知識之慾望愈增日本人在沙路研究學問交換知識之團體有甲辰會有誠友會種種之組織其他社交的宗教的各團體皆爲新知識之應用故日本書店有數所並存日文報紙亦有數家之競爭吾僑民無求知識之理想其所組織之團體會館也閱書報社也不過爲自衛之一機關甚則某堂也某會也爲自國人爭鬥之淵藪去年沙路之某會與某會仇殺時亘數月死者數十人成爲市中衆矢之的賴中國協會之盡力始調解而歸於無事不然者放逐之舉恐不能再起矣

思想言語之不分晰爲吾國人總有之病根對於高等僑民談話殊生不快之感呼金山爲大埠英國爲紅毛美國爲花旗此猶可以意會也乃至無論何種公署統謂之外國衙門愈問則愈迷愈甚吾僑民之不見重於外人此亦一端蓋持此思想持此言語上流人士決無接近之理即接近亦無對等之感想也

中國人以飲食著名飲食店到處爲外人所歡迎美國上等廚役爲中國人生活之一途前年美軍入墨時兵士思歸至電調中國廚役赴前敵以安其心中國飲食調理技術之價值可想矣日本人之競爭無微不至中國料理店由日人營業者沙路即有數

家以此論之若非應時改良恐此種生活亦將失其固有之範圍矣

日本人在美與中國人競爭甚烈落伍者必爲中國人余於阿奇旅館見之阿奇旅館者阮領事之所設也沙路爲最發達之市場值世界大戰之際旅館實獲利之營業以沙路工人爲日人所獨占終爲其所挾持不得不轉租於日人吾商人之危機此亦一見端也

## 六

社會心理學者之言曰停滯不進之社會不易起公衆作用（公衆作用與羣衆作用不同）好奇爭勝急變之社會易起公衆作用美國國民蓋最富於公衆作用者也一政治現象之發動不必有極精密之思慮熱狂之所被社會全體之思想盡爲其所支配惟富於應用之天才故弊害發生感覺銳而改革速無論何種現象結局歸於有利而無弊自由與徵兵制最不相容者也英國國勢如此其迫而反對徵兵之議論到今猶盛彼所確信之自由主義確有深邃之理由決非忘情國家之謬論也美國則不然既奉自由爲神聖一旦宣戰發布個人自由之觀念即不惜爲國家犧牲今日社會之

鼓勵幾無一人不贊服兵之神聖教師之說教皆勸勵兵役之詞商店之廣告皆寓引起軍人興致之趣味其他各種社會無一不表軍役神聖之意味公衆作用變化之迅速美國人民好勝之特性所驅使也

政治者社會的行爲之一種也政治行爲之形式根於社會之要求而來決非一二人所任意創造政治行爲既成一定之形式習於其形式之下漸成爲確信非社會思想受根本之變化則形式雖變其根荄之思想必隨時而發露東洋思想重國家而沒個人者也故一談政治行爲同時必有偏重強制之意味徵兵法者強制法也雖以愛自由之美國斷不能不用強制之政權故本月上院議決逃役之懲罰大總統且定七月一日不發外國旅行券此強制勵行東洋思想所易了解也其同時誘導之法自東洋之眼光觀之恒以爲類於滑稽之舉實則美人政治根本思想與東洋思想大不同也以余所見美政府招兵之廣告（一）畫軍人著美麗之軍服綴以文曰汝當軍人則可衣此美麗之服（二）畫軍船游弋海面綴以文曰看世界保汝之妻救汝之國（三）畫一美人著軍服綴以文曰我恨不作男子若爲男子便當從軍去

其他類此者不可勝數以東洋人考之若此者委諸社會補助行爲可也美國之政治觀念直認爲政府當然之事務故每年以鉅大之政治廣告費列之於豫算所以然者美國自立國以來以平等自由爲信條人民對於國家之行爲皆自律的自動的不希望受階級之強迫指導之權授之輿論雖政府亦同爲輿論所支配輿論者公衆心理所形成也政府之政治行爲不能不深入公衆心理之中以廣告爲誘導之術誘導者尊重人民之平等自由實由被誘導者自覺自重其平等自由而出故自律自動之國民其責任心名譽心遇事而迸發強制之法制不過統一補助之形式而已

吾嘗參觀他可馬軍司令部矣總司令部儀式簡單同於他官署而靜肅乃非他官署所可比（門前並無衛隊總司令室只總司令一人余坐談廿分鐘若毫無事然者頗憶及革命時軍政府之混雜自律之國民與不自律之國民現象乃不可同日語）軍士之女眷來營訪問者不絕於道一隊就操他之休假者挈其妻眷或女友携手游於其間自余輩眼光觀之必懼爲風紀之害然自成軍以來絕無因是而生弊者極自由之國民即極盡責之國民也又依吾人之理想過於自由必無犧牲之精神而據本日

軍電（二十六日電）法境之戰美兵死傷甚多真自由之國民即真能犧牲之國民也以此之故美國民不喜強制亦不必強制共和政治之所以底於至善也

七

中國海外商人之衰落前已言之矣以數字證之即茶業一端實不勝今昔天淵之感中國茶之輸入於美國遠在一八二一年以前據一八二一年美政府之記錄中國茶之輸入額爲四百九十七萬五千六百四十六斤金額爲百三十二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元其時尙未有日本茶也一八六零年始有日本茶之輸入然其時中國茶三千零五十五萬八千九百四十九斤日本茶僅三萬五千斤以與中國較殆不能望其項背一八六五年中國輸入額千四百八十四萬三千十一斤日本輸入額百廿一萬六千三百六十四斤中國之數漸減而日本之數漸增然猶不能相及也一八七六年中國輸入額二千七百二十二萬三千零八斤日本輸入額三千一百十六萬七千一百九十七斤中國日本茶業之地位遂顛倒矣繼此三十年間日本之地位恒駕於中國之上一九零五年中國輸入額四千三百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八斤日本四千一百九

十七萬零五十斤又達平均之數一九零六年兩國尙同爲三千七百萬斤翌年日本之額劇增中國之額銳減到今且每況愈下矣列最近之比較如左

一九一五年度

日本茶 四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斤

中國茶 二千三百十萬零五百斤

一九一六年度

日本茶 五千二百三十五萬九千斤

中國茶 二千〇四十二萬七千斤

一九一七年度

日本茶 五千二百四十一萬八千斤

中國茶 一千九百八十一萬〇四百斤

據右表觀之中國茶近年輸入美國之額視日本之額僅三分之一而強今年更不知減至何度矣

中國人組織能力之缺乏海外商人與國地相同大概一爲公司之組織鮮有不敗者歐戰開始僑商有太平洋輪船公司之組織其時亡友黃遠生過舊金山曾有文頌之視之此文殆爲黃君之絕筆今此公司之命亦隨黃君俱絕矣近閱舊金山中文報因此公司售與西人之故股東輾轉猶未清也日本年來富力增十萬萬收入以船舶爲多中國僅一公司而不能存在兩兩比較誠汗顏矣

廣告者社會現象表著之最確實者也入沙路以來彙觀各報廣告中國僑民之社會已盡露其劣點商人多數必在淘汰之列美國廣告以婦女奢侈品爲最多社會之富力增加無怪其然也日本報之廣告以旅館爲最多次則各會社及各種案內事業皆爲移民發達之現象獨中國報紙十分之七八爲種子補腎及花柳治病賣藥之廣告其次則爲飲食店日人昔時報告朝鮮狀況以酒館娼寮藥店之多謂其國民爲食色病之代表今見吾僑民之廣告直以上海惡劣之現象移諸海外不禁爲吾族前途不寒而慄也

一事之冠絕一時者美國恆錫以大王之名稱鐵道大王也鋼鐵大王也煤油大王也



不一而足日本人之在美者今亦有博得大王之稱號如牛島氏之種薯大王是也彼以種薯豪於美國初非有絕大之資本也奮鬪之結果精進不已遂成偉大之績加州用薯始完全歸其掌握所謂日本人之美國精神化也中國在美之人數現尙多於日人時日之久尤非日人所能及乃無一人能做美國民之精神發揮龐大之事業者此亦令人色沮者也

八

余以六月二十七日夜十一時四十分出沙路將之阿利根州之砵崙市附北太平洋公司火車美近年以來漸趨於國家政策（另函告）開戰以後各種權漸收入於中央政府鐵路向由各公司自由競爭今亦收歸中央政府管理全國車價劃一矣

美國鐵路占世界全鐵路之半鐵路會社約八百實則十二大會社占總里數四分之二十大會社占總里數三分之一以經費支出之浩大利益頗少且有拆閱者故過去二十餘年間陷於破產之會社達五百以上鐵道會社原歸各州監督以自衛之故遂努力於政權之買收州之議會及當道有全歸鐵道會社之掌握者（詳情另函）然

鐵路經過恆達數州以上各州當道不盡願爲會社所指使故亦時爲無理之干涉會社則益注全力買收之致釀成州政府內部之腐敗輿論漸趨於中央監督之說而非州政府之所喜今以戰爭爲理由盡所有諸鐵路置諸中央管理之下此乘機勵行國家政策之一也

余初乘美國火車到車站時第一感觸者即車站異常清靜除乘客外無送行之人是也東洋車站迎送者例買月台票美車站無月台票以無迎送故不設置也是夜阮領事及沙埠商人爲余送行從東洋之習俗然亦只及車前而返不如吾國之立待開車也美國民爲最惜時間之國民無論何人必有定時之勞動必有定時之娛樂故酬應極爲簡單與東洋風氣截然不同見客約時間彼此均不迎送食事尤極簡易無過二品以上者不特此也西人晚餐例着禮服沙路亦於近年改去此俗美人主實用苟可節省時間決不取煩瑣之習也若以英國人之眼光觀之殆不免粗俚之誚矣

第二感觸者即火車速力太大余輩頗以爲不快也各火車普通每一時行四十英里（約中里一百二十里）急行六十里乃至七十英里（約中國二百里左右）美國民以

性急之國民著名雜貨店之廣告飲食店之招牌皆特加一快字此東洋人之所不思議者也電影戲連聯劇之隆盛非獨金錢之問題亦實時間之問題也惟欲時間爲有效之使用故對之恆爲經濟之計算故汽車自行車之使用實爲世界之所不及火車輪船務應其心理爭以迅速相誇故輪船往往罹觸礁之難火車時有脫軌之傳聞而美人終樂此不厭且益加厲也法國有謔美人之言曰美國人早生早起早作事早入墓門葬式行列亦以快爲準其實美國人早起早作事則有之其死亡率並不早於各國也火車無等級之分寢台分一二等然相去亦無幾寢臺頗寬適余安眠於其中二十八日早八時已抵砵崙矣

## 九

阿利根州在太平洋海岸位於加利非尼亞及華盛頓州之間木產占美國全國六分之一麥粉輸出爲該州之最大事業加司克山系號爲森林王維爾可克氏之製粉會社稱爲西北實業界之霸王該州富於風景有美國瑞士之目砵崙市亦最有風景之市也一八零四年路易斯及古拿克探險發見阿利根州一八四七年之後始從事於

移民開墾其時移民之數不過千人砵崙六十年前猶爲寒村以位於哥倫比亞河之兩岸內外交通便利加以人爲之開拓今成富庶之重鎮矣

余以二十八日早八時抵砵崙梅領事各僑商閱報知余在沙路先電詢沙路領事故知余行期皆來迎於車站旅館定後約觀利氏學校及馬爾馬山貯水池次日觀中華會館及華僑兩等學校晚間開招待會三十日同僑商觀哥倫比亞大道此道用以通哥倫比亞河就山間開闢者懸崖壁立沿道瀑布無數誠偉觀也

砵崙市最使余感心者即公共演說場之偉大是也場內可容五千餘人設備極爲完全美國報紙之盛圖書館之多殆甲於全球且報紙新聞之分配迅速尤爲世界之冠美國民猶以間接之傳播爲不滿足必親聆各種之議論非獨滿足求知知識之慾望實自練其批評判斷之力也故選舉時競爭演說聽衆却無黨派之分主張者聽之反對者亦聽之其聽之也絕不加以贊否之詞其心中則自有權衡雖其中亦有組織運動惟聽衆之中多數皆重良心之自由美人爲余言砵市共和黨最有勢力然國民選擇之程度漸高黨派之界線漸弛國民之喜聽政團講演決非他動的行爲市中公共講

演場之闊大即人民評判熱心之表徵也

吾人腦經中以爲禁酒也制限食品也必與警察生一重之聯想經沙路及砵崙警察之疎乃出意料之外沙路警察只八百人砵崙警察僅七百人旅館飲食店僅張制限食品之告示並無警察之稽查沙路餐館終夜開門砵崙稍嚴然亦祇於夜分十二鐘後不准跳舞警察亦並不查詢余問沙路小餐館主人則云自負責任也有如此負責任之人民警察宜乎其不多設也據僑商言美人在私宅內尙有私飲酒者然苟酒形於色決不外出禁網疎闊私犯禁令者當然不免然使犯之者猶畏社會之批判而不敢見人社會力之強大蓋可知也

砵崙學校均放暑假惟女子仍習看護婦之業蓋預備送於西歐戰場者男學生均以暑假從事勞動職業藉是以預備下學期之費用也砵崙學生從事於勞動以漁工爲最多受雇於華人所設漁業公司者達二十餘人西部美人對於中國人感情頗惡彼輩乃與中國工人執同一之職業而不以爲恥自彼觀之勞動爲報酬而來於感情絕無涉也中國學生之在此間者亦多從事於漁工今後中國人對於勞動觀念之變更

必自此輩學生始矣

砵崙以薔薇著名市內外人民競爲薔薇之種植市之公共團體復以鉅金獎勵之每年六月中舉行薔薇祭遠近來會品評薔薇者不絕於道蓋該地居民其祖先多來自英國故富於趣味性也（日人在市者概加入薔薇祭中國人加入者甚少）今年以戰事之故隙地皆種薯故薔薇甚少祭典亦不舉行公私園庭之薔薇余猶及見之

十

余以六月三十日晚七時自砵崙附車將爲黃石公園之游車沿河而行歷一夜七月一日早著司波硜爲華盛頓州東境之大都會林木繁盛製材會社達於四百八十有餘樹以松爲最多故亦稱爲松都焉又用司波硜瀑布起用電力故發達特速到此轉車行經伊達荷州境以入蒙達拿州境蒙達拿爲聯邦之第二大州土地遼闊沿途所見萬山連亘曠野荒蕪此地人民對於華工惡感特甚華工不入土地亦不闢矣夜中至比由特驛忽見綿延數十里電燈照耀若不夜之城者則比由特銅鑛區也此鑛占世界產銅額百分之十七市及附近地皆鑛坑及鎔鍊廠烟突矗天夜中猶及見之二

日早過利賓斯敦驛漸入窩民州境矣（窩民州前函作外陽明特照舊譯名更正）窩民爲落機山脉高原之一州地勢嶮峻又富於原野概爲未開之地產業以牧畜爲主石炭亦其主要出品也該州人口每一平方里不過當一人有半故地皆荒蕪沿途所過四無人烟但見連山積雪荆榛豐茂而已正午十二時抵黃石驛驛站造以木材附近無居民無商店

美國各州以伊達荷蒙達拿烏台窩民四州爲最貧火車經過數千里遼曠之區掠劫時行乘車者率有戒心因念此地未爲白人占有之前其獯獷當百倍於今日白人以獸獵之故深入虎穴卒占領之此種開拓之精神誠不能不令人起敬也美國人民之根性惟具此開拓之精神鐵道經營亦由此精神流出東洋人之營鐵路也必因某地已發達或目前有發達之希望乃以鐵道助長其發達美國之鐵道乃擇最難發達之地以鐵道創造其發達故東洋人經營之鐵道可謂爲因利乘便之鐵道矣美人所經營之鐵道可謂生面獨闢之鐵道即此亦足見精神之差異也

英諺有曰真好勞者必真好遊者也美人之遊樂亦帶幾分開拓之精神野球競技也

飛車游戲也雖近於危險而不顧余游砵崙之野及黃石公園之間美人挈家出游張天幕而居者甚多是由其祖先狩獵習慣之遺傳開拓之精神游戲之間亦往往發露之往在八大嶺長城上見有美人張幕而居者疑有別種作用今乃知美人之習慣固好此也

## 十一

黃石公園位於蒙達拿窩民二州之間面積平方三千英里爲美國國有四大公園之一黃石之名或曰以黃石河水源所出得名或曰白人先時在此狩獵者張天幕而居望之如黃石故名此公園實由一八七一年二月國會議決設立者也初一八七〇年有開發團探此地之奇勝以爲闢作公園必可獲大利有黑及者以勝地不可私有當公諸國民以爲娛樂之地衆均然之乃在黑里拿埠發表此意報紙復助之黑及並在紐約華盛頓巡迴演說此一八七一年事也先是在黑里拿主張此議者黑及之外尙有格奈格特其及蘭符二人此三人者適在蒙達拿同時被選爲國會議員遂以此議提出於下院同時上院議員亦有提此議者兩院均交公有土地委員會審查有黑敦



博士搜集該公園各地之圖書開展覽會於華盛頓蘭符復以所著關於該地之雜誌分布於各議員故兩院得一致通過余讀此段歷史最爲感心者第一私人發見利益之所在不忘公共之福祉第二確認爲公共之福祉不惜竭全力以促成之第三倡和者皆同一對於公共事業之熱心此民本主義之真精神也

娛樂者對於勞動之慰安法也不喜勞動之國民其民族必亡不富於趣味性之國民其民族無大成功之希望國民生存於世界無論何時必挾奮鬥之力惟國民的成功非一時之速效當陶鎔其躁厲之思想以涵養其優遠之精神古人讀詩至秦風以急功近利鄙之者誠有味之言也奮鬥者與自然相戰期於征服自然者也娛樂者與自然相近期於密接自然者也以意味言之人類日與自然爲仇其矛盾之一方面又對於自然有無窮之愛戀不解征服自然者必爲自然所淘汰不解自然之娛樂者反自然之娛樂必盛於是遂逐於肉體之娛樂國民之趣味性全墮落矣對於國民性之訓練正當之勞動與高尚之娛樂張弛之道存焉美國國民對於自然之嗜好余於黃石公園見之矣吾國人有純解美人爲沈於物質之國民者真誤解之甚也若吾國之中

央公園者茶樓酒館林立櫛比眞沈於物質之表現矣

黃石公園屬美內務部秘書廳保護軍隊二百名隸陸軍部每年六月二十日起開放三個月蓋當暑假之間也旅館爲政府所經營今年以戰爭故政府不以提倡娛樂爲要務故旅館全停歇然公園仍開放也私家有經營天幕以待客者亦有自携天幕挈室以游者余以七月二日入公園門首石牌書曰國民公共娛樂地國會決議之文也乘自動車至馬茂止宿焉三日宿於老實溫泉側四日宿於肯倫老實溫泉以前皆蒙達拿屬肯倫則窩民屬也五日仍返馬茂余生平始嘗天幕生活矣

黃石公園畫數千里之山溪湖沼而成大當吾國之小邑足跡徧到恐非數月不能盡故僅沿大道乘自動車而行經過懸崖斷壁下臨數百尺望之令人毛戴余一日見二車之覆斷臂折足者數人前者覆而來者不絕好奇而不辭險美人之根性然也車行每日約五六小時約百五十乃至二百中里左右所觀者僅途間之景物草草之中亦不復記憶惟林木之繁盛蓋數千里無斷絕皆松杉也園景之奇當以噴泉爲第一噴泉皆硫磺泉大者如砲壘小者如錢約計大泉五百餘所有常噴不斷者有一小時一

噴者有間日一噴者有經旬或兼旬一噴者噴之高度最高者爲二百五十英尺所謂巨人泉是也余見老實泉之噴每六十五分鐘一度噴高一百五十英尺有泉名中國人泉者詢諸引導人則因中國人有洗衣於此爲泉水泡斃者考其原因以用石城過多水因醞酵突起不及避也故有噴泉之地相戒不投石城又有砲台泉據地質家言實經過三萬餘年焉噴水既久積泥成崖故有自由塔天然橋皆偉觀也有湖曰黃石湖可釣魚旁有溫泉沸度甚高相傳釣者得魚即可於溫泉煮食之亦可信也又黃石河之上游瀑布頗大望之如白練山木旣多鴻雁麋鹿飛者走者咸集於是法禁狩獵故亦得享自由之福園中居民約五百人門前皆以鹿角作籬遠年之委骨也亦可想見其多矣

余於旅館待客見美人之無情公園游客又見美人之多情公園中無論識與不識見時必盡情周旋余不知公園之氣候單服而往寒乃不可耐沿途美人解衣相被余並未請求也所以然者旅館爲商業行爲權利義務之關係而外不好爲虛禮耗時間於無用游覽爲閒暇之時且近於社交之行爲以世界的國民自負之美人故無論對於

何人皆表示親切之態度也

十二

今日之戰爭國民的戰爭也戰爭之勝負國民天才之總試驗又社會組織完全與否之總試驗也故觀今日之戰爭戰場動員以外國內精神的總動員如何實爲最後勝負決定之標準美自開戰以來社會之熱心人民之努力以所得見者言之教員學生之勞動補充也女學生之習練繃帶看護之役也蓋無一人不以戰勝爲已任本月一日全國圖書館員開大會於紐約努力於軍事工程衛生等項書籍之蒐集去年由該會分送戰場軍士之書籍爲二十萬五千三百餘卷軍士自購者四十一萬一千餘卷由他人寄贈者二百一十萬卷此次圖書館員大會全國四十大兵營圖書管理員殆皆參與焉本月二日全國中小學教師開會於卡西衛勒州研究戰時教育到會者八千人以上以此見美人對於戰爭有必不可不勝之覺悟同時見其社會組織之完備如身臂臂指之互使既定一種之趨向全部皆向於其鵠自爲一致之行動此非可以臨時強造也

余於蒙達拿車中閱報見社會黨首領狄布斯之逮捕懸想吾國若有此事者各偉人各無名團體之電報必使新聞中累數日之登載因留心閱連日報紙乃寂寂無聞焉社會黨在美雖無最大之勢力然狄氏之在社會黨蓋最有聲價之一人也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六年曾四度推爲候補總統一九〇八年得四十二萬餘票一九一二年得八十一萬餘票一九一六年雖未確知其票數聞且過之一旦以言詞不慎之嫌疑引而置諸縲紲被捕之時黨員無何等之暴動惟募金以充訟費社會亦無何等之驚訝真熱情愛國之國民其神經之平靜固非吾人所可夢見也各國社會黨皆逐年增長美國者各國社會黨亡命之淵藪勞動組合之大宜易趨入社會黨之途徑而社會黨之勢力在美不加進者何也社會主義由階級之壓迫而生也美國無階級政治之壓迫政治革命之原因本無存在之地歐洲之社會黨渡美以後往往失其立論之根據又美人以重平等自由之信念不認天然地位之特權不認因襲富貴之特權斷無認付與貧困以一種特權之理故社會主義之學說不能深入美人之腦經且以美人性根重事業重能力之故深信立於平等自由之上爲事業之

競爭乃有發揮能力之機會此亦爲不信社會主義之原因況美國雖有託辣司之壟斷而資本之分布廣及於一般之人民大會社之社債股票勞動階級殆皆得購入之便利不必依社會主義之強制分配也

### 十三

余以七月七日抵森波市森波者米利梭達州之首府也爲全國商業鐵道之中心點西北航路之總匯實美國入口岸之一有稅關在焉製出品以農品爲最紐約以西農業大地也製造場之大者有黃油製造場玻璃製造場高等毛貨製造場烟草製造場麥粉製造場紙製造場由密斯失比河運出太平洋鐵道亦極便利鐵道交換場全國以此爲最大

州政府（州長議會高等審判廳皆在一處）建築宏大蓋前二十年所經營者費四百五十萬美金屋柱多以大理石爲之圓潤燦爛洵美觀也州長及秘書屬員辦公室不過數楹過此爲上議院議場余參觀之日適值充藥劑師試驗場議場後爲休息室再過則爲下議院議場規模與上院同皆無演壇蓋美議會重委員制度議場無多演說

也兩院開會時各有辦公室一間再過此則爲高等審判廳法庭不甚大旁則推事書記室辦公室亦甚小自正門入上院門前有圓頂之庭四壁油畫則圖米利梭達之歷史並表過去現在未來之理想議場中亦列油畫則當初與印度人之戰史也高等審判廳中大壁畫四有一爲孔子講學圖聞請名師畫於紐約值凡萬元余之參觀也以市長之介紹（州長出巡演說由秘書長招待）特由秘書引導說明當余在應接室時有男女數十人參觀有一人逐處指示則鄉民之以農隙觀光者也署中有專人招待每集有數人則爲之指示說明此種政治上之直觀教授較在學校中聽國會行政司法講義直截明瞭多矣美人處處不忘社會教育此亦一端吾國官廳公署與人民隔閡相習已久且以擅入爲禁欲人民政治知識之增進固亦難矣余遍觀各處固覺其規模之雄壯然若合吾一省中之省長官署議會高等審判廳併在一處其大實過倍蓰蓋彼建築雖壯麗州長高等審判廳所用者各占一隅計各與湖北省議會秘書廳相等兩院議場略等於湖北省議會之議場總計全部面積不過加湖北省議會一倍惟彼合於一處我分爲數處彼之職員少而吾之冗員多若以經濟推算之以吾冗員

之費當此閱偉之建築必有盈而無絀故謂美人實際應用之天才處處見經濟之本領非過言也

森波之圖書館亦最有名者也余擬於十日赴芝加哥是日報紙載余到森波本州商會聞之派代表以汽車約余游觀各處遂同赴商會俱樂部後即閱圖書館館中有專設之兒童閱書室教員參考室兒童閱書室中世界小學兒童生活狀態書籍咸備關係中國之部則皆前清初設學校之記錄影片也教員參考室中關於各國英文著作咸備館長言遠東文化用英文著錄者僅可得日本之材料關於中國之著錄苦求而不可得（余在沙路華盛頓大學校長亦以爲言並請代探關於中國事之英文著錄雖多金購買不惜）蓋中國人不如日本人著眼於世界以中國之文明介紹於世界之著作本來無有也又參考室中關於各國人民生活狀態照片凡四千餘張各國工人生活狀態照片六千餘張關係吾國者亦皆舊俗吾國人之見輕於世界蓋有由焉彼兒童在閱書時深印於腦中者則吾國兒童不規則之生活教員所講授者亦皆下流生活之狀態彼輩所設想之中國人直完全爲不適於文明生活之種族華工被排



斥之口實此即其一端故各國努力於國民教育務使適應於世界生活不適於世界生活之國民終爲世界所排棄生存競爭之勢非得已也

余游印第安山聞商會代表言去此二百英里有印度之族居焉已不能自存政府恐此族消滅無可參考也歲撥定款養之嗚呼印度人者新世界之舊主人翁也擁此黃金之沃壤不能自關今求生活而不可得寄籬求食乞一線之恩以苟全其種類誰謂地大物博之可以自恃哉

美國各州有獨立之立法行政司法權各種文化何以能爲同一之發展州長市長往往不屬於議會之多數黨政治何以能爲圓滑之運用此最有興味之問題也當別論之

#### 十四

芝加哥屬伊利羅斯州爲美國鐵道之中心大陸橫斷鐵道必經其地又位於墨西哥根湖之南岸水陸交互故蔚然成大都市焉建築堅固規模宏大以煤烟之多一望如塗黑惟其煤烟之盛並非盡關於工場之多以廉價得煤之故家戶暖房皆用煤爲然料

故無論如何美麗之建築經時即呈黑闇之象居此精神恒爲不快惟濱墨西哥根湖畔之林肯公園嘉克森公園風景清麗曠然若別有天地游人之就浴於湖濱者蓋無算焉

美國州以下有郡郡有郡長由人民選舉無議事機關蓋爲行政便利之一區域也郡之下有市有村則地方自治之單位也芝加哥郡之機關及市之機關咸在一處五層樓以上則郡機關之範圍四層樓以下則市機關之範圍也

美國州有憲法市亦有憲法有立法部行政部司法部儼然一小共和國惟市政與州政不同者市制非市民所自作由州立立法部認可而成立者也市長之權力與州長同即與合衆國之大總統同可以否認市會之法律當必要時可以召集國民軍任期有二三四年之不同芝加哥市長爲四年且兼市會議員美國各州大市多用二院制小市多採一院制芝加哥市之一院制則特例也（此外大市之採一院制者惟舊金山及紐約二市市長之兼議員者芝加哥外亦惟紐約市）市議會之職權無關於教育事項者教育司乃非議會所能過問此實至奇之制度美人以教育爲神聖事業不欲

委政黨黨員以教育之事項本此理想而定爲制度實際固不盡然然因此理想深印於人心教育事業精神上之受益固不少也

美國人富力充裕審美之情逐年發達故各人之私宅競爲美術品之裝飾惟公署辦公之地索然無所陳列州長也市長也郡長也其辦公室除棹几文卷電話機外殆無一物蓋美人本忠實職務也節省時間之信念一切不實用之裝飾在辦公之地必須擯除之以爲非是則心不專一必缺實行之智慧也

美人不好依賴政府高等教育多賴個人開發之力惟文化少低之地其大學始受州政府之補助中部各州大學多私人所創設芝加哥大學亦其一也此大學成於千九百〇三年歷史尙淺然以精進向上之故亦錚錚有聲有名之社會學者商業計算原理學者實出於是焉此間中國留學生在校者十五人因暑假由他州來此補習者亦十餘人十五日爲余開歡迎會余講演科學與人生之關係聽者頗爲滿足蓋其中學政治教育者多故於此理極能領會也

中國人之在芝埠者約六千人以無領事故頗以爲苦商工人之團體有安良商工會

學生則有中華青年會安良商工會於十六日爲余開歡迎會青年會於是日請余講演以時間衝突不克赴約深以爲歉中國人重族姓族姓亦有一種之社會力僑民聯絡同姓以之自衛其團結力頗堅有加害於某姓之人者其同姓之人人皆得爲之復仇又有不必同姓以歷史傳說某姓與某姓有關係亦或結爲一團其團結力與同姓無異芝埠僑民湯姓頗多湯氏係出中山郡甄氏者亦中山郡係也故湯甄兩氏共爲一團芝埠商工會歡迎之外湯甄兩氏又合舉歡迎以中山郡名具柬焉此余生平創見之例也余本定十六日晚車赴華盛頓以有是約不能不留一日矣

十五

美國有三中心點之都會知識之中心點則波斯頓商業之中心點則紐約政治之中心點則華盛頓也余於七月十七日午後四時由芝加哥附車經阿哈約州及印第阿拿州凡二十七小時而達華盛頓停車場車中閱報紙轟傳前大總統羅斯福之第四公子戰死於法境羅斯福有子四人皆從事於戰役長以受毒氣傷目及肺部第三公子失其左臂第四公子學飛機於坎拿大去秋入伍補中尉今春赴法疆電飛來電唁

羅氏者無數美國無門蔭之敬仰受社會之敬仰者必藉自身之力發揮其人格故有憑藉之子弟其刻勵與犧牲之精神自幼即從事於修養非是則爲社會之落伍者不以其門第而少恕也又美國家庭對於兒童之教育務養其加入社會共同活動之能力小學學生利用暇時送牛乳售新聞者決非希奇之事現陸軍總長之幼子以暑假而執送信之役使吾小學生當此必恥而不爲況其爲貴公子乎（美人無貴公子之觀念）美人惟認勞動與人生之價值無論何人皆以自己之力爲立身之原泉能發揮其能力社會必予以相當之尊敬其尊敬也敬其個人之能發揮能力也美人亦認能力之不平等且確信有此種之不平等而後社會有進步故對於能發揮能力之最大者表彰之不遺餘力若能力無所發揮惟以其地位而尊敬之美人所不解也到華盛頓即生一種奇感者以美人重自由權利而首府之住民乃永世無選舉權是也當初定都時維金尼亞與麥里蘭兩州略有爭議政治家認首都不宜駐於一州割兩州間之華盛頓以爲首府美國民之選舉權以州爲根據華盛頓於州無所屬不惟無國會之選舉權並市會而亦無之華盛頓市直隸於國會置委員五人管理其市政

此歷史傳來之特例也美國民一面爲最富於革新之國民一面爲最確守傳說之國民總統之不准三任也無神教者不得招待於公共集會也祖先之傳說先例其效力直在法律以上華盛頓住民之無選舉權所以不生爭議也

入美以來殆無處不見軍人之跡而軍民之相親實出吾人想像之外附載火車之軍人沿途所過萬家歡呼彼此贈答婦女之贈果餌者殆所至皆有焉前此耶蘇祭日居民各家必延請一二軍人爲其上賓勞其爲祖國而遠征也家出軍人其家即懸星旗一面其星之數視其所出軍人之數一人一星有者咸以爲榮商店之司事有從軍者商店亦應其人數而懸星旗焉芝加哥某商店旗星一千五百餘顆塗白者凡九顆則已死之表號也美人熱心於戰爭固由國民之自覺政府之鼓動亦實無微不至中央政府戰時有廣告局之專設印刷物之外利用劇場電影場於奏演之中政府委員必入十分或二十分鐘之演說且因電影片配置戰時新聞凡軍事各種製造海軍教練各種實情皆藉電影發表以鼓動國民對於戰事之情感其帶滑稽趣味者尤易入於人民之腦經以此知美政府之鼓舞民情用心周至也

## 游美日記

起戊午六月五日絕筆八月廿五日此據草本寫錄

戊午六月五日午後三時由橫濱啟行行二時許氣候漸寒上船時第一觸於眼簾者即船上揭示之美國船舶法第十七條是也略謂凡船員乘客不准擅入三等客艙違者處百元以下之罰金及二十日之拘留船長濫許船員入三等客艙處百元以下之罰金不知對於三等客何以隔絕至是 西洋船舶晚餐必換禮服議者恒謂西人規則正確實則人性皆愛自然所謂規則者皆矯自然之弊在有規則之社會遂不能脫其範圍就個人而論恒以規則爲苦苟可脫之則以逃脫爲快午后七時晚餐日人永井柳太郎來談余詢其換衣服否答以視西洋人換否爲準其時西洋人有準備換衣者既而有數西洋人便服入堂亦遂均不更換守規則之習慣全在社會共同之力以規則社會之人入不規則之社會即以不規則爲安何況本出於不規則之社會者乎

六日天微雨無風船行甚平穩船中一等客除西洋三數人外皆日本人中有赴美考

察者而尤以社會之役員從事於商務者爲多數二三等船客則全爲日本人其海外移植誠爲可驚中國人中唯予與霍例白君而已自美定禁止華工之法勞動社會今已無復前往者中國既無郵船在外又無銀行支持海外貿易自無發達之理（橫濱商人劉杏村之言）故除學生及考察政治之人外鮮有赴美者 購船票時非有醫生診斷書證明無拉托紅（眼病）及十二指腸蟲二種病症者不得寫票蓋此兩種病在美國猶未發見恐從外輸入故對於入境之人檢查極嚴發見有上述二種病症之嫌疑不許上岸即由原船送還並科船主五百元以下之罰金故船主載客不能不極慎重也是日寒度仍高

七日天晴無風寒氣仍如昨在船閱報得一趣聞錄之於下 美國某市第三區稅務署長愛德華某日得一匿名函內言余以盜賊爲生活之一人也今政府方與世界之大盜戰當需最大之金額余有愛國之義務當實告所得之數以爲納稅之準惟不欲以余之氏名報告於警察君其許我乎乞裁答爲幸

八日晴寒愈甚自橫濱出發華氏表六十八度是晚即降至六十度六日降至五十度



七日降至四十八度本日降至四十五度矣此行未帶冬衣畏寒特甚永井柳太郎來談約兩時並各書一方紙爲紀念

九日寒度降至四十三度是日朝日蝕天陰微風早間西洋牧師在船作禮拜男女老幼均頂禮爲協約國祝福午餐後入船長室坐談極承敬禮並攝影爲紀念

十日陰寒暑表降至四十度薄霧微風船頗震蕩 午前十時日人森周藏出其日記及自作年表見示自就學以來及於任事之始以至今日詳細畢載從無間斷閱之至爲感動森君並非上等社會之人不過赴美考察花火者其始就某村公署之事務員月薪三元半中經十年加薪數次最後加至每月八圓歷年必有貯蓄今就其財產計算每年可貯至二千餘圓矣日本經濟之發展全在國民之堅苦忍耐於此可見一斑

十一日陰早起風頗大船極震蕩寒暑表仍在四十度徹夜不寐

十二日陰寒暑表在四十五度風仍大

十二日雨風頗大寒暑表在四十五度今日又爲十二日蓋自橫濱出發以來每夜時

間甚短行至太平洋一百八十度爲地球之中心必多算一日始能與普通之日合也昔人一月得四十五日之言乃併夜半計算余今真一月得三十二日矣午後霧十三日微霧寒暑表在四十五度午後霧少減

十四日陰雨寒暑表四十六度風仍大

十五日晴無風船甚平穩寒暑表四十八度晚八時半一等船客爲余開歡迎會以食堂爲會場中挂中國國旗並交懸美日英法各國旗日人西巖君司會報告開會旨趣以留聲機代中國國樂會場中人起立致敬其實非國樂也散會後見唱片則爲『永樂觀燈』日人以爲永樂係中國樂之名詞故有此誤也永井柳太郎述歡迎詞余答詞次英國謝道堅牧師演說次日人京大教授某君演說次唱中國歌仍用留聲機次岩田講演中國樂之妙理次清水船長吹簫次中野夫人奏日本古琴次合呼萬歲是晚日人蒞會者廿餘人西人蒞會者十餘人中有法國裴德洛君（中法實業銀行總裁）美國魯濱中將（美總統顧問）英國謝道堅柯達諸牧師並婦人八九人

十六日天陰無風寒暑表四十五度晚八時半一等船客舉行東洋演藝會公推余爲主席日人精神活潑熱心於公共事業雖娛樂之間亦足窺見一斑余不通中國音樂同行霍君善鼓中國琴以無琴不得奏技衆以爲憾日人有舞劍者有演劇者有奏琴者皆非專家亦足以見藝術之庶民化也十二時散會攝影以爲紀念 船中開東洋演藝會之日適值星期日先有英國教士一人以星期例當休息要求改期多數西人則持異議日人永井柳太郎氏更於開會時起立演說力糾英教士之謬一時竟發生宗教思想與自由思想之衝突是亦極有趣味之事也永井氏爲日本文明批評家素主張大亞細亞主義此次奉日政府命赴美調查移民狀況適與余同船日常議論對於英美人士多所不滿是夜攻擊英教士之言竟用英語直言不諱其大意如下 今夜爲禮拜日聞有某教士以禮拜例當休息要求改期演劇余等深以不能如命爲歎蓋一則爲時間所不容二則吾人對於禮拜之觀念與教士稍有不同吾人深信耶蘇之言謂休息日因人而作非人爲休息日而作也如謂禮拜日萬事皆當休息然則爲船長者亦當命其船員全體休業而停輪於汪洋巨浸

之中乎云云

十七日晴無風寒暑表四十六度午膳畢法人裴德洛君邀余攝影紀念晚六時觀落日甚美麗彩球一輪紅霞一抹若赤眼斜撐者八時二等船客邀永井及余講演日人熱心於求智識男女皆喜聽講演雖在船中猶樂此不疲且要求甚切余極爲感動

十八日早五時觀日出惜爲雲所掩然尙隱約可見也是日晴無風寒暑表仍在四十六七度之間

十九日早著維多利亞寒暑表四十八度十時上陸乘九一五六號自動車游公園沿路樹木蔥蘢花枝綽約頗悅心目車至公園門口見有女子數人挾冊而立者則爲紅十字會之勸捐員也但亦不向人強捐公園內有池與海通水時漲落旁有日本茶寮純爲日本式建築據云借地不納租金電燈亦不給價故遊客雖稀尙能支持其營業入茶寮少憩後即赴中國街在北京酒樓午餐一時遊省議會觀議事堂議席取左右分列式場不甚廣陳設極簡單會中附設圖書館入館時有一女子引導

逐處說明該女子知余名向余云君來此省長必願見君蓋一往謁之余曰匆匆未便過擾女云果省長不得見君必引以爲憾且君見省長亦有利彼能介紹一切爲君謀便利也余曰可女云當先爲君詢其時間遂以電話詢省長省長云甚願相見惟此時適有他客請以三時四十五分來何如余云三時半尙有他約姑俟異日過此再行奉訪女以告省長省長極道歉女亦表不安意該館皆重要圖書守者僅一女子說明招待極親切可感也出門即回舟中 三時半歸至舟中則有李夢九黃笏南及陳君三人已在船相候李君爲當地華商領袖在移民局管理華僑事宜且兼爲日本郵船會社代理人是日見賀茂丸報告船客名單有余名在內故同黃陳二君來船招待即邀余上陸順途先拜移民局局長旋赴華商俱樂部由部中通知各商人即有十餘人來會晤談之下擬設謙歡迎辭不獲遂於六時同入北京酒樓晚餐八時赴公立學校觀晚班學生上課計分兩班余對學生略有演說演說完後到中華會館參觀該館純係中國式建造即李夢九君所創者學校即在樓下惟索閱會館及學校記載則皆無之此中國人不重記載之通性也九時半上船 維多

利亞以英政府之命限制食品余在北京酒樓見有坎拿大糧食部限制食品令在焉是爲限制公衆所食者大致如下 (甲)每日晚餐准食牛肉惟星期三五則否

(乙)星期日及星期二四等日早餐准食猪肉星期六午餐亦准食猪肉星期三五概不准食 (丙)每日午餐准食麥及用麥所造成之食品但每人不得過一兩每餐除白麵包外須同時雜以玉米麵包及雀麥餅 (丁)每人食各種麵包不得過四兩 (戊)每人每餐無論肉類禽類只准食一色 (己)每人只准用牛油一兩糖二小匙或與二小匙等量之糖塊 此爲坎政府本年三月十二日頒行之令據店主人云行之不甚嚴也大戰數年交戰國食品皆成問題美國農產甲於全球今亦行限制矣據美國人言他國限制食品皆爲自己而制限美國則爲供給他國而制限此誠刻苦友愛之國民性所表見也東洋人酒池肉林大戰中毫不節減且有甚者幸福耶抑將損福耶 世界望遠鏡之最大者存於維多利亞天文臺聞係開戰前購自德國者鏡甫運到而戰事起矣惜余無暇未獲往觀 維多利亞舊爲印度人所居一七七四年西班牙人帕爾司始發見之一八四三年英人託克辣司

乘船由康茂塞上岸即在該地築砲臺加以英女皇之名（即維多利亞或譯爲域多利）一八五八年外來人口不數百今則巍然成大都市爲英屬哥倫比亞之首府舊日之印度人僅有子遺矣 維多利亞自動車甚多以人口之數比例之大約每十五人可配一輛終日市上往來如梭可徵該地之發達 維多利亞時表較普通之時早一點鐘蓋大戰以後從事於兵役者多公私各事業非爲兼人之操作不敷應用故官署商民執務時間皆較平時加多一點鐘日本近亦有此議世界惜陰之風氣因戰爭而加高時間經濟之研究成政治社會上之重要問題吾國人略無感覺且多苦於日長無可消遣自時間黃金之西人眼光觀之吾國人之時間消費可謂世界頭等揮霍之國民矣 坎屬華僑入口一人須納五百金元之身稅今則雖納稅亦不易上陸余等上陸游覽時須得船長之證券就驗於岸上之移民局員華僑情形大略如下 維多利亞華僑約四千餘人內工人約三千商人約七百其餘則爲教習報館及其他雜項營生者也 此地華商頗不競因無本國船舶故貨物之運輸往往受外人壓迫如林斌禮君者本埠華商之較有勢力者也去年冬間

由中國辦米八千包入口因由橫濱轉載時被某輪船會社耽擱至今年五月始運到距出口之日已逾年半包中物幾糜爛以盡遂招折閱如此之例不勝枚舉也

二十日美國移民官來船檢驗護照并問年齡事由及携金若干極爲詳細而對於俄人挑剔特甚喪亂之國民求入自由國亦不得自由此吾國人所當猛省也 十二鐘船啟碇矣沿岸山光明媚草木蒼翠殊移心目午後四時半船抵湯山有美兵三名上船檢查蓋恐有德探混入也五時醫生來驗病然不過形式的查點而已移民官在船驗護照至五時始畢余與霍君本不必納人頭稅惟在東京購船票時已照章繳納該移民官詢知其事立囑船長如數交還 午後八時抵沙路沙路名譽領事阮洽君派書記陳文宗君上船迎接因得有顧公使及維多利亞商人電知余於今日入港也移民局先得駐日美大使電告稅關亦得美政府訓令屬免驗行李故是日上岸極爲便宜登陸後即住新華盛頓旅館爲本埠旅館之巨擘樓九十四層余居六六二號霍君居六六四號僕役皆日本人計男僕六十餘人女僕廿餘人中國人惟廚役一人食堂侍役一人白人役使黃人黃人中生活之奮鬪中國人又劣



於日本人可慨也館中僕役各各分業擦靴刷衣司茶掃地各有專掌非其所掌雖囑託亦不顧也且僕役分班供職召換一次即予以一次之酬金此蓋由勞動平等之觀念而來一事勞動即得一次之報酬過此皆非所問自東洋人眼光觀之可謂極無情之世界學者謂美國倫理觀念純由經濟觀念流出即此小節亦足證矣又以勞動平等之故不視僕役爲賤業大埠旅館僕役多爲大學高等之苦學生服役時間必有定制此種觀念尤非東洋人所有也

二十一日早有美人名輔滕者携美國海軍某副官介紹函請見見時惟言近日德探甚多請注意無其他重要譚話 午後二時阮領事來云須到移民局一行因向例外國人入港必經移民官看驗先驗日本人再驗中國人故中國人多留置一二日此次以余爲有身分人未便促令驗看故局長特以願識顏色爲辭托領事邀予前往也三時半同阮領事等到移民局門前日人頗多皆待驗者余等直入東方課長室課長懷君與余握手爲禮貌頗不恭並戲言願余他日爲中國總統課長室甚單簡一棹三几鉛筆二枝文電數則往來人極雜咨領事所帶之人隨意坐立毫不爲

怪有劉吉祺君阮領事之壻也直就該課長案上電機通知局長須臾局長門諾文君入立譚數語道駐日大使及美政府來電屬託優禮阮領事答以諛諧之詞即興辭而出向見日本官署極整肅與此間迥不相同殆亦平民政治與官僚政治之分歟但未深知其內容未敢遽斷二者優劣耳 下午與阮領事諸人遊司密樓樓凡四十二層內有辦事處一店戶六餐館二最上層爲中國式之房舍供人遊覽四壁皆書中國文力陳沙路之富惟中有一段係司密氏之歷史司密氏者美人也一八九八年游沙路認其地爲將來商業之中心點特購地擬建大樓未成而卒其子繼成之因以司密名此樓 五時赴阮領事處領事辦事處即設于阿奇旅館此旅館爲阮領事所建築開設者然以工人爲日本人事事爲所挾持故于一星期前出租與日人矣租金月千餘元坐談移時索閱華商華工人名冊均無有乃與領事同訪商人數家店舖甚不整齊工役皆無秩序景象殊不佳 晚八時中國留美西部學生開懇親會于上海樓函約到會因時間尙早與阮領事乘車遊新華盛頓湖畔八時赴上海樓蒞西部留學生之懇親會會中設中餐在座者有華盛頓大學文科

主任沙路中國協會（美人所辦）總理波克華盛頓大學新聞記者及中國男女學生約七十餘人席間各有演說余亦隨例演說由衆公推四川學生傅葆琛君用英語繙譯又湖南學生傅霖君招待尤爲親切此間留學生以廣東人爲最多語言不通且有不能中國語不識中國文者故開會秩序單必用中英文各一分晚十二時半散會

二十二日十時華盛頓大學新聞部記者及沙路太晤士報訪員來見並邀余攝影登報中國協會具柬邀余於一時半遊披利海峽同遊者中國學生及美人男女約百餘人此爲世界之第一良灣蜿蜒三百里造船廠二十餘所水深可容三萬噸之船余此來適獲觀新發明之色門土造船亦一快事也海灣與內湖通設有水閘以時開閉凡經過海水之船其船底有種種附着物須經淡水洗滌是湖即自然洗滌之良港也午後四時半返寓五時出遊日本街日本街與中國街毗連而其秩序之整齊店戶之潔淨視中國街有天淵之別六時半阮領事約晚餐八時華盛頓大學有演劇會未赴與阮領事步游新華盛頓公園九時回旅館

二十三日午後一時往拜華盛頓大學校長蘇則羅君蘇氏談教育極注重實用主義並謂美國政治學純爲演繹的而非歸納的無研究之必要云 沙路自動車萬餘號電車徹夜不停小飲食店亦終宵不閉惟警察並不多見聞全埠警察不過八百人也美國戰時限制糧食而旅館及大小飲食店僅張限制食品之告示并無警察之稽查余詢諸某餐館主人則云自負責任也

二十四日參觀華盛頓大學並圖書館博物館博物館純用木造木柱大可四五圍其餘裝飾亦皆用木爲之館凡二層下層陳列天然品以阿拉斯加產居多上層則陳列印第安人之器具並中國及菲律賓之物品焉

二十五日一時乘電車赴他可馬觀美國西部兵營約歷一時半始達其地爲海濱之市交通便利發達正未艾也 美人好居世界第一日本九州足利銅礦之烟突高五百八十五尺稱爲世界第一爲他可馬一寡婦所聞更建一烟突高五百八十八尺美人爭勝之心於茲可見到他可馬更換一自動車約三十餘分鐘到總司令部門前無衛隊小樓二層用人極少予持華盛頓大學校長介紹函訪總司令不遇由

代理總司令接晤譚甚久據言此間爲空曠地去年始建營房三月工竣計可容五百萬人練兵三月而成談後共乘自動車參觀操演兵制一師二萬人師分兩旅旅分三團團分三營營分四連一連二百五十人略如中國之組織唯人數有出入耳兵士家眷許來營訪問唯不准住宿觀罷約五時半返市時已七時半矣

二十六日無事因昨夜不能成寐甚倦本擬觀市政廳不果行 晚赴劇場觀劇因有法國著名老女優來美演劇助餉一時美人爭往觀之故亦欲一寓目也該女優年已七十餘尙能飾少女

二十七日下午三時往拜中國協會總理波克君暢談樂甚波克備函介紹余見哥崙比亞大學校長四時到阮領事處辭行因定於本晚十二時赴砵崙也

二十八日早八時抵砵崙梅領事百顯偕其公子及商人數人來迎寓阿利根旅館十時梅領事約食於中國餐館此館爲梅領事所設太平洋沿岸以排斥華人之故中國餐館頗不流行惟自歐戰發生之後西部各洲工廠大盛中國餐館亦遂增多砵崙現已有十五家云 午後一時往觀利氏學校利氏者原與梅領事合伙作工後

致鉅富晚年以其財產四分之一給予親友其餘則以建此學校是日學長不在僅由書記引觀校中女生皆習看護婦職爲準備赴法國戰場也三時回旅館旋復偕梅公子游特布爾山觀本市貯水池六時赴錦江樓應梅領事之招待夜遊市中二十九日早同梅領事早餐十二時赴中華會館與各董事相見并觀兩等學校時已放暑假區君萃倫爲此間大學生又充此校教員蓋最熱心之人也中國街分新舊兩處賭館最多此處華人合計不過三千餘而賭館有六十餘家賭風之盛亦可見矣中國人在美洲自建之會館惟舊金山紐約及此間三所紐約以負債差押此間亦漸不支矣 四時返旅館五時同梅公子游市之東山公園有印度人銅像在焉像爲一女子因當時印度人謀殺白人由此女告知消息幸免於難故立此以爲記念又塑二男子作怯望形蓋狀當時印度人之畏白人也六時半赴僑商歡迎會演說約一點鐘十時乘船遊棕樹公園蓋電光公司所建設也純用電氣作種種遊戲遊人甚多十二時乘電車回旅館

三十日擬赴司摩經是早先買車票十一時同梅領事早餐二時乘汽車遊哥倫比亞

大道此道通哥倫比亞河築於沿山之間勢極險峻崖壁相連數百里馬魯馬瀑布亦有可觀以七時須上火車故僅觀瀑布而止不及前進返砵崙市爲六時二十分梅領事約便餐餐後上車車沿大道而行計經過二時天色暝矣

七月一日早七鐘到司摩經華盛頓州屬之一大市也八鐘即換車經愛達霍境沿途山色清秀樹小而盛蓋新開之地也晚九時至此經由蒙達拿屬美國有名之銅礦在焉連山數里燈火萬家望之如不夜之城

二日早七時到利賓司塘埠仍爲蒙達拿屬下車早餐後仍上車行沿途山皆積雪落機山之支脉也荒涼特甚曠無人居蓋地猶未闢矣十時至窩民州加丁路車站止於此黃石公園之門即在此焉 黃石公園者非尋常之公園也實畫三十平方英里之山壑以供國人避暑之用故每年以六月二十日開九月二十日閉焉往年由政府開設旅館今年以戰爭故旅館停歇有私家經營天幕以待客者余乃投宿於幕中午後一時半往觀硫磺崖崖高六千尺爲美國之最大者噴水不斷皆溫水也游一時許返幕三時後大雨雷電交作

三日早八時乘自動車行蜿蜒百餘里所過皆荒境惟林木茂盛中有數處噴泉狀奇可觀十二時半至山腰旅館午餐大雨且寒遂止宿焉午後觀各噴泉以礮臺泉爲最大據地質家言此泉實經過三萬年云噴水之高度以巨人泉爲最聞每八日至十二日噴一次每次均二百五十英尺老實泉每六十五分鐘一噴高一百五十四尺余是日凡觀數次又有泉名中國人泉詢諸引導人則云昔有中國人業洗衣於此以用石鹹過多致泉水發酵突起因此得名云

四日午後一時半復乘車行五時半止宿於山中旅舍舍臨黃石河源之大瀑布奇偉可觀徹夜大聲發於水上不能成寐是日爲美國國慶日晚間在旅舍觀美女士作跳舞之戲

五日早大雨午後二時乘車仍迴二日原宿地五時至旅館餐後七時十五分附車至利賓斯塘宿於巴克旅館旅館之侍役爲日本人其所閱報紙雜誌除英文外並有日文日報二分及新公論雜誌一分似爲苦學生中國人在此間者十餘人有一餐館一賭館



六日午後四時附車赴森波沿途所過皆蒙達拿地一望平原無際悉未闢之地也  
七日午後十一時到森波止宿於森波旅館此間中國人約二百餘人有餐館有商店  
有洗濯店皆在中國街焉 森波者米利梭達州之首府也爲全國商業鐵道之中  
心西北航路之總匯實美國輸入口岸之一有稅關在焉出產以農品爲最紐約以  
西農業最富地也各種製造場林立製造品由密士失比河運出太平洋鐵路亦極  
便利全國鐵路交換場此爲最大

八日休息一日未他往

九日午後一時往觀市政廳三時與市長相見該市無議會有參事會辦事分六課課  
設課長市長屬民主黨晤余後介紹參觀州政府州長因戰時赴各處演說僅由秘  
書長接見特派秘書一員引導參觀入州長應接室中先有多數鄉人在焉有一人  
指示說明蓋鄉中男女乘農隙前來觀光署中特派一人引導也應接室之旁則爲  
戰時委員開會之所導者引余參觀上院下院及高等審判廳各種機關皆在一室  
之內據云建築費約美金五百餘萬屋柱以大理石爲之畫壁皆名人手跡高等審

判廳壁上有孔子講學圖則以萬元請名手畫自紐約者其餘畫品亦悉在萬元左右洵壯觀也四時半乘車沿密士失比河行游公園一時許

十日早森波商會知余來派書記一人招待十時往觀圖書館館長爲州長所委任館內有兒童閱書室教員參考室藏書甚富關係於日本事情之英文書頗多館長爲余言關於中國之著錄苦求而不可得祇有描寫中國人生活狀態之影片爲教員參考之用者則皆數十年前之社會狀態也又小兒閱書室中關於各國小學兒童之情狀皆有成書其關於中國者亦係舊本弁髮垂垂甚不雅觀外人腦中認中國爲未開化狀態皆此等書爲之而中國人亦無以英文介紹中國之文明者真可歎也 午後商會書記以車來約余遊觀各地此則走馬看花酬應而已惟遊印第安山時書記爲余言距此二百英里尙有印第安族居焉此族約數百人已不能自存政府恐其全歸殄絕無可參考每年以公費養之嗚呼印第安人者此地之舊主人翁也今寄人籬下不能自活亦可哀矣六時梅樹迺招飲七點半散八時附車赴芝加哥

十一日早九時抵芝加哥住黑石旅館以疲極休息午後廣東商人甄君湯君來訪

十二日午後一時湯君以車來邀余游公園以林肯公園嘉克森公園爲最佳皆濱墨西哥根湖也晚由湯君等招宴於杏芳樓此間中國人約六千人內商人約三百餘皆受雇於中國商人者也本州即伊利羅斯州尙未禁酒刻下輿論亦在醞釀中 夜十時遊電汽公園與砵崙市略同蓋下等娛樂場也

十三日早十時半觀修阿斯羅把克百貨公司晚五時杏芳樓主人招宴

十四日早各學生來見是日爲法國國慶日美國亦舉行祝典示親密也在公園觀法人演飛行機

十五日早接見芝埠日報各新聞記者午後此間留學生開招待會余演說科學與人生之關係歷五小時回寓

十六日午後一時參觀郡及市政廳五時工商安良會歡迎於本會所並赴中華青年會會中無多人僅晤一譚君略寒暄數語而已夜八時觀劇

十七日十二時湯甄兩姓合開歡迎會蓋以兩姓同出中山郡故合而爲一團此僑民

之特例也午後五時附車赴華盛頓同時發電於顧公使

十八日午後六時半抵華盛頓車站顧公使派魏文彬秘書及黃監督嚴監督來迎住華盛頓旅館自開戰以來華府增加人口甚多故旅館幾無隙地

十九日午後二時同魏秘書參觀全美聯合會各國皆有代表人物塑像陳列其中各國土地人口貨物皆有比較圖焉南美文化以阿根廷智利巴西爲優有大會議廳二十一國各設一坐以駐使爲會員美國務卿爲主席次參觀博物館有人種部生物部礦物部此分部也其本館則各代歷史遺物及各總統夫人衣服並其他歷史進之物及礦山模形等咸具中國亦有數種均不及日本之精也晚六時同顧公使遊公園七時公使招宴

二十日午後一時同夏秘書參觀全美革命婦人會因係星期六門閉不得入焉次參觀華盛頓紀念塔塔凡五百尺九百餘級高聳雲霄有各州所送之紀念石日本及吾國教民亦有贈石焉由升降機而上下余則步行故觀之較詳每層皆有禁札塗拭者課二十五圓之罰金是日甚暑頗不可耐次參觀美術館六時返

二十一日爲星期日午后一時觀動物園有猴御食案用刀叉食盡一皿則搖鈴爲號食畢而眠且覆被焉美人以此試驗動物心理也又有狼狼相依惜余僅見狼未見狼也七時赴使館晚餐

二十二日十一時半同顧公使公使拜代理國務卿波克十二時參觀衆議院僅三分鐘即散會蓋衆議院因今年改選欲休會回籍上院助政府不肯休會下院不得已乃三日一會實則重要議員皆離京故僅爲形式之開會也上院亦僅開會半小時到會者不過十餘人無多議論旋觀大理院自開國至今院長共九人蓋皆終身官也二時觀林肯被刺處三時半拜外務次長郎氏及東方局長衛理七時黃嚴兩監督招飲

二十三日午后二時參觀國防局蓋管全國鋼鐵及戰時所用之金屬者次戰時商務局管出口貨物次糧食管理局次燃料管理局

二十四日午后十二時附電車參觀華盛頓住宅及墳墓特在李鴻章手植之樹下攝影五時附輪返華府晚看電影乘電車在華府白黑人可雜坐一入維金尼亞境則

白人坐前黑人後坐蓋界限猶未去也

二十五日參觀議院會場左側爲民主黨休息室右側爲共和黨休息室旁有書籍室蓋備會議參考之用場內左右各列長方案二則備兩黨首領之用也有演台二分  
左右列開會時先由牧師祈禱再由秘書長報告始開議是日到會者只二十一人  
五分鐘即散散後拜議長議長相片旁有畫驢象蓋民主黨之標誌也共和黨之標誌爲象進步黨爲鹿

二十六日顧公使邀往別莊避暑別莊在墨里蘭之鄉野偏西與維尼亞交界頗爲清淨是晚行裝甫卸即接使館來電促公使即歸華府事後詢知爲西伯利亞問題及代表上海造船廠與美國訂約事也

二十七日遊偏馬之瞭而壺

二十八日與顧公使夫人及清華學生監督黃鼎君公使館魏秘書等遊南北美戰爭之古戰場

二十九日觀鄉農刈麥

三十日無事

八月一日返華盛頓

二日公使招宴有美代理國務卿蘭辛氏外交部東方課長威廉氏及前我國財政顧問鄭克氏等同席威廉氏曾充北京美使館參贊與余交情頗厚是日相叙甚懽

三日四日均無事

五日美外部次長耶氏招宴於本宅

六日午後四時由華盛頓乘車行七時半至費爾得非亞有學生尤乙照（芸閣）楊毅（莘臣）黃寶球孫洪芬諸君在車站相候蓋先期接到華盛頓嚴監督來電請爲關照也

七日參觀佛尼大學及博物館午後微病赴醫診視

八日觀自由鐘獨立閣弗蘭克零墓及樂遺女士遺宅午後觀華盛頓戰場

九日參觀費城市政廳晚七時乘車行九日午後九時半到紐約錢代領事迎於車站

住馬沙旅館

十日移住孫訥芮斯旅館午後遊博物院有隕石及最大動物之屬

十一日學生陳達等來約遊哥倫比亞大學

十二日訪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談甚歡晚日本三菱會社紐約支店長山寶君請宴宴畢散步並參觀格蘭託墓有李鴻章植樹焉

十三日訪紐約市長譚甚歡十一時拜領事不遇午後二時遊摩天樓凡六十層全城可見兩旁哈託孫河皆船碇之所乘車遊銀行街並過橋遊某公園此橋係祖孫父子三代而成晚八時赴哥倫比亞中國學生歡迎會凡七十餘人余演說歷三小時十四日午後八時觀跳舞劇十二時附車到波士頓

十五日早六點五十分到波士頓住普拿雜旅館遊觀基督教科學第一禮拜堂即耶底夫人所創之基督教科學研究同志所建者也看圖書館有最初馬省總督象在焉

十六日一時參觀哈佛大學博物館有用琉璃製成之各種植物標本德人某父子之所造也又有德國式博物館落成未久因開戰故尙未開幕三時參觀馬河理工學



校美人所誇爲世界第一之工學也五時訪佛國克林出生地及最古之教堂又觀州行政公署及把克山紀念塔塔在山巔係就美國第一次與英國開戰地增高二二五尺而尙不及華盛頓紀念塔之半聞當時有普將軍初率農民千二百人與英軍戰不利乃求於華盛頓之部將曰予我三團人吾必奪此地後果然今此言爲美軍中一般流行語在法境之美兵常以爲言此美人之自負也

十七日午前十時參觀哈佛大學醫學校十二時波士頓華僑開歡迎會余演說中美國民性之比較二時宴會四時上車赴伊沙卡

十八日十二時到伊沙卡六弟悟菴及萬國學生會長趙國棟君來接飯後散步於湖畔

十九日參觀康南爾大學晚八時留學生開歡迎會於萬國學生會事務所余演說理想之青年

二十日午後四時半附車赴奈耶卡辣瀑布經把發爐換電車晚十一時到  
二十一日遊坎拿大方面及美屬方面之瀑布

二十二日十二時附車赴托蘭托美政府已知會英美兩稅關故無留難午後五時至托蘭托七時附車赴維利鄙

二十三日在車中經過大湖風景絕佳

二十四日十二時十分到維利鄙住西鄙兒旅館

二十五日高等學校校長來拜並引觀議會裁判所是日適坎總督出巡至此余因校長之介紹得與總督相見時值總督召集教育會議余遂得與列並蒙優禮

## 游美演說

先生所至皆有演說茲得存錄者凡五通賀茂丸同舟歡迎會美西留學生懇親會  
波士頓中華商會三通皆霍堅君筆記維多利亞華僑學校演說則溫哥華大漢報  
所述大略惟美東留學生懇親會一通出先生手稿

### 賀茂丸同舟歡迎會演說

鄙人因有游美之行得於賀茂丸中與諸君相周旋旬日以來蒙船長船員及在座諸  
君爲親切之禮遇私衷至爲感謝今日又寵之以盛會不勝榮幸生平所至之地率承  
不棄往往有歡迎之舉但在大洋之中而受優渥之歡迎者今日實爲第一次故今茲  
蒞會之愉快感謝有非平時所能比擬者

中國古人有言同舟共濟則胡越一心言地位同則利害同利害同則感情同感情同  
則相互愛重之心悠然自生濱太平洋而立國者重要之部分歐洲則爲英俄美洲則  
爲美國東亞方面爲日本與中國中日兩國同處東亞對於世界大勢利害漸趨於一  
致兩國國民亦漸有利害同感之覺悟今日在船中之聯想直及於兩國國民行動之

大勢吾輩同舟之人各有抱持之目的各有應盡之任務然不問各別之目的如何任務如何以同舟之故皆願平安共濟決無畛域之分故今日在船中之感情即謂爲兩國國民在世界行動之縮影亦無不可

世界各國歷史關係之深者無過於中日兩國數千年前交通未開日本即有東方君子國之名孔子浮海之言說者謂有求友之意秦始皇時命徐福渡海求不死之藥中國自古歷史上理想之日本皆認爲精神上物質上有補益於中國之善隣海通以後兩國國民往來頻繁精神物質之文化皆有遺餉之處太平洋實爲吾兩國國民媒介之好友鄙人渡海與日本人相周旋者已兩度於茲今在浮海之中而受君子國君子之歡迎此孔子之所有志未逮者而鄙人躬荷其榮不得不感謝太平洋媒介之賜也佛家喜說因緣有一因必有一緣有一緣必又生一因就此點言之則人類之歷史皆因緣之歷史也今日諸君以何因來此船中鄙人以何因來此船中必有種種之差別然竟不期而結合成此同舟之緣此十數日同舟之緣必又爲他日之緣之因今日朋友之意義日廣即因緣之接觸日多也吾人當努力爲兩國國民種善因使兩國國民

收美滿之善緣今日感諸君之盛意敬爲兩國國民祝前途之福祉並祝在席諸君之健康

維多利亞華僑學校演說

鄙人自出國門以來所見皆爲外國人今與諸君相見濟濟滿堂俱是吾國民族僑居海外之俊秀歡喜何如鄙人有所欲言者諸君當知愛護祖國乃國民之本分且亦生人之良知良能不假外助而自然流露第身在海外遠離祖國受外界種種之戟刺愛國心定能更加發達此海外華僑所以爲鄙人所最敬愛之人也雖然愛國事業本無止境首貴其團體蓄有實力愈大愈佳愈衆愈厚若於愛國團體內而橫生黨派使其奮鬥力薄弱不用以對外而用以對內則最爲可惜諸君在求學時期及將來出身經營事業望將鄙人不可橫生黨派之議論仔細思量並努力求學問以謀吾國國際貿易之發達此尤鄙人所最希望者

美西留學生懇親會演說

鄙人蓄念游美已數年於茲矣徒以俗事拘牽遲遲未獲如願年來抱恨莫此爲甚今

茲得渡太平洋而登新大陸此誠鄙人數月前所夢想不及者且當登陸之始即與我國留學諸君並此邦文人學子聚首一堂其欣幸豈可言喻

代表地球之國家有二一爲德國一爲美國前者代表貴族主義後者代表平民主義前者重強權後者重公理而以近日潮流所趨公理必獲最終之勝利故歐洲大戰之後美國必爲世界之中心點鄙人此次來美之目的即欲吸收此種文明以備他日貢獻於我國國民也

吾中華民國與北美合衆國乃位於太平洋東西兩岸之二大民主國也以民主主義之精神言之美國實爲世界之代表然以民主主義之理想而論則中國數千年前已有倡之者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其義也吾人以篤信民主主義之精神對於代表民主主義之美國特加信仰不寧惟是吾國以嗜愛和平見稱於世而美國又爲世界和平之代表比年以來美國之對華政策無一不以平和主義出之例如吾國當國體改革之初美國即首先承認未幾因借款問題屢受外國掣肘美國又毅然脫出五國銀行團實行退還庚子賠款凡此皆足證美國對華之好意故吾國人近

年親美之念益盛今更與美國取同一之步調爲維持正義人道而參加戰爭則兩國之民將因是亦生友愛之念自今以往願各努力互相提携使此太平洋岸不虛負太平洋之名而於實際上成爲永久和平之天地是則兩國國民之責也

鄙人抵美後第一之感想即美國人精神之宏偉是也鄙人今日與阮領事游司密氏樓樓凡四十二層巍巍然高插雲表其物質文明之發達固一望而知之然使非有極宏偉之精神與崇高之理想寓乎其中則此物質文明又何能達此地步故司密氏之高樓即爲美國人精神與理想之所表現

諸君留學於此其受此種精神與理想之感化必甚深願他日一一介紹於祖國也  
波士頓中華商會演說

鄙人此次來美游歷凡足跡所至皆承我國僑商諸君優禮相待曷勝榮幸前日行抵波士頓以此間爲美國文化之中心點對於學堂教會及各種學問機關多所瀏覽致未獲先行謁訪諸君私衷方以爲歉乃蒙諸公不以疏略見罪寵之以盛會益增慚愧鄙人已預定於本日下午起程取道坎拿大附船歸國自茲一別正不知何時再與諸

君叙譚則當此與諸君臨別之頃不能不將鄙人所希望於我諸君者盡情傾吐想亦諸君之所樂聞也

諸君不遠萬里而來既無政府之保護復受外人之壓迫而猶能於此世界商業競爭場中力圖發展其進取奮鬥之精神誠非他國人民所能及此鄙人夙昔之所拳拳服膺者也雖然鄙人嘗讀美國某經濟學者報告謂華人之經營海外者不過爲自給之經濟於世界商業不發生何等影響心滋疑惑及此次來美觀察乃知其言爲不誣蓋吾國商人在此所售賣之商品率爲西人所不用之物而以供給本國在各埠之工人爲主要目的本未入於世界商業競爭之場也此其責不在僑商諸君而在國內之一般實業家何以言之海外發展以國內澎漲爲動機未有國內商工業不發達而海外能獨發展者也夷考國內商工業所以不發達之原因則又不僅海內實業家之咎實由全國國民品性之墮落鄙人此言非爲座中諸君發也諸君皆奮鬥努力之過來人諸君刻下之所經營者皆諸君奮鬥努力之結果故鄙人對於諸君斷不敢加以何等批評惟一考我國一般民性之墮落則誠不得不爲諸君言之冀諸君秉其奮鬥努力



之精神有以鼓勵而奮興之也

欲知我國國民品性之墮落不可不先研究外人之優點以之與我比較就鄙人此次游美觀察所得覺美國人有四種矛盾之心理而此四種矛盾之心理即美國國民性之優點也試爲諸君一一述之

第一 美人一方有事事皆求迅速之心理而一方却有堅忍遠大之精神美人以性急之國民見稱於世火車則曰特別快車輪船則曰特別快船此猶迎合乘客之普通心理萬國所同無足怪者至其於雜貨店之廣告及飲食店之招牌亦皆特加一快字甚至葬式行列皆以快爲準此則吾國人之所不思議者也今問美人何以事事皆求迅速則一言以蔽之不外由尊重時間之觀念務求時間之經濟而已何謂時間之經濟即以最短之時間博最大之效用是也余游華盛頓見有所謂人力增進局考其如何增進人力要不外節省時間而已機械之發明電力之作用凡皆所以爲節省時間計也又游紐約市見其市內各種交通機關上有高架車中有街上車下有地底車此外私人及公家所用之摩托車爲數在五十萬號以上其交通之發達固由於國民經

濟進步使然然亦未始非美人特別尊重時間之觀念有以致之不甯唯是此種觀念常於娛樂中見之今日美國活動電影之流行幾於無地不有而劇場之演藝反至無人問津此非獨金錢之問題實亦時間之問題蓋活動電影可於數十分鐘演盡小說中全部之事實若以人工演藝爲之則非費一二星期不可其尊重時間有如此者夫人生世間上壽不過百年苟欲成就偉大事業非求時間經濟不可美人以尊重時間之精神事事求時間之經濟遂使此百餘年前一片荒涼廣漠之原野一變而爲莊嚴燦爛之新大陸由是觀之則美人事事求迅速之心理卽美國國民成功之一大原因也

雖然吾國先聖有言毋欲速欲速則不達斯言也蓋謂凡事若只求速成則必至苟且了事而不能收最終之效果而美人則不然一方事事求迅速一方却有堅忍遠大之精神余觀沙路之斯密氏樓樓凡四十餘層巍巍乎高插雲表聞由斯密氏父子兩代而成又紐約之布陸克連大鐵橋長亘三四里聞當此橋未成前往來於紐約與布陸克連二地者須用小汽船費時四五十分鐘冬時風浪甚大往來尤爲不便於是有某

甲者一方以節省時間之觀念一方以堅忍遠大之精神特造此橋經祖孫父子三代而後成今則橋上有汽車有電車而摩托車之往來橋上者每分鐘有三百餘輛隆隆焉轉瞬即達彼岸以視前此之舟舶往來其遲速相距不啻天淵之別此即鄙人節省時間之觀念與堅忍遠大之精神所收之結果亦即鄙人所謂美人矛盾心理之一也而此種矛盾之心理即爲美國國民性優點之一

第二 美人一方有勞動神聖之觀念而一方又富於娛樂的興趣 人生不能無執業執業即勞動之一種也然執業不過爲謀生之一手段此與勞動神聖之觀念不同蓋爲謀生活而勞動則生活爲最終之目的生活之目的達勞動亦可終止不甯唯是爲謀生活而勞動或不免視勞動爲一種苦事今日之勞動即所以免他日勞動之苦若勞動神聖之觀念則不然蓋視勞動爲人生之樂趣雖山擅銅陵家藏金穴而其勞動之興味仍不稍減此種心理吾於美國社會見之鄙人此次經游各地見旅館中之僕役多爲大學及高等學校之學生初以爲迫於家計使然及細考之始知其中不乏豪富子弟問其何爲操此苦業則曰此非苦業實樂事也聞之不禁汗顏至如威總統

之好步行羅斯福之好田獵皆爲吾東洋人所視爲奇異者總而言之美人無男無女無老無幼無一而非好勞動之人而社會亦因此日益進步是故勞動神聖之觀念亦即美國國民成功之一大原因也

美人好勞動之心理既略如前述雖然若循此心理則必至視勞動爲唯一之生命而不解娛樂之趣味如是則終日擾擾攘攘是其生於勞動勤苦之生活而無優遠高尚之精神而美人則不然一方有好勞動之心理而一方却富於娛樂之趣味今觀美國歌場劇院活動影戲館觸目皆是而公園之多甲於寰宇入其公園則見文人武士以至農工商賈諸色人等熙來攘往或則聯袂高歌或則携手跳舞欣欣然逍遙游泳於光風霽月之下以視彼風塵僕僕之社會儼若別有天地然今大總統威爾遜氏世所稱爲努力奮鬥之人也當此世界戰爭其公務必較平時繁冗然聞彼每日退食公餘必擇一二小時爲種種之娛樂又每逢星期三必偕其夫人赴某劇場觀劇又考黃石公園數十年前爲一片荒涼之地而政府必闢之以爲國民公共娛樂場則美人富於娛樂之趣味性可知夫娛樂者對於勞動之慰安也娛樂之效果必能銷鎔其躁厲之

思想而涵養其優遠之精神是故不喜勞動之國民其民族必亡不富於娛樂的趣味性之國民其民族必無大成功之希望若自吾人之心理思之則以爲富於娛樂的趣味者必好逸惡勞喜靜而不喜動而美人又不然其富於娛樂的趣味如此而其勞動神聖之觀念又如彼吾故以此爲美人矛盾心理之一而此種矛盾之心理又爲美國國民性優點之一也

第三 美人一方富於個人獨立性而一方却厚於社會公共心個人獨立平等自由種種觀念爲美人立國之根本精神此稍涉美國政治史者皆能言之不必入其國門然後知之也余遊華盛頓州立大學聞校長蘇薩羅君爲余述及美國教育方針在在皆以養成個人獨立爲主及觀其社會組織亦無一而非個人主義之所表見乃至倫理觀念亦純然由個人觀念流出所尤奇者余到處見美政府招兵之廣告皆多誘導之辭而鮮強迫之語甚至有畫一美人著軍服綴以文曰我恨不作男子若爲男子便當隨軍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想亦諸君之所熟覩也夫徵兵者強制法也廣告者誘導術也美政府既已勵行強制徵兵月前上院又議決逃役之懲罰威大總統且定於

七月一日起不發外國旅行券既有此種種強制勵行似無需乎誘導之必要而美政府竟直認爲當然之事務特設政治廣告局以鉅大之廣告費列之於預算中所以然者亦以個人獨立平等自由諸種觀念已成爲舉國之信條人民對於國家之行爲皆發於自律的自動的而不希望受階級之強迫故不能不以廣告爲誘導之術是故美國自開國迄今凡百餘年無論政治界經濟界皆不能發生階級制度由是觀之則美人獨立之精神洵不愧稱爲世界第一（美人好自稱世界第一此亦諸君之所熟知者）而由此種精神遂生出自我實現之觀念人人向上發展各自應用其天才各自發揮其能力個人愈發展而社會亦愈進步此又美國國民成功之一大原因也雖然若就普通心理言之則個人主義強者其公共觀念必弗強而美人又不然一方富於個人獨立性而一方却厚於社會公共心故平時雖極冷靜而一遇政治或社會現象之變動則必舉國若狂全體之思想盡爲其所支配是以從來各大政治家每當選舉之際皆爲競爭演說蓋欲利用羣衆心理以博多數之同情而謀最終之勝利觀於此則美人之厚於公共心可知矣不甯唯是美人犧牲個人私利而謀公共幸福之

精神尤非尋常可比當年南北戰爭是其明證即如此次美國參戰既採徵兵制度復勵行強制禁酒限制糧食並將鐵路電信各種私有事業收歸國家管理凡此皆與個人自由觀念絕對不能相容者也而美人竟安之若素甚至全國上下無友無敵對於威大總統莫不歌功頌德近據美政府報告法境之戰美兵死傷甚多又據日前軍電羅斯福之第四公子亦死於西部戰場由是觀之則美人一方爲真愛自由之國民而於其矛盾之一方又爲真能犧牲之國民也吾故以此爲美人矛盾心理之一而此種矛盾之心理又爲美國國民性優點之一也

第四 美人一方富於科學的研究性而一方却篤於宗教的信仰心理學家分人類之天才爲三種一發明的天才二應用的天才三模仿的天才北美爲後起之國家故發明的天才雖不多見然其應用及模仿的天才則殊非他國所可及也無論何種科學一旦傳至美國則美人必運用其天才模仿之應用之發揮而光大之美人既以此自負而東西各國亦莫不震驚於北美之科學世界今日美國學校之多爲全球冠全國男女幾於無人不學而所學又無一不徹底此皆應用與模仿二種天才之結果

也應用者出其所學以施之於實用之謂也模仿者對於他人發明之結果仿而效之之謂也雖然使無精密的研究性則必至模仿他人之皮毛所學決無良好之效果而美國國民又最富於精密的研究性者也凡學一事必能探其本源考其因果然後搜羅種種事實加以精密的研究解而析之類而別之試驗而證明之於以成爲一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是以輓近數年間美國科學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科學愈進步而社會亦愈發達此又美國國民成功之一大原因也

雖然科學與宗教本絕對不能相容者也科學興則宗教亡故富於科學的研究性者必薄於宗教的信仰此又吾人一般之見解也而美人又不然一方富於科學的研究性而一方却篤於宗教的信仰心鄙人日前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勃挪君爲余言今日基督教之觀念尙占美國國民性之一大部分又據勃民所著『赤裸裸之美國人』一書謂最近統計北美合衆國之傳教師爲數達十六萬人教堂二十萬餘所信徒三千二百餘萬云勃氏爲美國最近之大教育家聲望卓著其言必非子虛抑鄙人又嘗參觀美國議院矣上下兩院每日開會之時必先行祈禱禮聞各州議會亦多



如是甚至出征軍隊亦以牧師隨行即此亦足見美國宗教勢力之大矣蓋美國自開國之初由清教徒秉其確固不拔之信念力征經營以成此莊嚴燦爛之新大陸故後世遂確守其祖先之傳說雖科學日新而此種傳說之效力仍不稍減美人奮鬥努力冒險犧牲之精神皆此種傳襲之信念有以養成之也鄙人頃者不云乎美人蓋最富於應用之天才者也惟其富於應用之天才故傳襲之信念雖甚深而於科學之進步並不發生何等障礙抑且應用科學以刷新其宗教焉此非鄙人架空之譚也諸君久居波士頓今就波士頓言之波士頓者美國文化之中心點亦基督教科學之發明地也鄙人昨游基督科學研究會見該會發布種種印刷物以科學的說明而傳導宗教之信仰此當亦諸君之所熟知者更無待鄙人喋喋矣由是觀之則美人一方富於科學的研究性而一方却篤於宗教的信仰心此亦美人矛盾心理之一而此種矛盾之心理又爲美國國民性優點之一也

美國國民性之優點已略如前述今考諸吾國則何如者

第一我國人既無尊重時間之觀念又乏堅忍遠大之精神我國社會專講應酬應酬

之外尙苦日長無可消遣至於正業則因循苟且得過且過明明一日可以完成之事必分數日之力而辦之若自黃金時間之西人眼光觀之我國人可謂最揮霍之國民矣雖然若謂吾國人有堅忍遠大之精神其所以不汲汲於現在之成功者蓋欲收將來偉大之效果則稽諸事實又適得其反不觀乎國內一切公私事業乎政府當局則彌縫苟安實業家則只役役於目前之小利甚至學校招生廣告亦特加「速成」二字以迎合多數學生之心理即此亦足以窺見一斑矣由是言之我國民既無尊重時間之觀念又乏堅忍遠大之精神是故鄙人前述美國國民性之第一優點即吾中國國民性之第一缺點也

第二我國人既不認識勞動之真價值又不解娛樂之真趣味我中華民族向以勤勞見稱於世謂吾國民不好勞動聞者或將指爲妄言雖然吾國人之勤勞大抵爲生活困難所迫是故披星戴月日夜辛動要不外由於解決現實生活之目的而發苟現實生活既得解決則鮮有不耽於逸樂者否則亦爲免除異日勞動之苦或爲其子孫謀終身之逸樂而已此不得謂之好勞動尤不得謂之爲認識勞動之真價值也又自其

娛樂方面觀之則靡不逐逐於肉體之樂試觀北京之中央公園茶樓酒館櫛比林立且國內一切實業停滯不進惟此則爭妍鬥麗日益發達是皆吾國人物質嗜好之所表現也不甯唯是吾國人娛樂之方法殆無一不與娛樂之旨趣相反麻雀也鴉片也皆不能涵養其優越之精神而反使之損耗於無形之中者也吾故曰我國人既不認識勞動之價值又不解娛樂之真趣味故美國國民性之第二優點亦即吾國國民性之第二劣點也

第三我國人既無個人獨立性又乏社會公共心 我國人之無獨立精神時賢論者已多茲可不必深贅惟有不得不一言者則時賢之論此大抵皆歸罪於家族制而在鄙人之意則以爲家族制度與家長制度不同蓋家族制度爲社會組織之一種苟認社會組織有存在之必要則家族制度亦未可以厚非也惟今日我國所行之家長制度以家長之威嚴縛束子弟之人格使其個性不能完全發達此其害固有不可勝言者關於此點鄙人他日當另有著述非今日倉卒間所能盡也至於公共心之缺乏則隨在皆足以證明之今姑勿舉他事即就實業界觀察我國個人所經營之事業尙可

發展惟一經多數人合辦之會社則不久必歸失敗考其故則皆由各分子之自私自利而乏公共組織之精神此次金山大埠中國郵船公司之內訌亦其一例也由是觀之則個人獨立性之薄弱既若彼而社會公共心之缺乏又如此故吾以爲美國國民性之第三優點即我國國民性之第三劣點也

第四我國人既無科學的研究性又乏宗教的信仰心 我國爲文化最古之邦而物質上之三大發明又久爲世界各國所稱頌然以缺於科學的研究性故雖有發明之天才亦終不能收應用之效果又況世運進化人智日新執古之發明必不足應今之需用且發明之事業有限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一見徒恃發明之天才而無應用摹仿之能力則必不能發揚而光大之故其社會亦終莫由進步至於宗教的信仰更爲吾國人所最缺孔子既非宗教而釋道諸宗又向爲士大夫所斥爲異端國人之崇奉各教者皆祇信其能造福於人並非以其有深遠之理想高尚之教條而信之守之也職是之故舉國之人皆無確固之信念而其人生觀亦因是而墮落積習既久社會遂竟成爲萬惡之社會吾故曰我國人既無科學的研究性又無宗教的信仰心

故美國國民性之第四優點亦即我國國民性之第四劣點也

以上所言不過略舉其例總而言之我國國民性之墮落於今已極興言及此寸心滋痛甚願得諸君之同情有以鼓勵而奮興之也鄙人言盡於此矣勉旃諸君爲國珍重美東學生懇親會演說

鄙人此次來美最感愉快者到沙路之始即值西部學生年會得與多數留學有志之士握手相見以後經芝加哥華盛頓費爾得非亞等地復得與當地之學生盡情傾吐本年東部學生會經會長楊君函約到會以行期已定不能赴約方以爲歉而今日之盛會乃得與諸君子晤對於一堂此真所謂美滿之緣也依鄙人之懷想以爲留學美國在東部之趣味必較西部爲尤深此非以學問程度之高下言實以美國開創之歷史多屬於東部回想三百年前荒漠之原野原始人類所游居美人之祖宗輩路藍縷以啟山林與自然鬪與原人鬪因成此莊嚴燦爛之新國吾人足迹所經覽一草一木皆具奮鬪之歷史足以掀動吾人之感情學校之肄習皆可見之科學也偉大之歷史偉大之人物偉大之事功其予吾人偉大之教訓往往於不知不覺之間受人格之感

化力此其有神於學問爲尤大也鄙人前在芝加哥大學學生會中演說曾謂科學必附於人生而後有真價值今日仍願與諸君重闡此義也

人生非爲快樂而生爲盡義務而生人生惟務爲道德的努力始有存在之意義此美國清教徒所抱之根本理想故以完成自我爲人生最大之義務科學則發達個性完成自我之一方法也同學一科學爲求快樂而學與爲求完成自我而學其結果必大相逕庭蓋爲求快樂而學則快樂爲最終之目的快樂之目的達科學之研究事業亦終止且外科學而可以達快樂之目的亦可以棄之而不惜以完成自我而學科學爲滿足自我之慾望一日不可離之物故研究之趣味發揮之努力隨自我發展之量而俱進復次爲完成自我而求學對於自我所應盡之義務有神聖之信念有此信念乃生極強之意志科學卽應此極強之意志而發其光輝爲快樂而求學無深思之信念必無犧牲之精神運用科學萬萬不能至於極大之限度復次爲快樂而求學必役役於現實生活有關係之學而不能徹求學問之真抵爲完成自己而求學以自己研究興味之所向雖與現實生活無大關係之學問亦能爲獨創之發明擴充人生生活智

能慾求之分量鄙人言此決非架空之談也試以中國人對於科學與美國人對於科學之理想與實際比較論之足証前言之不謬中國三十年前容有不認科學價值之議論自國家貧弱之現象日甚一日即老師宿儒無不震驚科學之價值國中學實業學實業之論調不期而異口同聲鄙人決非反對學實業也反對學實業之動機絕不認識實業之真價值也實業誠可以致富學實業決非即可以作富富之事業人格發揮之一種表現也實業之學問不附於向上發展之人格決不發生實業之效用即有一二可以倖而致富只可謂之解決個人之生活決不能發揮實業偉大之價值吾國人莫不震驚美國人之富力鄙人以爲美人之富力謂爲實業學問之報酬無甯謂爲人生根本觀念深厚之結果蓋若以富爲享樂之目的百萬之富千萬之富億萬之富其享樂之分量決不能相遠滿享樂之分量則努力之精神即可以如量而止而美人之富力愈加努力之精神亦愈加此非以享樂爲分量實以完成自我爲分量其故可深長思也

昔者哥倫布之冒險航海也爲求達東方之航路以土耳其人之橫梗信由西海可以

達於東洋也當時地圖推算之謬誤在科學上可謂之一種錯認哥倫布舉其不拔之信念貫以不撓之精神發見意外之新天地今日所驚爲科學世界之北美即由此科學錯誤而來也故有貫徹信念之意志雖科學錯誤可以得科學以上之成功無信念以爲之基礎科學精密不能發揮科學之效用以開闢新局發揮科學之效用其周圍之抵抗力皆足爲其阻障無戰勝抵抗力之信念與勇氣科學不可得而用也譬如中國西北之富源盡人所知其開闢之艱難當不過於北美移住之日而美人可以開闢荒遠之美洲中國人不能開闢近邊之西北科學之不足應用乎抑人生無信念而因以無勇氣乎其故可深思也往者張之洞督鄂時禁學生學哲學爲其不適於用也學問由人生求真理之慾望而生宇宙之真理無限多發見一真理即滿足人生慾望多得一發展之地何者實用何者不實用此非可以淺薄之心理定之也以淺薄之心理定實用之學問淺薄之人生觀祇能求淺薄之學問結果所謂實用者并不可得實用之地美國人世所稱爲最實用的國民也其學問之研究決非局於淺薄實用之範圍天文學之太陽研究隕石研究彗星研究以及神學古典學之研究率於世界有最大



之貢獻爲完成自我而求學不屑以自我爲淺薄實用之自我於是發展自我貢獻於世界爲唯一之義務故真理日益發現人生實用之途乃可以推至於無量此其故又可深思也凡茲所言不過略舉其例綜括言之中國自派留學生以來凡世界所有之科學中國人蔑有不學之者無論何種科學蔑不有一種之價值中國人所學之科學無一爲中國發揮其價值者學法政者多中國人政治之運用如何學教育者多中國人教育之設施如何乃至學農學工學商及其他種種在中國之表現如何此決非科學價值之問題實人生價值之問題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所謂科學與人生之價值者即人能弘科學非科學弘人之謂也佛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今日科學之價值不發揮於中國吾輩舊留學生不可不負其責任今後科學在中國能否發揮其價值現在之留學生不可不負其責任諸君果欲自課此責任乎當自確認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始

鄙人自日本來美留日留美之學生所見者不少大概留日學生神經多過敏留美學

生神經多冷靜此自所處之地位使然惟有一種共同之現象即最優秀之學生對於

中國前途多抱悲觀之思想抱悲觀之學生皆有理想之學生也理想極純潔而現實極污簡理想極秩序而現實極紊亂理想與現實生衝突於是而煩悶生煩悶之極而無可解決於是而悲觀生悲觀之學生最可敬而可憐者也昔者德國遭拿破崙之蹂躪菲斯的盛倡人生哲學一時人心奮興逮佛蘭克夫特迭次會議失敗以後於是而悲觀哲學生然人生觀不因是而墮落也其後德國之勃興乃出於預期以外故悲觀者人生處逆境時所不能免而萬萬不可因此而墮人生觀也前在華盛頓京城時有某君發問曰中國果可救乎當時答以君以爲可救則可救君以爲不可救則不可救雖然此簡單之解答決不足以服某君之心蓋某君實信社會力之偉大中國萬惡之社會個人投之而即化寧了此生於海外不願同化於中國之社會故有此問某君信社會力可以化個人苟非証明個人力可以化社會之理終無以解某君之惑人類有類似之意識對於同一之衝動往往生同一之反應此之謂社會性人類雖有類似之意識而究非同一之意識對於同一之衝動有時亦生獨異之反應此之謂個人性人有社會性故以和同而社會得統一有個人性故亦時以反抗而社會得進步社會歷

史所以不停滯滅亡者全仗社會性與個人性自動與反動之交互作用故認社會之力可以化個人亦當認個人之力可以化社會中國社會所以成爲萬惡社會因曾文正諸先輩死後蔑有人焉了解人生爲何物也讀孔孟之書言孔孟之言實不認識孔孟書中言之意當時學問咸目爲敲門磚門既啟而磚亦棄焉所謂爲快樂而學非爲自我而學學問與自我截然爲二物下等本能滿足之慾望愈熾寡廉鮮恥嫉妒欺詐種種腐敗之怪象成爲風習而不知醜

前清之所以革命也辛亥革命成功之易也爲吾國歷史上一新紀元實則爲前清腐敗官僚劣性之暴露蓋此輩對於自我毫無認識對於人生毫無確信無論對於何事毫無抵抗力簡明言之即以呼吸不斷能保現在之獸慾爲人生之目的無論何種醜態皆可作出無論何種名義皆可依附也迄於民國此風猶未息也忽而主張帝制非確信帝制可以救國也一輩人以呼吸不斷獸慾可保八字驅之然也故帝制敗而無一人殉帝制主義者焉忽而主張復辟非真有拳拳故主之至誠也一輩人以呼吸不斷獸慾可保驅之然也故復辟敗而無一人殉復辟主義者焉乃至戰爭非爲理想而

戰爭雞鶩之爭食也國法上之罪人苟有勢力之可附趨之如蠅之逐臭也賣國自肥之市僧苟有利之可圖就之如蛇之赴壑也美國以爭釋奴之人道犧牲鐵血而不辭古辣田牧師所提倡之不正富豪捐金拒絕之議成爲全國之信條此何等深越之人生觀諸君離萬惡之社會就學於理想深越之社會自我輩視之殆如清淨之天神天神乎無忘祖國人生之墮落當蓄其精誠以革此萬惡社會之命鄙人爲此言決非慫恿感情誘諸君投身於激烈之革命也激烈之革命有害而無益鄙人之所惡也習俗之結晶有如痼疾痼疾當去去之不以其道施以猛烈之手術疾不能已而或以促其生故治社會病者不徒施外科之手術當謀癥結之溶解西洋有風日之喻言旅客有著外套者風與日爭謀脫之風竭力吹之而旅客之束外套愈緊日照之以溫力溫力徐增外套不期而自脫故以猛力强革社會之積習衝突之暗潮必應其力而增社會失其融合性隨時可以生亂機此俄國政治歷史失敗之前車也以溫力溶化社會之積習雖時間較長而以染濡之有漸可以減殺衝突而得其調和此美國對於外來人種同化之明鑒也諸君果發改革社會之大願勿過激勿自餒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此孔子之言也人類雖萬惡其最初所秉之神性決非消滅以至於盡故以至誠待社會社會亦必有以報之汝有功於社會社會不負汝此亞里士多德之言也美國人信自力無限制人類之惡毒皆可以自力洗滌之故有萬國社會改良會之創設中國之惡社會以中國人之自力洗滌之決非過誇之志願也

且夫社會之爲物一方有固着性一方又富於摹倣性社會之進化常有賴於標準人物之摹倣古時之國家多以貴族爲摹倣之標準平民政治時代無人爲的貴族而決不可不有天然的新貴族所謂天然的新貴族者標準人物之代表名詞也政治界之中心人物爲誰某文學界之中心人物爲誰某實業界之中心人物爲誰某某界之泰斗某界之明星等用語皆含標準之意義促社會的摹倣也特舊貴族之摹倣爲固定的新貴族之摹倣爲變易的舊貴族之摹倣爲單綫的新貴族之摹倣爲複綫的舊貴族之摹倣爲迷信的新貴族之摹倣爲判斷的故平等之社會認差別確認差別之社會乃真平等華盛頓大學校長謂余曰社會不生英雄社會之精神必歸於墮落社會墮落未有甚於中國此時者也各界無可摹倣之人物社會行動凌亂污穢有教唆而

無指導有盲目之附和無正確之服從現象惡劣愈趨愈下要求新英雄之產生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中國新英雄之產生必於海外留學生中求之吾之敢於斷言者生物界之種屬必與緣遠者相交始能增其活力社會當思想枯竭精神頹落之際必藉外來之思想以濟其困窘而蘇其元氣留學生則吸收外來思想發皇人格之最良地位適於成新英雄之資格是故諸君不幸而生於困苦艱難之中國予諸君以在海外之痛苦諸君又幸而生於艱難困苦之中國予諸君以易於自見之機會干將莫邪經盤根錯節而特著其利蓋天才與機會相應始易顯也有政治之黑暗專制盧梭等大儒之天才乃顯有宗教之黑暗專制馬丁路德改革之天才乃著古人有言艱難玉汝於成今日正玉成諸君之機會也華盛頓紀念塔之巔入夜必燭以電光不知不覺之間萬人皆仰望焉諸君乎以其所學發人格之光輝照耀於吾社會之上社會得摹倣之賜將必以信仰報諸君矣

今日爲重青年之世界凡未來鉅大之責皆屬望於青年之身青年之所以可貴者智慾豐富而精力足以應之理想純潔而勇氣足以達之茲所云云非僅以生理上之青

年達足當此選也生理上雖爲青年而不能與上所云云相應者不能以青年目之生理上雖非青年而能與以上所云云相應者猶當以青年視之本斯以談則嚴范兩先生之致力於社會事業熱心研究即肯担青年之責任足以爲摹倣之標準者也鄙人於諸君雖有一日之長感學問之趣味或亦不後於諸君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鄙人感學問之趣味纔近十年以後之事以孔子志學之年推之謂鄙人之年與諸君相若可耳其願從諸君之後不敢自棄也最後有願與諸君言者精神爲事業之母語有之曰健全之精神宿於健全之身體偉人成功之要素品性學問精神三者不可缺一品性學問之關係前已言之略盡終究之能達於成功與否則精神能否貫徹之問題也成功與時間實有一定之比例製一本之針建一椽之屋非經一定之時間不能完成其業況改革社會之大業至少非數十年不能有效心有餘而力不逮中道而廢天下之至可惜者也鄙人游日本時見其樞密顧問平均在七十歲皆維新當時對於一事業之成功者未嘗不羨其成功而得壽實則苟非得如此之長壽不得親收其成功也美國學校以鍛鍊身體著名於世界此義度爲諸君所熟知以鄙人之拳拳於諸

君不能不出其至誠爲諸君一強聒也勉旃諸君前途珍重



張國淦編著

辛亥革命史料

## 出版說明

這部書是作者根據本人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的回憶和近來蒐集的有關資料編寫成的。全書共分四篇，其中有一些是罕見的史料。本書可供研究辛亥革命歷史的參考。

## 內容提要

本書分武昌首義、各省響應、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四篇，附辛亥革命大事表。經過長時期搜集校訂，始排纂成書。採用各家記載百有餘種，並證之南北公文書，及當事者所談論，互相推勘，以求其比較可據者。本書係資料性質，故於所採各書，盡量保存原文，不加以修飾。

## 辛亥革命史料序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時種族意識非常濃厚，以推翻清廷帝制建立民國爲唯一目標。事前有許多革命秘密組織，匯合成爲革命新生力量，所以武昌首義，僅僅四月，革命成功，而帝制消滅。

但是此次革命，係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發生的：在北方者，猶是封建專制思想，不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何事。在南方者，亦不完全瞭解革命真義所在。即響應各省，多半爲民意所鼓盪而已。而革命黨人，又由於組織不健全，軍隊無實力，其領導者終於放棄領導權，暴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軟弱性，革命不徹底，以致失敗。

我國受帝國主義壓迫，幾近百年，辛亥革命，在當時未曾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口號，而南北議和，反由英國公使介紹，表面爲保證停戰日期、地點等等，實則爲國體問題、人選問題，更予帝國主義者以干涉內政之隙。此後內戰相尋，即英美帝國主義與德日法西斯主義在中國之勢力發展不平衡互爲煽發所致。而中國反動統治階級又相與勾結，以冀充實其本身勢力，而不知自取滅亡也。可以說自辛亥革命始，至人民獲得解放前，每一階段，每一戰爭，都爲帝國主義所挾持，真是痛史。

在編輯辛亥革命史者，每因立場不同，執詞各異，同一事也，說法互不相容，甚至有日期、地點、人名，亦互相出入。茲編重在史料，諸家紀載，搜集得百有餘種，並證之南北公文書，復參之當時在事者談論，互相推勘，以求其比較可據者。其漢口、漢陽兩役，爲此次種族劇烈之戰爭，編者又係鄂人，故記之特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脫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訂正

## 例言

本編分武昌首義、各省響應、南北議和、清廷退位四篇。分類編纂，其內容較多者，另標子目，以清眉目。前後次序，以年月爲準。後附辛亥革命大事表，用備檢查。

本編係資料性質，故多採錄成書，不加論斷。各方紀載，兼收並存，中有棄取，皆以事實爲主。私人著作，各標書名。其有參據胡祖舜開國實錄、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等書集錄成篇者，則省注來源。又如清廷諭旨、奏疏及各地報刊，亦不詳注。

凡錄用成文，均無改動，浮文支辭，酌加刊削。其有一事而兼用雙方紀載者，語氣稱謂，難免抵觸，間有更訂，仍多遺漏。又人名互異之處，亦力求劃一。如日知會、文學社、共進會諸題名錄之人名，集自羣書，紀載各異，雖已校正，尙未整齊。機關團體，多用簡稱，官名地名，亦有俗稱代詞，來源不同，各存其舊。

辛亥之役，編者身歷其間，耳聞目見，略有記錄。其中朋好當年所談論，僚友親身所經歷，亦摘要甄錄。雖不盡關全局，要多內幕佚聞。

是編本昔年所輯，此次校理，原資料已多不存，不免有疏略錯誤之處。尙望讀者，予以指正。